

蒼狼

井上靖 / 著
林水福 /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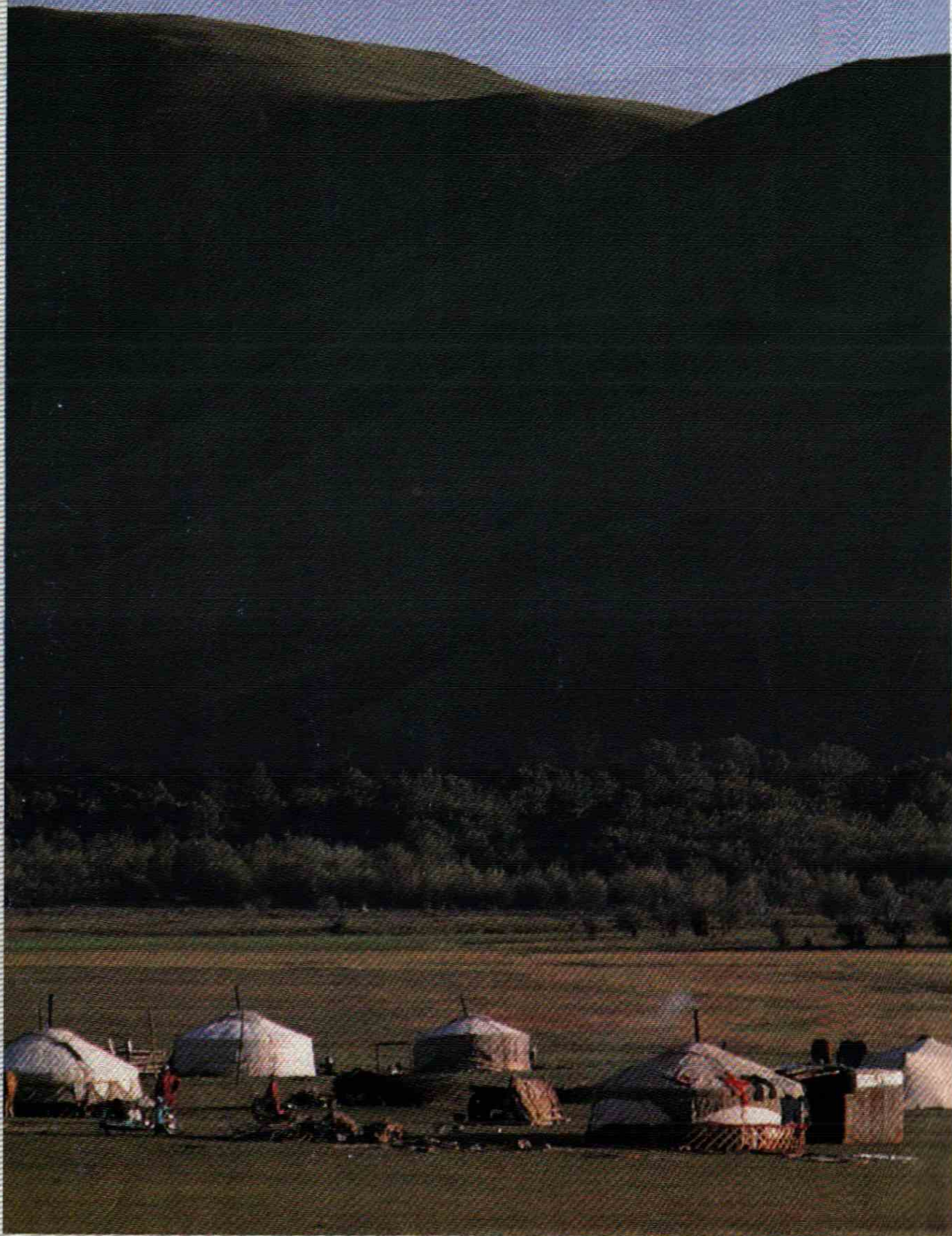
小說
歷史
10

成吉思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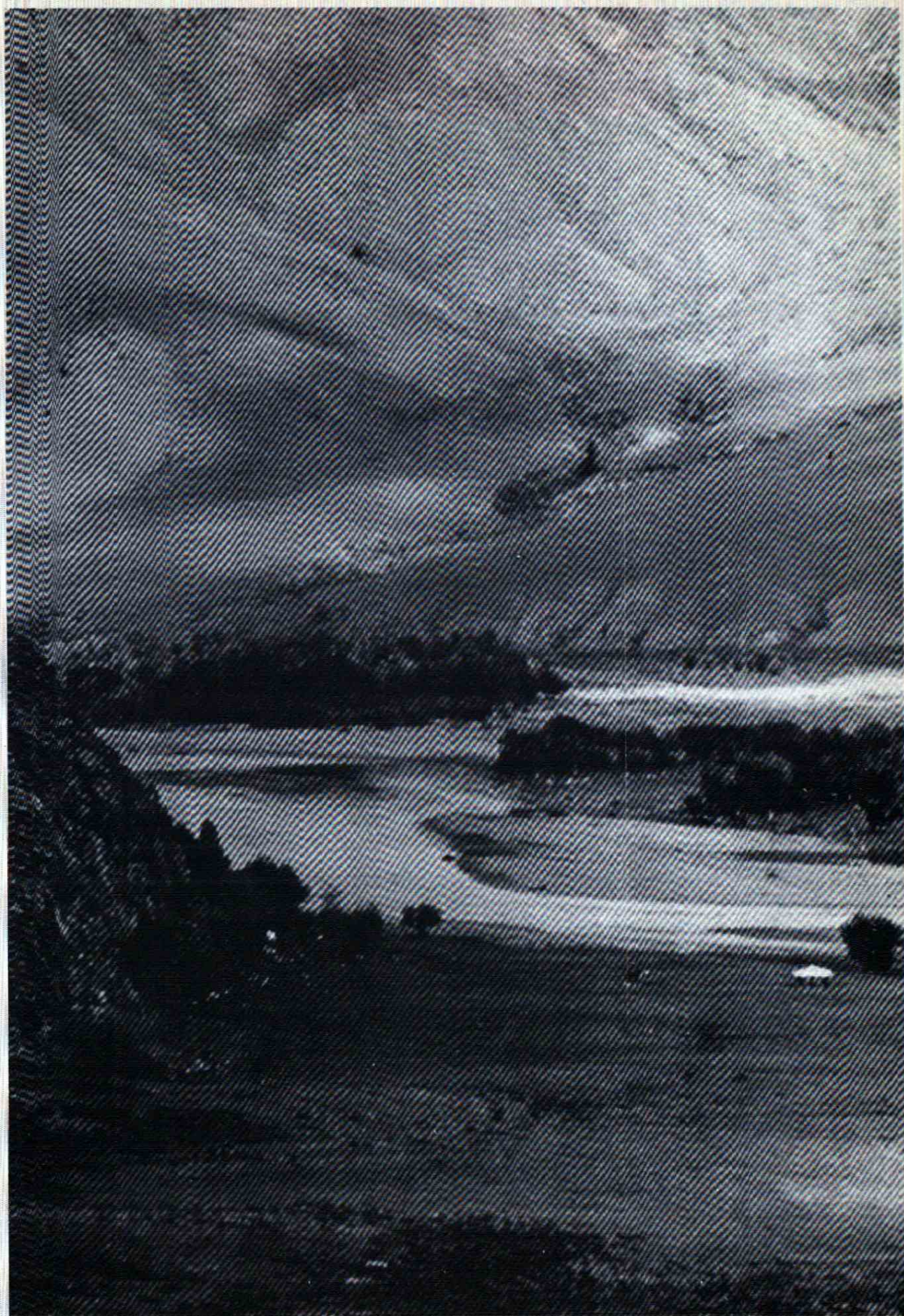


蒼狼——成吉思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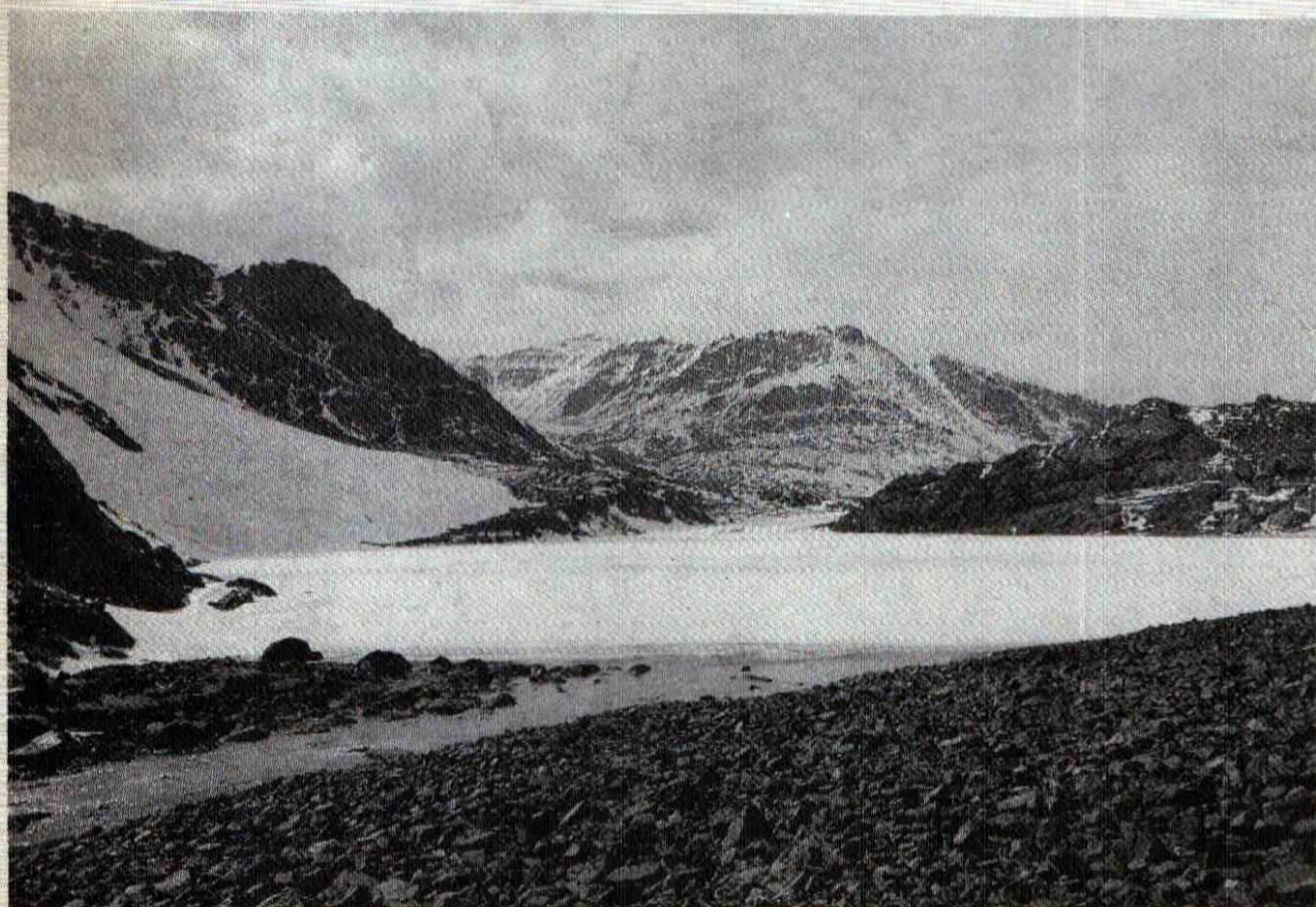
井上靖 / 著 林水福 /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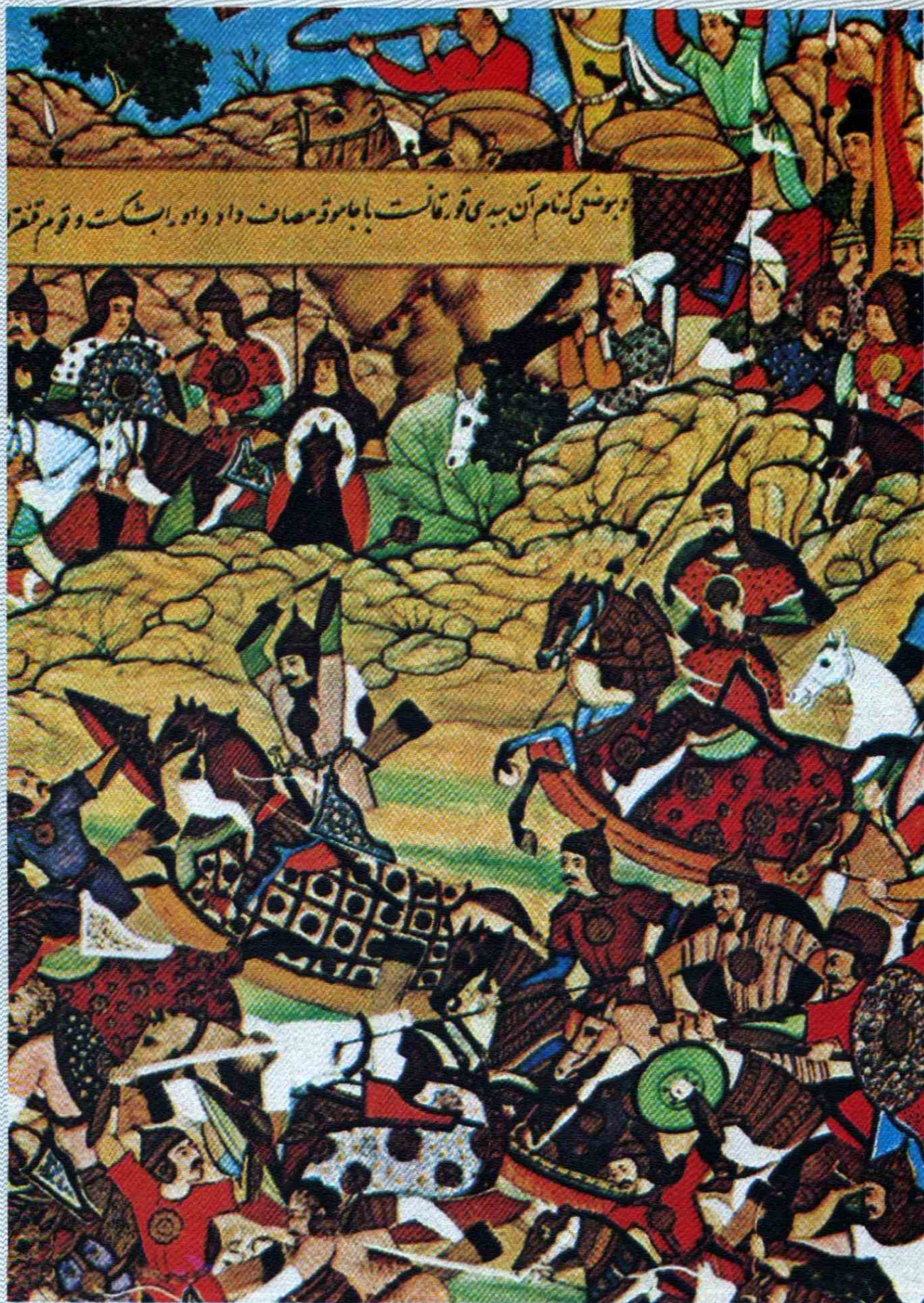
外蒙古草原，蒼狼末裔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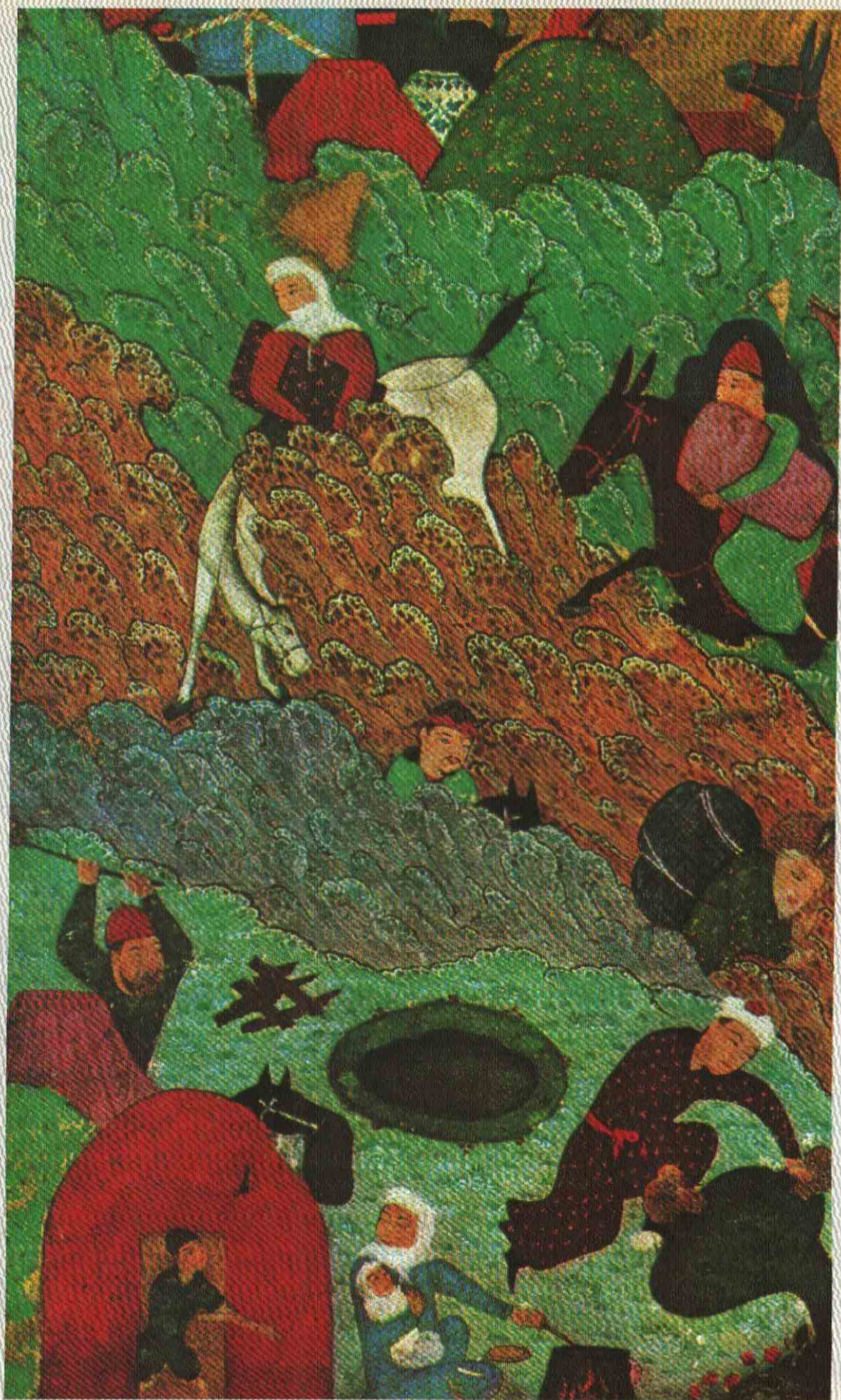
◎土拉河，它的發源地是蒙古人的發祥地不兒罕山，成吉思汗誕生在這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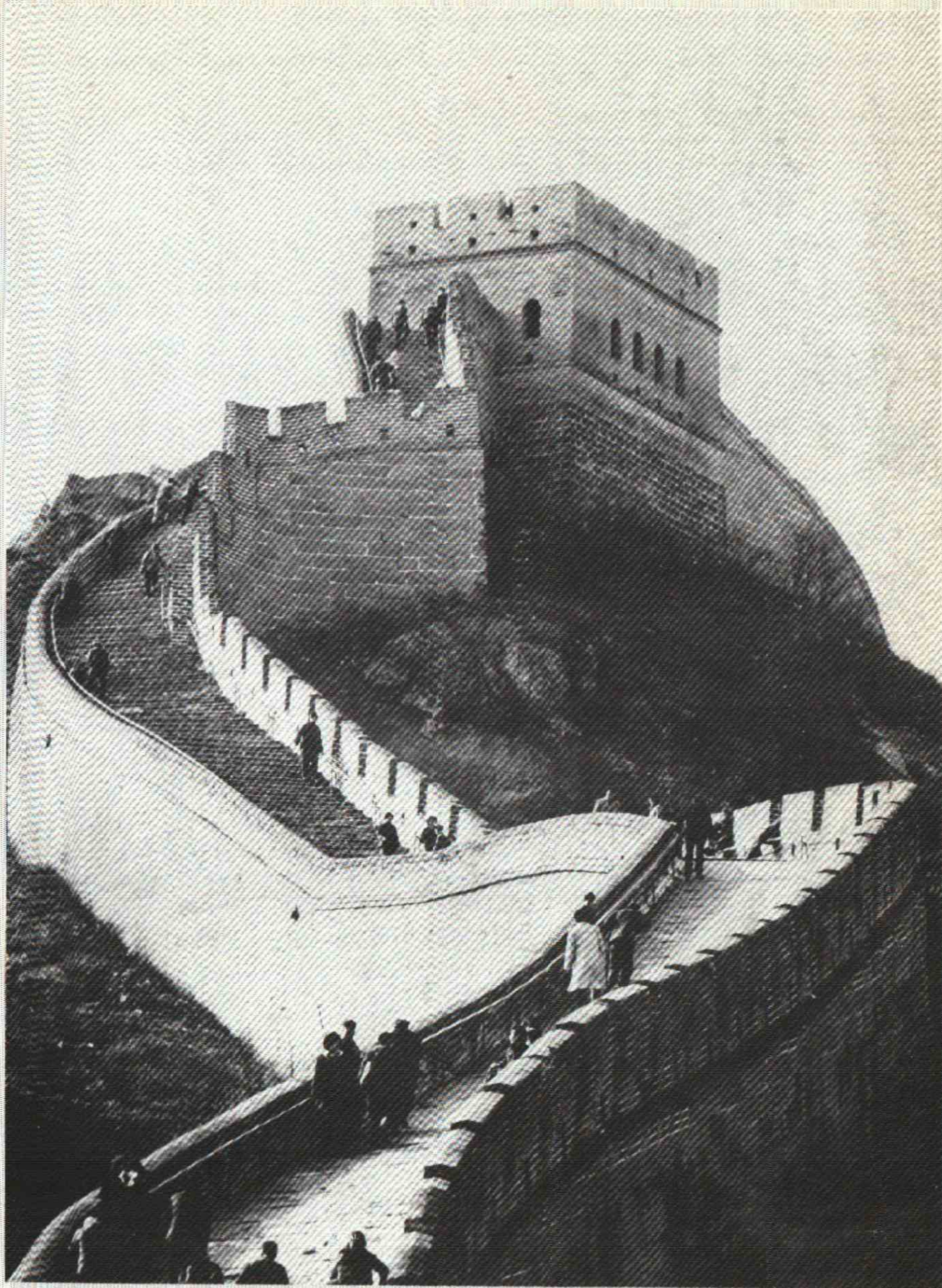
◎(上)成吉思汗。(下)天山山脉上的湖泊。



◎「成吉思汗克敵圖」，波斯畫家作。圖中穿橙色袍服、手執長矛者為成吉思汗，其前手持金鏈擊敵者為神箭手哲別。



◎「山中行路之蒙古部族」，波斯畫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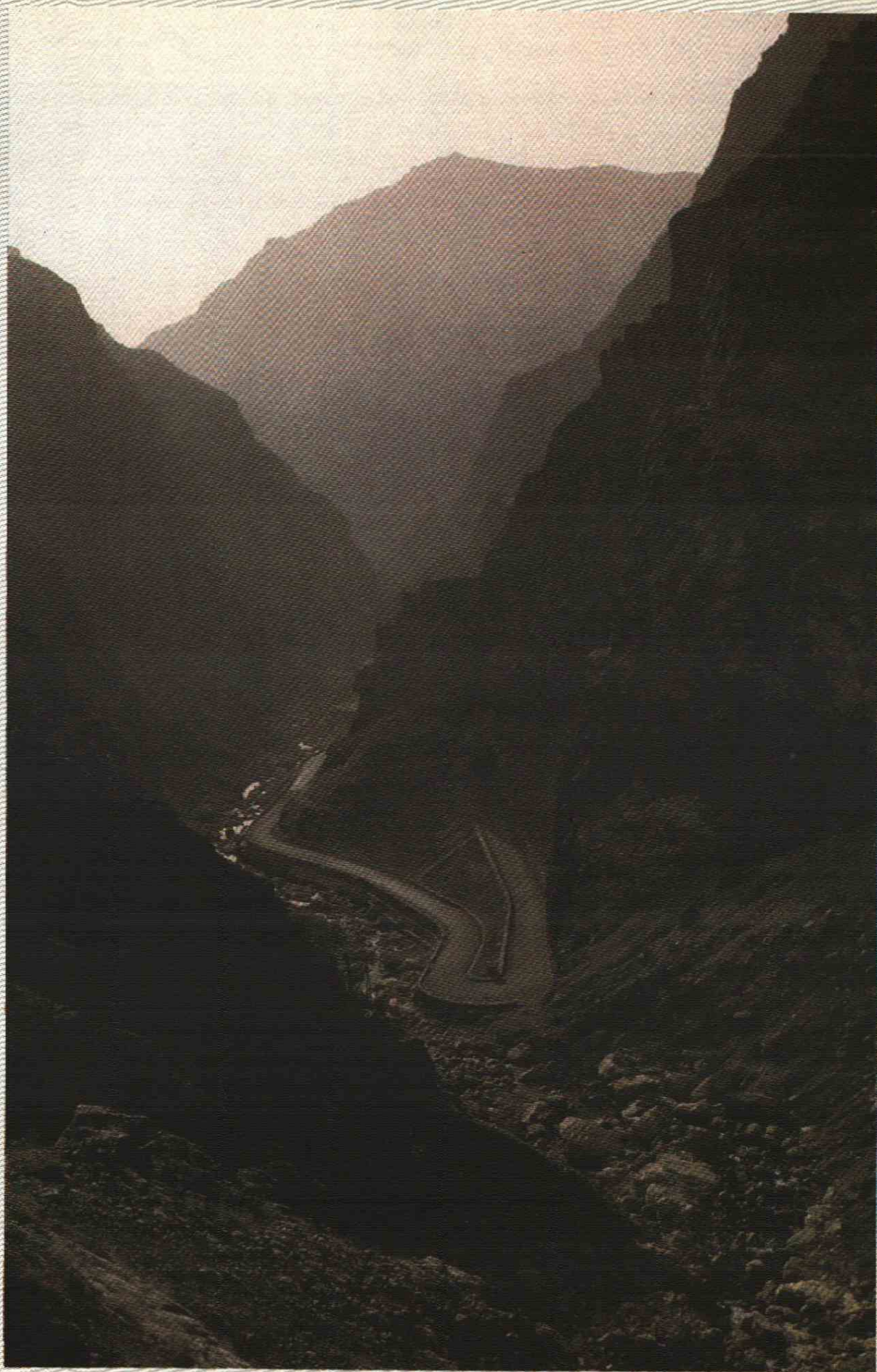
◎八達嶺長城，成吉思汗第一次越過長城就在這附近。

آن شکستند و خلعی از بیهوده در آن مصافقت کردند و انهم



یها نیز کلا در و با شد و کفازند و بومای با سله سوار می که بخت سوار می از سر از سران می او

◎ 蒙古騎兵進擊圖。



◎喀布爾峽谷，1219年成吉思汗和他的軍團經由此處攻打花剌子模。

小說歷史

出版緣起

小說歷史 ⑩

蒼狼

井上靖 著／林水福 譯

 遠流出版公司

蒼狼

著者 井上靖
譯者 林水福
發行人 王榮文
出版者 遠流出版公司

總代理 遠流出版公司

發行所 遠流出版公司

電話 02-2311-1111

地址 台北市中正路二二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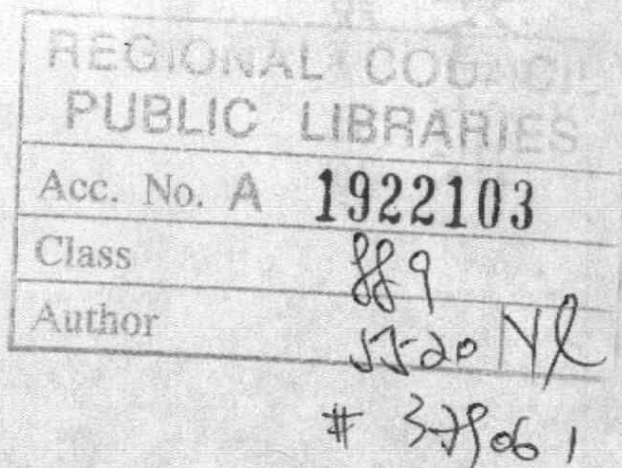
郵政信箱 100-100

銀行 遠流出版公司

會計 遠流出版公司

印刷 遠流出版公司

ISBN 957-32-0114-1



小說歷史⑩

蒼狼

作者／井上靖

譯者／林水福

責任編輯／游奇惠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184號7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365-3707

傳真號碼／365-8989

發行代理／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365-4747 傳真號碼／365-7979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弘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1989(民78)年11月16日 初版一刷

□1992(民81)年5月16日 初版八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 16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0174-7

小說歷史

出版緣起

王榮文

歷史小說以歷史事件和人物為素材，尋求它的史實，補足它的空隙，編織而成的小說。

透過具有歷史識見和文學技巧的歷史小說作家，枯燥的史料被描摹成了動人的筆墨。我們看到人物在歷史的舞臺上鮮活過來，栩栩如生；我們也看到事件在歷史的銀幕上鉅細靡遺，歷歷如繪。讀者所期盼的歷史知識和小說趣味都因此而達成了。

歷史小說的寫法彈性甚大。從服膺歷史的真實、反對杜撰、史料的選擇和運用一再審慎考慮而趨近史家考證的一派，到僅僅披上歷史的外衣而以主題濃厚、節奏明快見長的這一派，歷史小說的範圍可以說十分遼闊。但大體上，它包含了歷史的真實和文學的真實，而以小說的形式呈獻在讀者的面前，構成既在歷史之中，又在歷史之外的微妙境界。

我國的歷史小說，是有長遠傳統的，《三國演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胡適認為它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它的魔力。

在近代日本，從儘其可能達到歷史境界的明治時代文豪森鷗外到近年來大眾文學傾向濃厚的司馬遼太郎、井上靖、黑岩重吾等，真可說是名家輩出，這其中還包括了菊池寬、芥川龍之介、吉川英治、山岡莊八、新田次郎……等大家。而歷史小說的興盛至於蔚為風氣也給讀者大眾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歷史小說的深遠影響，它的出版便成了極具意義之事。數年前，我們曾經出版了一套包含《三國演義》在內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如今，我們在出版歷史讀物（柏楊版資治通鑑）和小說讀物（小說館）的同時，再接再厲，策劃出版一系列的「小說歷史」，這一次，我們企圖以日本的歷史小說為主，更廣泛地為讀者蒐羅精采動人的歷史小說。

我們期望採取一個寬廣的態度，與讀者一起從小說出發，追尋它與歷史結合的趣味。

蒼狼

目次

第一章

九

第二章

四九

第三章

九七

第四章

一六三

第五章

一九七

第六章

二二三

第七章

二五一

第八章

二九一

第一章

民國二十六年，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敵人的飛機大炮，整天在我們頭頂上飛，到處是火和煙。但是，我們老百姓，不管在什麼地方，都堅決不投降，不逃跑。我們知道，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中國的主人。我們不能讓敵人佔領我們的土地，不能讓他們欺負我們。我們要用我們的生命和血汗，來保衛我們的家園，保衛我們的祖國。

蒼狼

第一章

黑龍江上游，分爲鄂嫩河與克魯倫河兩大支流。蒙古遊牧民族就居住在黑龍江流域的草原和森林地帶。西元一一六二年，有一個男孩在酋長的蒙古包中誕生了。產婦名叫訶額倫，二十剛出頭，年輕貌美。這天，不巧部落的男性們全部都出動去和死對頭的塔塔兒族打仗，因此留在數百個蒙古包中的就只有老弱與婦孺了。

訶額倫特別派了一個老僕人，到距離部落有十里之遠的前線通知丈夫自己生了個男孩。訶額倫打發使者出去之後，又把眼光投射到剛從自己腹中生出的嬰兒臉上。嬰兒是用破舊的布條包裹著；連爲他接生的婦人也掰不開的左手手指仍然握得緊緊的。究竟自己的孩子四肢是否健全呢？一種出自母愛的本能使訶額倫無論如何非掰開嬰兒緊握的左手掌看看不可；可是，對嬰兒細嫩的小手掌，又不能夠太用力。訶額倫的手剛從嬰兒的手掌移開時，聽到一陣大風發出「呼呼」的聲音從蒙古包上吹過。感覺上，風好像大河，是具有重量的物體，把地軸從東向西轉動。當這陣風

刮過後，訶額倫才察覺到自己是躺在蒙古包中，而和蒙古包相對的是高不可及的漆黑夜空呀！眼前浮現出：夜空中鑲著無數的星星，而每一顆星星都發出清冽的光輝。但是，很快地又有一陣強風吹過來了，一把繡著星星的黑布幔掀開，星星馬上四散逃走，剩下的是充塞天地之間的風聲罷了。訶額倫意識到無論是強風吹拂時，或者在星空覆蓋下，自己現在所處的蒙古包既小又寒儉，這是不變的。

對居無定所、沒有自己土地、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而言，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意識到在大自然中自己是多麼渺小呀！而這種意識就像是支配著整個蒙古民族的咒文，無論個人有什麼念頭，做什麼行動，最後都不能不受到這種意識的影響。這一夜，讓訶額倫感到更孤立無援的還有別的理由；她從蒙古包中看到的夜空顯得更高更遠，搖撼蒙古包的風力也更大！

初為人母的訶額倫，擔心著兩件事：第一件是，自己所生的嬰兒四肢健全嗎？能讓丈夫也速該滿意嗎？第二件是，嬰兒的長像，諸如眼睛、鼻子等像不像她丈夫也速該呢？他會承認是自己的孩子嗎？

不過，其中的一件擔心事，很快地就從訶額倫心中祛除了。被母親握在手中的嬰兒的小掌，彷彿是自己的意志似地張開了，手掌裏宛如緊握著勳章似地握著一塊血塊，血塊的形狀像髀石。另一件擔心的是剛出生嬰兒的容貌。訶額倫從嬰兒身上找不出足以證明是丈夫也速該親生的

證據。說他像也速該嘛倒也蠻像的；可是，說他不像嘛，卻真的一點也不像。事實上，嬰兒也不像訶額倫心中所想的另一個男人。坦白說，嬰兒只像他的母親。

訶額倫想像不出也速該知道嬰兒誕生後的心情。也速該，這位部族的勇者，對於妻子懷孕這件事，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慣有的沈默和冷淡。到底他的內心世界是喜悅呢？抑或是憤怒呢？除了他本人之外，旁人無法窺知。不過，訶額倫心想，藉著嬰兒誕生的報告，就能夠知道丈夫所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如果從他口中說出的是「殺掉！」，訶額倫也不會覺得太意外。

第二天黃昏，派去向也速該報告的老僕回到蒙古包來，他向年輕的母親轉達了也速該為嬰兒取的名字——鐵木真。這時，訶額倫的臉上首次浮現出產後安詳的臉色。因為，至少她知道丈夫也速該對自己所生的小孩並無太深的憎恨；不過，除此之外一切仍然不明。這怎麼說呢？因為根據老僕的話，知道「鐵木真」這名字，對訶額倫而言可以做多種解釋。老僕說：「當我趕到首領的陣地時，打贏塔塔兒族的慶功宴正要開始，篝火旁綁著兩個敵方的首領。酒宴進行到大約一半時，其中的一個首領被拉出斬首。也速該爲了紀念這次打勝仗，就拿被斬首的首領名字鐵木真當做嬰兒的名字。」

單純地從紀念戰勝的意義上來解釋，倒也沒什麼不妥的；可是，當訶額倫知道「鐵木真」是被斬首的敵方首領的名字之後，也難怪她耿耿於懷了。也速該對嬰兒的誕生究竟是喜悅呢？或是

憎恨呢？對訶額倫來說仍然是個謎。

總之，這個連母親都不知孩子父親是誰的嬰兒，就這樣被命名為鐵木真，以蒙古部族一個首領的長子身分，在蒙古包中出生、成長。

產後的幾天，訶額倫因產褥熱發了高燒，在生死之間徘徊著。等到燒退，總算挽回一命時，首先映入她微弱眼中的是，丈夫也速該站著抱著鐵木真。

訶額倫成為也速該妻子，大約是十個月之前的事。訶額倫出身幹勒忽納兀惕部，被蔑兒乞部的年輕人搶走，在回到蔑兒乞部途中，於鄂嫩河畔又被也速該搶過來，因此成為也速該的妻子。訶額倫在回到蔑兒乞部時，曾被該部的年輕人侵犯過十數次，因此，成為也速該妻子後的第一次生產，就不知孩子的真正父親到底是兩個男人當中的哪一個了。

訶額倫的眼光繼續投射在抱著鐵木真的丈夫的側臉上。也速該通常被稱為也速該·把阿禿兒（勇者也速該），膽識與勇氣兩者兼備，是其他部族懼怕的人物。從也速該精悍的側面，雖然無法窺知他內心的想法；但是，訶額倫看到丈夫把鐵木真抱在自己粗壯的手臂時，她放心了。而這種心安逐漸地轉化成連自己也說不出的深深的感動。淚，沾濕了訶額倫的雙頰。

當時蒙古部族是在萬里長城之北，即所謂的塞外地方營生的，在那兒有好幾種游牧民族屯居著。這地方東依興安嶺，西鄰薩彥嶺、唐努、阿爾泰、天山諸山脈；南方以萬里長城和中國為界。

；以戈壁不毛之地與西域爲鄰；又北方以貝加爾湖附近爲界，和西伯利亞的廣大無人地帶毗鄰。這塊被大山脈、沙漠和杳無人跡的荒蕪地帶所包圍的寬闊高原中，有六條河流。鄂嫩河、額爾古納河、石勒喀河三河匯合成爲黑龍江注入鄂霍次克海；另外，土拉河、鄂爾渾河、色楞格河三河則注入貝加爾湖。這兩條水域皆發源於中部的高原地帶，其流域形成草原與森林地帶，自古以來多少游牧民族在這兒興盛、滅亡。匈奴、柔然、突厥、回紇皆以此爲根據地，唯一的出路只有向南方擴張勢力；因此，中國歷代的皇帝不得不建造萬里長城，以防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至於蒙古何時移居此地，已不可考了。八世紀前後，蒙古與其他部族隸屬突厥，八世紀中葉，回紇強大，改隸回紇，九世紀以後又受到韃靼的統轄。等到韃靼勢衰之後，頭髮、膚色、風俗習慣皆異的幾個不同血統的部族，各自建立了自己的部落，分居到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帶。他們一年到頭爲爭奪婦女和牧草而度日。

當鐵木真出生的第十二世紀中葉，居住在這塊蒙古高原地帶的部族，除了蒙古之外還有乞兒吉斯、幹亦刺、蔑兒乞、塔塔兒、克烈、乃蠻、汪古等諸部族。其中，蒙古和塔塔兒兩部族爲了奪取高原地帶諸部族的領導權，不斷地有小戰鬥發生。鐵木真正好出生在這兩部族打得最厲害的時候。

除了不同部族之間的打仗以外，同一部族內，彼此也常因利害關係鬧得水火不容。蒙古部族

還因此而分裂成幾個氏族，各氏族擁有自己的部落，常彼此排斥、鬥爭。也速該所屬的是乞顏氏族，自古以來就是蒙古本部的本家，曾出過幾個領導全蒙古部族的汗。第一代的汗是鐵木真的曾祖父合不勒，他統一了零落分散的蒙古諸部族。第二代的汗是泰亦赤兀氏族的俺巴孩，第三代汗又落到乞顏氏族也速該的叔父忽圖拉身上，而現在也速該是第四代的汗。

鐵木真是在這種情勢下的蒙古高原中，在蒙古部族首領的蒙古包中出生、長大的。訶額倫在生下鐵木真的兩年後，生了合撒兒，再兩年又生了哈赤溫，都是男孩子。因此，當鐵木真四歲時就有了兩個弟弟；此外，還有相差一歲的別克帖兒，和相差兩歲的別勒古台兩個同父異母弟弟。鐵木真在蒙古包中和這些同父同母以及同父異母的弟弟們一起長大。也速該對五個孩子非常公平，經常是一視同仁的，從未特別疼愛其中的哪一個。而訶額倫也一樣，對待親生的三個小孩，和別的女人所生的兩個小孩，並沒有些微的不同。如同丈夫未對鐵木真差別待遇一般，訶額倫對丈夫和別的女人所生的小孩也同等看待。從這點來看，訶額倫可說是個聰明的女人。

當鐵木真六歲時，訶額倫又生了一個小孩，名叫帖木格。六歲的鐵木真比同年齡的小孩體格高大，腕力也強，但很少開口，是個沉默寡言的小孩。他很少跟人吵架，可是一旦吵起架來就不得了。經常是眼發凶光，靜靜地聽對方罵；可是等到對方罵夠了不開口時，鐵木真就一言不發地，遽然襲擊對方，把對方擊倒當馬騎，然後用石頭敲打；或者是把對方的頭按到砂堆裏，再用脚

猛踩，動作相當兇暴殘忍。看在來勸架的大人眼中，鐵木真一點也不可愛。這時大人們甚至會產生鐵木真和自己年齡相當的錯覺，經常像斥責大人似地，老是只罵鐵木真一個人。

不過，除此之外，鐵木真只是一個沉默寡言、毫不惹眼的小孩。鐵木真因自己年長，就把媽媽訶額倫讓給年幼的弟弟們，他從未趴過訶額倫的膝蓋或躺在手臂裏；當然，希望接近母親身旁的心情，倒是跟其他的小孩沒啥兩樣。

鐵木真七歲時，第一次聽到有關自己部族的故事和傳說。那是從遠親的布魯提赤·把阿禿兒老人那兒聽來的。布魯提赤因為名字裏有把阿禿兒（勇者），無疑的年輕時一定是位勇者；但是，這時他已白鬚滿雙頰和下顎，是個小孩子們喜歡親近的老人了。這位老人的記憶力驚人，有時親戚朋友聚到也速該的蒙古包中來時，他會對大家細說幾代又幾代之前的祖先們的故事。他對每一個人物，從容貌、身材到性格都能娓娓道來，彷彿他實際見過似地，因此聽者都不會覺得厭煩。

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布魯提赤·把阿禿兒一定不會錯過機會把藏在自已腦中的東西，像抽絲剝繭似地詳細道來。儘管有些故事，很多人聽得都快背起來了；不過，誰也無法講得像他那麼精采，而且，沒有哪個人的腦子裏可以像他那樣記得那麼多東西。

當布魯提赤準備開口說時，大家就搶著把自己記得的先說出來。

——巴達奇看；巴達奇看之子是多摩查；多摩查之子是古里察兒·蔑兒見；古里察兒·蔑兒見之子是阿吾強·波洛克兒；阿吾強·波洛克兒之子是撒利·卡察維；撒利·卡察維之子是耶凱·尼頓；耶凱·尼頓之子是薛姆·索奇。

像這樣子，當其中一人把自己歷代祖先的名子說出來，只要他稍微停頓一下，馬上就有人搶著說下去。

——薛姆·索奇之子是卡魯赤；卡魯赤之子是波魯幾奇塔·蔑爾減；波魯幾奇塔·蔑爾減有一位美麗的妻子名叫蒙可兒琴·可雅，兩人之間所生的孩子是特洛各爾奇·巴揚；特洛各爾奇·巴揚也有一位美麗的妻子，此外，還有年輕的同伴波洛爾台·斯也魯比和兩頭駿馬台依魯、波洛。

記憶力最好的年輕人頂多講到這裏就再也接不下去了。除了妻子之外還有兩頭馬和年輕同伴的第十代氏族之長特洛各爾奇·巴揚（富者特洛各爾奇）之後，小孩衆多，要背的人名突然像枝葉般茂盛，除了靠布魯提赤驚人的記憶力之外，別無他法。布魯提赤等到大家都住口說不下去時，滿佈皺紋的臉上浮現出驕傲的笑容，然後慢條斯理地接下去說。當然，布魯提赤並不是只說出蒙古部族歷代領導者的名字而已。

「特洛各爾奇·巴揚和妻子波洛克奇·可雅感情好得不得了！就是因為感情太好了，結果生

了個獨眼龍的孩子，因此取名爲得瓦·索赫魯（盲人得瓦）。一隻眼睛長在額頭正中央，而且還是直的呢！這隻眼睛可厲害喲，說來大家都不會相信，它可以看到距離三天行程的前方。波洛克奇·可雅在得瓦·索赫魯之後，又生了得本·蔑兒滅（善射者得本）。不久，兩兄弟長大成人，有一次結伴出去打獵。得瓦·索赫魯遠眺平原上，看到遠處有位好姑娘走過，似乎是要出嫁的樣子，就說：得本·蔑兒滅呀！她明天會經過這兒，你就把她搶來當太太吧！得本·蔑兒滅本來不相信，不過，第二天還是到那地方等著，卻真的有一隊人馬到來，而新娘就在正中間呢！這位年輕人就揚弓、揮刀，襲擊他們。阿蘭·可雅（美女）就這樣成爲得本·蔑兒滅的妻子。二人之間，不久就生了兩個小孩。可惜的是把阿蘭·可雅搶來爲妻的得本·蔑兒滅年紀輕輕時，就拋下妻子和兩個小孩魂歸西天。而阿蘭呢，繼續撫育兩個小孩，後來又接連生了三個小孩。沒了丈夫也能生小孩，這是怎麼回事呢？阿蘭·可雅是個賢淑端莊的女人，不會去偷漢子；但是，沒丈夫又怎麼能生小孩呢？原來，每次懷孕之前，都會有一道光線從天窗射入，接觸阿蘭·可雅潔白的肌膚。這樣生下的不克·卡特奇、不卡特·撒兒幾、勃端察兒·蒙卡克三人就是卡特金氏、撒兒幾卡特氏和波爾幾金氏的祖先啊！我們波爾幾金氏族體內流著的勃端察兒·蒙卡克的血液，事實上是美女阿蘭的血和天上的光混合而成的喲……」

布魯提赤把勃端察兒之後的歷代祖先們的英勇事蹟，講得更詳細更生動。從勃端察兒之後，

到現在的領袖也速該之間，歷經了十代，可以講的事蹟可多著呢！整個晚上都講不完的。

七歲的鐵木真，只對獨眼龍得瓦·索赫魯的故事留下印象，其他的就沒有太大興趣，也不十分了解。比起這些，鐵木真對全體部族大集會時，包括布魯提赤在內的幾位老人，在蒙古包前的廣場上用祈禱方式所唱出有關蒙古來源的傳說，感到更大的興趣。

——有一匹承上天之命而來的蒼狼，牠的妻子是白色牝鹿，牠們渡過廣闊的湖泊，來到鄂嫩河的源流不兒罕山。在這裏牠們生了巴塔赤罕。

這是唱和開始的幾句，很快唱和就被繁瑣的儀式聲音所淹沒。無論是波爾幾金氏族，或是泰亦赤兀氏族，所有的蒙古人，每次聽到狼與牝鹿交配所生的巴塔赤罕的傳說時，心中都會興起異樣的感動。大家都對這故事深信不疑：在遙遠的西方有處大湖泊，一隻受天之命的壯狼渡湖而來，娶了溫柔、漂亮的牝鹿爲妻。至於不兒罕山呢？部族中沒有人知道它是怎麼樣的一座山；儘管如此，蒙古部族的人打從出生之後，無論蒙古包移到哪裏，就像日課似地，在仰望不兒罕山的日子裏長大。

鐵木真也對蒼狼的故事大受感動，對自己是狼與鹿的後裔感到驕傲；一想到其他不是狼與鹿後裔的部族，就覺得他們是多麼悲哀而又卑賤。總之，鐵木真對自己體內流著的是狼與鹿的血液，感到既驕傲又光榮。

聽包括布魯提赤在內的幾個老人的奇怪唱和，是鐵木真幼時最重要的事情。當然，七歲的鐵木真對老人們所唱的內容是很難了解的，儘管母親曾對他解釋過；在老人們低沈而莊嚴的唱和歌聲中，鐵木真似乎看到了碩壯的大狼和溫柔而美麗的牝鹿幻影。狼，有一對比千里眼得瓦·索赫魯看得更遠的銳利眼睛；是只要有東西出現就一定無可遁形，不知害怕是何物的眼睛；是具有敢向任何東西挑戰，與想要的東西一定要得到的強烈意志的眼睛。他的身體就像是爲了攻擊而製造的，硬挺的大耳朵連千里以外的聲音都聽得到，而構成他身體的每一根骨頭、每一片肌肉彷彿都是爲了消滅敵人而生的。瘦長而強韌的四肢，能夠在雪原中飛馳，在強風中狂奔；能夠攀登懸崖峭壁，能夠在空中翻斛斗。

在狼的身旁，有隻有著美麗皮毛和漂亮身軀的牝鹿陪伴著。鹿的栗色毛中摻雜著白色斑點，嘴角長了一撮白毛，跟狼不同的是牠有一雙溫柔的眼睛。牠的眼睛咕嚕咕嚕地轉個不停，全身的神經繃得緊緊的，因爲牠要保護心愛的丈夫避免遭受外敵的侵害。鹿要把自己裝扮得漂亮以取悅狼，同時，每一分每一秒都提高警覺侍候著丈夫；即使是風吹得樹葉沙沙作響，牠也不敢大意地趕緊伸長脖子去探視一番。鹿雖然沒有絲毫的攻擊意思，不過牠防禦的態勢真的是無懈可擊。

這兩種特性完全不同的動物，卻同時具有了足以吸引鐵木真幼小心靈的美。蒙古的祖先，就是這兩種美麗的動物所生的。狼與牝鹿的血液，在長久的歲月中，在多數祖先們的體內流動著，

而現在也在自己的體內流動著。

鐵木真聽了這故事之後，開始對布魯提赤所說的任何故事，慢慢地用自己的頭腦去理解，也就引不起任何興趣了。鐵木真又聽過幾次布魯提赤所說的，波爾幾金氏族體內是混合著美女阿蘭的血和天上射來的亮光的故事，不過總覺得比不上狼和牝鹿的故事有吸引力。鐵木真對於自己所屬的波爾幾金氏族，人體內混合著天上的光比其他蒙古人優越的這點，當然也覺得高興；不過，對於所有蒙古人血液中流著的是同樣狼與牝鹿的血液，鐵木真感到更得意。

鐵木真八歲的那年春天，訶額倫又生了一個小孩。這次是個女的，取名帖木侖。鐵木真這時在心裏第一次發生了疑問，妹妹帖木侖體內，是否也同樣流著狼與牝鹿的血液呢？鐵木真對合撒兒、哈赤溫、帖木格等同父同母的弟弟體內，還有別勒古台、別克帖兒兩位同父異母的弟弟體內流著狼與牝鹿的血液，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可是，對妹妹帖木侖就覺得無法釋然了。

帖木侖的出生，讓鐵木真所感到的意外困惑，促使八歲的鐵木真對女人——包括大人和小孩在內——的看法完全改變了。女人體內或許也流著牝鹿的血液，可是怎麼可能也流著狼的血液呢？鐵木真對訶額倫提出了這個問題，訶額倫回答他：

「男人和女人有什麼不同呢？蒙古人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都繼承了祖先的血液呀！」

鐵木真對母親的回答感到非常不滿意。總覺得把輕輕推一下就搖搖晃晃，打一下就倒下去大

哭大叫的女人，和男人一樣看待是不行的。他不喜歡和女人在一起，爲什麼不能出戰的弱者，也一樣繼承了受天之命渡過大湖而來的狼的血液呢？

鐵木真從這時期開始，注意起四周的事物了。他身體已發育得比同年齡少年成熟；是個沈默寡言、舉止粗魯的少年，而精神上的發育也跟身體一樣早熟。

事實上，鐵木真已經知道很多事了；可是，他還想知道更多的事。父親也速該和母親訶額倫之間的交談，應該和以往沒有兩樣才對，可是對鐵木真而言卻和以前不同了。鐵木真從兩人的交談中，了解到波爾幾金氏族的家譜和歷史，還有波爾幾金氏族在蒙古部族中所占的地位；更知道蒙古部族在蒙古高原的居民當中居於何種立場。此外，鐵木真還從聚落的男女談話中，從聚落的小集會或部族的大集會時部落人民的言談行動中，如海綿吸水般知道了許多事。鐵木真身心兩方面都從少年逐漸轉變爲大人。

鐵木真知道自己所屬的波爾幾金氏族，從父親也速該這一代起和同屬蒙古部族的泰亦赤兀氏族不合，一有事情常彼此反目。本來泰亦赤兀氏族也隸屬於波爾幾金氏族的，但是，他們在俺巴孩成爲第二代汗時獨立，另起爐灶稱泰亦赤兀氏族。兩氏族之間的關係是本家和分家；可是，當也速該成爲汗之後，俺巴孩的子孫們大事擴張泰亦赤兀氏族勢力，將其他許多氏族收爲自己轄下。現在泰亦赤兀氏族大多不服從也速該的命令，而蒙古內部的一切紛爭就由此產生。

蒙古部族除了泰亦赤兀氏族之外還有幾個氏族，他們不屬於波爾幾金氏族就是屬於泰亦赤兀氏族，表面上全蒙古部族以也速該爲汗而統一，事實上是分裂成兩大陣營。

蒙古內部情勢如此，又加上不斷和其他部族之間有小戰鬥發生，因此也速該每天過著忙碌的日子。其他部族中勢力最大的是塔塔兒族，蒙古與塔塔兒原本就水火不容。在蒙古高原上最大的事是成立部落聯盟。對同樣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所有游牧民族而言，無論是從維持彼此之間的和平共存生活，或者是處理和鄰國金、西夏、回紇等的問題上，成立部落聯盟是絕對必要的。然而，最不希望住在蒙古高原的諸氏族成立聯盟的是以長城爲境和蒙古高原緊鄰的金國。部落聯盟把分散在高原各處的小力量凝聚成一股強大力量，這對金國而言決非可喜之事。金國只要看到高原上有成立聯盟的跡象時，常利用各種方法加以打擊，在使高原的諸部族處於敵對情況下，金國一向是不遺餘力的。

蒙古部第一代汗合不勒，第二代汗俺巴孩，第三代汗忽圖拉，以及現在的也速該都有成立聯盟之意，不過都受到被金國利用的塔塔兒族的阻擾而功敗垂成。合不勒在締結聯盟之後，被金國使者毒殺；俺巴孩被塔塔兒人綁送金國處死；忽圖拉以及六兄弟中的大半都在與塔塔兒族的戰鬥中喪生了。總之，鐵木真的曾祖父和祖父的大半兄弟，都在與塔塔兒族戰鬥中犧牲了。

也速該在鐵木真出生時的那次會戰中，第一次給予塔塔兒族巨大的打擊，之後，兩部族之間

維持了短暫的和平狀態。但是，兩部族之間的戰鬥，背後只要有金國存在的一天，就一定會再爆發的。

少年鐵木真知道蒙古族的敵人有塔塔兒族和金人。他把塔塔兒族，以及遠在長城對面的金國名字當作是惡魔代號，牢記心中。

有一次，也速該在蒙古包中飲酒時透露：

「在打倒泰亦赤兀、塔塔兒之前，我是不會死的！」

那時，鐵木真對父親爲何在說出泰亦赤兀和塔塔兒之後沒說出金的名字這句話，感到非常奇怪。當他提出這疑問之後，也速該回答：

「要打敗金國是非常困難的。現在即使蒙古高原上的所有部族團結起來，兵力還不及二十萬，而金國所擁有的軍隊多我們幾十倍；更何況，他們每一個士兵都有你們想像不到的優良武器。」

也速該對仇敵之間的話題只談到這裏，之後，他還說了一些長城對面的金和宋的事。在那裏，人們在巨大的城廓圍繞當中，聚集在一起形成了都市，還用泥土和木板建造了住一輩子都不移動的房屋。人們各有自己的工作，商人開店鋪賣東西，百姓耕作土地種植農作物，官員到政府機關上班處理各種事務，軍隊擁有武器每天從事戰鬥訓練。而且，在城廓裏面還用石頭建造了高

聳入雲的大寺和政府機關。

鐵木真心想：這世上真有那種如夢幻般的國家嗎？他還想知道得更詳細。

在這之後，鐵木真好幾次向布魯提赤打聽有關宋和金的事。他以爲無所不知的布魯提赤或許會告訴他許多事情，然而，沒想到記憶力驚人的這位老人，開門見山就大罵：

「那是令人討厭的國家！」

鐵木真想知道的事布魯提赤一句也沒說，卻說俺巴孩汗被金國處死的事，來證明它是個多麼令人討厭的國家。

「俺巴孩汗被塔塔兒人捉到送往金國。在金國竟然被釘在木製驢馬上，被活剝皮之後又被剝成肉醬。俺巴孩非常勇敢，在遭受酷刑之前對僕人布魯卡奇說，你要是能夠活著回去一定要把我的話告訴族人知道：你們即使磨掉了十根手指的指甲，失去了所有的手指，也一定要爲我報仇。布魯卡奇後來逃了回來，把這話告訴大家，大家都哭了，你父親哭了，我也哭了！」

布魯卡奇已經去世了；幾年前鐵木真在母親膝旁還見過那位個子矮小的老人。在這故事中出現的人物，由於也有鐵木真認識的，因此，俺巴孩的悲劇在鐵木真心中產生了更大的真實感，直覺得胸口悶痛。金國這國家強大到連父親也速該也不得不放棄報仇的念頭，鐵木真爲此感到很沮喪。對鐵木真來說，金國是他想親眼目睹、對它抱著種種夢想的未知的大國；但同時它也是殘殺

了前兩代可汗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的國家。總之，金是個蒙古人即使失去了十根手指頭，磨掉了十隻指甲，也非報仇不可的國家。

鐵木真九歲那年的夏天，也速該應妻子訶額倫的要求，帶著鐵木真到訶額倫的娘家幹勒忽納兀惕部的部落去，準備替鐵木真找結婚對象。

對鐵木真來說，這是他第一次離家出外旅行。鐵木真在跟他九年來所見的截然不同的風景中，他著迷了，當然，蒙古部族是依季節而移動的；不過，再怎麼移動總脫離不了不兒罕山山麓，與鄂嫩河、克魯倫河兩河河畔的範圍。移動的半徑由於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範圍也就很有限了。鐵木真只看過同種類的樹木形成的密林，與單一色彩的草原。然而，這次的旅行，展現在鐵木真眼前的是完全不同的地形和風景。一行十數人，大家都騎著馬，帶著馱有食糧的十數頭駱駝。沿著溪谷間林木蒼鬱的克魯倫河而下，途中離開克魯倫河，橫過草原地帶，攀登多岩石的丘陵，在砂礫和沙漠地帶前進。一路上常遇到湖泊，對鐵木真來說，每天的行程都是興奮的。因為不急著趕路，一行人在途中有時釣魚有時抓兔子或打野鳥，邊走邊玩。

在抵達訶額倫出生的部落之前，一行人碰到了攪亂行程的意外事。當他們通過扯克徹兒山和赤忽兒古山之間時，巧遇弘吉剌部族的首領德·薛禪。兩部族的首領雖然是初次見面，卻一見如

故，談得很投機。當德·薛禪知道他們一行人的目的後，要求他們變更行程，不要去幹勒忽納兀惕部族，邀請他們到弘吉剌部族的聚落。

「我很喜歡你的兒子鐵木真，正好我也有個女兒孛兒帖。他們將來一定是一對非常匹配的夫婦吧！」

德·薛禪魁梧的身材稍微向後仰，以堅定的語氣說。也速該對這個直爽的部族首領也有好感，而且早就聽說弘吉剌部族極為富裕，因此馬上就答應了。無論是蒙古部族或弘吉剌部族，彼此締結這件婚事決不會是賠本生意。

婚事談妥之後，二行人併爲一伙，改變行程朝興安嶺的草原地帶前進。弘吉剌部族所領有的地區是蒙古高原諸部族中最接近長城的，金國文化容易輸入，因此他們的文化水準是高原居民中最高的。

弘吉剌部族的牧地，比蒙古部族的好得太多了。微微傾斜的草原一望無際，放牧的羊馬數目也遠比蒙古部族多。德·薛禪的蒙古包，其寬大豪華的程度也非也速該的所可比擬。家具更是一塵不染、光可鑑人，倉庫中獸皮、毛皮種類繁多且堆積如山，連可以以物易物的物資，在在都讓鐵木真父子看得目瞪口呆。有塗漆的什器類，也有精巧的武器，還有美麗的裝飾品、象牙和玉。看了這裏的蒙古包，鐵木真才深深了解蒙古部族的蒙古包是多麼貧乏、寒儉啊！

李兒帖比鐵木真年長一歲，今年是十歲。當也速該第一眼看到她就很高興，而鐵木真看到這位出落大方的少女也覺得好美。皮膚白中帶褐色，頭髮有光澤。鐵木真從小就聽說過與黑色韃靼相對稱的還有白色韃靼這民族，現在到弘吉剌部族之後，才知道這傳聞屬實並非虛假。

德·薛禪盛情款待一行人三天之後，希望鐵木真單獨留下一陣子以便和部落的人民多親近，也速該滿口答應了。鐵木真知道在異族中的生活雖然比較拘謹，但卻可以學到許多東西；因此，他聽從父親的話，決定留在德·薛禪的蒙古包中。

也速該一行人不久後就朝著不兒罕山山麓踏向歸途。從那天起，鐵木真開始在語言、風俗習慣完全不同的環境中過著新生活。

鐵木真從九歲那年的秋天到十三歲的春天，一直在德·薛禪的蒙古包中度過。對未來的妻子李兒帖，鐵木真並未表現出特別的關懷；不過對在這裏的一切事物，所表現出的極大興趣卻異於同齡少年。這部族爲了對付其他部族的搶劫，還特別訓練了一批年輕人。他們善騎馬且長於弓射。爲了保護牲畜不被搶奪，他們幾乎每天都在草原上作散開的訓練，以及在馬背上張弓的練習。鐵木真向德·薛禪提出讓自己也加入那武裝團體，成爲他們一員的要求。

不過，鐵木真留在這兒最大的收穫是對金國的了解。有時，金國的商人會帶著駱駝越過長城來到這聚落，鐵木真從商人口中知道許多除非是居住在鄂嫩河上游，否則無法了解的有關金國的

知識；其中，最讓鐵木真感到吃驚的是，無論是金國，或是更遠的宋國都由一個人統治，而且還有完全聽令於統治者、有如手足的軍隊。

就在鐵木真十三歲的春天，有親戚關係、三十歲左右的蒙力克，以也速該快使的身分，趕到弘吉剌聚落來準備接鐵木真回去。蒙力克並沒把話說得很清楚，只說也速該好久不見鐵木真，很想念兒子。德·薛禪雖然也對這突如其來的請求感到詫異，不過，在回去探望後馬上回來的條件下，還是讓鐵木真回去了。

鐵木真與蒙力克夜以繼日在高原上策馬飛馳，從蒙力克那兒鐵木真知道父親已經死了。原來也速該在旅途中，依禮接受塔塔兒族的酒食款待，卻被下毒，強忍著痛苦經過三天的奔馳，總算回到自己的蒙古包中來，但沒多久就毒發身亡了。也速該一輩子與宿敵塔塔兒族打仗，好不容易給予塔塔兒族巨大的打擊之後，才有最近這十二、三年的平靜生活；不過，最後還是逃不過他們報復的命運。

鐵木真從蒙力克口中知道這件事時，對塔塔兒族的憤怒遠比對父親死亡的悲傷來得大。十三年前也速該與塔塔兒族作戰大捷時，要是能夠乘勝追擊、斬草除根，今天就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了。鐵木真認為父親應該殺光所有塔塔兒族的男人，把所有女人收為奴婢；父親沒有這麼做，所以才會受到神的懲罰。

本來就已經很貧窮的聚落，再加上也速該的去世，因此，整個波爾幾金氏族的根據地看起來更陰暗、更淒涼了。這時候十三歲的鐵木真回來了。

鐵木真與蒙力克在數百蒙古包之間，緩緩策馬而行。每一座蒙古包都靜悄悄地。不久，鐵木真來到自己的蒙古包前，他下馬，想從正面的入口走進去。在入口旁他看到了長高了許多，幾乎快認不出來的異母弟別克帖兒和別勒古台；不知怎的，蒙古包內沒有光線從天窗射入，整座蒙古包飄散著陰暗而沈悶的氣息。鐵木真在入口處站了一會，直到眼睛能適應包內的黑暗；他很快就看到母親訶額倫坐在正面深處，也逐漸看清楚圍在母親身旁的四個弟妹的樣子。於是，鐵木真走向母親面前。

「你的父親也速該已死，今後鐵木真就是一家之主，非住在這兒不可！」
這是鐵木真回來後所聽到訶額倫的第一句話，不過，他沒有作聲。訶額倫似乎也察覺到了，就說：

「去叫蒙力克進來！」

訶額倫可能是準備犒賞蒙力克長途跋涉的辛勞。但是，站在門口的別勒古台回答：

「蒙力克已經騎著馬回去了。」

訶額倫聽到這句話楞了一下，爲了證實別勒古台的話是否屬實，她離開座位走出蒙古包。

沒多久，訶額倫回來了，她召集七個孩子說：

「從今天起，我們只剩下現在在這裏的人了。要是不團結就無法生存下去。」

也速該的葬禮結束後又過了幾天，從未見過訶額倫流過一滴淚。根據弟弟合撒兒的說法：母親的眼淚早已流乾了。

鐵木真很快從母親和弟弟們的口中，聽到了許多令人吃驚的事：由於也速該的死亡，可以預料得到以後的權力會落到泰亦赤兀氏族手上，因此波爾幾金氏族內部人心惶惶，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現在正是投靠泰亦赤兀氏族的最佳時機；還認為也速該之後的汗，一定會從泰亦赤兀氏族之間選出。同時，也速該的幾個侍妾，由於嫉妒和怨恨，排斥正妻訶額倫，任意為也速該舉行祭靈儀式。此外，波爾幾金的親戚們也一天天地疏遠他們，從第二、三天開始就都不見了蹤影。本來門庭若市的訶額倫家，現在已門可羅雀了。

鐵木真默默地聽著這些事。現在他總算明白了，為什麼剛才自己回到部落時，每一座蒙古包都靜得彷彿無人居住似的原因了。因為那時他們正在開會。鐵木真認為自己一家之所以會有今天這種遭遇，本身就存在著會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

也速該去世後，波爾幾金氏族中，沒有權力者能夠代替也速該來指揮全族。這是因為也速該並沒有栽培人才的關係。這種人才缺乏的現象，不只存在於波爾幾金氏族，同時也存在於泰亦赤

兀氏族和其他氏族之中。部落的人民聚集到一位權力者身邊，部落因此而統一；當該權力者死亡之後，爲了己身的利益非重新尋找新的權力者歸順不可。像這種情形，在蒙古之間自古以來不知已重演過多少次了。這是沒有組織的團體的生存方式。

再者，當權力者死亡之後，他的遺族會遭遇到悲慘的打擊，這種情形也被視爲是當然的。被權力者欺壓的怨恨，通常會轉移到對遺族的報復。風水輪流轉，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是蒙古部族的人民經常掛在嘴邊的話。他們認爲這是極其自然而且是當然的。在他們的觀念裏，那是天意要使所有的人平等。

鐵木真拿自己在那兒過了三年半時光的弘吉剌族薛·德禪的情況加以思索：弘吉剌部的情形跟蒙古不同，雖然他們也同樣沒有組織，但是能當首領的就只限於薛·德禪的一家人。這種特權對薛·德禪家而言就是財富。薛·德禪比同族的任何人都要富有。薛·德禪不希望女婿鐵木真離開，是因爲他沒有可以繼承自己地位的兒子。

鐵木真打量了多年來身爲波爾幾金氏族首領的父親的蒙古包內部，發現和同部落的人不同的只是蒙古包稍微大了些而已，而裏面堆放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不同。既沒有特別高貴的物品，也不見得特別富裕。從其他部族掠奪的東西都馬上平分給部下，從未因自己是首領而多分一些。總之，這裏沒有階級之分，因此既無特別富有的，也沒有特別貧窮的。大家都一樣地窮。

鐵木真以微含怒意的冰冷語氣對訶額倫說：

「這一切都是當然的，這是順其自然發生的事。」

這不是同年齡的少年講話的口氣；這是父親去世後，肩負著一家之長男人的聲音。鐵木真接著又說：

「泰亦赤兀氏族的傢伙，恐怕不會這麼輕易放過我們吧！我們一家的悲慘就像水往低處流般，可能還會有不幸發生！」

合撒兒所形容的淚水已乾涸的母親訶額倫聽到鐵木真這麼說，眼中又湧出新的淚水，而這次訶額倫真的是哭到淚水乾竭為止。由於母親實在哭得太久，別克帖兒和別勒古台拿著弓箭出去打獵了；哈赤溫 and 帖木格也去玩耍了，而五歲的帖木倫不知何時竟然睡著了。

鐵木真看了站在自己身旁也默默地注視著母親的合撒兒說：

「從今天起你要當我忠實的部下，不可違背我的命令。在這個家你的權力僅次於我。別克帖兒和別勒古台爭吵時，你要他們兩人合好、同心協力。萬一我倒下去了，你要代替我繼續指揮這個家。」

鐵木真的話傳入訶額倫耳中，她停止哭泣微微抬起頭來，但很快又恢復原來的樣子。鐵木真要合撒兒回答是否願意，這時，合撒兒那以男人而言太俊秀，也比鐵木真長得瀟灑的臉上，因興

奮而有點泛紅地說：

「是！我同意你的決定。」

鐵木真也感到興奮。對他來說，這是個極為嚴肅的誓約，說它是有生以來最嚴肅的瞬間也不爲過。鐵木真爲了援助軟弱的母親，背負起一家的命運，必須在孤立無援的家中建立起秩序、體制和階級。這是非把整個家撐起來的責任感使鐵木真做這個決定的；另外的一個用意是，對三年半之間已長得幾乎比自己高大的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的一個警告。當鐵木真從弘吉剌族回到自家的蒙古包中時，曾在入口處和兩個弟弟照了面；可是，鐵木真從他們身上感受到的不是親人久別重逢的愛憐眼光，而是含著敵意的眼光。

比鐵木真想像的更糟糕的情況，很快就降臨了。大約兩個月後的某日清晨，鐵木真被外面的吵雜聲吵醒了，他走到蒙古包的外面來。在拂曉時分、東方泛白之際，鐵木真看到的是部落的男女女正折疊著數百蒙古包，整理家財器具放到馬或駱駝的背上。整個部落就要移動了。鐵木真這時才發現訶額倫不知何時已站在身旁。訶額倫整個人都呆住了，她沒有作聲。

鐵木真拋下母親，走到一位近親的蒙古包前，問他們準備遷移到哪兒？被鐵木真問到的那個男人回答：「是泰亦赤兀氏族的首領下令的，要遷移到新的牧地去！」

夏天快到了，移動蒙古包本不足爲奇，但這次是泰亦赤兀氏族的首領下的命令，而且又沒轉

達給鐵木真一家人知道，這就有問題了。鐵木真頓悟到自己這一家已被部落視為外人，而且就要被拋棄了。照理說在也速該死後，新的汗未選出之前，部落的一切行動應和也速該的長子鐵木真商量才是。現在，不但沒打招呼，還要把自己一家人丟在這兒。

鐵木真對這種做法痛加責備，可是大家都欺負他是個小孩，誰也沒把它當一回事。鐵木真氣得發抖，正想折回自己的蒙古包時，母親訶額倫騎在尾巴上綁著纛旗的白馬的身影，映入鐵木真眼裏。訶額倫拿著象徵汗權力的旗子，想阻止擅自遷移他地的族人。鐵木真知道母親的舉動是徒勞無功的，他並未表示支持，但也沒有阻止。

鐵木真回到自己的蒙古包，站在蒙古包前看了好一陣子部落人慌亂的遷移行動。母親把馬放在廣場的西南隅，有時一陣強風吹來，馬尾上纛旗的毛就在空中翻騰。纛旗看來好遠，好小！

沒多久，分散在廣場四處的駱駝和馬的小隊伍零散地開始移動了。有一座蒙古包形成一支小隊伍的，也有二、三座蒙古包合成一支隊伍的；他們捨棄了半年來已經住慣的土地。訶額倫的影子從插著纛旗的附近突然向很陡的傾斜地前方消失了，因此，訶額倫撐著的旗子看來就像是指引隊伍從廣場出去的出口標示。廣場上洶湧的人潮和牲口逐漸減少，最後只剩下訶額倫母子的蒙古包孤立在那兒。

當最後的一支隊伍向斜坡前方消失時，鐵木真看到訶額倫從遽然空曠起來的廣場對面朝這邊

過來。騎在馬上，纛旗仍然撐著筆直的訶額倫越接近時，看得出她臉色蒼白。由於精神緊張的關係，訶額倫的表情看來非常嚴肅；在鐵木真眼中，現在的母親比以前任何場合的母親都要勇敢、美麗。

「蒙力克走了！耶姆爾提、鎖兒罕、失刺也都走了！」

訶額倫從馬上下來，口中一一說出丈夫也速該臨終時托付的親友的名字。記憶力驚人的老人布魯提赤，把阿禿兒的名字也包括在內。

那天黃昏時，波爾幾金氏族中最年長的，蒙力克的父親察刺合，強忍著傷痛騎著馬來了。當他從馬上下來時，隨即暈倒了。他的背部被長槍刺到，傷口很深。雖然不知是怎麼一回事，訶額倫母子仍把察刺合抬進蒙古包中加以醫治。

兩、三天後，察刺合總算能開口說話了。他說：只有他一人對拋棄訶額倫母子不管表示異議，當部落開始移動之後，他還對泰亦赤兀氏族的首領提出抗議。這時，首領之一的脫朶延·吉兒帖說：

「深水已經乾涸，硬石也已經破碎。也速該都死了，你還在這裏囉唆什麼？」

說著，突然舉起手中的長槍猛力刺察刺合的背部。

察刺合老人只能喝水而不能進食，三天後就過世了。鐵木真在父親去逝時都未掉過眼淚，這

時卻爲了波爾幾金氏族的一位勇士察刺合之死，第一次流下了眼淚。鐵木眞傷心的樣子，讓訶額倫都擔起心來。察刺合對沒落的自己一家人所表現出的忠誠，讓鐵木眞感到無以爲報，因此萬分痛惜。

在這之後，訶額倫母子過著極爲淒慘的日子。以母親和鐵木眞爲首的七個兄妹，所擁有的不過是一座蒙古包和寥寥無幾的羊和馬；而且，他們的蒙古包是孤立的，沒有以物易物的對象。

拋棄了訶額倫母子的波爾幾金氏族和泰亦赤兀氏族合而爲一，走了幾天之後來到鄂嫩河下游的草原地帶另建了新部落；而泰亦赤兀氏族的首領塔兒忽台也兼了蒙古部族的汗。不過，這些事並未傳入訶額倫母子耳中。

鐵木眞爲了避免大家挨餓，不准家中的任何人閒蕩無事。訶額倫帶著最小的帖木侖，一連幾天遠溯鄂嫩河上游摘野菜，深入山中撿野梨；此外，還在蒙古包前的空地上種韭菜和野薤。六個男孩每天到牧場放羊，只要一有空閒就去釣魚或打獵。

這時期讓鐵木眞感到最頭痛的是，異母弟的別克帖兒和別勒古台經常兩人一起行動，不服從鐵木眞的命令。兩人長得像雙胞胎，身材魁梧、力氣強大而且性情粗暴。

也速該死後一年，翌年春天，鐵木眞終於和兩個弟弟起了衝突。鐵木眞的同母弟合撒兒雖然

立了約，也聽從鐵木真的話；不過，沒啥力氣，性情又溫和，因此，一旦和異母弟起衝突時，實上是幫不了什麼忙的。其餘的兩個弟弟哈赤溫和帖木格還只是十歲、八歲的小孩子，也不指望他們幫忙。鐵木真的獵物常被兩個異母弟搶走，他們當面捉走時，鐵木真雖然知道這沒道理，可是也不能不答應他們。

有一次鐵木真和合撒兒一起去釣魚，合撒兒釣到了一條身體會發出異樣光彩的索克遜魚。別克帖兒和別勒古台看在眼裏，就要合撒兒送給他們，合撒兒不從，於是四個人就大打出手。最後，魚被別克帖兒和別勒古台搶走了。

鐵木真把這件事告到訶額倫那兒。訶額倫傷心得臉上肌肉抽搐著，她說：

「你們兄弟爲什麼會弄成這樣子？兄弟鬩牆，又怎麼能夠向泰亦赤兀氏族報仇呢？要知道現在我們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沒有其他的朋友，除了馬尾之外連鞭子也沒有呀！」

母親的這些話，直入鐵木真心坎。不過，母親的這番訓詞，重新勾起了鐵木真對泰亦赤兀氏族的怨恨；同時更堅定了絕不能像今天這般輕易饒過別克帖兒和別勒古台兩人的心。

第二天早上，鐵木真把別克帖兒叫到蒙古包外，責備他日常的言行，要他改過。但是，兩人之間一下子就吵起來了。

「你不是母親訶額倫的兒子。哪有權利讓溫柔的訶額倫更悲傷呢？」

鐵木真話一說完，別克帖兒馬上反駁說：

「你才不是父親也速該的兒子。我，還有別勒古台、合撒兒、哈赤溫、帖木格、帖木侖等都是父親也速該的兒子，只有你不是。我知道，部落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不知道的就只有你。你身上流著篋兒乞氏族的血，你不過是借著訶額倫的身體，出生到這個家罷了！」

「真有這一回事？」

「你要是認為我說謊就去問媽媽好了！生你的媽媽應該是最清楚的了。如果你不想去問，那就問問你自己好了。父親也速該一點也不喜歡你，這麼說應該心裏有數了吧？」

鐵木真聽到別克帖兒這些話的瞬間，就知道話中實在包含了太多東西了，就像強烈的暴風雨掠過耳邊。

「你胡說些什麼！？」

鐵木真根本不相信對方的話，但是，他的聲音已失去了震撼力。雖然不相信對方的話，不過，已受到嚴重的打擊，這卻是事實。別克帖兒這時又狠狠給了鐵木真致命的一擊。

「從今天起，凡是你的命令我一概不服從，我也不承認你是兄長。我身上流著也速該的血，我才是這蒙古包的領導者！」

別克帖兒拋下這句話後，離開鐵木真不知到哪裏去了？鐵木真對著公然反抗自己的別克帖兒

的背影注視了一會，這時，他內心深處突然升起不能讓這個弟弟再活下去的念頭；對於攪亂蒙古包的和平，拿著刀子向著自己的人，不管是誰非除去不可！

於是鐵木真叫合撒兒去察看別克帖兒在哪裏。過了一陣子，合撒兒回來說，別克帖兒在不遠處的山上，正看著九匹菊花青的馬。

鐵木真自己拿了弓，也命令合撒兒拿弓，然後兩人一起走出蒙古包。走到山麓後，鐵木真向合撒兒表明要射殺別克帖兒。剎那間合撒兒臉色全變了，他嚇得目瞪口呆；但很快地他知道這是鐵木真的命令，就發誓一定幫忙。

兩人對別克帖兒採取包抄方式，分別從山的兩側爬上去，站在小山的山頂上同時張弓瞄準了別克帖兒。

當別克帖兒發現他們兩人，知道兩人的意圖之後，頹然坐到地上，卻傲慢地說：

「你們是準備殺我吧？那也沒辦法，怎麼樣，張弓射吧！」

接著又說：

「合撒兒呀！你先放箭吧！我要死在你的箭下。我不想死在蔑兒乞人的箭下。」

就在別克帖兒話剛說完的一剎那，箭分別從鐵木真和合撒兒的手中射出了。兩支箭同時從別克帖兒的胸前和背後射入，微微搖晃了幾下之後靜止了；緊接著又有幾支箭向別克帖兒射過來。

合撒兒的箭全部射中了別克帖兒的前胸，而鐵木真的箭都射在後背。別克帖兒像刺蝟般氣絕而死。

兩人一踏入蒙古包中，訶額倫馬上厲聲問他們：「你們到底幹了什麼事？怎麼會是這種臉色？」

語氣跟平常完全不同。鐵木真回答說：「別克帖兒現在在小山上，恐怕永遠都不會再回到這裏來了。」這時，訶額倫的臉色轉變了好幾次，最後發出一聲低聲的呻吟「唉呀！」之後瞪著鐵木真說：

「你殺了少數同志之一。你們像咬著胞衣的狗，像衝向山崖的大豹，像壓抑不住憤怒的獅子，像把活生生的動物囫圇吞下的大蛇，像撲向自己影子的鷹隼，像默默吞食食物的大魚，像從後腳咬住小駱駝的大駱駝。」

說到這兒訶額倫停止了，事實上不是停止，而是激動得講不出話來。但是，很快地訶額倫又繼續說下去，語氣比剛才更激烈。

「你們射殺的是無可代替的同志之一！像頭受傷的山犬，像趕不動兒子而將兒子吃掉的鴛鴦，像移動牠巢窩就會摸過來的豺狼，像捕捉時不可猶疑的老虎，像胡衝亂撞的猛獸。」

說到這裏訶額倫昏過去了。鐵木真不知道人生氣會氣成這樣子。

本來，鐵木真不準備放過別克帖兒的搭擋別勒古台的，但現在母親的怒氣改變了他的殺意，鐵木真低聲地向合撒兒說：

「放別勒古台一條生路吧！」

現在失去伙伴的別勒古台，也能變成母親所說的重要的同志。合撒兒被母親生氣的樣子嚇呆了，楞了一下才對鐵木真的話會意過來，他回答：

「別勒古台也有他的優點。一旦約定好的事，他絕對不會毀約的。」

忠實的部下開始陳述自己的意見了。

依母親的命令，鐵木真和合撒兒把別克帖兒的屍體埋葬在小山麓。

三個月之間，訶額倫幾乎每天都到那地方去；而鐵木真並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什麼不對的。別克帖兒不在之後，蒙古包的生活很明顯地變得極為融洽、和睦。兄弟之間連吵嘴都不曾發生過。別勒古台自從失去伙伴之後整個人都變了，變得柔順。如合撒兒所說的，只要是約定好的事他無論如何一定達成。

別克帖兒去世後，隨著時光的流逝，別克帖兒最後所說的話，就像是別克帖兒怨恨的咒語般，一直在鐵木真耳邊響起——合撒兒呀！你先放箭吧！我不想死在箴兒乞人的箭下。

鐵木真不知多少次想起這句話。雖然明明知道那是別克帖兒自己逃不了時故意說出让鐵木真

難過的話，儘管如此，鐵木真就是忘不了。

想起這句話的同時，鐵木真還經常想到那天早上，別克帖兒衝著自己所說的話——你不是也速該的兒子，是篋兒乞人的兒子——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母親是訶額倫，而父親不是也速該，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還有，也速該不喜歡自己，這又代表什麼意義呢？

在別克帖兒頂撞他的許多話當中，在鐵木真心中留下最深傷痕的是別克帖兒最後說的：也速該並不喜歡自己。

鐵木真有時會不知不覺地回想著亡父也速該對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和做過的每一個動作，然後努力地想從也速該對自己說過的，即使是短短的話語，或細微的動作；那怕只是眼光的轉移，希望能從那兒找尋出某種意義來。像這樣子讓人在精神上感到孤獨，在肉體上亦覺得疲勞。鐵木真探討這些事而疲憊不堪之後，也認為也速該對自己的言行動作，或許真的跟對其他的弟妹不一樣。一旦有了這種念頭之後，鐵木真對父親也速該的看法前後判若兩人——這經常困擾著鐵木真。

想法一旦改變，連帶著對自己從九歲時寄養在弘吉剌族一事，感覺也完全不同。父親是否一開始就準備把自己拋棄在其他種族裏呢？自己是因父親死後才又回來的，如果父親不死還活著的話，那麼自己是否就永遠被丟在那靠近興安嶺的部落呢？

過了十五歲的正月後，本來就已很少開口的鐵木真，變得更沉默寡言。鐵木真和其他弟弟們都因訶額倫所種的韭菜和野薤，長得健壯魁梧且不知疲倦爲何物；不過，只要這位年輕的首領在蒙古包中，大多是他一個人獨坐在角落裏的。

鐵木真對身邊沒人能夠解開他心中的疑團感到很沮喪。如果直接問母親訶額倫或許能夠馬上弄清楚；但是，鐵木真不想向母親追究自己出生的秘密。他不想再看到母親訶額倫大發雷霆。他隱隱覺得如果向母親詢問，會刺激到訶額倫的心，很可能讓她再度陷入如射殺別克帖兒時的狂亂狀態。

對鐵木真而言，再沒有比自己身上流的不是蒙古氏族的血而是蔑兒乞氏族的血的假設更殘酷了。無論如何自己非得是也速該之子不可。如果不是也速該之子，那麼祖父巴爾汗·巴卡朵兒、曾祖父合不勒，以及以前的特姆比那·薛強（聰明者特姆比那），還有更早的貝辛格爾·特庫辛，勇者哈比奇，美女阿蘭與光所生的勃端察兒·蒙卡克，更往前上溯的獨眼龍得瓦·索赫魯、富者特洛各爾奇，以及不知幾代之前的耶凱·尼頓、撒利·卡察維，蒙古最初的太祖巴達奇看，甚至於渡過西方大湖而來的蒼狼，以及膚色白晰的牝鹿，這一切一切就和自己沒啥關係了。無論如何鐵木真不允許有這樣的事。

鐵木真只要想到自己與太古之狼與牝鹿毫無關係時，就覺得眼前一片黑暗，深深的絕望感襲

來。自從懂事以後，鐵木真就一直活在蒙古源流的傳承當中，那些傳承不但構築了鐵木真所有的過去，更將構築他今後長遠的未來。

要是現在自己的體內並沒有流著蒙古氏族的血液，那不但否定過去的一切，同時也否定了未來的一切；鐵木真就茫然而不知以前爲何而生，同時更不知以後爲何而活了。難道自己的血液真的連一滴狼血，一滴牝鹿的血都沒有嗎？生下了許多勇者、善射者、聰明者的兩種美麗的生物，他們的血液真的跟自己無緣嗎？合撒兒、哈赤溫、帖木格，以及弱女子的帖木侖，還有異母弟的別勒古台都有著蒙古氏族的血統，爲什麼只有自己沒有呢？不知苦惱了多少時日之後，鐵木真強迫自己把那些疑惑當成是微不足道的東西。因爲無論如何，自己都是蒙古氏族的一分子。

鐵木真十五歲的夏天，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件事。那時候蒙古包紮在鄂嫩河中游的右岸草地。有一天，鐵木真從牧地正準備回家時，看到高原的盡頭有一個看來寒儉的男子。自從和自己一族人分開之後，一年到頭難得看到兩、三個生人；因此，鐵木真感到非常懷念，小心翼翼地策馬朝那男子的方向走過去。很意外的，那是鐵木真認識的波爾幾金氏族的人。鐵木真還記得幼時曾經跟他的小孩在自家的蒙古包中玩耍。

那個男子把鐵木真從頭到腳仔細端詳之後說：

「你一定是也速該的兒子——鐵木真，錯不了的！」

十五歲的鐵木真，在短暫的時光之間成熟了不少。對鐵木真而言，眼前的男子是拋棄自己母子而去的可恨的人；可是，現在鐵木真對正抬頭仰望著自己的、貧窮而憔悴的矮小男子身上，不但沒有絲毫的怨恨之意，反而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懷念之情。

那男子說：

「你們是怎麼活下來的？」

脫離部落孤立無援地在蒙古包中生活，是一件令人無法想像的事，何況鐵木真又長得這麼魁梧，也難怪那男子很疑惑地問著。鐵木真從那男子口中知道了波爾幾金氏族的人，在泰亦赤兀氏族的汗底下過著並不幸福的日子。

男子說完話後正想離去時，鐵木真突然有一股連自己也控制不了的情緒促使他喊道：

「等等！」

他心想：眼前這男子或許可幫他解開長期困擾著自己的、有關出生的秘密。

鐵木真向回過頭來的這個男子問道：

「告訴我，我是不是也速該的孩子？」

男子對鐵木真突如其來的問題似乎有點困惑，遲疑了一下說：

「是呀！」

他的回答有點曖昧。不過，當他看到鐵木真嚴肅的表情之後又說：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這是只有你母親訶額倫才清楚的事。不過，這並不重要呀！我的母親也被塔塔兒族的傢伙搶過去兩次，弟弟是父親的兒子，至於我呢？也不知是誰的兒子，不論是波爾幾金氏族的女人或泰亦赤兀氏族的女人，都有被搶過來或被搶過去一、兩次的經驗呀！」

「波爾幾金氏族的伙伴呀！請告訴我我的父親是誰？」

鐵木真的態度是認真的。

「這個嘛——你母親是也速該從篋兒乞人手中搶過來的，因此，你的父親如果不是也速該就是篋兒乞人吧！像這種事隨自己高興決定就行了。到五十歲之後就一切都明白了，這是毫無疑問的。到了五十歲之後，大家就可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哪一氏族的人。通常篋兒乞部人會衰老得快，而且手脚不乾淨；克烈部人會禿頭而且吝嗇。」

「蒙古人呢？」

鐵木真擺出要揪住對方的姿勢。

「蒙古人會成為狼。」

男子回答著。鐵木真不知成為狼的具體意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過他不想繼續追究下去。成為狼跟衰老得快且手脚不乾淨，以及跟禿頭、吝嗇等，彼此的含義似乎完全不同。對成為狼的

這種說法，鐵木真從小就已經意識到，當然他並不十分了解它的意義；總之，這可能是蒙古血統的秘密所在。在這意義上，這位看來寒儉、憔悴的波爾幾金氏族的男子的回答是正確的。除此之外，任何說法都無法明確地說出蒙古血統的秘密。

鐵木真無從知道自己出生的秘密，只有死了心，就此放過那個男子。現在，鐵木真心中想著的是五十歲之後能成爲一匹狼！

對鐵木真而言，碰到波爾幾金氏族的男子，比沒碰上好。和那個男子分手踏上回家途中，鐵木真心中發誓，以後決不向母親訶額倫打聽自己出生的秘密了。他知道問母親訶額倫這個問題，徒然讓她感到困惑、悲傷而已，有百害而無一利。要是母親說出自己的父親是篋兒乞人的話，自己又該怎麼辦呢？所有現在支撐著自己的都會馬上崩潰；相反地，如果聽到自己身上流著的是蒙古人的血，也不過是短暫的安慰罷了！訶額倫應該知道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最要緊的，就像憔悴的男子說的，相信自己是也速該的兒子，身上流著的是蒙古人的血。

那天晚上鐵木真回家之後，把白天遇到一個族人，以及波爾幾金氏族的人生活並不幸福的事，告訴了母親和弟妹們。

「大家再稍微忍耐一點！等到你們長大成人，波爾幾金氏族的人又會爭先恐後地回到你們這裏來！」

訶額倫對著孩子們說。鐵木真靜默地心中想著：要打倒仇敵泰亦赤兀氏族，取回波爾幾金氏族的部落，把他們像從前那樣納入自己轄下，他不能等到自己長大成。他沒有耐心慢慢地等。鐵木真希望早一天成爲一匹狼。爲了波爾幾金氏族，爲了訶額倫和弟妹們，同時也爲了自己，他不希望成爲小偷，也不希望成爲吝嗇鬼；更不希望頭髮變成褐色或禿頭，不希望跟其他種族的任何人一樣。鐵木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成爲一匹狼。只有這樣，鐵木真才能替自己找到證據，證明自己是也速該之子，是蒙古血統的繼承者。

第二章

訶額倫母子自從遭遇被族人拋棄的悲慘命運後，在不兒罕山北麓的小蒙古包中，不知不覺地度過了兩年的時光。這時鐵木真已十六歲，身體比亡父也速該壯年時還魁梧，骨骼也更硬朗。他除非有重要事情，否則都不開口說話；不過一家人都以鐵木真爲中心，團結在一起，過著無風無浪的平靜生活。不管是工作，或是家事，鐵木真具有絕對的權力，是一切事物的發號司令者。如果有自己決定不了的就和十四歲的弟弟合撒兒商量。合撒兒是鐵木真決定的，僅次於自己的第二號人物。

合撒兒從小性格就非常穩健，處事慎重，是哥哥鐵木真的好幫手。有時鐵木真跟自己商量的事，要是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時，合撒兒不會馬上回答，會跟與自己同年齡的異母弟別勒古台商量，把兩個人的意見綜合之後再回答哥哥。別勒古台的體格比鐵木真還魁梧，雖然有些地方比較粗魯，不拘小節，不過也有他優柔的一面。十二歲的哈赤溫、十歲的帖木格，還有年紀最小的八歲

妹妹帖木侖，都把鐵木真當做親哥哥般敬愛著。總之，訶額倫母子，雖然較貧窮孤獨，不過一家七口以鐵木真爲主，過著和平而安定的生活。

在家中訶額倫的地位比較特殊。鐵木真任何事情都不跟訶額倫商量，一切都依自己的決定來處理。訶額倫有時也會發表一些意見，鐵木真總是靜靜地聽著，從未因此而影響了自己的看法。光聽意見而不採納，不過這也並不表示他漠視母親。鐵木真很能體恤母親，總是將鳥獸最好吃部位的肉讓給母親，還有寢具啦！衣服啦！只要有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一定是先獻給母親。但是，如果碰到工作或家庭的問題，就完全不採納母親的意見。因此，不管任何場合，訶額倫對鐵木真只是個忠告者、批評者而已。訶額倫縱使有自己的想法，要是未獲得鐵木真的同意，就連移動一下床鋪也不行。

鐵木真的這種做法是很高明的。如果允許母親訶額倫對一切事物插嘴，要是她能夠以自己的意志來改變某些事物，這樣一來家裏一定會不得安寧的。別勒古台是異母弟，即使訶額倫對別勒古台也跟對其他的小孩一樣疼愛；不過，兩人之間的特別關係並不會因此就消失。別勒古台對訶額倫而言只是繼子，而訶額倫對別勒古台來說也僅僅是繼母。訶額倫對別勒古台難免會做出不公平的待遇，縱使沒有這種事情發生，別勒古台心中也會對訶額倫產生懷疑的念頭。

而兄弟之間的關係，其複雜的程度並不止於此，鐵木真的立場和別勒古台完全一樣。鐵木真

心中對自己是否爲也速該之子的疑念並未完全消失，因射殺弟弟別克帖兒所產生的疑慮，將會一輩子忘不了，直到走進墳墓爲止。合撒兒、哈赤溫、帖木格、帖木侖等四個弟妹們的情形相同，大家都是出自訶額倫體內，但這並不能保證父親一定相同。而母親這邊呢？雖然都是自己親生的，不過也難免會偏心。這些都是鐵木真想像之外的、微妙而複雜的問題，鐵木真不希望自己被這些瑣事所煩。藉著取消母親訶額倫的發言權，使得家庭內部和睦安詳。

訶額倫對鐵木真的這種做法，並無絲毫怨言。能夠得到子女們的尊重、敬愛，所有事物都在鐵木真的處理下井然有序，身爲母親的她反而感到高興。在訶額倫的眼中，六個小孩都是值得信賴的。

如同鐵木真有時單獨在蒙古包角落裏沉思般，訶額倫也有屬於她自己的時間，進入誰都無法窺知的內心世界。這樣的時間不是很長，而是在極短暫的時間內，有時會突然掉入這秘密的深淵裏。鐵木真究竟像誰呢？像也速該？還是奇列特？奇列特就是篋兒乞部的一個男人的名字。

訶額倫不知道鐵木真是這兩個男人當中哪一個的兒子。長大成人後應該是看得出來的。小時候的鐵木真看不出像誰，到了現在也還是看不出到底像哪一個。勉強地說，當他高大的身子彎腰進入蒙古包的模樣，有點像也速該；還有一次，雖然只有這麼一次！在一個暴風雨狂嘯猛打的夜晚，訶額倫聽到鐵木真在蒙古包外忍受著風雨的襲擊，指揮弟弟們做防暴風雨工作時的聲音，還

以爲是也速該呢！鐵木真的吼叫聲，斷斷續續地傳入站在蒙古包入口處，注視著風雨交加暗夜的訶額倫耳中。

但是，鐵木真的性格也有不像也速該的地方。也速該在連死都不怕的強烈性格中，有著該說是溫柔呢？或者是老好人的一面。總之，也速該有時候會突然向接受自己意見的對方讓步，也就因爲這種弱點的緣故，也速該受到許多部族的敬慕，生前領導蒙古這個大部族時從未發生過大爭執。而在鐵木真的性格中，就找不到這一面了；此外，他還有也速該所沒有的近似冷酷的冷靜，自己的主張一旦提出之後，無論任何場合絕不向對方讓步的強烈個性。

不過，鐵木真根本不像篋兒乞氏族的男子。篋兒乞氏族的男子個子矮小，容貌、身材都屬於短小精悍型，而鐵木真大體而言是屬於不拘小節的，容貌不像，身材、性格也都不像。

只是曾發生過一次這樣的事：當鐵木真射殺異母弟別克帖兒之後，受到訶額倫厲聲責罵，鐵木真連一句辯解的話都沒說，只是默默地站著。那時的訶額倫，無意識之中，彷彿感覺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篋兒乞氏族的年輕人；而這年輕人當然是指奇列特。某天夜裏，如一陣旋風般，把自己從歐兒庫奴特部落中搶過來，一語不發地侵犯了自己；之後，連日毆打、侵犯自己的篋兒乞氏族的年輕人，現在就在眼前。促使他做這種行爲的是，爲了滿足把想要的東西據爲己有的慾望，而不擇手段。

訶額倫因鐵木真射殺別克帖兒而大發雷霆，那時她無法自制，很嚴厲地責備鐵木真，這是因為殘忍的篾兒乞氏族的年輕人就站在自己眼前之故。無意識中，她看到面前的不是鐵木真，而是奇列特。

從激動中冷靜之後，有一個可怕的念頭襲向訶額倫。鐵木真體內流著的是篾兒乞部的血嗎？雖然訶額倫馬上否決了這種看法，但是，那一剎那的念頭，已經在訶額倫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刻痕，這也是事實。

鐵木真十六歲的那年夏天，發生了一件足以動搖到波爾幾金氏族汗遺族們生活的根本。那是泰亦赤兀氏族的領袖塔兒古台，率領三百名士兵突擊鐵木真蒙古包的事。

鐵木真早就預料到這種事遲早有一天會發生。在事件發生的一個月前，有一個在泰亦赤兀氏族過著淒慘生活的波爾幾金氏族的男子，突然出現在鐵木真的蒙古包中。他是到這附近打獵，懷念起舊識，想看看訶額倫生活如何？因此特別來拜訪。本來他也是拋下自己這一家歸順敵人的背叛者，不過，念在關懷自己特別來訪的份上，訶額倫一家人並未對這男子表現出怨恨之意。男子留下三分之一的獵物後馬上回去了，但是在這次短短的拜訪之間，他告訴他們泰亦赤兀氏族的領袖塔兒古台有意殺害鐵木真。他說今年的正月，在一次部族聚會時，塔兒古台邊喝酒邊說：

「雛雞羽毛已豐，小羊們也已長大了吧！要把也速該的小鬼們斬草除根現在正是時候。如果等到他們可以在空中飛翔，可以在沙漠上奔跑時就麻煩了！」

知道這件事之後，鐵木真爲了防患未然，於是在附近的林中利用樹枝圍成了堡壘，晚上把羊和馬放在蒙古包四周，希望敵人來襲時能夠儘快知道。

這是夏初一個月明的晚上，當聽到牲畜驚慌的叫聲時，訶額倫母子馬上起床，走出蒙古包時，已看到箭射落在廣場的牲畜群中。鐵木真帶著一家人穿過廣場，跑向用樹枝圍築成堡壘的樹林裏。泰亦赤兀氏族的人從馬上放箭，從寬闊的斜坡下方飛馳而來。

鐵木真沒料到會有這麼多的部隊來襲。本來以爲自己只有寥寥數人，對方頂多只會派五、六十人拔刀而上吧！事實卻與想像的相差太遠。鐵木真趕緊把母親訶額倫和沒有戰鬥能力的哈赤溫、帖木格、帖木侖等三個弟妹藏到林中崖壁的洞穴中，然後和哈撒兒、別勒古台據守堡壘跟敵人互射。

其實，勝負早已分明了！當少數的箭所剩無幾時，鐵木真命令兩個弟弟帶著母親和年幼的弟妹逃入密林裏，以保全生命。鐵木真說：

「他們大舉來犯，是準備把這片草原據爲己有。如能保住性命就不要靠近這裏，向不見罕山北麓去吧！」

他爲了掩護弟妹們逃走，自己仍據守著堡壘，繼續向敵人放箭；直到射出最後一隻箭之後，才跨上馬向名叫帖兒古捏山山麓一帶的密林中逃走。

鐵木真在森林中躲了三天。三天裏有好幾次聽到馬嘶聲，難道是泰亦赤兀人來抓他的？到了第四天，鐵木真牽著馬正準備走出森林時，不知怎的，馬鞍連著腹帶脫落掉到地上。鐵木真認爲不吉利，在山中又躲了三天。第二次當他準備再出森林時，看到路上有蒙古包大小的巨石擋道，於是又取消了出森林的念頭，繼續在山中多藏了三天。最後，由於糧食告罄，飢餓難耐，鐵木真再次下定決心走出森林；白石依舊擋道，正準備繞過去時，地盤突然下塌。

這次鐵木真又認爲是不祥的預兆，可是，如果繼續留在這兒就只有餓死的份了，因此下定決心沿著斷崖走出森林。當他才一腳踏出森林時，馬上就被守候在那兒的泰亦赤兀人逮捕了。

鐵木真被解送到不遠處的鄂嫩河的河畔。那兒是泰亦赤兀氏族的新住所。

鐵木真肩上被綁了一塊粗可合抱的大木材，兩手縛著在數百蒙古包的部落中遊行。鐵木真在那裏看到了許多熟面孔——是波爾幾金氏族的人！男女都以複雜的表情，看著曾經是他們汗的也速該的兒子。鐵木真上身赤裸，肌肉結實硬如石塊；但是，沒有人跟他說話。鐵木真曾經從偶遇的兩個男子那兒聽說過族人的生活並不幸福，現在他知道那不是假話。蒙古包看來寒酸，站在蒙古包前的族人的表情，無論男女臉上都蒙著一層陰影。

鐵木真察覺到泰亦赤兀氏族的首領似乎無意殺他。如果要殺他，大概就不會強迫他在同族之前遊行吧！因為那是百害而無一利的。鐵木真內心盤算著，自己可能還要挨幾天的苦，最後才能被鬆綁帶到塔兒古台跟前，要自己向他宣誓效忠。

當天晚上，鐵木真被丟在部落角落的廣場上，只有一個人看守他，其餘的人都到首領蒙古包前的廣場上，參加慶祝宴。鐵木真眼看機不可失，趁著守衛稍一疏忽，就用架在背上的木材猛力撞擊守衛的頭部，看到對方昏倒在地，馬上趁機逃走。這是一個月明星稀的晚上，鐵木真邊看著投射在地面上自己的異樣身影，拚命地沿著鄂嫩河河岸逃跑。跑累了，就連同綁在身上的木材一起躲入岸邊茂密的草叢裏。

不一會兒，鐵木真聽到泰亦赤兀氏族的人吆喝著正在尋找自己。吆喝聲在河岸邊還有以河為界的廣大草原上的每一個角落響起。好幾次追捕他的人，從他藏匿處的附近經過；不知是第幾次時，鐵木真好擔心被發現而把身體徐徐滑入河邊的水草叢裏。

突然，有人聲從頭頂上響起：

「你的眼睛有火，臉上發光，受到泰亦赤兀氏族首領的嫉妒，你現在感到很害怕吧！就這樣靜靜地躲著！我不會告訴別人的。」

鐵木真記得曾聽過這沙啞的聲音。他把一半的身體浸在水裏屏住呼吸。他知道那是鎖兒罕。

失刺；也速該生前，他常到家裏來。由於他不苟言笑看來冷淡，小孩子們都不喜歡他。

鐵木真在河裏又躲了好久。等到搜查的人似乎都回去之後，他才背著木材從水裏爬上來。兩手由於張開著被綁了太久，都已經麻木失去感覺了。鐵木真心想：像這樣子無論如何是逃不掉的，既沒辦法在鄂嫩河中游泳，而且就算整個晚上不停的走，到天亮為止也走不了多遠啊！

鐵木真心中盤算著：悄悄逃到放過自己的鎖兒罕。失刺家中，雖然多少會有點危險，卻是自己所應採取的上上策了。一旦下定決心後，鐵木真就小心翼翼地，往泰亦赤兀氏族的部落前進。以前鎖兒罕。失刺一家人還是也速該部下時，家裏是製造馬乳酒的。鐵木真對鎖兒罕。失刺整晚不停地把鮮乳搬到大甕裏加以攪拌的事還有印象，心裏猜想：或許他現在家裏做的還是跟以前一樣吧！於是鐵木真在深夜，循著發出攪拌馬乳酒聲音的地方尋找，最後找到了鎖兒罕。失刺的家。

鎖兒罕。失刺赤裸著上身，與鐵木真同年齡的沈白和相差兩歲的赤老溫兩個兒子，正幫忙用木板攪拌大甕裏的液體。當鐵木真閃入蒙古包中時，鎖兒罕。失刺大吃一驚：

「你怎麼又跑到這裏來呢？我不是要你趕快跑到母親和弟弟那兒去嗎？」

失刺的表情看起來很爲難。這時，由於個子較矮顯得頭特別大的哥哥沈白勸他父親說：

「既然人都已經來了，還說這些做什麼呢？不如幫他算了。」

沈白的口氣像大人，而斜視著的弟弟赤老溫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不知眼睛的焦點到底放在哪裏，也不知是對父親或者是對哥哥說：「以前鐵木真曾給過我鹿的小指爪。」然後，就向鐵木真身邊靠過來。雖然年紀只比鐵木真少兩歲，身高卻只到鐵木真肩膀。兄弟兩人都是矮個子的。

鐵木真本來不知道赤老溫爲什麼靠近自己，但是，很快的他發現自己被綁著的一隻手已經能夠自由活動了。在赤老溫把鐵木真被綁的雙手完全解開爲止，鎖兒罕·失刺一直站在大甕旁邊，臉色很難看。

沈白把從鐵木真身上解下來的手枷放到火裏燒。這時，有一個十歲左右的少女，不知從哪裏突然冒出來了。她的名字叫合答安，跟兩個哥哥一樣也是矮個子。

「聰明的女兒呀！這件事絕不可以跟人說喲！妳來照顧也速該首領的兒子吧！」

鎖兒罕·失刺命令著滿臉稚氣的女兒，一副事到如今也只有認了的表情。合答安馬上拿東西給鐵木真，一言不發地催促他到外面去。鐵木真跟著合答安走出蒙古包，合答安帶他繞到後面，來到羊毛堆積如山的車邊，她指著車子。父親說她是聰明的女兒，看來似乎不假。

鐵木真馬上鑽入羊毛堆中，只把臉和手露在外頭，等到東西吃完後，整個人就埋進羊毛堆裏，從外面看根本看不出裏面躲著人。鐵木真全身埋在羊毛堆裏，感到有股熱氣襲人，過度的疲勞，使他很快陷入沉沉的睡眠中。

第二天，鐵木真仍然整日躲在那兒。晚上，沈白給了他來這兒後的第一次暗號——要他爬出來，已經備好一匹黑鬃毛、膚色青黃的牝馬，但是沒有馬鞍。大皮桶裏裝滿了包括焙羊肉在內的食糧，分爲兩半掛在馬背上。

「這匹馬不會生小馬，所以你不用還了。」

沈白說著，又把一張弓和兩隻箭交給鐵木真。鐵木真正想離開時，鎖兒罕·失刺出來了，他說：

「不要連累到我們父子呀！你這長命的小鬼，無論如何，一定不可以把我們收留你的事說出去！趕快逃吧！」

鐵木真在部落範圍內，小心翼翼地徐行慢步，等到一出部落馬上就快馬加鞭。鐵木真這次真是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脫離險境，不過，現在鐵木真腦子裏想的並不是大難不死後的歡愉，而是要像父親那樣把波爾幾金氏族的人再招回自己的轄下，這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鐵木真在不兒罕山北麓的地方，尋找母親和弟妹們的蹤影。找了好幾天，他知道母親和弟妹們並未被抓到泰亦赤兀氏族的部落裏，一定是藏在不兒罕山北麓的某個地方。

某一天，鐵木真沿著鄂嫩河往上溯，過了鄂嫩河與齊姆魯卡河的會流處，登上與別帖兒山相連的豁兒出恢山丘；他看到丘陵南邊斜坡的山脚上，有一座小小的蒙古包。鐵木真到了那裏往蒙

古包內一瞧，看到了訶額倫和帖木格、帖木倫三人；而合撒兒、別勒古台及哈赤溫三人一大早就到山裏去找食物了。八匹馬現在是這一家人僅有的財產，就綁在蒙古包附近。

第二天，鐵木真把蒙古包折疊起來，遷移到有三天行程的卡拉齊兒干丘陵山腳下的湖畔。這兒位處高原地帶的一隅，湖水湛藍，附近有桑沽兒河。除了陸上有許多兔子和野鼠，湖裏、河裏還有許多魚，這對現在空無一物的訶額倫母子而言，是最好的居住地方。

在這新的地方，鐵木真們必須過新的生活方式。鐵木真和合撒兒、別勒古台每天都去找土撥鼠的洞，抓土撥鼠；食牠們的肉，而把牠的皮拿來做衣服。除了供應自己一家人穿的之外，還要多儲存一些以便用來交換羊隻。

這種生活方式過了大約三個月左右，有一天，鐵木真兄弟跟往常一樣又去抓土撥鼠，到了傍晚用尾巴已斷的褐色馬馱著回家一看，家裏的八匹馬不知被誰偷走了。訶額倫和年幼的弟妹們也都上山尋找食物，所以沒有人知道家裏遭小偷。

別勒古台說：

「我去追回來。」

由於只剩下一匹褐色馬，只能讓一個人騎著去追趕。

合撒兒說：

「你不能去，我去！」

在需要用力氣的工作上，合撒兒不及別勒古台；不過騎馬方面卻勝過別勒古台。

「你不能去，我去！」

和合撒兒所說的完全一樣，這次是從鐵木真的口中說出來。然後，他把糧食放在馬上，帶了弓和箭，跨上馬就離開了蒙古包。

鐵木真整晚未曾休息，第二天在高原上奔馳，探視路過的每一個部落。無論如何非把八匹馬找回來不可，因為對鐵木真一家而言，那是他們的全部財產。鐵木真在高原上尋找了三天，第四天早上時碰到一個少年在牧場擠馬乳。鐵木真問他有沒有看到八匹菊花青的馬，少年回答：

「今天日出之前，我看到八匹菊花青的馬從這條路跑過去。既然是被偷了，我幫你一起去追牠們回來吧！」

少年牽出一匹黑色馬，要鐵木真改騎牠，而自己則跨上一匹看來善跑的淺黃色的馬。他所有的一舉一動看來像大人，充滿著自信。也沒跟家人說一聲，就和鐵木真一起出發了。

鐵木真從未見過動作這般敏捷的少年。不但一下子就準備妥當，他還拿了弓、箭和打火石，把裝了食糧的皮袋掛在兩匹馬上。皮袋上少了蓋子，他就在途中拔野草揉成一團塞住。看他靈巧的動作真令人折服。少年是小部落之長納忽·伯顏（長者納忽）之子，名叫博爾赤。

鐵木真與博爾赤跑了三天，到了第四天黃昏才進入一泰亦赤兀支族的部落。兩人發現八匹馬就繫在牧場上，到了晚上就將馬解開，趕出牧場踏上歸途。

到了清晨時候，兩人看到十幾個男子騎著馬追過來。博爾赤對鐵木真說：

「朋友！你先帶著馬逃去吧！我在這裏抵擋他們一陣子。」

鐵木真說：

「怎麼可以讓你爲了我身處險境？讓我來擋擋他們吧！」說著，沒等博爾赤是否贊成就射出一箭。這隻箭射入騎在白馬背上，正準備把馬繩拋出套馬的人胸前。其他的同伴馬上趕過來察看受傷者的傷勢，兩人看到這幅光景，見機不可失，馬上三十六計走爲上策。而那些人也沒有再追過來。

鐵木真回到納忽·伯顏的家中，在那兒過了一夜，第二天，謝過博爾赤之後回家。能夠找回被偷的八匹馬，鐵木真當然高興，然而比這個更高興的是：他知道這世上還有人願意幫助自己而不求報酬的，何況對方還是跟自己同年齡的少年呢！這世上還有這麼好的人，這是鐵木真以前做夢都沒夢過的。

鐵木真回到自己的蒙古包之後，提過好多次那少年的名字——博爾赤！博爾赤不是波爾幾金氏族的人，也不是泰亦赤兀氏族的人，而是另一個氏族的人。鐵木真認爲博爾赤真正才是體內流

著從西方渡湖而來的蒼狼之血的少年。博爾赤精悍的四肢，給人的印象是他本身就是一匹狼。他的身材不算魁梧，而且還有點瘦小呢！但是，全身的肌肉非常結實，找不出一絲絲的贅肉，彷彿每一塊肌肉都爲了必要時，剎那間就可以瞬間行動而待命著。

這一年，博爾赤的父親納忽·伯顏送來了十頭羊。納忽·伯顏看到獨生子博爾赤結交了鐵木真這個朋友，似乎非常高興。

鐵木真和弟弟們在新蒙古包旁邊開闢了一座牧場，這年秋天就這樣子度過了。

翌年，鐵木真十七歲，母親訶額倫勸鐵木真到弘吉剌部落迎娶未婚妻孛兒帖。在這之前，訶額倫也勸過鐵木真好幾次，都被鐵木真拒絕了。因爲他認爲在尚未完全脫離貧窮、孤立無援的蒙古包中，娶妻徒然增加扶養的人口罷了。

不過，已經十七歲的鐵木真，這次他的想法跟以前稍微不同，開始覺得需要爲家裏增添人口。只要自己家中成員增多，力量即增大；如此一來，現在過著並不幸福的波爾幾金氏族的人，知道了一定會心動的。他們一定懷念著從前遵也速該爲汗，大家聚在他跟前的日子，也一定會盼望著那個時代再次來臨——這是鐵木真在遭遇到泰亦赤兀人襲擊，被抓到他們部落去時才瞭解的，這可是鐵木真意外的收穫。鎖兒罕·失剌還有他的三個矮個子的小孩，不也都對自己表現出善意

嗎？鎖兒罕·失刺父子的心情，或許就是所有波爾幾金氏族人的心情。

鐵木真也跟母親所說的一樣，有意迎娶孛兒帖。屆時跟孛兒帖陪嫁過來的幾個弘吉刺的男女，無論他們是無力的老人或者是奴婢，鐵木真都欣然接受。

鐵木真心意既定，就帶著弟弟別勒古台踏上往弘吉刺部落的旅途。兩人沿著克魯倫河而下，走了數日；對鐵木真來說是舊地重遊，可是對別勒古台而言，展現在眼前的可都是未曾見過的高原、森林、溪谷和草原。不知是第幾次露營的晚上，沈默寡言的別勒古台竟也興奮得說個不停。他說：現在才知道大地是多麼寬廣啊！還有許多不見人煙的地方，為什麼衆多的遊牧民族，不能在這塊廣闊的地上建立起無數的部落呢？

鐵木真就像聆聽令人心曠神怡的音樂一樣，靜靜地傾聽著異母弟難得一聞的意見。幾天來策馬跑過的蒙古高原，鐵木真也覺得一切如別勒古台所說的真是寬廣啊！沿途看到好多處馬匹羊隻未曾踏過的牧地，以及很適合搭蓋蒙古包的草地，還有直覺得要是能夠住在那兒不知有多舒服的湖畔和河畔。然而為什麼沒有人在那裏搭蓋蒙古包呢？鐵木真所能想到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各部族之間彼此鬥爭，蒙古包非得搭蓋在彼此都需要幾天行程的地方不可，也就是自己與其他部族等距離的中間；而部族的遊牧範圍，彷彿亙古以來就是神所決定似地，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每一個部族都不希望走出自己的遊牧範圍，否則只要一踏入緩衝地帶，馬上就會有隨時被襲擊的威

脅產生。

如果分散在蒙古高原的幾個部族或氏族，彼此都能捐棄成見，自由開拓新牧地，那麼一定可以過跟現在截然不同的游牧生活。那時廣闊的蒙古高原上，不論到那裏旅行，在自己的視野內，經常可見到帳幕，也能夠看到成群的羊和馬吧！在全蒙古高原的每一個角落都有蒙古包，可以見到羊和馬群如天空中的行雲，在高原的所有斜坡上、溪谷裏緩緩移動著。這是一個會讓人不自覺地叫出「哇！多棒啊！」的夢想呀！有一天一定能看到這麼一幅景象的，這並非不可能的——只要打倒泰亦赤兀，收服塔塔兒就能夠實現了。

一踏入弘吉剌聚落，德·薛禪就很高興地把他們兩人接進去。德·薛禪也聽說鐵木真受到泰亦赤兀氏族的迫害，因此還以為鐵木真早已不在人世了。現在突然出現，而且和四年前不同，已經是個英挺的少年了，德·薛禪剛開始時還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呢！

那天晚上，德·薛禪在蒙古包中大張宴席。

「前蒙古汗的兒子，克服了逆境，現已長大成爲英挺的少年，照以前的約定來迎娶我的女兒。我要遵守彼此的約定，把女兒孛兒帖嫁給這個年輕人。而且我還要派一些男女跟過去，在波爾幾金氏族那兒建造幾座蒙古包。如果只有一座蒙古包，孛兒帖一定會感到寂寞的吧！」

德·薛禪以一種鐵木真們聽來非常奇妙的、抑揚頓錯的聲調，對自己的帳幕之民說話。酒宴

持續到深夜，鐵木真一直沒見到孛兒帖。宴席上孛兒帖也沒出現過。

酒宴結束後，鐵木真被帶到不同於德·薛禪的蒙古包裹去。鐵木真一進入那兒，在燈火通明中，看到穿戴著華麗衣服的孛兒帖端坐在金國式的椅子上。四年的歲月大大地改變了鐵木真，也明顯地改變了成長期的少女。孛兒帖擁有波爾幾金氏族女人所無的高大身材，胸部豐滿，臀部渾圓；鐵木真眼中的孛兒帖全身都散發出光輝。事實上，孛兒帖帶茶色的頭髮上有光澤，臉和頸子的白色肌膚也泛出光澤。那光輝決不是燃燒羊脂的燈光所能比擬的。

鐵木真一向認為女人柔弱，各方面的能力也差，因此並不把女人擺在眼裏。但是，當孛兒帖出現在眼前，他有一種必須把以前的觀念推翻的奇妙感覺。他直覺得自己是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女人。鐵木真站在入口處，一動也不動地直瞪著孛兒帖看。鐵木真有一種從未有過的「困惑」之感。眼前的女人很美，並不柔弱；曲線優美，整體而言並不比男人差。

過了一會兒，孛兒帖從椅子上站起來，從頸部垂到胸前的藍色飾物，隨著身軀的移動發出輕微的聲響。孛兒帖靜靜地站在那兒，彷彿已把身體裸露在即將是自己丈夫的男子眼前；抬起胸的姿勢，帶著幾許威嚴，也是一種驕傲。

鐵木真想靠近她，可是雙腳不聽使喚；自己真的很想接近，但是眼前的事物卻讓他躊躇不前。這情形對鐵木真而言還是頭一遭呢！鐵木真從未害怕過什麼，也從未有過想接近而躊躇不前的

經驗，現在到底是什麼使他的雙腳不聽使喚呢？站在眼前的這美麗且散發出光輝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孛兒帖微微移動身子，只是向鐵木真靠近一、兩步而已，同時，她口中說出了短短的話語；然而，鐵木真的耳朵卻無暇接聽。隨著對方的靠近，鐵木真卻相對地往後退，兩人之間的距離就跟他剛進蒙古包時一樣。鐵木真又看到孛兒帖的嘴巴在動。這次他聽得真確，那是在叫他的名字。

「鐵木真！聽父親說，你是強壯如狼的年輕人，是強壯如狼的年輕人呀！」

鐵木真仍然靜默著。沒有任何話語從口中說出。過了一會，鐵木真宛如面對強敵般，語氣粗暴地說：

「我是蒙古人！如妳父親所說，我的身體裏面流著狼的血。蒙古之民每一個都有狼的血。」

孛兒帖接著又說：

「我是弘吉剌部族的女兒，我的體中沒有狼的血流著；但是，我可以生出很多擁有狼的血的後裔。父親對我說：妳要多生些狼子，來咬死泰亦赤兀族之輩；咬死塔塔兒族的人民，還有咬死弘吉剌族的人，連一個不要留著。」

鐵木真好像聽著神的指示般，聆聽孛兒帖說出這一段話。這些話令人無法相信是從人的口中

，而且還是一個年輕女孩的口中說出的。

鐵木真感到體內熱血澎湃，全身充滿勇氣。於是，他對著這位與弘吉剌部族首領德·薛禪斬斷父女私情、投靠自己的美麗東西踏出一步。

「孛兒帖！」

鐵木真感到一股深情從內心深處湧上來，他不由得叫出對方的名字。

「鐵木真！」

孛兒帖也回應了。鐵木真感到她語氣中充滿著無限的柔情。鐵木真又向前踏出一步，這次孛兒帖後退了。現在的鐵木真不再猶豫，爲了抓住對方，他筆直地向往後退的孛兒帖衝過去。

鐵木真在弘吉剌部落住了三個晚上。這其間，日夜都大張筵席。別勒古台由於生活方式的突然改變，除非有特別重要的事，否則就像貝殼閉得緊緊地不開口。喜宴之鋪張、豪華，當然不在話下，而部落人民的服裝和蒙古包裹的日用家具，也都讓別勒古台看得目瞪口呆。

第四天，鐵木真和別勒古台帶著孛兒帖和她的三十個隨從離開了弘吉剌部落。孛兒帖的父親德·薛禪和母親斯丹爲他們送行，也暫時加入行列中。跟來時不同，回去時的行列非常熱鬧。

散居在蒙古高原和所有部族當中，弘吉剌部族由於地理的關係受金國文化的影響最大，因此他們的裝飾都非常華麗。當他們經過其他部族的部落附近，一定招徠許多看熱鬧的人。

德·薛禪勸鐵木真即使多繞點路，也應該從其他部族的部落附近經過。因為德·薛禪認為現在雖然孤立無援，但也要儘量讓其他部族的人知道鐵木真帳幕還存在著。鐵木真聽從德·薛禪的話。

來到克魯倫河畔後，德·薛禪和一行人告別折回自己的帳幕。母親斯丹本來也準備在這裏和丈夫一起回去，但她實在太捨不得女兒了，最後決定一起到位在卡拉吉爾丘陵藍色湖畔的鐵木真家裏。斯丹在鐵木真家裏住了十天左右才回到弘吉刺族的部落。

鐵木真唯一的蒙古包，現在已經不夠用了。鐵木真和母親及弟妹們分開，另和孛兒帖建了一座新的蒙古包；又在周圍建了五座蒙古包，安置跟孛兒帖來的弘吉刺部族的男女。現在只有少數人聚在這兒還稱不上是部落，不過，一到夜晚燈火從這些蒙古包中洩出，為周圍的黑暗增添了些許光明。天一亮，就看到男女從各蒙古包中出來幹活。

鐵木真和合撒兒及別勒古台商量，準備等這兒的新生活安定下來後，想把為他們奪回八匹馬的博爾赤接到家中來。鐵木真認為博爾赤一定會接受他的邀請的，合撒兒和別勒古台兩人當然沒有異議，於是，別勒古台為使者出發去邀請博爾赤。

別勒古台出發後的第五天早上，鐵木真看到一位穿著藍色毛衣的年輕人，騎著一匹曾經見過淺黃色馬和別勒古台並騎，從草原的遠方而來。鐵木真殷勤接待，把和自己同齡、動作敏捷的

少年接入小部落裏。博爾赤並沒把要來鐵木真蒙古包作客的事稟告父親納忽·巴顏；因此沒多久納忽·巴顏派來的使者就趕到了。使者傳達了納忽·巴顏的話：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做法吧！如果彼此能夠互相照顧、共同合作的話，博爾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使者之所以從後面追趕過來的真正目的是——爲了送十匹羊來。

鐵木真和合撒兒、別勒古台及博爾赤商量，把居住地遷移到不兒罕山山腰的廣闊斜坡。新的居住地有廣大的草原，適於經營牧場，而且也比較容易防範幾乎每年都有的風災、水災。

鐵木真把博爾赤和訶額倫的蒙古包設在部落的中央，其他人的蒙古包則圍繞在他們的周圍。鐵木真想把在泰亦赤兀部落的鎖兒罕·失刺的兩個孩子沈白和赤老溫接到自己的帳幕來。因爲他想要是能把自己解下手枷，藏在家中的救命恩人接過來，將來一定能成爲可依賴的部下。不過對方仍住在泰亦赤兀部落，是有點危險和麻煩的。鐵木真因此派合撒兒爲使者，合撒兒很漂亮地完成了這項任務。他讓兩個同樣是矮個子，一個大頭、一個斜眼的少年，分乘兩匹駿馬過來了。

鐵木真上前迎接從馬上下來的兩個少年，說：

「你們一定是下了很大的決心吧！父親鎖兒罕·失刺一定反對吧？」

沈白說：

「父親攪拌著大甕的馬乳酒，好幾次歪著頭。但是我說，使者都已經來了，除了答應之外別無他法吧？然後就跟合撒兒離開家過來了。」

沈白並未爲自己的行動加上任何理由。看來他是個無論任何事情一旦被受到重視、被委託之後，就會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的少年。這少年上一次就是這樣子救過鐵木真的，因此鐵木真才接他到自己的陣營來。

「赤老溫你呢？」

鐵木真朝著弟弟問著。赤老溫把眼睛轉向鐵木真只回答道：

「你從前曾送我鹿的小指爪。」

只因爲接受過鹿的小指爪，赤老溫就爲鐵木真解下手枷，而現在又因此拋棄自己的家。看來今後無論鐵木真提出什麼要求，赤老溫一定會毫不猶疑地答應下來吧！對這兩個少年，鐵木真有鐵木真的想法，他決定不說出口，但是在心裏發誓無論如何一定要報答他們的恩惠。

鐵木真的帳幕逐漸地也有別的商人從其他地方聚集過來。數目雖然不多，不過鐵木真他們的生活因此而有了改變，而幫助最大的是鐵木真知道了蒙古高原諸部族的動靜。

鐵木真知道現在蒙古高原上力量最大的是克烈部的首領脫里·王汗。克烈部的人民在脫里·王汗的指揮下，接受戰鬥的訓練。鐵木真曾在妻孥兒帖的弘吉剌部落裏，看過少數的年輕人被當

成士兵訓練；然而在克烈部，三萬男子全部接受軍事訓練。他們平常逐羊、馬，一旦有事馬上脫下牧衣換上戎裝，拿起武器到早已編列好的自己所屬的部隊裏去。鐵木真曾對弘吉剌部落成立保護牧場和帳幕的組織大受感動；然而現在聽到克烈部族的情況，就覺得弘吉剌部族還差得遠呢。克烈部之長脫里·王汗的大名從四面八方傳入鐵木真耳中，他知道王汗有統一蒙古高原諸部族的野心。

鐵木真想會會脫里·王汗。很顯然地要是跟他相識，在某些場合一定會有幫助的。就算部落再怎麼小，現在鐵木真好歹也是一個部落之長。他想只要自己誠心誠意求他相助，脫里·王汗大概不會完全拒人於千里之外吧！何況父親也速該曾經和脫里·王汗有過親密的交往。也速該晚年忙著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無法和脫里·王汗常相往來，但是兩人年輕時所立的盟約沒有改變，現在應該還有效吧！

鐵木真把想到克烈部要求交往的事，和周圍的人商量。合撒兒、別勒古台當然商量了，連博爾赤、沈白、赤老溫，還有母親訶額倫、妻子孛兒帖，鐵木真也都商量了。當然，沒有人反對。訶額倫說，應該把最好的東西獻給脫里·王汗。除了羊和馬之外，鐵木真帳幕中並無高貴的東西。這時，一直沈默著的孛兒帖說：

「我有一件從娘家帶來的黑色貂鼠襖，本來是準備作爲謁見翁姑之禮的。」

鐵木真馬上贊成。那是件足以和現在鐵木真帳幕中所有財產相匹配的東西。

鐵木真帶著合撒兒、別勒古台兩個弟弟，帶著那件貂鼠襖，前往位在土拉河畔林中的克烈部之長脫里·王汗的帳幕。克烈部的部落和弘吉剌部族相比，顯得較樸實，整體而言較陰暗；這就表示他們財政上並不富裕。雖然廣闊的草原上儘是羊和馬，不過，依靠脫里·王汗爲生的人民也相當多。鐵木真隱隱覺得脫里·王汗仗著人多勢衆、戰鬥力強大，對與其他族的結盟並不熱衷。鐵木真兄弟在大蒙古包的內部，會見了身材瘦削，額頭和眼光看來冷淡，已經五十出頭的脫里·王汗。

鐵木真說：

「我的父親也速該曾經跟您結爲安達（盟友），所以，對我們來說，您就跟我們的父親一樣。我的妻子從娘家帶來了一件貂鼠襖，本來準備獻給翁姑的，而我的父親既然已經去世，所以我想把它送給您。」

於是，鐵木真拿出貂鼠襖獻給脫里·王汗。脫里·王汗大喜，看來從未收過如此貴重的禮物。但是，王汗的表情雖然很高興，說話的語氣卻仍然苛薄，他說：

「你們這些沒了父親卻很大方的小鬼崽子！」

在脫里·王汗眼中，鐵木真似乎還算不上是成年男子。

「爲了答謝你送黑色貂鼠襖之禮，哪一天，要是時機成熟，我會爲你收拾已經離散的部衆重回你身邊。我說出口的話決不反悔。小雞們，你們再多辛苦些，再長得更大吧！」

由於鐵木真並未受到應有的看待，就向脫里·王汗告辭回去。但是，鐵木真對脫里·王汗並沒有留下不良印象。在隨時可以動員三萬大軍的脫里·王汗眼中，以十八歲的鐵木真爲首的三兄弟，毫無疑問的不過是小鬼崽子、小雞、小蘿蔔頭罷了。

三兄弟在名叫黑森林的森林地帶騎馬兜了一陣子，那兒有克烈部的部落。他們感覺到空氣中飄散著涼颼颼的肅然氣氛，不苟言笑的克烈部年輕人默默地開闢林地。每一個年輕人都和他們的首領一樣，有著冰冷的額頭和眼光。鐵木真認爲這是克烈部人與生俱來的冷靜。

鐵木真回到自己的部落後，希望自己部落的男子們的表情也要跟克烈部年輕人一樣。鐵木真自己帶頭，從早到晚在牧場工作，入夜後練習射箭、舞刀耍槍。合撒兒、別勒古台，還有哈赤溫、帖木格也都受命參加。博爾赤、沈白、赤老溫，以及十幾位弘吉刺族的男女們也都向鐵木真學習。

談到馬術，無出合撒兒之右者。談到騎射，無人能與博爾赤爲敵。舞大刀，則以別勒古台爲最；射箭，則數赤老溫第一。沈白在武術方面乏善可陳，但是在追蹤人物，或刺探軍情方面，卻表現出非凡的才能。

部落裏沒有跟鐵木真一樣，既能每天和年輕部下相聚，又能注意到細微地方，而且善於管理婢女的年輕人，訶額倫對此深以為憾；此外就是對孛兒帖不生小孩而不滿了。依照訶額倫的說法，不生小孩的女人就不是女人。孛兒帖對這點也感到為難，她要像父親德·薛禪所說的爲了殺盡所有的泰亦赤兀人、塔塔兒人和弘吉剌人，一定要生出許多帶有狼的血的小孩，而且她自己也很希望能生下小孩。

訶額倫兩個不滿之一的——能兼顧到各方面，而且還能統治、管理奴婢們的年輕人的問題，很快就獲得解決了。某一天，名叫查爾裘台的老人，肩上扛著打鐵的風箱，帶著一個年輕人到帳幕來。訶額倫認識這位老人，鐵木真小時候對這老人也還有點印象。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這老人在鐵木真五、六歲時就離開帳幕，到不兒罕山的深處，自己造了一間小房子，過著孤獨的生活。

老人對鐵木真說：

「我在你出生時曾送過毛皮的尿布，還把裘爾滅也當做賀禮。從那時起，你與裘爾滅就是主僕的關係；只是那時裘爾滅還是三歲的小孩，因此託我養育以至於今日。現在裘爾滅已長大成人，請你隨意使喚他吧！」

之後，把年輕人介紹給鐵木真。

從那天起，裘爾滅就成了鐵木真帳幕中的一員。這位比鐵木真年長三歲的年輕人，膚色黑，其貌不揚，但是很樸素、忠實，做事絕不會陽奉陰違。而且，心地善良，對婢女們照顧得很好，因此不久之後就成了帳幕裏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他也正是訶額倫所希望的年輕人。

鐵木真在帳幕裏日日過著充實的生活。他爲了將來自己的帳幕也能夠像弘吉剌部那麼富裕，像克烈部軍事力量那麼強大，他有著做也做不完的工作。

鐵木真在二十四歲之前，努力使自己部落的蒙古包數目逐年增加少許。除了妻子孛兒帖沒生小孩之外，對自己帳幕的生活並沒有什麼不滿意。訶額倫母子想打敗泰亦赤兀族和塔塔兒族的願望雖然尚未達成，不過鐵木真深知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二十剛出頭的自己所能辦得到的。鐵木真還年輕，他的幕僚們也還很年輕。

鐵木真和孛兒帖婚前、婚後的那一陣子，經常過著敵人不知何時會從何處來襲的不安日子，但是現在這種不安已經消失了。泰亦赤兀族的人已經沒有要已長大成人的、也速該的孤兒們完全從地上消失的念頭了，要是還有的話，那也將是無法達成的。

然而，災難卻從鐵木真完全料想不到的地方發生了。這是蒙古高原上嚴冬即將來臨的某天早上，訶額倫的蒙古包中起了騷亂。

「大家快點起來。我聽到遠處有馬蹄聲，有吶喊聲，可能泰亦赤兀之輩攻打過來了。」

訶額倫忠實的老婢女果亞克欽喊叫著。聽到這喊叫聲，訶額倫第一個從床上跳起來。

喧鬧聲很快傳到其他蒙古包。當鐵木真走到帳幕的廣場上時，所有的人都已经到外面來了，蒙古包內已空無一人。天色尚未大明，大地仍然一片昏暗，在冷空氣中震盪的馬蹄聲逐漸升高，嘶喊聲也越来越大了。

鐵木真命令所有的人騎馬逃到不兒罕山裏去，一方面因敵人的數目不明，另一方面在帳幕裏迎擊敵人也對自己的不利。鐵木真牽出自己的馬，同時也注意大家的情況：訶額倫已經騎上馬，合撒兒、帖木格也騎上去了，現在別勒古台、博爾赤、裘爾滅也都跨上馬鞍了。帖木格和訶額倫共乘一匹馬，孛兒帖也騎了馬，果亞克欽手中抓著韁繩。其他的男女，大家全都騎上了馬。

裘爾滅走在一行人的前頭，而鐵木真就像追趕羊群般殿後，博爾赤、合撒兒和別勒古台三個人爲了刺探敵情虛實，離開隊伍驅馬往相反的方向前去。

當一行人來到用木柵圍繞著的部落出入口處時，混亂開始了。他們看到幾個騎兵的黑影從蒙古包右邊的斜坡上出現。鐵木真把避難的隊伍交給裘爾滅，自己立刻調轉馬頭，轉向博爾赤和合撒兒、別勒古台前去的方向；他們正奔向圍繞著部落的木柵前頭的敵方。鐵木真越過障礙物，筆直地朝他們後面追過去。

沒多久，鐵木真就跟上博爾赤他們了。他們利用種在斜坡一角的幾棵樹爲遮蔽物和敵人相對

峙。敵方人數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多，不過，好像也有三、四十騎的樣子。敵方從斜坡的山脚下，彷彿瘋子一般，一會跑向東，一會又跑向西，毫無章法可循。沒有人從正面衝過來，偶而還會射來幾隻箭。因為樣子不明確，感覺就像是看皮影畫一般，讓人覺得不舒服。

鐵木真們心裏正忖度著敵方的箭可能會逐漸增加時，突然叫喊聲從不同的方向響起，那是女人們逃跑的北方。鐵木真等四人馬上折返部落，越過木柵進入部落時，正好碰上本來應該已經逃出木柵外面的女人們又亂闖闖地逃入木柵內。聽得到馬啼聲與女人喊叫聲中夾雜有裘爾滅尖銳的喊叫聲。

鐵木真命令裘爾滅指揮跑回來的一行人從後門出去，而自己等四人朝著先前要女人們逃出的相反方向的北方木柵去。箭如雨下。鐵木真、別勒古台、合撒兒和博爾赤等四人，各以蒙古包爲掩護，朝著箭飛來的方位放箭。由於他們所在的柵後是很陡的斜面，因此看不到敵方哪那兒攻過來；但是，很快地就看到木柵的前方，有敵方的一、二騎忽隱忽現。不過，似乎沒有要越過木柵攻過來的樣子。鐵木真們在那兒迎擊，拖延了相當長的時間。鐵木真盤算著：等裘爾滅所率領的，從後邊木門逃出去的女人們，可能已逃到相當遠的地方時才準備撤退；否則他是絕不後退的，一定繼續和逼近部落但不放馬攻過來的敵方僵持著。

博爾赤策馬過來叫道：

「是篋兒乞人！」

這時，鐵木真才知道敵人是篋兒乞人而非泰亦赤兀人。

鐵木真很快地發現，箭並不只是從東方和北方射過來，而是從四面八方射來的。他馬上命令三個年輕人棄部落逃入山中，繼續堅守下去只有危險而無意義。博爾赤先轉向後邊的木門，鐵木真、合撒兒、別勒古台也依序隨後過去。出柵後已看不到女性隊伍的影子，鐵木真心想：有裘爾滅跟著，應該逃走了吧！

正出了木柵時，合撒兒大吼：

「散開！」

霎時，各自朝不同方向掉轉馬頭分散開來。鐵木真筆直地朝草原地帶的西方前去，在途中掉轉方向，朝不兒罕山麓廣大的斜坡上去。箭，連一隻也沒射過來。他看到合撒兒和別勒古台如豆粒般大小的影子，分別從不兒罕山的斜坡跑上去，越跑越高。沒看到博爾赤的影子，鐵木真有點擔心，但很快地也看到博爾赤小巧的騎姿，在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向出現了。

這天下午，鐵木真和合撒兒、別勒古台、博爾赤們先後會合了。到了傍晚，也和裘爾滅所率領的女性隊伍會合了。

博爾赤一見到鐵木真馬上問：

「沒見到孛兒帖嗎？」

裘爾滅的報告是：孛兒帖所乘的馬受了傷，因此出後門後不久就棄馬，改坐乾草放置場旁邊的牛車；車上有轎子，果亞克欽老嫗牽著腰上有花紋的牛，因此比一行人慢。爲了避開敵人的視線，只得沿著耕地逃離部落。

鐵木真決定一行人露營的地方之後，就到不兒罕山的森林、草地，以及岩石裸露的斜坡上尋找孛兒帖直到次日。可是，始終不見孛兒帖的影子。

躲入山區後的第四天，鐵木真派博爾赤、別勒古台和裘爾滅三人到山麓去查看。知道篋兒乞部族已從山麓一帶的草原完全撒離，就率領自己的部族下不兒罕山。後來才知道，這次來襲擊的隊伍是分別由三個不同姓的篋兒乞人率領的。孛兒帖和果亞克欽老嫗的消息依舊杳然。大約一個月之後，鐵木真才探聽到孛兒帖和果亞克欽老嫗兩人已被篋兒乞人俘虜了，被帶到他們的部落且拘留在那兒。

鐵木真一想到孛兒帖被俘，差點快發瘋。不過，這次沒有犧牲，都安全回到自己的部落來，也算是件不幸中的大幸了。鐵木真認爲這次大家得以安然無恙逃過一劫，全是不兒罕山的庇護，因此舉行祭儀感謝不兒罕山。

鐵木真把所有人，召集到孛兒帖不在彷彿火已熄滅的自家蒙古包前，要他們搭造祭壇。鐵木

真對大家說：

「我們是受了不兒罕山的庇護，才能夠從箴兒乞人手中保住性命。是不兒罕山拯救了我們如蟻、如虱的小生命。今後每天早上要拜不兒罕山，每日要對著不兒罕山祈禱。要把我的話，傳給波爾幾金的子子孫孫，直到永遠永遠！」

之後，鐵木真朝著不兒罕山方向而立，解下帶子放在頸上，一隻手拿著帽子，另一隻手置於胸前，跪下把馬乳酒灑向大地。如此重覆九次，獻上禱詞。

鐵木真的痛苦日子到來了。由於孛兒帖被俘，鐵木真覺得環繞著自己的大自然，色彩都改變了。現在自己要做的是搶回孛兒帖。鐵木真雖然擁有肯爲他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部下，可是，拿區區十幾人去攻打箴兒乞的特大部落，無異是以卵擊石。

大頭的沈白好幾次都自告奮勇去偵察箴兒乞部落的動靜，然而回來的報告更是千篇一律：

「箴兒乞部族在部落外配置了五十個衛兵，要想不被他們發現地偷偷進入帳幕，恐怕連野鼠都辦不到。」

根據沈白的報告，箴兒乞人似乎已料到鐵木真會來報仇，因此嚴加戒備。

沈白把偵察工作當成是自己的任務，回來兩、三天後，又朝著箴兒乞部族的部落出發。沈白

每次一回來，都把從箴兒乞部落打聽到的消息作詳細的報告，鐵木真因此連箴兒乞人馬匹數目的增減都瞭如指掌。

在沈白的報告中收穫最大的是：這次箴兒乞人的突擊，並非一時的衝動之舉。也速該曾從箴兒乞的年輕人手中把訶額倫搶過來，二十幾年後的今天，他們還沒忘記。爲了報復訶額倫被搶走，他們也要從鐵木真手中搶走他年輕的妻子。這次的搶奪計劃，是他們知道鐵木真迎娶孛兒帖回自己部落時就擬定了，一直等待時機而按兵不動著。

孛兒帖被搶走後，經過了幾個月，時序轉換，已是翌年的春天，鐵木真已二十五歲。如箴兒乞人所做的，鐵木真也日日等待著對他們復仇的時機到來。但是，鐵木真不能像箴兒乞人那樣等待二十幾年的歲月。只要對方一有隙可乘，他準備隨時發動攻勢。

鐵木真一想起孛兒帖光澤亮麗的秀髮和潔白的頸子就怒不可遏，也忍受不了妻子被奪的痛苦。

每次沈白偵察回到帳幕之後，鐵木真都只聽他的報告，自己絕不提問題。鐵木真的個性本來就已沈默寡言，自從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更是少開口，任何人都無法從他的表情窺知他的內心。

可是，有一次卻例外。當鐵木真聽完沈白報告時，嘴巴微微動了一下。沈白沒聽清楚鐵木真

講什麼，因此又問他一次。鐵木真小心地好像自言自語的說：

「孛兒帖怎麼了？」

沈白好不容易聽清楚了，不過並沒有馬上回答他的問題。於是，鐵木真又小聲地問了一遍，這次聲音比剛才清晰可聞。

「孛兒帖怎麼了？」

鐵木真銳利的眼光射向沈白。沈白只短短地回答：

「已經是名叫赤勒格兒的年輕人的妻子了！」

鐵木真聽到沈白這麼回答的那一剎那間，臉色大變，馬上轉過身離開沈白。

這是孛兒帖被搶奪之後，她的名字第一次從鐵木真口中，也從沈白口中說出。知道了這件事之後，鐵木真比以前更少開口了，經常表情沉重，再也沒看他笑過。

自從事件發生後，孛兒帖的名字在這部落已經成爲一種忌諱。訶額倫、合撒兒，還有么妹的帖木侖，以及下女們絕口不提孛兒帖的名字。

沈白回答鐵木真的問題，說出有關孛兒帖的事之後，過了大約一個月左右，鐵木真把自己這陣子苦思的結果和合撒兒、別勒古台及博爾赤三人商量；主要是要襲擊篋兒乞的部落搶回孛兒帖。在這次的襲擊戰中，部落裏所有的男子一律必需參加，把守衛部落的任務交給女人們。以前，

無論任何部族，絕不會只留下柔弱無力的女人們在部落裏。這次鐵木真把女人們也武裝起來，要她們在男子出去打仗時負責防守。他認為即使多一個男子參加攻擊也是好的。

合撒兒、別勒古台、博爾赤們都表示贊成。事實上年輕的幕僚們都很清楚，從鐵木真口中說出的其實在他心中已經決定了。不管這計畫是否完善，現在唯有把計畫付諸實施。部落裏的男子，包括老人在內不到三十人。

鐵木真把突擊的日子訂在大約二十天左右之後、該月月亮最小的日子。篋兒乞的部落在巴爾幹湖之南，幹兒汗河與薛靈哥河交會點的附近。騎馬緩行到那兒需要幾天的行程，去過幾趟的沈白對路況十分熟悉。

從那一天起，上自訶額倫下至十七歲的帖木侖，十幾個女人全部拿起武器，幾乎每天都接受防衛部落的訓練。鐵木真把訓練女人的任務給博爾赤負責，自己帶著合撒兒、別勒古台和幾匹馬去拜訪克烈部首領脫里·王汗。鐵木真想向他們借精良的武器，因為自己人數不到三十人，最起碼武器要比敵人優良。鐵木真他們擁有足以應付任何戰鬥的良馬，可是武器卻相當拙劣；何況，還要留一些供女人們使用，數量上也不足。鐵木真希望肯犧牲自己生命的年輕人，能擁有可以發揮戰技的優良武器和裝備。

鐵木真等一行人，沿著幹兒汗河上溯數日，來到土拉河畔黑色森林裏的克烈部的帳幕。

鐵木真見了脫里·王汗後，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他。脫里·王汗仍然跟上次一樣，以冷冷的額頭和眼光對著三個來訪者，思考了一下突然改變表情說：

「也速該的遺兒們！還記得我和你們約定的事嗎？我曾說過爲了回你們送我黑色貂鼠襖之禮，我要替你們收拾離散的群眾，時機好像已經來到了。爲了你們這些也速該的遺兒，我要發動我的大軍。把駐紮在巴爾幹湖南邊的篋兒乞部族殺個精光，搶回你的妻子孛兒帖。」

講到這裏，脫里·王汗停頓了一下，本來就已冷的眼光看來更冰涼了，然後又緩緩地說：

「已開始長大的幼雛們，我現在要還你們黑色貂鼠襖之禮。首先我率領兩萬軍隊做你右臂。你們到駐紮在喀爾喀河岸的札答刺族首領札木合那兒傳達我的話：爲了也速該的小犬們，脫里·王汗要出動兩萬大軍把篋兒乞的傢伙殺個精光。札木合呀！你當他的左臂出兵吧！至於會合的地方和時間，由你決定就行。」

鐵木真呆呆地望著脫里·王汗的臉。他從未見過如此重大事情馬上就能夠決定的人。他冰冷的表情，看來跟做這樣的決定極爲相配。

鐵木真走出脫里·王汗的帳幕，處理好來這裏借武器的目的之後，就馬不停蹄地朝著自己的部落奔馳著。三兄弟一路上幾乎都沒休息過。

回到自己的部落後，合撒兒和別勒古台兩人把新的食糧、皮革袋放到馬背上後，立刻又趕路

前往札答刺族的札木合處。

札木合原是蒙古部族第一代汗合不勒兄弟的後裔，本來也是屬於波爾幾金氏族，比鐵木真年長五歲。鐵木真曾見過他。當鐵木真六、七歲時，有一次在也速該的帳幕裏，還和當時仍是少年的札木合一起玩耍過呢！那一次札木合是跟他父親一塊來的。鐵木真現在腦海中還留有他小時候胖嘟嘟、又不怕生的可愛模樣兒。札木合年紀較大，樣子也比實際年齡要早熟得多，從他口中說出的話往往讓大人們吃驚。

從那時候起，札木合這一家脫離了血統相同的泰亦赤兀氏族和鐵木真的波爾幾金氏族而獨立，建立了自己的蒙古包，稱札答刺族。到了札木合這一代，迅速地擴充帳幕，在現在的蒙古部族當中，已凌駕泰亦赤兀氏族而成為勢力最強大的一支。這些消息早就傳入鐵木真耳中。札木合跟克烈部的脫里·王汗締盟，成為脫里·王汗的弟弟輩。

出使到札木合那邊去的合撒兒和別勒古台兩人，在第五天的早上，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鐵木真的蒙古包。兩人把會見札木合的情形向鐵木真報告：

「札木合已聽到鐵木真被泰亦赤兀人迫害的事，感到非常心痛。他準備依脫里·王汗的提議出兵，幫鐵木真的忙。還說將要殺到奇爾果河上流的河岸，紮青草為筏，從筏兒乞部駐紮的平原的天窗進入，推倒他們帳幕的柱子，然後俘虜他們的妻子，把所有的筏兒乞部人殺個精光。」

合撒兒喘著氣報告，別勒古台接著說：

「札木合說：出兵之前要用馬乳酒灑大地，擊用黑公牛皮作成的大鼓。穿上黑衣，騎上黑馬！手執鐵矛，把箭上弦！十天後的晚上在波特寒·波歐魯滋地方和脫里·王汗的軍隊會合。我也出動兩萬大軍，任風雪再大一定不能遲到呀！任大地動搖也不可遲到呀！我的安達脫里·王汗！

鐵木真馬上把合撒兒和別勒古台帶回來的話告知博爾赤，再由博爾赤向黑森林的脫里·王汗報告。

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比鐵木真預料的好得多。爲了鐵木真出動四萬大軍，這件事想來宛如作夢般。現在在高原的一隅有兩支大軍作爲鐵木真的左右手，正朝著幹兒汗、薛靈哥兩河交流處附近的篋兒乞的帳幕，一步一步地逼近。

鐵木真在約定之日，帶領了跟脫里·王汗及札木合相比，相差懸殊的區區三十個男子，到指定的地方會合。札木合的兩萬大軍早已到達了，可是脫里·王汗的兩萬大軍卻無視於約定，遲了三天才到達。

鐵木真和札木合已有十幾年未見面了，不過札木合少年時代的樣子仍然依稀可辨。他跟脫里·王汗不同，臉上始終掛著溫和的微笑，肥胖的身軀正表示即將邁入壯年期，顯得精力無限的樣

子。從合撒兒和別勒古台口中聽到的意氣昂揚的出兵宣言，實在想像不出是怎麼從他口中說出來？

從翌日清晨開始入侵篋兒乞部的草原。四萬大軍不停地紮青草爲筏渡過幹兒汗河，然後調整軍隊，像洪水般向篋兒乞部勢力範圍的草原進攻，連接地併吞了許多的小部落。

篋兒乞部動員了一萬軍隊在自己帳幕的周圍佈陣以待，然而在短短的一天內就勝負已曉。鐵木真率領了脫里·王汗交由他指揮的數百士兵，追擊從第一線上敗退下來，準備逃回自己部落的篋兒乞人。早已放棄抵抗的篋兒乞人，躲在部落的四處。鐵木真一座一座地搜索他們的帳幕。

沒費多少功夫就找到孛兒帖與果亞克欽老嫗兩人。她們不知道這次是鐵木真爲了搶回自己而發起的作戰，還躲在帳幕深處避難。當孛兒帖看到走進來的是鐵木真時，她發出低聲的驚叫聲。

鐵木真一句話也沒對孛兒帖說，就把她交給了弟弟合撒兒，然後馬上趕回脫里·王汗和札木合等著的草原上的陣營。鐵木真對兩位恩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脫里·王汗和札木合各把部隊紮營在距離那兒有一里左右間隔的地方。兩人似乎都無意拔營歸去。鐵木真看到兩人現在的行動跟作戰之前截然不同，感覺得出彼此在牽制著對方。

在這段期間，他們另一方面大肆殘殺篋兒乞部的群眾。只要是男子，不管是老人或幼兒，都難逃被殺的命運。草原上幾乎每天都有篋兒乞部的男子經過這裏，被送到刑場；而女人則被集中

到距離脫里·王汗和札木合駐紮地等距離的正中央平地上。家具、財產被集中起來堆積如山，羊和馬也被集中在一處。

鐵木真和他的少數部下，在現在已空蕩蕩的篋兒乞部部落附近搭建了三座蒙古包，駐紮在那兒。屍臭味每天日夜不停地，不知從哪兒飄到鐵木真的蒙古包中來。

有一天，鐵木真接到脫里·王汗的通知，要他去分女人和擄獲品。他認為自己沒有分擄品的權利，也不想。鐵木真到了脫里·王汗那兒，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可是，這位克烈部的首領並不答允，而札木合也持相同看法。他們認為發動大軍是他們自願的，而實際上鐵木真也參加了作戰，因此當然有接收戰利品的權利。可是，鐵木真一直堅持己意，拒絕接受。

在衆多士兵見證下，數千個女人和擄獲品被分成兩半，一半送到脫里·王汗的駐紮地，另一半送到札木合的駐紮地。暫時安置在距離那兒有半里左右的草原上的羊和馬群也作了同樣的分配；不過，也有處理不了的東西，那些是草原、山野和溪谷。這些東西距離克烈族或札木合處都相當遙遠，反而是在距離鐵木真的小部落最近的高原上。

鐵木真準備在脫里·王汗和札木合回去後，把這塊廣闊的土地據為己有。當然，現在即使擁有這塊土地，並無多大用處，不過以後自己的部下人數增加，就可以分配到這高原上，建立起無數的據點。

鐵木真把一半的人撥給博爾赤，要他先行帶隊回到只有女人守衛的老家，如此一來，自己駐紮在這篋兒乞部的空帳幕附近，再怎麼久都無所謂了。合撒兒和別勒古台兩人希望早點回到自己的部落，但是鐵木真無意馬上班師回去。一方面在脫里·王汗和札木合的大軍離開之前，自己先行回去與禮不合，而且鐵木真心中還有一件大事未定。

那就是怎麼安排孛兒帖的問題。當他找到孛兒帖時，只看了她一眼。被擄走的那段期間，孛兒帖的影子每天都浮現在鐵木真的眼前；可是，現在眼前所見的孛兒帖的樣子，與在不兒罕山山麓帳幕時腦海中出現的樣子稍有不同。孛兒帖穿著藍色的衣服，她那帶褐色的頭髮和潔白的肌膚跟往日一樣光澤亮麗。可是，身上有一處不同，那就是所穿的衣裳異樣的鬆垮。雖然那是在大屠殺篋兒乞部落之夜看到的，但是鐵木真相信自己的眼睛決不會看錯——孛兒帖已經懷孕了。

鐵木真把孛兒帖交給合撒兒之後，就沒有再過問孛兒帖的事，而合撒兒雖然受兄長之託照顧嫂嫂，但是嫂嫂的事他也隻字未提。這情形，鐵木真看在眼裏，越發證明自己的眼睛沒有看錯。

有一天，鐵木真叫住了來到自己蒙古包中的沈白。當他看到沈白的臉的瞬間，他心意已決。要是詢問沈白的意見，沈白可能會說事情既然如此，多想也無益！何況這又不是孛兒帖自願的。

於是，鐵木真對沈白說：

「你去跟合撒兒說，要他帶孛兒帖來見我。」

沈白領命出去了。不久，合撒兒進來了，他的表情僵硬，只說：

「孛兒帖在往前數第三座的蒙古包中。」

鐵木真從合撒兒的話中，感到有種異樣的感覺。他走出自己的蒙古包，來到孛兒帖的蒙古包。孛兒帖躺在床上，從天窗洩進來的光線橫過她身上。鐵木真很快就看到旁邊的嬰兒，也看到果亞克欽老嫗正彎腰看著嬰兒。

鐵木真向床鋪走近，孛兒帖滿臉虛弱，她仰望著鐵木真。鐵木真沒作聲，孛兒帖以眼示意嬰兒，虛弱的臉上浮現出輕微的笑意，開口對鐵木真說了話。

「請您為小孩命名！」

沒錯，他的確聽到的是這意思。

鐵木真問：

「妳要我為他取名字？」

「這是你的孩子呀！」

意外地，孛兒帖的語氣非常堅決。

鐵木真反駁著說：

「我怎麼知道他是我的孩子？」

李兒帖說：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他不是你的小孩？」

語氣多認真！鐵木真不自覺地在蒙古包中踱起步來。鐵木真現在已坐立不安，他沒有那份「閒情逸趣」！

這時，鐵木真又聽到李兒帖說：

「哪裏都找不到足以證明他不是你兒子的證據。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可是，鐵木真無法接納李兒帖的意見。他沒有那份寬宏大量的胸襟。

鐵木真的頭髮散亂也無心梳理，他停下腳步來說：

「就叫拙出！」

他的聲音有點沙啞。

「拙出!？」

李兒帖反問。蒙古話中拙出的意思是「客人」。這是鐵木真在心情紊亂、痛苦下替李兒帖所生的嬰兒取的名字；也是他替一個跟自己一樣無法確定生身父親是誰的嬰兒取的名字。

鐵木真接受了李兒帖的請求，為她所生的嬰兒取名為拙出，這就表示鐵木真原諒了李兒帖的一切。否則的話，他決不會為一個不知是否為自己孩子的嬰兒費心命名了；這也意味了在往後的

漫長歲月裏，他已經決定把孛兒帖所生的嬰兒當做是客人來撫養。

鐵木真對著躺在孛兒帖床鋪旁邊的嬰兒臉上，端視了好一陣子。如同自己不知身上流著的是否為蒙古人的血液而苦，這嬰兒將來也會面臨到同樣的痛苦。鐵木真爲了要證明身上流著的是蒙古人的血液，他一定要成爲狼不可；而拙出也一樣非成爲狼不可，至少他也背著非成爲狼不可的命運。

「我會成爲狼的，你也要成爲狼！」

鐵木真在心裏說。這是鐵木真對自己的長子拙出所說的第一句話。以他們的關係來說，父親給孩子的，再沒有比這樣的話更富有親情了。

孛兒帖靜默著，對自己的親生子被取名拙出，她沒有表示任何意見。從她的表情看不出她的內心究竟是高興呢？或者是不滿。不久，她把臉徐徐地轉向鐵木真。臉上看來還很虛弱，不過表情極爲開朗，一點也不像產婦。只是，在她開朗的臉上，有淚從雙眼流出，在臉頰上劃出二道淚痕，最後掉落到地上。

鐵木真離開嬰兒身旁，俯視自己長久以來夢寐以求的妻子的美麗臉龐，說：

「我已派人到弘吉剌部落通知你父親德·薛禪和母親斯丹，他們不知會多麼高興？」
這是鐵木真第一次對妻子所說的溫柔體貼的話。

然而，鐵木真心中對所有女人的看法——這是他一輩子都不會改變的觀念——卻在這時固定下來了。他承認女人的美麗、愛情和誠意；但是，他無法相信這些東西不會改變。無論價值多麼高的東西，只要是屬於女人的，就不安定。連妻子孛兒帖、母親訶額倫都不例外。她們具備著生產「客人」的「無力」條件。他的妻子還有他的母親能夠生出具有蒙古血統的狼，但是同樣地也能夠生出蔑兒乞、塔塔兒、克烈人的後代；這是非常奇妙的，能夠生出任何民族的小孩的產箱。愛著自己，而自己也深愛的妻子，卻也能夠為敵人生小孩，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鐵木真相信自己部下的忠誠、勇敢和犧牲，可是他無法同樣地相信女人；沒有足夠讓他相信的基礎。女人只有在擁有之初以及擁有時，她的美麗、愛情、誠意才屬於自己。不同民族的男人，只要能夠將他征服，使其心服，也一樣可成為自己忠心不渝的部下；但是女人，除了將她抱上床，把她所有的東西盡歸自己所有之外，沒辦法把她本身變成自己的東西，這是件麻煩的東西。

鐵木真希望妻子孛兒帖今後永遠屬於自己。所以，他非把她訓練成幾個男人也搶不走的女強人不可。鐵木真說：

「今後我將片刻也不讓你離開左右。希望你永遠美麗、貞節……」
他不說我喜歡妳，或者我仍然愛妳之類的話語；因為這樣的話，沒有力量，也沒什麼價值。

雖然鐵木真只宣佈她屬於自己所有罷了，可是這是鐵木真對孛兒帖的愛情表白。

第二章

蒙古，王汗和札木合兩軍，又在烏魯忽勒河附近一個月左右，重新開始兩軍的戰爭。現在，女人們已經一併被俘虜到蒙古之後，兩軍應該已動身回牧，可是，鐵木真將他們都留在蒙古，不願放他們離開。起初，鐵木真對兩軍的進攻感到奇怪，可是經過仔細思考之後，才悟出這是札木合時常的預備。即使一方先行離去，總算以一方想有報復之心，會從後方襲擊，這是兩軍深處的計劃。他們彼此深藏疑忌想把自已置於不利的境地。

鐵木真在蒙古的戰事，雖然在兩軍對峙之際，他停止進攻，正好和札木合是採取防禦的姿勢，可是鐵木真的目的，是準備出動他的軍隊，要將札木合軍隊之戰利品，這次勝利，三汗的山上，蒙古風聲鶴唳，札木合連敗之子，和父親心緒，像鐵木真一樣，他相信鐵木真攻佔孛兒帖之時，他已經佔了六分，勝了四分之三，這使鐵木真感到可以攻打他乞人的時分口。恐怕鐵木真，三汗早就知道鐵木真在蒙古，他總算一時想不到鐵木真在正當進攻他了。鐵木真之入蒙古，是為了力量。

第三章

脫里·王汗和札木合兩軍，又在原地駐紮了將近一個月左右，毫無班師回去的跡象。現在，女人和財物一切都已經分配完之後，照說應該已無事可做；可是，總讓人覺得他們誰也不願意先行離開。起初，鐵木真對兩軍的態度感到奇怪，可是經過仔細思考之後，才悟出這是打仗時當然的現象。如果一方先行離去，殿後的一方若有傷害之心，會從背後襲擊，這是極需要深慮的。無疑的，他們彼此都儘量避免把自己置於不利的境地。

鐵木真從兩人的微妙關係中瞭解到重要的東西。表面上脫里·王汗與札木合是生死與共的安達，可是從兩人的態度上卻看得出各懷鬼胎；另外，鐵木真還了解到：這次脫里·王汗的出兵，決不是單純爲了救助也速該之子的父執心情。當鐵木真向他借武器準備攻打篋兒乞時，他只楞了一下馬上就決定出兵，這是因爲從那裏找到了可以攻打篋兒乞人的好藉口。恐怕脫里·王汗早就虎視眈眈想殲滅篋兒乞部，只是一時找不到大義凜然的正當理由罷了。篋兒乞人突然襲擊力量薄

弱的鐵木眞帳幕，搶奪了孛兒帖的不法行爲，人人得而誅之；而替也速該之子把孛兒帖搶回來這件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合情合理的，不會受到他族的責難。脫里·王汗自己想出兵還邀札木合，雖然也有增強兵力之意，恐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聯合和鐵木眞同屬波爾幾金氏族的札木合，能使自己的行動更爲正當。而札木合方面也是自有打算，脫里·王汗的提議決不是件壞事，鐵木眞只想搶回自己的妻子孛兒帖；脫里·王汗和札木合把篋兒乞部落龐大的財富一分爲二，各取一半。

鐵木眞考慮該歸順於脫里·王汗或札木合中的那一邊方爲上策。爲了要使自己的小部落急速擴大，除了這個方法別無良策。鐵木眞最後選擇了札木合，因爲札木合同屬波爾幾金氏族，爲了避免受泰亦赤兀人的迫害，應投靠札木合；再者，父親也速該時代的部衆，投靠泰亦赤兀後又轉投札木合的人也不在少數，跟這些人多少心意較能相通。

鐵木眞立於脫里·王汗和札木合之間，很巧妙地建議雙方於同一天各朝相反方向移動。

鐵木眞和札木合合而爲一，朝鄂嫩河的克爾克納河原退出；脫里·王汗則從不兒罕山背後，朝土拉河畔黑森林中自己的帳幕回去。脫里·王汗沿途還邊打獵，緩緩移動軍隊。

鐵木眞帶著孛兒帖回到位於鄂嫩河與克魯倫河兩河源流的不兒罕山山麓的部落。跟去的時候不一樣，增加了兩個小孩——一個是拙出，另一個是在篋兒乞部落撿到的，名叫曲出戴著貂鼠帽

、穿牝鹿蹄皮鞋的五歲男孩。鐵木真把曲出當做禮物，獻給母親訶額倫。訶額倫的五個孩子都已長大，么女帖木侖也已十七歲了，訶額倫對送小孩給她當禮物的事感到特別高興。現在，篋兒乞的男人悉數被殺，只剩下這個幼童身上有篋兒乞族的血液，就意義上來說，曲出是個小寶貝。

不久，鐵木真把自己的帳幕，從不兒罕山山腰遷移到緊鄰札木合帳幕的克爾克納河原的一個地方。把帳幕遷移過去的第二天，鐵木真就和札木合締結了安達的盟約。

結盟的儀式是在克爾克納斷崖上，有一邊樹木極為茂密的廣場上舉行。鐵木真把從篋兒乞武將身上奪得的黃金帶繫到札木合身上，還把黑鬣馬送給札木合騎；而札木合也把從篋兒乞武將身上搶來的黃金帶給鐵木真，把有角如小羊般的白馬送給鐵木真騎。兩人彼此大呼「安達！」，慶祝酒宴就在兩人歡呼聲中開始了，一直持續到深夜。有管弦樂器吹奏，人人引吭高歌，還把篋兒乞的年輕女人叫到筵席前跳舞。

在慶祝酒宴上，鐵木真與札木合並席而坐，不過他心裏很清楚，剛與札木合訂立的盟約並無太大的價值。他知道札木合對於盟約是有利用價值時好好地利用，情況稍微不對時馬上會棄如敝屣。札木合白天臉上經常掛著笑容，到了晚上月光照在側面時，鐵木真看到了一副跟白天迥然不同的臉。那是連鐵木真都會感到膽寒的冷酷面孔。

不過，對鐵木真來說，成為札木合的安達，緊靠著他的部落有許多方便的地方。諸如：羊毛

容易處理、馬匹和羊隻無論想繁殖多少就可繁殖多少；另外尚有一件未曾預料到的好處——波爾幾金氏族的舊部衆，脫離泰亦赤兀人而來的逐漸增加。幾乎每天都增加好幾座蒙古包，多的時候甚至還有十幾座蒙古包同時遷來。這種情形難免會招惹泰亦赤兀氏族的不滿，但是現在有安達札木合的存在卻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泰亦赤兀氏族的首領達爾古台，知道鐵木真背後有札木合撐腰也不敢貿然出手。

即使在札木合帳幕中，內心暗中向著鐵木真的人也多起來了。札木合與鐵木真這兩個緊鄰相接的部落，彼此經營的方式截然不同。札木合把利益平均分配；但是鐵木真則分成幾個等級，按照各人付出勞力的多寡來分配，因此出力多的人所得的也多。

在札木合的部落裏，懶人佔便宜，優秀的年輕人反而吃虧。因此，札木合的部衆裏，只要有可能，想轉移到鐵木真部落去的人越來越多。

這種情形，札木合當然不會不知道。兩人成爲安達後，過了一年半時光，有一天，鐵木真突然接到札木合邀請打獵的通知。第一，現在根本不是打獵時期，鐵木真越想越覺得其中必有蹊蹺；其次，從數天前開始，就覺得札木合帳幕的動態有點不尋常。

鐵木真馬上和合撒兒、別勒古台、博爾赤、裘爾滅四人商量。四人一致認爲決不可應邀去打獵，可是要怎麼應變呢？大家的意見就不統一了。有的認爲先看看札木合下一步動作再說；也有

人認為雙方可能有誤會之處，應該把誤會解釋清楚。

鐵木真喚訶額倫和孛兒帖來，詢問兩位女人的意見。聽完鐵木真的說明後，在母親訶額倫還沒開口之前，孛兒帖就搶先說了；她的聲調非常激動。

「今晚這個部落必須遷移。要是等到明天早上，一切就太遲了。」

鐵木真沒說話，其他的人也沒說話。要把目前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的部落遷移，把一草一木皆辛苦經營起來的廣大牧地放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孛兒帖正視著鐵木真的臉說：

「我已經懷孕了。」

鐵木真這時才知道孛兒帖懷孕了。

孛兒帖又說：

「我現在懷孕了。你是否還要為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取名為拙出呢？」

孛兒帖這句話讓鐵木真下了決心。

合撒兒、別勒古台、博爾赤和裘爾滅四人，從鐵木真的蒙古包跑出來；很快地，擁有近百座蒙古包的部落，起了大騷動。按照蒙古包折疊好的順序，分成好多小隊伍接連著離開克爾克納河河原，與河川平行朝北而上。蒙古包與蒙古包之間，挾有羊群或馬群。隊伍雖然有點慌亂，不過一行人彷彿以部落為軸而抽出一條線，線越抽越細越長。當線圈的線完全抽出時，殿後的百餘

名武裝男子，就跨上馬緊跟在隊伍後面。

遷移的行動一直繼續著。途中遇有部落時，沈白和赤老溫兄弟即驅馬入部落，大聲傳達鐵木真移動帳幕的消息。言下之意是：只要願意，可以跟著一起來。

鐵木真等過了泰亦赤兀的貝斯特氏族的紮營地之後，才讓部隊休息片刻。當部隊進入部落時，泰亦赤兀人都已經逃得精光，所有的蒙古包空無一人。鐵木真在一座蒙古包前，看到一個幼童獨自坐在地上。

「你叫什麼名字？」

幼兒回答：

「凱克出。」

問了好幾次，小孩的回答聽來像是凱克出。

「只有你一個人嗎？」

凱克出回答：

「我在看家。」

鐵木真抱起負責看守幾十座蒙古包的凱克出，然後交給合撒兒；他準備再獻給訶額倫。

出了那部落後不久，東方已泛白。天亮後一看，札剌亦兒氏族的三個年輕兄弟排在隊伍的最

後面。在高原的斜坡上，部隊第一次大休息，一刻鐘之後，散開著的小部落的民衆，陸續前來加入鐵木眞的陣營。有用馬拖著蒙古包前來的，也有幾個人結伴騎著馬來的，還有女人、老人的隊伍。大部分都是現在依附在泰亦赤兀氏族的前也速該的部屬。

部隊又再移動了，那天黃昏在小湖畔宿營，在這裏又大約有三百名左右的新部衆加入。根據博爾赤的調查，他們裏頭包含了這地方所有氏族的人；以札刺亦兒氏族爲首，舉凡塔兒克特、蒙古特、奇安、巴刺兒斯、蒙克特、阿魯拉、貝斯特、索兒朶斯、恐古壇、捏古惕、幹兒古納特、亦乞列斯、那牙勤、幹羅納兒、巴阿鄰等各氏族的人應有盡有。

第二天，鐵木眞率領遽然增加的部隊，朝著奇姆魯加小河的方向前進。這一天，行進中的部隊人數又增多了。博爾赤的弟弟幹哥來，奇爾比脫離了阿魯刺氏族前來投靠，裘爾滅的弟弟察兀兒罕和速不台兩人也脫離兀良罕氏族而來。

午後，部隊出奇姆魯加小河南畔，紮營在波狀起伏的小丘陵地帶的一段地區，先在這兒安頓下來。這裏容易對抗札木合部隊的追擊，也適於放牧。

從部隊停止前進到黃昏爲止，脫離札木合前來投靠的人影，一會兒在丘陵背後出現，一下子又隱入丘陵的山谷之間，逐漸向營地接近。

在這些背叛札木合前來投靠的人群當中，有一個名叫豁兒赤的老人，他本來是巴阿鄰氏族的

人，年紀大約六十左右，滿臉憔悴。他說服了二十幾座蒙古包的人一起前來投靠。

豁兒赤來到鐵木真跟前，把自己的所做所爲，以部下向長官報告的語氣說：

「我並不想脫離札木合，也沒有任何理由脫離他。札木合一直都對我非常好；可是神告訴我，鐵木真是全蒙古高原之王，要我到這兒來。所以，現在我來了。」

本來像他這樣毫無勞動能力的，是不受歡迎的人物；但是，鐵木真從豁兒赤的話中，勾起了不少感慨。相信自己是蒙古高原之王的，就只有這麼一個人。其他新加入的部衆們，都抱著改善自己的生活，希望自己能過著幸福的日子而來投靠的；但是，豁兒赤與衆不同，是神明指示他來的。

在夕陽餘暉中，鐵木真注視著站在自己面前，臉上滿是皺紋的豁兒赤，良久之後才說：

「要是有一天我真的成爲蒙古高原之王，那時候我要封你爲萬戶之長！」

鐵木真知道這一天——好不容易才逃離虎口，把迅速擴大的部隊安置在新營地——的落日餘暉，自己是一輩子忘不了的；還有沐浴在夕陽餘暉中，報告是依神明指示而來的豁兒赤的臉，也一定會記得的。

豁兒赤卻有點不服氣地說：

「只讓我當個萬戶之長，有啥樂趣可言？除了當萬戶之長外，還希望能讓我從全國美麗的太

太和姑娘當中，任意挑選我喜歡的。只要三十個就夠了，我希望能擁有三十個美女。」

「好，我答應你！」

鐵木真回答好色的豁兒赤。

從翌日起，鐵木真忙碌了好幾天。因為部落的民衆已超過三千人，一切不像以前那麼容易處理。鐵木真任命博爾赤和裘爾滅兩人為部落之長，賦予他們可以支配、命令一切部衆的權限。博爾赤和裘爾滅把所有大小事情都處理得非常圓滿。博爾赤在前先決定一切，裘爾滅隨其後改正缺點，補充不足的地方。

在這裏駐紮大約一個月左右，鐵木真接收了幾個部落到自己麾下；有凱尼格斯族的一營人，還有查達郎氏族、撒該伊特氏族和查爾金氏族的人亦來歸附。鐵木真還號召自己的親戚和親戚同一軍營的人一起來歸順他；例如：鐵木真的叔父達力台、幹赤金，表哥克察兒，再表兄弟撒察·貝奇、台出，以及庫特拉汗之子阿爾坦，阿爾坦的表弟艾格·查連等。

當鐵木真知道札木合不會派兵過來攻打之後，就把營地從奇姆魯加小河畔遷移到流經克列魯克山的仙克爾河河邊之海星型湖的北邊。這裏幅員廣袤，能夠容納大量的部落，同時還有羊群從未踩過且一望無際的草原。

鐵木真決定以此為新的營地，同時接受族人的推戴，宣佈為蒙古部族之長（可汗）；此時是西

元一一八九年，鐵木真二十七歲。在這之前，蒙古部族的可汗是泰亦赤兀氏族的塔兒古台；現在塔兒古台失去了許多部衆，不得不放棄可汗的地位。但是，泰亦赤兀氏族和由盟友轉爲敵人的札答剌族，以及其他幾個氏族仍不承認鐵木真的可汗地位，不過，這跟以前幾個可汗的情形一樣。

第一代合不勒可汗時是這樣子，俺巴孩可汗、忽圖剌可汗時，還有鐵木真之父也速該可汗時，蒙古部族都從未統一過。現在，鐵木真雖然已就蒙古可汗的位子，但是，同部族中也還有幾座帳幕不服他。對鐵木真而言，能夠就可汗位子本身就是一大成就；但是同時也埋下了日後，泰亦赤兀氏族的塔兒古台和札答剌氏族的札木合與他之間深不可解的對立。

當鐵木真就可汗的那一天，豁兒赤來了，他說：

「我以前所說的奉神明的指示，現在知道不是假話了吧？現在你是蒙古可汗。往後統一蒙古部族，馴服蒙古高原多數的部族，以蒙古高原之王的身分居臨天下，那一天必將來臨。那時你可不要忘了答應過我的事喲！」

鐵木真以那一天真的來臨的心情，把準備獎賞的幾分之一現在先賞賜地說：

「神的使者呀！以後你不必做家事、放牧和打仗了，去幫訶額倫的忙，當她的顧問幫忙教導小兒子曲出和凱克出吧！」

鐵木真把神的使者，從所有工作中解放出來，但給了他教養兩個養子的工作。這是鐵木真就

可汗後，第一次行使他的權限。

鐵木真就可汗之後，採用跟歷代可汗不同的制度管理部落。他認為平常從事放牧的遊牧之民，一旦有事時，必須要迅速地轉變成戰鬥力強大的幾個兵團。

鐵木真組織箭筒士、帶刀士；任命傳令官，以適當人選充任軍馬官、車輛官、糧食官、養馬官和牧羊官等。然後在自己之下，以博爾赤、裘爾滅為衆人之長，兩人是鐵木真最初的家臣。博爾赤和裘爾滅的弟弟們也都被委以重任。

現在鐵木真的帳幕，比父親也速該的時代更多。鐵木真逐漸有了足以打敗泰亦赤兀氏族、塔塔兒氏族的實力了。合撒兒、別勒古台、哈赤溫、帖木格等幾位弟弟，都娶妻有了自己的蒙古包；妹妹帖木侖和一位年輕人結婚，也建造了一座蒙古包。這些弟妹們都有特別的權限。訶額倫負責養育曲出、凱克出兩個養子，她雖然已年近五十，還是那麼認真。豁兒赤本來是被派來當她的顧問的，不過，訶額倫稍微調整了他的工作。訶額倫對豁兒赤說：

「我希望有不同血統的、別的部族的小孩，無論花幾年時間都無所謂，幫我留意其他部族，看看有無聰明的棄嬰。」

豁兒赤對訶額倫不採用他的意見，養育曲出和凱克出有點不服；但是，對訶額倫交給他的奇妙工作，卻很感興趣。男人出去幹活後，豁兒赤單獨留在空蕩蕩的帳幕裏。他仰望天空的白雲，

心裏祈求著跟其他部族的戰鬥趕快到來，那時，就有機會撿到新的棄嬰了。

鐵木真和孛兒帖、長子拙出，以及鐵木真就可汗後所生的次子察合台四人，平常有幾個部下侍候他們。鐵木真對拙出和察合台一視同仁。如同父親也速該對自己無差別待遇般，他也深以為戒，提醒自己應一視同仁。不過，即使是如此有時仍會察覺到，自己以冰冷的眼光注視拙出，也知道面向拙出的眼光與面向察合台的眼光不同。

孛兒帖也注意到了。那時候孛兒帖對著幼小的拙出說話，表面上是講給拙出聽，事實上是故意說給鐵木真聽的。

「拙出呀！你長大以後，一定要接受戰況最劇烈的任務，要做別人都做不了的事。要完成連祖父也速該、父親鐵木真都做不了的事。你是爲此而生的。蒙古之神的天，爲了蒙古才把你給了這部族的。」

說這些話時，孛兒帖臉上發白，只有她那象徵著美貌的眼睛明亮有神。孛兒帖所說的話，跟鐵木真在篋兒乞部的部落裏，第一次以父親身分對拙出所說的話意義相同——你要成要狼！我也成爲狼。

鐵木真經常從孛兒帖眼中看到無言的責備。「你要成爲狼！我也成爲狼。」鐵木真在口中重覆了好幾次。鐵木真把拙出的問題暫且擱在一旁，因爲自己的問題都還沒解決呢！首先自己非先

成爲狼不可。狼應有無窮的慾望。打倒泰亦赤兀氏族，把這些事情解決之後，還有許多做不完的事。

在察合台出生以前，鐵木真與孛兒帖、拙出三人同床而眠。察合台出生之後，孛兒帖與察合台同睡一張床，鐵木真與拙出睡。鐵木真與拙出真正是一對狼父子，兩人未交一語，相對而眠。拙出跟小時候的鐵木真一樣，沈默寡言。

鐵木真即可汗位時，曾派別勒古台到克烈部的脫里·王汗那兒，告訴他自己已當了蒙古的可汗。脫里·王汗要別勒古台把話轉達給鐵木真：

「我的安達，勇敢的兒子，你鐵木真成爲可汗，爲了蒙古部應該大大地歡迎。蒙古必須有雄才偉略的可汗，此外，絕不可毀棄與我克烈部的盟約。盟約是一輩子不能解除的，解除盟約即意味著父子有一方會死亡。」

鐵木真也同樣派遣使者到札木合那兒去，接受這任務的是合撒兒。札木合說出脫離自己帳幕的阿魯坦和克察兒的名字：

「阿魯坦和克察兒呀！你們兩人爲何在如春光般和睦相處的我與鐵木真安達之間挑撥離間？爲什麼把我們分開了？你們這麼做是斬鐵木真的腰、刺鐵木真的肋骨呀！心如禽獸的兩個叛徒！不過，現在我不但不治你們這條罪，我還要向神祈禱，希望你們成爲我的安達鐵木真真正的知

己好友！」

這裏話中有話，就像札木合的爲人一樣。

鐵木真成爲蒙古可汗之後，轉眼間過了四年。在這四年之間，鐵木真已確立了自己在部落中的獨裁者地位。在放牧工作之餘，鐵木真要部落的所有男人都接受戰鬥訓練。蒙古高原的情勢在四年之間已有一些變化。高原上的所有部族、部落都被脫里·王汗、札木合、鐵木真與塔塔兒四個陣營吸收了。

那是初秋的一個早上，鐵木真得到情報：札木合突然率領十三部三萬大軍，越過阿拉古特山和特爾加里特山，準備攻打鐵木真的帳幕。傳令的是伊奇列斯氏族的姆爾科·特達克與波洛爾台兩個年輕人。

鐵木真馬上向各部下達出動命令。當天的黃昏，親率一萬餘名軍隊出帳幕，往答蘭·巴勒主惕的廣大原野開過去。部隊的人數每一時刻都在增加，到了第二天黃昏，到達會戰地點的大原野時，三萬大軍已前後在原野上嚴陣以待。這次是三萬大軍對三萬大軍的戰鬥。

戰鬥在第二天的清晨開始展開了。戰端開啓時，鐵木真就認爲這次會打敗仗。這次是對方攻打過來的，自己的部隊得採取守勢的佈陣方式。

鐵木真後來在無數次戰鬥中皆如此。採取攻勢時強，立於守勢時弱。博爾赤、裘爾滅、合撒兒、別勒古台，所有鐵木真麾下的武將，在進攻時都發揮出令人難以相信的巨大力量；可是如果處於防守情勢，力量就降為百分之一。

鐵木真第一次面臨的這個大會戰，對鐵木真而言是不幸的。鐵木真在戰鬥開始之前，就已察覺到全體將士士氣低落。三萬狼軍一旦採取攻勢，無論再高的山都能攀登，無論多麼險惡的峽谷也可以越過；但是採取守勢時，就像被鐵鍊鎖著的狼群，垂頭喪氣，毫無鬥志。連鐵木真本身都是這種情況。

在士氣低落中戰鬥開始了，很快的，所有陣地都遭到札木合軍馬蹄蹂躪。鐵木真在開戰大約一刻鐘之後，就下令全軍撤退。撤退的命令很快在廣大原野的四面八方傳開了。

鐵木真親率一萬大軍沿鄂嫩河，逃向地形險惡的峽谷。當他們敗陣而逃時，所有部隊的士氣似乎已經恢復了，行動極為迅速。很奇怪的，鐵木真對這次戰敗並沒有什麼感覺。博爾赤、裘爾滅、合撒兒、別勒古台等的感受也相同。

鐵木真回到自己的帳幕後，得知札木合殺光了名叫奇諾斯部落的所有人，還用七十個大鍋煮，並且斬下首領的頭，綁在馬尾拖回自己的帳幕。

鐵木真在這次戰役中損失了幾百人，跟這次戰役的規模相比，損失可說不大。戰敗後過不了

幾天，札木合陣營中有人唾棄札木合，來投靠鐵木真。鐵木真對前來投靠的人，張開雙手表示歡迎；甚至還有幾個氏族所有的人一起投靠過來的，他們異口同聲大罵札木合殘忍。

從札木合陣營前來投靠的人當中，還包括帶著七個小孩的蒙力克在內。蒙力克是也速該去世時，到弘吉剌部落迎接鐵木真回來的人，但是；他把鐵木真交給母親訶額倫之後，馬上投向泰亦赤兀氏族。如果追究起往事，事實上這次前來投靠的人，原本都是拋棄鐵木真一家的叛徒；然而，鐵木真對蒙力克的感受跟對他人不可同日而語。由於對蒙力克深信不疑，因此當他背叛時所受的打擊就非常大了。

鐵木真與蒙力克對立時，他告訴自己要儘量控制自己的情緒。蒙力克本來以為見到鐵木真之後，少不了一頓痛罵，結果，鐵木真連一句責備的話都沒說。

不僅如此，鐵木真還對蒙力克的健在表示高興，同時也善待他帶來的七個小孩。鐵木真並不是故意對蒙力克施展溫情攻勢，而是他想起了蒙力克的父親——當所有族人都捨棄訶額倫一家揚長而去時，自始至終袒護可憐的母子，最後慘遭泰亦赤兀氏族殺害的查拉卡老人——才這麼做的。

鐵木真在心中發誓要報答查拉卡老人的恩惠，所以一定要善待蒙力克和他的七個小孩。鐵木真叫合撒兒和別勒古台來，命令他們：

「一定要好好對待查拉卡老人的兒孫！」

如同鐵木真沒有戰敗的感覺，札木合也沒有嚐到勝利的滋味。札木合只能使鐵木真的軍隊敗走，但是卻後繼無力了。蒙古高原依舊是脫里·王汗、札木合、鐵木真，以及塔塔兒四大勢力均分的局面，表面上彼此相安無事，事實上大家知道戰爭隨時都會爆發的。

鐵木真和札木合交戰後的三年之間，專心致力於帳幕的統一。由於蒙古的所有氏族集中在這兒，紛爭連連，其中最讓鐵木真頭痛的是，與他有再表兄弟關係的撒察·貝奇、台出兩兄弟，對鐵木真所做的每件事都採取反抗的態度。他們兩人自稱是裘爾欽氏族，有他們自己的帳幕，雖然現在擁護鐵木真爲可汗，但是只要時機成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像這類反抗分子並不只限於撒察·貝奇、台出兩人而已。表兄克察兒、叔父達力台·幹赤金，還有庫特拉汗之子阿爾坦等，都有伺機擴張自己勢力的企圖。

鐵木真在自己的帳幕中，對這些有親戚關係的人從未掉以輕心。由於鐵木真是得到這些人的擁護才就可汗位子的，因此，在所有的場合必須特別給他們面子。但是，他也深深了解到有一天非除去他們不可；不過，這還是遙遠的未來事情。現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興風起浪，要儘量維持和氣；因爲每一個人都是與其他部族對抗的可貴的戰鬥力量。不知何時非和札木合打仗不可，也不知哪一天會跟脫里·王汗撕毀盟約的。

與札木合大戰之後經過了四年，鐵木眞已是三十五歲的正月。當年與鐵木眞同甘共苦的年輕人，現在都已經進入壯年期。合撒兒、別勒古台兩個弟弟三十三歲；哈赤溫、帖木格也都是三十歲左右的壯年男子。一向被鐵木眞視爲右手，一切事物委之於他的博爾赤，如今和鐵木眞年齡同是三十五歲，而被當成左手的裘爾滅，也已經三十八歲了。

在新年慶祝筵席上，鐵木眞環顧坐在蒙古包前的心腹家臣，第一次對自己的帳幕有充實之感。每一個人，都成爲鐵木眞從幼時腦海裏就描繪的蒙古男兒，與其說他們擁有蒼狼的血液，不如說他們本身就是蒼狼。博爾赤、裘爾滅、合撒爾、別勒古台，還有哈赤溫、帖木格，在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是蒼狼。在鐵木眞的眼中，他們本來就是蓄勁待發的狼群。他們的眼光銳利，彷彿能看透千里之外的東西；他們的意志堅強，想要的東西一定有信心把其據爲己有。爲攻擊而生的四肢，已經發育完成了。在有光澤的胴體上肌肉結實，四肢上也有足夠的肌肉足以在雪原和強風中奔跑，尾巴已長成一把足以剖開宇宙的利刃。

鐵木眞把視線轉移到女性身上。在五十五歲的訶額倫左右有篋兒乞部的一粒種子——十五歲的曲出，和泰亦赤兀部落出生，在這帳幕長大的同樣是十五歲的凱克出。鐵木眞從未看過母親訶額倫的臉像現在這般充滿驕傲的光輝。訶額倫經常掛在嘴邊的話：

「對這些沒了父母的孤兒，能夠白天當他們的眼睛，晚上當他們的耳朵的，除了我之外還有

誰呢？

她逢人便這麼說；不過，事實也如此。訶額倫以一顆溫柔的心，把血統不同的、其他種族的
小孩，養得高大強壯。

在訶額倫的旁邊是妻子孛兒帖。孛兒帖旁有剛滿十歲的拙出侍候著，其實，每個人眼中都看出
得出並非拙出侍候她，而是她照顧著拙出。在這十年歲月裏，孛兒帖對這帳幕的客人教育之嚴，
有時連鐵木真都感到太過分了。除了拙出之外，她連續生了察合台、窩闊台、拖雷等三個小孩；
在像現在這種正式的筵席上，她把三個小孩交給侍女們看管，自己卻坐在拙出的旁邊。父親鐵木
真和母親孛兒帖都盼望他成爲一匹狼，至於是否就真的能變成一匹狼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
，很顯然的他跟一般的小孩不同。他沈默得讓人以爲他是啞巴，從沒見他笑過。他對蒙古包外的
風、人或動物走過的聲音極爲敏感，而且還能分辨出來。

現在在鐵木真眼中，並坐在這裏的男人就是狼，而訶額倫和孛兒帖，就像是白晰的牝鹿。不
只是訶額倫和孛兒帖而已，連她們背後的女人，看來都像是一群面臨狼群出征的白晰牝鹿。

老人豁兒赤說：

「今年或許會有戰鬥發生。」

有七個兒子服侍著，每個人都長得精悍的蒙力克說：

「我也有同感。」

豁兒赤已超過六十歲，蒙力克也超過五十歲，這兩個年長者在正式的筵席上，通常都被安排坐在上位。要是戰鬥發生，敵方不是札木合就是脫里·王汗了。也沒必要去探討開啓戰端的理由，無論那一邊只要一想打仗時，馬上就變成敵人。在座諸人，大都認為要是戰鬥發生，敵方以札木合的可能性較大。

鐵木真也像這兩位老人所說的，直覺得這裏的狼群今年會出動把敵人打垮的！只是鐵木真認為對手是誰尚不明確。札木合似乎沒有攻打過來的跡象，而脫里·王汗也並不積極地擴張勢力，這麼一來就看自己了。鐵木真對自己的心意會有什麼改變，連自己都無法掌握。

那一年，鐵木真的預感成為事實的是在半年之後的六月下旬。當鐵木真從孛兒帖出身的弘吉剌族商人口中，聽到金國大軍越過長城攻打塔塔兒族時，馬上決定出兵攻打塔塔兒族。金國是蒙古的敵人，塔塔兒族也是蒙古積恨已深的宿敵。鐵木真並沒忘記父親也速該經常掛在嘴邊的「要打倒泰亦赤兀，打倒塔塔兒」的話。如今雖然跟「要打倒泰亦赤兀，打倒塔塔兒」的順序相反，不過；可以出手的時候不出手就會喪失機會。一旦讓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失去之後，就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征服，多年來在高原東北部耀武揚威的塔塔兒族了！

鐵木真現在所需進行的，跟十年前脫里·王汗猝然消滅蔑兒乞部時完全相同。十年前脫里·

王汗是主角，而現在鐵木真才是主角。像以前脫里·王汗邀札木合一樣，這次鐵木真也要邀脫里·王汗。邀脫里·王汗的目的，除了能夠增加攻打塔塔兒族的兵力之外，還可以防止來自其他部族對這次行動的責難。

鐵木真派遣別勒古台率領他的部下到土拉河畔的黑森林去。在別勒古台回來之前，鐵木真必須做好全軍出動的準備工作。別勒古台回來報告：脫里·王汗已率領所有克烈部的軍隊從黑森林出發了。鐵木真對脫里·王汗如禿鷹朝獵物撲過去般，動作之敏捷，打從心裏感到痛快。

鐵木真率領的三萬大軍，日夜兼程地朝東北方向蒙古高原的原野和沙漠地帶前進。第十天，鐵木真與脫里·王汗的大軍在克魯倫河和烏爾札河의 交會點附近會師。

這是鐵木真與已過六十的脫里·王汗十年來的重逢。

年紀已大的武將，仍以往昔冰冷的眼光和額頭對著鐵木真說：

「孩子呀！打敗塔塔兒族之後，把他們的男人全部殺光，把女人、財物和羊隻分成二等分，你沒有異議吧？塔塔兒是你們蒙古恨之入骨的宿敵呀！」

鐵木真回答：

「我完全同意！」

塔塔兒族的仇當然非報不可，蒙古祖先的血已因他們流了好多次。忽圖刺可汗以及兄弟六人

，都在與塔塔兒族戰鬥中喪失了生命。俺巴孩可汗是被塔塔兒人逮捕，解送到金國的；後來，被用鐵釘釘在木製驢馬上，活生生地被剝了皮，最後被剝成肉醬。鐵木真幼小時候，布魯提赤老人曾告訴他俺巴孩的遺言：「你們即使掉了十根手指的指甲，甚至失去十根手指，也一定要爲我報仇！」現在這些話仍然經常在鐵木真的耳邊響起。

「我的安達啊——」

脫里·王汗又說：

「分配完擄獲品的第三天日出時，我就撤軍回去。你也一樣！」

「好！」

鐵木真回答。脫里·王汗第一次對彼此不知何時會成爲敵人的盟友露出笑容。

議定好擄獲品的分配和撤軍日期之後，馬上展開了攻擊。脫里·王汗從西北方，鐵木真從西南方，一起攻打正和裝備精良的金國交戰之塔塔兒族。

塔塔兒族三面受敵，纏鬥七天之後潰不成軍。鐵木真在這次戰鬥中，採取不留一個活口的方針。塔塔兒首領蔑克真·笑里徒被抓到鐵木真面前，腦袋中央被一刀切下，當場氣絕而亡。男俘虜一律處死，女俘虜集中到一處，再均分爲二被帶到脫里·王汗和鐵木真的陣營。兩軍又搜刮囊盡塔塔兒族附近部落的貴重東西，然後放火燒部落。

金軍的首領感謝脫里·王汗和鐵木真的協助，賜脫里·王汗以王號；鐵木真爲百戶之長的官名。鐵木真對實質上一文不值的奇怪官名也坦然接受。對脫里·王汗而言或許沒什麼，但是鐵木真的心情卻很複雜；對他來說，金國這個長城另一邊的大國，也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敵。鐵木真心想：哪一天要把這個官名，反過來由他封給金國國王。當然，鐵木真只在心裏這麼想，不過是一種決心罷了，並未形諸於外。現在的鐵木真，無暇考慮到長城另一邊的事。

部隊的撤退，全依和脫里·王汗商議好的方式進行。鐵木真的部隊和脫里·王汗的部隊中，各有數百輛車子，上面擄獲品堆積如山；不過，鐵木真的擄獲品和脫里·王汗的相比較，內容多少有點不同。鐵木真的擄獲品當中，雖然也有跟脫里·王汗一樣的銀製娃娃車和鑲滿大寶石、貝殼的寢台；不過，大部分是戰車、武器和軍事裝備。其中，有塔塔兒族使用的，也有金國軍隊使用的，包括了各式各樣的武器裝備；有的是從戰場上撿來的，也有的是特別向金人購買的。

此外，還有一樣特殊的擄獲品；那就是爲了達成自己任務，志願從軍的豁兒赤，在塔塔兒族的某個營區撿到一個棄嬰。腹上纏著襯有貂鼠皮的三色緞子腹兜，腹兜上還有黃色圈的裝飾物。幼兒只能說簡單的隻字片語，從臉上看得出是家世很好的孩子。豁兒赤被分派這工作後，不知已經是第幾年了，現在好不容易才達成訶額倫的希望。

小孩被獻給訶額倫後，她爲他取名斯吉·克特克。爲了要讓塔塔兒族的棄兒變成蒙古的鷹，

訶額倫把幼兒留在自己的蒙古包中養育。

鐵木真凱旋歸來後，知道主兒勤氏族的撒察·貝奇和台出，趁自己出兵時襲擊臣屬於自己的一個部落，剝掉幾十人的衣服，還殺死了十幾人。在這次攻打塔塔兒族之前，鐵木真也對主兒勤氏族下了動員令；可是他們不但置之不理，反而趁他不在時偷襲。

鐵木真馬上揮軍討伐主兒勤氏族，這是掃蕩撒察·貝奇和台出的好機會。他們的過錯昭然若揭，鐵木真不讓其他近親者有插嘴的餘地，遽然在克魯倫河畔突擊主兒勤人。逮捕了撒察·貝奇和台出兩兄弟，馬上斬首示衆，然後要該部族的所有蒙古包遷到自己的帳幕旁。

在這次戰鬥中，豁兒赤又撿到一個棄兒，名叫博洛克兒，他也把這個棄兒帶回來。

豁兒赤說：

「主兒勤人的膽量在蒙古各氏族中屬第一。希望博洛克兒也將成爲膽量大的年輕人。」

他接著又說：

「在鐵木真成爲蒙古高原之王前，這蒙古包中還會有更多更多的棄兒聚集過來吧！」

豁兒赤已開始投入被征服的其他部族棄嬰的工作。訶額倫對豁兒赤的話一點也不害怕，她就是她，對於把棄嬰養育成蒙古勇士的這項工作，表現出驚人的熱忱。把曲出、凱克出、斯吉·克特克和博洛克兒四人在同一蒙古包中，養育成四兄弟。

塔塔兒族在蒙古高原消失之後，形成蒙古的鐵木真、克烈的脫里。王汗和札答刺的札木合鼎足而三，均分高原二十萬的遊牧人口。鐵木真和脫里。王汗的盟軍攻打札木合是在塔塔兒族被征服的四年之後，當時鐵木真三十九歲。

這次和札木合的決戰，無論是鐵木真或脫里。王汗都非盡全力不可。札木合麾下卡答金、撒兒吉特、伊奇列斯、果爾拉斯、奈曼、塔赤特和翁拉特諸族，而且它還吸收了塔塔兒族和蔑兒乞部的流亡群眾；此外孛兒帖出身的弘吉剌族，也因地理關係隸屬於札木合。

戰鬥是札木合軍首先挑起的。一聽到札木合舉兵進攻的消息，還來不及證明是否屬實之前，脫里。王汗就已經親率全軍到鐵木真的帳幕來了。

鐵木真迎接老將入蒙古包中，演練攻打札木合大軍的作戰計劃。

脫里。王汗提議：

「我的安達呀！爲了避免戰事拖長，我們應派同等數目的最強部隊到前線去。」

鐵木真回答：

「我同意。」

鐵木真決定派遣阿魯坦、克察兒、達利台、歐奇金三人的部隊爲先鋒；脫里。王汗則選仙問

、查卡·坎波、比爾格·貝奇三武將的部隊爲先鋒。

開戰之前彼此都希望保留實力，但戰端一旦開啓後，脫里·王汗和鐵木真就不再考慮自己的犧牲，在適當時機陸續把最強的部隊派到前線去。鐵木真在自己身旁只留下裘爾滅的部隊，而博爾赤、合撒兒以及別勒古台的部隊，全都陸續地投入戰火之中；脫里·王汗的情形也一樣。

戰線蔓延很廣，諸如塞勒河、鄂爾渾河、鄂嫩河、克魯倫河等各河川，不論上游或下游都在戰火交織之下。斥候從早到晚不斷報告各方面的戰情，有戰勝的報告，也有戰敗的報告。開戰後的第五天，情勢已演變成兩軍主力部隊的決戰了。札木合率領主力部隊，開始向克魯倫河的下游移動。

鐵木真得到這消息，對脫里·王汗說：

「我年事已高的父啊！您留在這兒，讓我去吧！」

鐵木真對脫里·王汗沒有足夠的信心，儘管脫里·王汗多年來擁有漠北霸者的美譽，但是現在年紀已經超過六十五歲了。雖說鐵木真不放心脫里·王汗前去迎敵，但這也並不表示鐵木真本身有戰勝札木合的必勝把握，勝負必須等到打了之後才能分曉的。不管勝或負，總之，這次決戰犧牲一定相當大的。儘管如此，鐵木真總覺得自己不親自出馬就放不下心。

脫里·王汗反駁鐵木真道：

「孩子呀！你是否認為有被消滅的危險才要出征呢？札木合並不是主要的敵人。我去吧！」鐵木真還想說明自己的看法時，脫里·王汗小而蒼白的臉漲得紅紅地大吼道：

「這次決戰只准贏不准輸，交給你成嗎？你攻打左翼，把左邊的泰亦赤兀人打倒！」

既然如此，鐵木真只有把勝敗攸關的最苦戰線讓給脫里·王汗。

脫里·王汗率一萬名的主力軍隊朝克魯倫河下游而去，鐵木真也率一萬大軍朝泰亦赤兀氏族的根據地——鄂嫩河中游前進，以截斷想支援札木合的泰亦赤兀人。

鐵木真在這裏，第一次與多年來的宿敵泰亦赤兀氏族展開激烈的戰鬥。鐵木真首先把大軍分成數路，包圍泰亦赤兀氏族的據點，然後逐漸把包圍的圈子縮小。戰鬥不分晝夜地進行著。

在這次戰鬥中的日沒時分，鐵木真被敵箭射中頸部負傷。血從傷口噴出，但是戰鬥仍然繼續著，而且夜幕低垂，因此得不到適當的治療。入夜，戰鬥停止後，裘爾滅用嘴吸鐵木真傷口的淤血。吸了吐掉，吐掉之後又吸，盡所有力量把鐵木真體內的毒液完全吸出，不留一絲餘毒在內。隔天早上一看，附近的泥土被血染成了黑褐色。

翌日，有兩個人從被包圍的泰亦赤兀氏族的部落中跑到鐵木真的陣營來。他們是沈白、赤老溫的父親鎖兒罕·失刺跟一個臉色黝黑的二十五、六歲年輕人。鐵木真因鎖兒罕·失刺對自己有救命之恩，所以決定收留他們。他問年輕人：

「你是什麼兵？」

「我是弓箭手。」

「你爲什麼投降過來呢？」

「因爲弓矢已盡。」

「你可知道使我黃色戰馬的頸骨折斷，又傷了我頸子的射手是誰？」

年輕人考慮了一下，回答：

「那可能是我。從嶺上射下來的一定是我的箭。」

「既然讓我知道，饒你不得。」

年輕人說：

「我也認命了，要殺就殺吧！」

其實，鐵木真並無殺這年輕人之意。不求饒命、坦白回答的這位年輕人，眼中的光輝映入鐵木真眼裏感覺好美。年輕人沒有避開鐵木真的視線，大吼著：

「快殺吧！」

鐵木真說：

「你不必急著想死。你來伺候我，我要是下令，你得把青石射裂、黑石射碎。」

年輕人默默地注視著鐵木真的臉。

鐵木真又說：

「我賜給你一個名字，就叫哲別（箭）好了。」

年輕人還是不吭聲，表情也沒變。由於他本身是神箭手，頭部形狀也像箭一樣尖尖地；因此在場諸人都覺得這名字取得非常恰當。那天晚上從脫里·王汗處有軍情傳到鐵木真營中：已擊潰札木合的主力，現正追擊敗逃中的札木合。

鐵木真徹底掃蕩了泰亦赤兀氏族，但是沒逮到首領塔兒古台心有未甘；把泰亦赤兀氏族徹底殲滅，往後泰亦赤兀氏族的字就在蒙古高原中消失了。泰亦赤兀氏族跟鐵木真同族，祖先也相同；但是，鐵木真在這次掃蕩中手下毫不留情。俘虜當中也有許多彼此認識的，甚至小時候還在同一蒙古包中玩耍的波爾幾金氏族的人，其中更有不少是近親；但是，鐵木真把這些人當成不共戴天之仇敵，不接受他們任何的哀訴和辯解。

「如風吹灰燼般，把泰亦赤兀氏族的男人殺掉，趕盡殺絕使他們絕子絕孫。」
由於鐵木真的命令，泰亦赤兀部落的男人全部被斬，女人則被集中到一處，被迫天天清掃刑場的善後工作。

泰亦赤兀陣營中的人，被饒過一命還留在鐵木真陣營的，只有兩個人，即沈白、赤老溫之父鎖兒罕·失刺，和鐵木真賜名為哲別的年輕人。

鐵木真掃蕩泰亦赤兀氏族之後，幾乎每天都有部隊從各戰線撤回。博爾赤、別勒古台、合撒兒都回來了，還有脫里·王汗麾下的幾支部隊也回來了。每一部隊都在各戰線建立了輝煌的戰果，最後，打敗札木合主力的脫里·王汗的部隊也班師回來了。

鐵木真和脫里·王汗兩軍的部隊，很快就擠滿了新戰場四周還殘留血腥味的一個角落上。登上丘陵一看，在藍空下，人數衆多的部隊排列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上，就像攤開著的一大塊豪華燦爛的絨毯。

脫里·王汗凱旋歸來的第三天，前往爲他和鐵木真兩人會面而設的，位於山腳下的蒙古包。兩人在戒備森嚴的層層保護下赴會，但是只有兩人進入蒙古包。

脫里·王汗苦笑著說：

「真是麻煩呀！兩人合作打敗了札木合，爲了互報戰捷，爲什麼非採取這種見面方式不可呢？」

鐵木真也苦笑了。脫里·王汗說的很有道理，可是，彼此又覺得不這樣似乎不行。

現在，鐵木真和脫里·王汗是蒙古高原上的兩個統治者。以前加上札木合非三分不可的東西

，今後只要分成兩份就行了。札木合逃走了，而他所率領的大部分部隊都被脫里·王汗解除了武裝，在各部落等候發落。

按照這次會戰之前，兩人的約定是：把所有屬於札木合諸部族的東西，包括男人、女人、羊、馬、珠寶和武器等一切都分爲二。不過，跟上次滅蔑兒乞部和塔塔兒族時不一樣，這次要分的擄獲品實在太多了。主要的部族就有撒兒吉特、依奇列斯、克爾拉斯、泰亦赤兀、弘吉刺、乃蠻以及分散在廣大蒙古高原的小氏族和部落。要把這些平分爲二，事實上也不可能。

脫里·王汗說：

「孩子呀！我們輪流說出一個自己想要的部族名字！讓你先說吧！」

鐵木真說：

「打敗札木合主力的是父安達的功勞，還是由您先說出希望的部族吧！」

鐵木真把優先挑選的權利讓給脫里·王汗。於是，脫里·王汗說：

「弘吉刺！」

弘吉刺族是高原上最富裕的部族。鐵木真心裏最想要的就是妻出身的這個部族，不過，現在也無可奈何。孛兒帖的父親德·薛禪已變成敵人。

鐵木真說：

「泰亦赤兀族！」

接著，脫里·王汗說：

「歐依拉特！」

鐵木真又說：

「撒兒吉特！」

兩個征服者就這樣，用非常簡單的劃分法，把分散在高原的擄獲物之所有權劃分清楚，最後剩下乃蠻部族。之所以會留下乃蠻部族，這是因為乃蠻已名存實亡，從那裏得不到任何實質上的東西。在蒙古高原上，乃蠻是屬於髮膚殊異的土耳其系的民族，本來就不屬於脫里·王汗、札木合或鐵木真的任一部族。雖說同在蒙古高原上，但位於阿爾泰山脈的另一邊，地理上既孤立，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那麼，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這次乃蠻應札木合之邀，在這次會戰中雖只派出少數部隊參加，但是援助札木合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

脫里·王汗說：

「將來非聯合起來攻打乃蠻不可。」

鐵木真問：

「什麼時候？」

「一年以後吧！在這之前，我們彼此都有許多要做的事情。」

如脫里·王汗所說，彼此要做的事已經堆積如山。單是懷柔新接的諸部族，就已不是件容易的事。

鐵木真和脫里·王汗將擄獲物劃分完畢後，僅形式上舉杯互祝勝利。照理說應該舉行慶功宴，讓衆多武將參加才是，然而兩人都無意這麼做，都覺得還是避免舉行慶功宴較妥。

鐵木真深知一年後和脫里·王汗共同攻打乃蠻，是不成問題的，關鍵是攻下乃蠻之後，不管喜歡與否，就是彼此決勝負的時候了。統治蒙古高原的只能有一人，一山不容二虎，脫里·王汗和鐵木真雙雄是不能並峙的。

兩個首領彼此約定明早日出時，各自從帳幕出發班師回去。之後，跟來赴會時一樣，在層層保護下，返回自己的營地。

翌日清晨，兩軍各朝相反方向離開新戰場回去。部隊前進大約半刻時候，鐵木真突然有一股想偷襲脫里·王汗的強烈慾望。如果現在遽然發動，把十萬部隊兵分三路，突襲呈線狀行軍中的脫里·王汗部隊，有如三根鐵釘從旁邊釘下一樣，要打敗脫里·王汗並非難事。不過，鐵木真又回心一想，自己既有此意，難保脫里·王汗沒有這種企圖，一想到這裏，認為事不宜遲，馬上下令全軍變換成戰鬥隊形，以防脫里·王汗部隊萬一來襲。

部隊採取戰鬥隊形的那一整天，沒休息地強行軍。到達自己的營地後，鐵木真才解除脫里·王汗或許會來襲的警戒心。

經過幾天的行軍之後，部隊凱旋回到自己的帳幕；不過，只過了一夜，其中的部分部隊又出發，把帳幕拋在身後。對新收編的諸部族，是需要講求適當的措施和處置的。

鐵木真把這件工作，交給兩位年輕的將領處理，一個是裘爾滅的弟弟速不台，一個是蒙卡力。兩人都是鐵木真從札木合帳幕回來後，跟其他多數人一起加入鐵木真陣營的。那時還是少年的兩人，而現在速不台已經二十八歲，蒙卡力也已經三十一歲了。

兩人在這次戰鬥中，表現得非常優異，為部隊製造了幾個勝利的因素；鐵木真為了獎勵他們，第一次給予兩人權限很大的重要任務。兩人在帳幕裏過了一夜，第二天就馬不停蹄的率領兩千士兵出發，進駐到幾個剛被征服的部族的部落裏。

半個月左右後，速不台和蒙卡力送來了一隊泰亦赤兀族的女人和為數眾多的羊、馬。鐵木真把泰亦赤兀族的女人分給自己的部下當奴婢使喚；把馬當軍馬使用，羊則被趕到共同的牧場。

鐵木真又把他們從其他被征服部族送來的年輕人編入軍隊，至於老人、女人、羊群和財物之類的東西，這次連一樣都沒送來。鐵木真非常滿意這兩個年輕武將所做的一切措施，以前博爾赤和裘爾滅的任務，現在可由速不台和蒙卡力接棒。

鐵木眞除了這兩人之外，還積極拔擢其他的年輕人，就第一線的重要位置；因此，在鐵木眞帳幕中，位居重臣的博爾赤、裘爾滅、合撒兒和別勒古台，已可專心處理其他更重要且複雜的各種工作。鐵木眞和他的重臣們都爲了統治、管理近二十萬人的大軍而忙碌異常。

翌年一二〇二年，鐵木眞四十歲。在正月的賀筵上，接到塔塔兒族的殘黨，襲擊鐵木眞麾下一部族的消息。鐵木眞馬上停止新年的各項慶祝活動，決定出兵攻打塔塔兒族。

從前年秋天就陸續接到塔塔兒族殘黨蠢動的報告。鐵木眞擔心脫里·王汗會乘虛而入，故猶豫不決，不敢發兵攻打。想要在蒙古高原上發動大軍時，鐵木眞與脫里·王汗彼此之間，都要先取得對方的諒解才行。雖然沒有明文約定，但彼此早就有這種默契存在；何況現在要對付的，是都不屬於任何一邊的塔塔兒族，更需要取得對方的諒解。

可是，鐵木眞這次並未知會脫里·王汗，就先行出兵攻打。鐵木眞心想：向脫里·王汗報告，來回需要一些時日，費時曠日；再則，鐵木眞準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來迅速平定塔塔兒族，不讓脫里·王汗有插手的餘地，還可將塔塔兒族的領土收爲己有。

鐵木眞在出兵之前發出兩道軍令：一是禁止在占領地的一切掠奪行爲；二是如果被打敗，一定要回到最初的突擊地點，在那兒重新部署迎敵，禁止無限制的敗逃。

鐵木真率領一萬大軍，橫過冬季的高原。騎兵隊在凜烈的風中前進，不斷發出像揮鞭的「嘶嘶」聲音。戰線從達蘭·涅姆爾凱斯延展到烏爾克依河畔，不過短短的三天就結束了。在這次作戰中，表現最優異的是哲別。這位曾折斷鐵木真坐騎的頸骨，射傷鐵木真頸子的年輕人，但是個神射手，肉搏戰時更是勇不可擋。他用雙腿夾緊馬的背部使身體高高浮起，雙手自由自在地揮舞著長矛，他那疾風般迅速而威猛的樣子，讓人覺得已經超出人類所能。突襲路線經常是由他衝開的，他就像一隻不死的鋼箭，迅速、銳利。

被俘虜過來的塔塔兒族男人，全部將被集中在一處斬首示衆。鐵木真無論任何情況，對塔塔兒族和泰亦赤兀族都不會施予些微的憐憫之心。異母弟的別勒古台犯了一個小錯誤，他無意中把準備殺光所有塔塔兒族男性俘虜的決定洩露出去。

因而引發了塔塔兒族俘虜的暴動，他們拿起武器，占據要塞。爲了平定俘虜的暴動，鐵木真損失了十幾名士兵的生命，他第一次嚴厲斥責自己的異母弟，同時對這位多年來一直是自己左右手的別勒古台，取消他往後參加所有評定會議的權利。

另外，在這次作戰中，還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鐵木真近親的阿爾坦、克察兒、達力台三位武將，違背軍律，搶奪財物據爲己有。當鐵木真知道後，馬上派遣哲別和庫必來兩人，把他們三人搶奪的馬匹、財物悉數沒收。

鐵木真在已成空城的塔塔兒部落內，將所有的擄獲物全部賞給士兵們，還把女人按比率犒賞他們。

鐵木真把塔塔兒族首領的女兒伊絲絹和伊絲琦分給了自己，他要讓宿敵的女人都生蒙古人的私生子；鐵木真要讓擁有最純正塔塔兒族血統的兩個少女爲他生小孩。鐵木真在軍旅的休息室，一夜之間把兩個年輕的姊妹侵犯了，這是他第一次把敵方的女人據爲己有。鐵木真在跟妻子孛兒帖韻味不同的、嬌艷而有光澤的異族女人身上，體會到不只是復仇一語所能道盡的快樂。

沒多久，鐵木真就踏上歸途。他把女人、羊和馬匹安排在長長隊伍的最後面。這次隊伍沒有像來時那樣，在風中發出劇烈的聲響；雖然沒了風聲，但是日夜都聽到走在隊伍最後面的女人的哭聲。她們對降臨到自己身上的不幸，還無法逆來順受。

鐵木真凱旋回來後不久，傳來消息：如自己襲擊塔塔兒族，把它納爲己物一樣，脫里·王汗也依法泡製，向餘黨開始逐漸蠢動的蔑兒乞部出兵，然後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脫里·王汗的這種做法，擺明了既然你先不仁我就不義，大家就走著瞧吧！

兩人都沒有責備對方犯規的舉動。在春光開始照射之際，蒙古高原又恢復了往昔的寧靜。脫里·王汗和鐵木真都忙著訓練自己的部隊，希望比對方強大，有一天能打敗一定會成爲仇敵的對方。

鐵木真對全民皆兵的訓練工作毫不懈怠。現在隸屬於蒙古管轄的所有部族，輪流到牧場工作，沒到牧場工作的日子就接受嚴格的戰鬥訓練；只有騎兵隊接受演習的團體訓練。從合撒兒、別勒古台、博爾赤、裘爾滅等重臣，到哈赤溫、帖木格、速不台、蒙卡力、庫必來、哲別等悍將，以及鐵木真的兒子少年拙出等都在草原上疾馳，塵埃和著汗水滴濕了草原。現在，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面對強敵脫里·王汗虎視眈眈的餓狼。有時合撒兒會以統帥身分向全體部隊訓話：

「兄弟們！我們要前進再前進，如草原般擴大，如海洋般佈陣，然後如鑿子般戰鬥！」

蒙古的軍隊，像合撒兒所說的訓練著。

這年秋天，鐵木真接到一件意外的情報：札木合投靠到脫里·王汗的陣營。札木合自從被鐵木真和脫里·王汗的聯軍打敗後，就遠走高飛到遙遠的北方；最近又率領餘黨出現，還投靠到脫里·王汗的陣營。脫里·王汗沒有宰掉札木合，反而接受札木合及他的部下，成為自己的一股新戰力。

阿爾坦、克察兒兩人知道有關札木合的最近動態，彼此秘密商量後就率部衆脫離蒙古陣營投向脫里·王汗。先前阿爾坦、克察兒因違反軍紀，被鐵木真處分而懷恨在心，此次終於叛變了。不過，現在對鐵木真而言，阿爾坦、克察兒的叛變並不是件大事；他們即使不叛逃，也是鐵木真

將來不得不切除的病根。演變至今，鐵木真覺得和脫里·王汗之間的對立已經表面化了。

翌年，西元一二〇三年春天，脫里·王汗派使者前來說：

「我的安達，我親愛的兒子呀！進攻乃蠻的時候已經來臨。我軍現已做好越過阿爾泰山的一切準備了。」

鐵木真也馬上回派使者過去：

「我的安達，我的父呀！蒙古部隊早已蓄勁待發，只等待我父安達下令。——安達呀！如巨虎長嘯般大吼越過阿爾泰山吧！」

鐵木真知道乃蠻的攻略戰，會轉變為克烈跟蒙古在高原上的爭霸戰。從消滅乃蠻的那一刻開始，兩軍馬上會轉變為敵人對峙。這種演變不只是鐵木真預料得到，脫里·王汗更清楚。就意義上來說，脫里·王汗和鐵木真彼此派使者宣佈攻打乃蠻，其實也是兩軍的宣戰。

之後不到一個月，兩軍彼此呼應，向蟠踞在高原西部的土耳其民族之根據地前進。鐵木真挑選了三萬精銳，親率出征。

鐵木真認為脫里·王汗的部隊或許過不了殘雪猶深的阿爾泰山吧！而脫里·王汗似乎也認為鐵木真的部隊過不了阿爾泰山。然而，兩軍先後都越過阿爾泰山山脈，向乃蠻部族中戰力最強的古秋克特氏族的帳幕進攻，如摧枯拉朽般一下子就擊垮了；緊接著又是大肆殺戮和搶奪。

打敗古秋克特氏族後，兩軍並未久留；說來也巧，又是同時收兵。表面上雖然沒說出來，其實兩軍都以攻打乃蠻爲藉口，彼此虎視眈眈，等待時機成熟的時刻來臨。

從攻打乃蠻歸來不久，鐵木真獲得情報——由於乃蠻部隊反向土拉河畔的黑森林進攻，因此脫里·王汗的部隊陷入苦戰中。合撒兒主張不可錯過這次機會，應該馬上揮軍攻打脫里·王汗，裘爾滅、博爾赤也贊同；但是，鐵木真仍然猶豫著。不錯，現在是消滅脫里·王汗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但是，這樣的勝利可能會留下不良的後遺症。

鐵木真說：

「十六年前，當時力量薄弱的我們，爲了要從篋兒乞人手中搶回孛兒帖，發動毫無勝算把握的戰鬥時；脫里·王汗不是援助過我們嗎？也因此，我們才會有今天。我們要救脫里·王汗一次，以報答他的恩惠！現在我們援救脫里·王汗，以後未必就會後悔。這次和乃蠻作戰時，我並不覺得脫里·王汗的部隊有多可怕！」

脫里·王汗部隊的戰鬥能力，雖不能說比蒙古部隊遜色，但鐵木真心裏確實也不覺得有特別之處。脫里·王汗的指揮官都是運籌帷幄的良才，經常能避免犧牲取得勝利；但是一旦碰到一對一的肉搏戰時，常暴露出料想不到的缺點；而蒙古士兵不管在任何小戰鬥中，都能以一對一打倒對方而獲勝。在鐵木真眼中，克烈部的士兵只是勇敢的士兵罷了，而蒙古士兵則是伸長舌頭，流

著口水，喘著氣，到處搜索獵物的狼。

鐵木真說服諸將之後，馬上向布達拉克河畔前進，在那裏救了正陷入苦戰中的脫里·王汗之子——桑昆，還救出被俘的桑昆妻子。

鐵木真率領部隊回到營地後不久，脫里·王汗僅帶著少數部下，來到鐵木真營地。這是極為大膽的行動，除了向鐵木真對這次的救援表示感謝之外，還要求重新訂定盟約——以前，兩人彼此雖然以「我的安達，父親啊！」「我的安達，兒子啊！」互稱，但是並未正式訂立盟約。

儘管如此，鐵木真猜不透現在才提出這種要求的脫里·王汗的企圖。天下再沒有比現在兩人之間的盟約更無意義、更滑稽的了；不過，鐵木真仍然答應脫里·王汗的要求。鐵木真在自己帳幕前的廣場上擺設酒宴，招徠數千部衆，舉行與脫里·王汗訂盟的儀式。

鐵木真與老將脫里·王汗相對舉杯，脫里·王汗跟年輕時一樣，有著冷冷的額頭和眼睛，看不出任何衰老的跡象。往上捲的頭髮，根根發出白色的銀光，很美，也有異樣的感覺。

脫里·王汗說：

「我想把我的女兒抄兒·貝奇，贈給你的嫡子拙出爲妻。如此，兩家的關係加深，彼此成爲一體來共同對付離間兩家的、有牙的大蛇！」

鐵木真答應了。他並不完全相信脫里·王汗所說的話，但也沒有必要擋掉伸過來的手。

脫里·王汗回到黑森林後，藉著慶祝拙出與抄兒·貝奇結秦晉之好爲由，舉行酒宴請鐵木真前往赴宴。鐵木真這時雖然與脫里·王汗爲敵，但還是非常尊敬他；無疑的，脫里·王汗爲了要鐵木真來自己帳幕，所以他自己先在毫無防備下到蒙古的帳幕來。

鐵木真無意到克烈部的黑森林赴會，到那裏即意味著死亡。鐵木真和合撒兒、博爾赤商量該怎麼回答脫里·王汗，總該找個像樣的理由拒絕才行。

脫里·王汗部落的巴台、奇西里克兩個漢人，來到他們的討論席上報告：現在土拉河畔的黑森林佈滿了武裝的士兵。聽到這消息，鐵木真眼睛突然亮起來了，他想和脫里·王汗決一雌雄。鐵木真馬上向脫里·王汗的使者說明自己準備赴宴。

打發使者回去後，鐵木真下令全軍出動，手執最精良的武器，配上最好的裝備，希望在喜宴的當天能夠到達黑森林。第二天晚上，數萬騎兵隊從帳幕出發，幾十隊兵馬出帳幕之後，在草原上擴散呈扇形前進。

喜宴當天早上，脫里·王汗和鐵木真各率數萬精兵在名叫黑沙地的原野上見面。兩軍都嚴陣以待。

鐵木真和博爾赤、裘爾滅、合撒兒等商量，決定把蒙古部隊中最驍勇善戰的烏魯烏特氏族和蒙克特氏族分配在第一陣。鐵木真自幼即聽說，這兩氏族在戰鬥中的表現極爲優異。他至今還記

得，記憶力驚人的布魯提赤老人說過的，從蒼狼與白鹿祖先算起的第二十幾代，就有這兩個氏族的名字。

——勇者哈比奇之子托頓。托頓有七個小孩，長男哈奇·克爾庫跑得像駿馬般快，妻那摩命。兩人所生的孩子，即有名的海德祖先。哈奇·克爾庫的六個弟弟是：哈欽、哈奇克、哈求拉、哈奇軍、哈蘭台和老么勇者撒欽。撒欽育有二子，兩人喜歡戰鬥勝於吃飯，是戰鬥之神，也就是烏魯烏特氏族及蒙克特氏族的祖先。

現在烏魯烏特和蒙克特兩氏族的人民體內，似乎仍然流著好戰鬥勝於吃飯的，戰神的血液。在以往的會戰中，這兩氏族團體行動之迅速，非其他氏族所能望其項背。從小就用慣環刀和長矛，每一個人都非常勇敢；此外，在變換陣形，或向敵後方採取迂迴的包抄作戰時，烏魯烏特的黑旗和蒙克特的深紅色旗，表現出令人心折的進退之妙。

鐵木真召來烏魯烏特長老的裘爾秋提，他是個矮個子看來寒酸而羞赧的老人；可是，當他受封為先鋒時，細小的眼睛卻突然發出銳利的光芒，以沙啞而低沈的聲音說：

「謹遵您的吩咐。我們族人將咬碎克烈人！」

鐵木真又喚出蒙克特的首領克依魯達爾，下達了相同的命令。內向、口吃的克依魯達爾一付不好意思的臉說：

「我們也會學烏魯烏特人，把克……克……烈人，一個……一個地抓住，咬碎他們！」

戰端乍啓，馬上看到爲數衆多的深紅色旗和黑色旗，在前線擴散開來。有騎兵隊，也有步兵隊。脫里·王汗派主兒勤氏族精悍的騎兵隊在前抵擋。黑色旗與深紅色旗在悠長綿遠的喊叫聲中前進，把敵人的騎兵隊截成許多小隊，然後包抄過去，轉眼間敵方的騎兵隊就消聲斂跡了。真的就如他們所說的，把敵人一塊一塊地咬碎了。

在主兒勤氏族的騎兵隊之後，脫里·王汗自傲的特曼·托貝原的士兵們又如潮水般湧過來。烏魯烏特族的士兵想把它包抄起來卻被踢開，蒙克特的士兵馬上從旁包圍過來。特曼·托貝原的旗幟在激烈的戰鬥之後，被蒙克特的深紅色旗吃掉了。

這時，拿著歐洛·頓卡特氏族旗子的一隊人馬，從敵陣中突擊而來，蒙克特氏族被這隊人馬打敗，損失了大半軍馬，烏魯烏特氏族趕緊繞到背後攻打。看到情況危急，脫里·王汗的一千侍衛，捲起漫天風沙趕來救援，蒙克特士兵被打敗了，克依魯達爾在這次戰鬥中，頸項被刺從馬上翻落下來。

緊接著，脫里·王汗大本營的一萬人馬挾雷霆萬鈞之勢攻過來，鐵木真的主力部隊馬上向前迎擊。烏魯烏特、蒙克特的深紅色與黑色旗子，被捲入敵我兩軍如雲的陣勢中，很快就消失了蹤影。

一直到黃昏，在砂塵瀰漫的平原上，叫喊嘶殺聲與軍馬嘯聲，不絕於耳。當比平常更紅的晚霞籠罩大半天空時，激戰了一整天的殊死戰結束了。

鐵木真在一千名侍衛的保護下站在小丘陵上。兩軍的屍體堆滿了新戰場，破裂的部隊旗幟，凌亂地豎立在波狀的小丘陵上。

有博爾赤的旗子，也有裘爾滅的旗子，還有合撒兒和別勒古台的旗子，並立在遙遠的北邊；此外還有：哈赤溫的旗子、帖木格的旗子、拙出的旗子和哲別的旗子。這些旗子雖然立在小丘陵上，但是圍在旗子周圍的部隊人數，無論哪一隊都少了好多。他們的表情平靜。

鐵木真把脫里·王汗打得落荒敗逃，但是他沒有下令追擊。鐵木真身旁雖然還有一千侍衛，但大多負傷纍纍。臉漲紅的蒙力克，正接受平原上各部隊派來傳令的戰況報告。知道了博爾赤和鐵木真三子的窩闊台，以及訶額倫親手撫養長大的棄嬰博諾克兒三人行踪不明。

每次聽戰況報告時，鐵木真站得筆直的姿勢一動也不動，只有右臉頰的肌肉微微抽搐著。當蒙力克口中不斷地報出許多蒙古勇士死亡的消息時，鐵木真臉上的肌肉不停地抽動。

鐵木真下令全軍集合。部隊不斷地聚集過來，有只剩下一半的，也有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部隊。烏魯烏特和蒙克特兩氏族，竟然連一人也沒來，看來是被敵人完全消滅了。

鐵木真下令全軍在那裏宿營。翌日，晨曦開始照射新戰場時，博爾赤一個人徒步回來了，身

上傷痕纍纍。鐵木真從正面端詳博爾赤，以手捶胸、淚流滿面地說：

「天神呀！蒙你眷顧，蒙古的勇者博爾赤現在回來了！」

博爾赤述說他追趕敵人敗走的一支部隊，途中從馬上翻落下來，不知昏睡了多久才甦醒，走了一整夜才回來。

中午時分，少年博洛克兒把受重傷的窩闊台放在馬上馱回來。博洛克兒把窩闊台從馬背上抱下來交給旁邊的人：「敵人在曼·溫朵兒山麓，正往庫拉爾·波洛卡特方向逃走！」

身上流著波爾幾金氏族血液的無敵少年報告著。

鐵木真清點人數，扣除傷者，剩下具有戰鬥能力的尚有兩千六百人。鐵木真命令其中的一半留守戰場，親自率領另一半人去接收已敗逃的脫里·王汗麾下的部落。途中，遇到了戰場上不見踪影的烏魯烏特、蒙克特兩氏族的殘存部隊一千三百人。蒙克特氏族的勇者克依魯達爾受了重傷，跟鐵木真見了面旋即斷氣死亡，鐵木真將其遺骸葬於卡爾卡河畔的鄂爾那克山山頂附近。這裏一天二十四小時風吹岩壁會發出聲響，作為克依魯達爾的長眠之地是最適合的了。

鐵木真知道附近有一個弘吉剌氏族，於是派了沈白、哈赤溫兩兄弟去招降他們。鐵木真再往前行，在東凱力克河之東紮營，那裏距脫里·王汗的黑森林有半天的行程。

鐵木真派使者向脫里·王汗報告：

——我的父親、安達呀！我忘不了你的恩惠，因此，我在你兒子桑昆陷入苦戰時，出兵救了他，儘管如此，你還要設計謀害我。我父安達呀！不久的將來我要攻打你的黑森林。那時讓我們作一殊死戰吧！

其實，鐵木真並沒給對方多少喘息的日子，當天晚上就下令全軍攻打黑森林。狼群雖然受了傷，但是攻擊的力量和意志並未消失。

兩軍纏鬥了三日夜。繞著一棵樹木、一塊石頭，展開了一場生死鬥，而深紅色的旗子和黑色旗子，仍不分晝夜地在森林中迴繞著。

第三天的深夜，克烈人最後的困獸猶鬥也被擊潰了。數百部落成了蒙古狼群的餌食，男的被殺，女的被縛。四天後在距離黑森林遙遠的北方，發現了脫里·王汗的屍體，是遭其他部族的人襲擊而死的。他的兒子桑昆的屍體，接著也被發現了。現在，就只剩下札木合的行踪不明。

鐵木真對傑出將領脫里·王汗的死表示哀悼，下令所有克烈族的男人要一起殉死。於是，克烈族的男人一個接一個地被殺了。

鐵木真要一部分部隊留下駐守著連一個男人都沒有的黑森林，自己帶著女人和財物踏上凱旋的歸途。現在蒙古高原上已經沒有能跟鐵木真相抗衡的勢力了。他打敗了塔塔兒族，攻破泰亦赤兀族，擊潰札木合的軍隊，最後消滅了多年來在蒙古高原上稱雄的克烈族。然而，現在的鐵木真

卻沒有一絲絲勝利的喜悅，如今的心情只是長久以來自家人的內鬨總算解決了。

行軍的第二夜，夜深之後，鐵木真在受傷慘重的部隊宿營的傾斜草原上踱著步子。數百蒙古包如一座座的墳墓悄然並立。每一座蒙古包裏的將領和士兵們都睡得死沈沈地，博爾赤睡著了，裘爾滅、蒙力克也睡著了。將士的裝扮就跟乞丐一樣。

鐵木真回到自己的蒙古包時，合撒兒已睡醒，在床上坐著。合撒兒身上的戎衣也是破破爛爛的。鐵木真說：

「今年讓部隊休息，明年再越過阿爾泰山吧！」

合撒兒緊接著問：

「我們要攻打乃蠻嗎？」

鐵木真說：

「讓我們攻打乃蠻吧！蒙古傑出的勇者，應該穿更漂亮的衣服，住更豪華的地方，擁有更大的水甕和更舒適的床鋪；而蒙古優秀的士兵們，也要有更精良的武器，使用更優異的裝備！」

鐵木真曾和脫里·王汗一起越過阿爾泰山，攻入乃蠻的一個部落。其實那次跟本稱不上攻下，只不過是短暫的入侵罷了；但是，在那次入侵時，鐵木真看到了乃蠻跟貧窮的蒙古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們有珍奇的樂器、豪華的祭壇、方便而又美觀的廚房、能夠記錄任何事件的文字

，還有可以容納多人的寺院，以及固定在地上不移動的住屋……

鐵木真說：

「讓我們明年越過阿爾泰山吧！平定乃蠻，把他們所有的新武器搶過來！」

這時，他腦中第一次浮現出將來無可避免一戰的金國。打敗了泰亦赤兀族、塔塔兒族，現在父祖的宿敵就只剩下金國了，他非和他們決一死戰不可。鐵木真並沒有把這個念頭透露給合撒兒，因為要打敗金國這件事，除了鐵木真之外，對其他的蒙古之狼而言，還只是個夢想。鐵木真第三次開口說：

「我們非越過阿爾泰山不可。」

從那一年開始到第二年，鐵木真致力於安撫和重整蒙古高原被征服的部族，他不論任何情況，都嚴禁殺人，殺人者處唯一死刑。此外，還嚴厲取締竊盜，盜人羊馬者，也會被處死刑。

另一方面，鐵木真對蒙古高原上所有部落的男人施以軍事訓練。軍隊的編組，以一千人爲一隊，設千人長，下設百人長、十人長。蒙古高原的每一個地方，鐵木真都成立了部隊，可以在任何地方調動軍隊。

鐵木真允許各部族的部落和羊群自由遷移，開拓新牧地，使自己的生活的富裕起來，同時慢慢

地完成以軍事國家而言必需的部落配置。

鐵木真在打敗脫里·王汗的第二年，即一二〇四年的初夏，祭纛旗出兵，攻打乃蠻。上次與脫里·王汗合力討伐的是乃蠻的克秋果特氏族，鐵木真這次的目標是全乃蠻的首領太陽汗。鐵木真希望把乃蠻的所有部族收爲自己的轄下。部隊沿著克魯倫河上溯，越過阿爾泰山的一座山脈，陸續侵入乃蠻部。太陽汗在塔蜜兒河下游集結佈陣迎擊鐵木真，對鐵木真而言，這次戰鬥跟以往的所有戰鬥差別甚大。敵人擁有數百輛戰車，而且戰車與戰車之間，佈滿了穿著甲冑，看來威武的弓箭手。

在戰端開啓之前，蒙古部將們都揣測不出戰鬥會以什麼樣子展開？何況乃蠻的部隊當中，還摻雜了不同種族的士兵，他們還擁有跟乃蠻不同的新武器呢！

從乃蠻的陣地，頻頻傳出奇妙的大鼓聲和鉦聲，那聲音越過草原傳到鐵木真的陣營。他們彼此誰都不願意先攻，入夜後，彼此都看到對方的陣地裏有無數的篝火燃燒著。

兩軍爲了等待時機對峙了兩天，到了第三天早上，鐵木真召集諸將領，下令午後開始進攻，這時先鋒部隊的指揮官合撒兒說：

「我們應該如何戰鬥呢？」

鐵木真說：

「合撒兒呀！你不是經常說嗎？如草原般展開，如海水般佈陣，如鑿子般激烈戰鬥。這樣戰鬥不就行了嗎？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呢？」

鐵木真說完後笑了。

合撒兒照他的話去做。蒙古的各部隊，在吶喊聲中如草原般迅速展開來，完成如海洋般的佈陣，之後，如鑿子般激烈的戰鬥很快就開始了。戰鬥在一進一退的情況下，繼續到黃昏。

從俯瞰著戰場的鐵木真口中，突然說出：

「蒙古的四匹狼，衝吧！」

可能是合撒兒下了命令，一直等待著上前線的哲別、裘爾滅、庫必來和速不台四人，各在部隊前頭，率領部隊往微微傾斜的廣闊原野衝過去，就像四匹鬆開鎖鍊的餓狼。他們的身心是用鋼鐵製造的，必要時，嘴巴可以變成鑿子，舌頭可以變成錐子。他們不帶鞭而帶環刀，拂露、偃草、乘風而去。

當四匹狼衝到前線的同時，敵軍馬上開始後退，彷彿彼此之間有著默契似地。

「好！大家衝吧！就像早上被放開的小狼，繞著母狼的四周，吸啜著母乳。」

鐵木真又喃喃自語。戰線上，宛如從天而降，不怕死的烏爾烏特、蒙克特的士兵們，追趕著後退的敵人，圍住每一輛戰車，啃食騎兵隊，現在開始包圍步兵隊了。烏爾烏特和蒙克特部隊在

上次戰鬥中損失了不少，但是現在部隊的行動，反比以前更迅速、兇悍。

由於他們的出現，敵軍又開始後退。

「好！就像大蟒蛇般前進，搖頭擺尾前進呀！」

鐵木真又叫了。先鋒部隊的指揮官合撒兒，率領他的部隊出現在廣闊原野的一個角落上。在鐵木真看來，合撒兒短小的身軀有如五公尺四公寸的巨大蟒蛇。大蟒蛇張開了足以吞下三歲牛馬的大口，現在爲了要吞噬乃蠻全軍，開始在廣闊的原野上疾馳。

乃蠻部隊又退了。第一陣、第二陣、第三陣都退下去了！

鐵木真對自己率領的後衛部隊下了攻擊命令，他從山丘上慢慢下來，等部隊到來之後，身先士卒一馬當先。他在馬上微微彎腰，跟圍繞在自己左右的幾十兵團，如風捲殘雪般地快速前進。乃蠻部隊節節敗退，最後逃入後方的那古山。蒙古的狼群從後追趕他們，開始一起攀登山麓而上。

那天晚上，鐵木真圍著那古山宿營，入夜後，攻擊並未因此鬆懈下來。新的部隊源源不絕從山麓往上爬，到了拂曉時分，被追到山頂附近的乃蠻部隊，仍作困獸猶鬥的垂死之戰，結果三分之一的人沿著山峰逃走了，三分之一掉落山谷，剩下的三分之一則成了蒙古的俘虜。

在那古山頂攻破乃蠻主力部隊的第二天，鐵木真的部隊抓到了乃蠻的首領太陽汗，接收了分散在阿爾泰山山脈南面山腹的乃蠻部落。

從俘虜口中，鐵木真知道了札木合曾來投靠乃蠻。聽到札木合的名字，鐵木真不禁興起一股懷念之情。曾以漠北之雄而馳名的英雄，失去自己的帳幕之後，投奔脫里·王汗。當脫里·王汗被打敗之後，這次又投身乃蠻部隊。可以想像得到這三年的歲月，對札木合而言不是輕易能度過的。

鐵木真眼前浮現出經常面帶微笑的札木合的臉，心想：札木合是以和自己相鬥為生存的意義，因此現在或許還活著吧！札木合舊部的札答刺、卡答勤、裘魯滋克特、多爾邊、台裘特和弘吉刺各氏族、部族的人，在那天黃昏之前都來歸順鐵木真。可是，沒有人知道札木合的下落。

乃蠻首領太陽汗的母親也被抓到了。鐵木真看她還年輕貌美、風韻猶存，就收為自己的側室。把被征服的敵方女人據為己有的這方面，鐵木真的興趣似乎越來越濃了。兩年前鐵木真平定塔塔兒族殘黨時，他第一次把敵人首領的女兒伊絲絹、伊絲琦納為妻妾，之後又接連把幾個女人也納為妾。他決不染指自己部族的女人，但是對於被自己打敗的其他部族的女人，只要有點興趣的，就不管身旁是否已有女人，一定要對方服侍自己。

會戰之後，鐵木真看到許多女人被綁成珠串般地強行拉來。他一想到自己的母親訶額倫，還

有妻子孛兒帖，也曾經被那樣看待時，一股難以形容的凶暴心態油然而生。鐵木真經常從女俘虜當中，挑選中意的叫到自己的帳幕來；但從沒有人爲保護自己的貞潔而試圖反抗。一切照著鐵木真說的做動作，看不到痛苦或悲傷的表情。

鐵木真不了解女人這東西。男人爲了戰鬥，即使失去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而女人在戰敗時，則順從敵方的男人。鐵木真認爲女人——包括母親訶額倫和妻子孛兒帖在內——這東西是相信不得的，鐵木真小時候對女人先入爲主的觀念，至今未有絲毫改變。

有一次，弟弟合撒兒提出他的看法，認爲每次會戰後把女俘虜賞賜給士兵們是會擾亂軍律的。那知，鐵木真竟然大笑出聲說：

「戰勝時，可以要敵方女人並排躺在床上，把她們當墊被睡覺，讓她們懷蒙古人的種，生蒙古人的孩子。除此之外，女人不是毫無用途嗎？」

鐵木真說這種話多少有點自暴自棄，合撒兒注意到那時鐵木真的臉陰暗得嚇人。鐵木真對自己身上是否流著蒙古人血液的疑問，轉眼間已過了二十幾年的歲月，可是這問題仍然得不到答案；而長子拙出的血統，也跟自己一樣無法作決定。似乎像自己，也似乎不像自己。

現在鐵木真是支配著蒙古高原的唯一權力者，對自己體內流著的是蒙古人的血液？或是蔑兒乞人的血液？已不是大問題了。但是，鐵木真知道自己內心深處，像少年時代一樣，仍然希望自

已是蒙古蒼狼的後裔。

鐵木真從乃蠻遠征歸來，聽到篾兒乞部族不安分守己，馬上決定出兵攻打。上次攻破篾兒乞部族時，雖然殺盡所有的男人，未曾留一個活口；但是，如雜草般韌性強硬的篾兒乞部的殘黨，不知從哪兒冒出來，又逐漸形成一個新的部族。

鐵木真對篾兒乞部跟對以前的泰亦赤兀族、塔塔兒族一樣的嚴格。即使對其他部族的人可以原諒，但是不能寬恕或許跟自己有著相同血統的部族。

初秋，鐵木真與篾兒乞部的首領特克特打仗，很快就打敗對方，奪得附近一帶的土地。這時，有一個名叫帶兒·兀孫的人對鐵木真說：我的女兒有這部族第一美人之稱，要是您喜歡的話，可以把她獻給您。鐵木真下令兀孫把女兒送過來。兀孫的女兒得到消息後離家出走，躲起來了。鐵木真命令士兵務必把她找回來。

大約十天之後，士兵們找到了。她的衣服滿是泥濘，臉上、頭髮上也弄得髒兮兮的。鐵木真下令把女孩帶過來。

「妳叫什麼名字？」

「忽蘭！」

女孩口齒清晰，但眉毛上揚有反抗之意。

「在這十天裏，妳藏在哪裏？」

女孩說出自己藏匿的幾個部族的名字。

「爲什麼不藏在固定的一個地方呢？」

鐵木真問，忽蘭臉上現出慍色說：

「無論我走到哪個部族，年輕人都想侵犯我。男人這東西，都是野蠻的禽獸。」

忽蘭所說的應是實情，戰鬥剛剛結束，到處可見殺戮行爲，秩序尙未恢復。沒受到特別保護的女人，置身在這種環境中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命運，縱使她們不說也能想像得到。

鐵木真對忽蘭這女孩——拒絕把身體獻給自己，卻因此成爲其他部族暴徒的安慰品——感到非常憤怒。對鐵木真而言，遭到被自己所征服部族的女人拒絕，這還是頭一遭呢！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讓他火冒三丈，更何況還被其他部族的暴徒侵犯了，鐵木真認爲這是對自己的一大諷刺。

鐵木真像朗讀宣言般地說：

「我要把妳，還有侵犯過妳的奴才全部捉來處死。」

忽蘭露出強烈的眼光說：

「我並沒有引誘別人來侵犯我，我每次都拿生命來保護自己。如果我被侵犯了，我會選擇死亡！」

「妳在胡扯什麼？妳這頭蔑兒乞人的母狗！」

鐵木真不相信忽蘭的話，他認為那是不可能的。然而，眼前的女孩對馬上就要降臨到身上的死亡毫不畏懼，以一副安詳篤定的神情說：

「我現在是對著神說話。至少神會相信我的！」

這時，有兩道冷冽而銳利的眼光，從忽蘭被泥土弄髒的臉上射向鐵木真，她笑了。鐵木真從未見如忽蘭的這般笑容。她的臉上充滿著驕傲，聲音中也透露出驕傲的訊息。

「把這個女人給我綁起來！」

鐵木真命令旁邊的人，把忽蘭帶到民家的屋子裏。

兩天後，鐵木真到關著忽蘭的房間去。忽蘭坐在床鋪上，但是當她看到站在門口的鐵木真時，馬上從床上下來，擺出抗拒的姿勢。

「你不要進來，你只要踏進這房間一步，我馬上自殺！」

她的語氣強烈而堅決。

鐵木真問：

「你選擇什麼方法死呢？」

忽蘭說：

「我只要用牙齒咬斷自己的舌頭，死亡馬上會降臨我身上。」

看得出她心意已決。所有蒙古高原的民族都害怕的鐵木真，在忽蘭面前竟然失去威力。鐵木真躊躇著，沒有再向前一步。

這時，鐵木真發現眼前的忽蘭跟上一次看到的判若兩人。洗掉淤泥後的臉，不愧是有篋兒乞部第一美女之譽，的確很美。鐵木真認為她不只是篋兒乞部的第一美女，也是自己所見過的女人當中最美的。鐵木真曾經被妻子孛兒帖亮麗的美吸引過；不過，眼前這篋兒乞部的女孩比孛兒帖更美、更聰明。在那宛如雕琢的、輪廓分明的臉上，還有著孛兒帖所沒有的憂鬱氣質，頭髮有一半是金色的，眼睛微帶藍色。

那天，鐵木真徒勞無功而回。第二天、第三天，鐵木真都到關著忽蘭的民家；然而，從忽蘭口中說出的還是那一句，鐵木真只能看看她的臉而已。

鐵木真自平定篋兒乞部後，就在篋兒乞部的部落住了兩個月。在這期間，鐵木真去看過忽蘭幾次，他對自己被女俘虜這般擺佈感到不可思議。如果這次不是忽蘭，可能早就把她處死了；但是，鐵木真辦不到。

終於到了部隊就要凱旋回去的前夕，鐵木真又去看忽蘭，他說：

「我並沒有把你當作一般的女人看待。」

鐵木真沒想到自己會說出這樣的話，他甚至對自己的話感到吃驚。可是，話一旦說出口就收不回来了。

鐵木真又說：

「我想讓你到我的帳幕裏來。」

這時，忽蘭把略帶憂鬱的臉轉向鐵木真，正視著他問：

「你是說真的？」

「當然，我說的是真心話。你還不了解嗎？」

鐵木真說完後，忽蘭接著說：

「或許是事實吧！否則，我早就死掉了。你現在對我的感情就是愛嗎？」

忽蘭語中稍含親切之感，跟以前不一樣。

鐵木真回答：

「是的。」

「你現在說那是愛；到底你對我的愛，是否比對其他的女人更深、更濃呢？」

「當然比對其他任何女人都深、都濃。」

忽蘭又問：

「這也包括你的妻子在內嗎？」

鐵木真吃了一驚，無法馬上回答。

「如果你對我的愛比你妻子的愛更深、更濃，那麼你就可以得到我的身子；否則，無論你使用任何手段，我決不會讓你得逞的。我隨時都準備死。」

這次，鐵木真沒回答，但是他向房內踏進一步，然後向忽蘭靠近；忽蘭往後退，不過沒再說拒絕的話了。鐵木真抱住忽蘭的身體，他認為自己真的愛這女孩最深、最濃！

讓鐵木真感到意外的是，忽蘭居然還是潔淨無垢之身。當她第一次被帶到鐵木真眼前時，她以驕傲的語氣說自己以生命保護住貞潔時，鐵木真並不相信。想像不出在兵荒馬亂的動盪中，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人怎能安然度過十天還能保持潔淨的身子？然而，事實證明她的話是真的。在忽蘭白晰的身體、均勻的肩上，以及形狀優美而堅挺的兩乳之間，還有纖細而無一絲贅肉的腰間，留下了多處跌打的青色淤血痕跡；似乎在訴說她是經歷了多少困難才做到的。

翌日清晨，鐵木真走出忽蘭房間時，又一次感受到自己比誰都愛這個女人，應該會愛她一輩子吧！大概不會違背自己對忽蘭所發的誓吧！

鐵木真平定蔑兒乞部的餘黨，踏上凱旋的歸途。在不兒罕山山麓，距離自己部落只有一天行

程處宿營。當天晚上，鐵木真在進入自己的帳幕之前，決定把忽蘭的事告訴妻子孛兒帖。以前納伊絲絹、伊絲琦姊妹，以及其他女人時，鐵木真從未特別轉告孛兒帖。即使不跟孛兒帖說，孛兒帖當然也會知道，這是彼此之間，不聞不問也會自然解決的問題。孛兒帖能體諒在長久的軍旅生活中，正值壯年期的鐵木真，沒有女人是不行的。

不過，這次忽蘭的事，鐵木真卻希望取得孛兒帖的承認。因為將來對待忽蘭，可能跟其他的側室不同，如果那麼做，他希望忽蘭和孛兒帖之間，儘可能不要有不愉快的事發生。

鐵木真派蒙卡力到孛兒帖那兒去辦這件事。比鐵木真年輕八歲，做任何事情都很誠實的武將，第二天從孛兒帖那兒回來，帶回孛兒帖要轉達給鐵木真的話。

「——鐵木真啊！我深愛的蒙古高原之主啊！當你凱旋回到部落之後，你將會在你妻子孛兒帖的蒙古包旁，看到擺設著新傢具的新蒙古包吧！我祈禱住在那裏的年輕忽蘭，彌補我的缺失，成為您非凡力量的源泉！」

鐵木真對孛兒帖的話感到非常滿意，他曾猜測過孛兒帖種種可能的回答。對鐵木真而言，再沒有比這樣的回答更讓他高興的了。孛兒帖並未因此而喪失身為正室的威嚴，她以寬恕報答丈夫對自己的尊敬。

鐵木真平定蔑兒乞部的殘黨凱旋歸來了。但是回來後不久，又有一部分蔑兒乞部叛亂，占據

達卡爾山，鐵木真隨即又出兵討伐。這次討伐軍的總指揮是鎖兒罕·失刺之子——那個個子矮小、頭部特大的沈白。沈白是不論發生什麼事都不畏懼的剛勇武將，不過，這次是頭一遭負大責任。他身材矮小，就連上馬時沒人幫忙都不行，以武將而言，當然吃虧不小；然而，沈白這次出征圓滿地完成大任，把敵將特克特亞及其子克朶趕向遙遠的南方。

鐵木真並未在自己的帳幕長住，那年年底，又率領全軍向阿爾泰山方向出動，再度攻打乃蠻部族。但是這年冬天，積雪太深根本過不了，鐵木真只得把軍隊駐紮在阿爾泰山的北麓。鐵木真這次出征，妻妾中只有忽蘭隨行。

冬盡春來，鐵木真率領全軍第三次越阿爾泰山，再度入侵乃蠻。在布克特爾曼河的流域擊潰了篾兒乞與乃蠻兩部族殘黨的聯軍，兩部族的首領與部眾四散逃逸。

鐵木真令裘爾滅之弟——前年攻打乃蠻時，立下彪炳戰功的速不台——率領鐵製戰車，追擊敵人的殘黨。速不台是年方三十的年輕將領，鐵木真在他出兵之前，勉勵他說：

「敵人如果長了翅膀飛到天上，速不台呀，你就變成老鷹去抓他們吧！如果他們藏在地底深處，你就變成鍬子挖下去吧！要是他們變成魚游到湖海裏，那麼你就變成網把他們網住吧！你曾經越過高山，渡過大河，但是這次遠征的困難甚於往昔不知幾倍。你要考慮到這次行程非常遙遠，在軍馬消瘦之前就要先憐恤牠們，在食糧耗盡之前就要先補給。途中無論野獸再多，也不可以

顧著打獵而使軍馬疲憊。去吧！上天會降福在背負著不能讓敵軍有一兵一卒逃脫的蒙古勇將身上的！」

速不台出陣了。他遵照鐵木真的話去做。把隱藏在阿爾泰山南麓的殘餘部隊完全擊潰，將俘虜處斬。

當速不台進行徹底的掃蕩戰時，在鐵木真的大本營裏，札木合被他的五個部下綁來了。

天色陰霾，這是天地萬物看來都呈灰色的日子。鐵木真在大本營的自己蒙古包前和札木合會面，距離與札木合各率三萬大軍對陣，嚐到戰敗滋味的痛苦經驗後已過了十二年。跟脫里·王汗聯合打敗札木合之後也過了四年光陰。這是鐵木真和札木合十七年來的第一次會面。

鐵木真仔細端詳札木合的臉。他的容貌改變得非常多，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雖然臉型還跟以前一樣，但是現在瘦得顴骨突出，只有臉上的笑容不變。

鐵木真在和札木合會面之前，爲了瞭解事實真相，先問過綁他來的五個部下。原來札木合連敗於速不台的軍隊，最後只剩下五個部下，後來又被部下出賣綁來這裏。鐵木真認爲背叛自己主人的人不能讓他們活下去，於是在札木合眼前，當場把他的五個部下斬首示衆。

鐵木真扶起坐在地上的札木合，讓他坐到椅子上，然後說：

「我的安達，札木合啊！我們化敵爲友吧！雖然我們曾經在同一部落中過日子，不過你最後

卻離我而去。後來，我們雖然度過了好長的敵對關係，但是今天在這兒我們又在一起了。我們在果爾果那克的森林中訂立安達盟約的事，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那一次酒宴的喧鬧聲，如今猶在耳邊響起，那天晚上火焰的顏色也彷彿在眼前。那時候，我們都發了誓。希望我們以後再成為朋友吧！」

鐵木真無意殺死札木合。想到札木合以前的恩惠，鐵木真想援助現在已孤立無助的他。

札木合回答：

「我的安達，鐵木真呀！我現在即使成為你的朋友，對你有什麼幫助呢？我並不認為自己是被你打敗的，是天使我被你打敗的。只要我活著一天，我會祈求打倒你的日子到來，而且我也相信，那一天一定會來到的。你應該儘快把我殺掉。如果你還念在安達的情分上，那麼請你不要讓我流血而死，並請你把我死後的屍體埋葬在高高的山丘上吧！」

「好！我的安達札木合，雖然我想救你，不過既然你認為那樣有損你的英名，那麼我就照你意思殺掉你！」

鐵木真對札木合說了短短幾句話之後，馬上命令旁邊的人：

「不要讓他流血而死，不要把屍體丟在我面前。一定要用厚禮葬他。」

鐵木真說完後即離座而起，那天他一整天關在自己房間沒踏出房門一步。

速不台在半年內就完成了任務，帶著被太陽曬得黑黝的臉回到鐵木真面前。只要被他抓到的，無論是敵方首領之子或嬰兒，一律處斬。對蒙古人而言，從乃蠻部族俘虜回來的東西，每一件都是奇珍異寶。寶石、絨毯、衣類、武器等，在鐵木真的大本營堆成幾座山。

鐵木真對忽蘭說，妳可以從寶石中任意挑選自己喜歡的。但是，忽蘭注視著鐵木真的臉，她說：

「這些美麗的東西、珍貴的東西、價值連城的東西，應該全部送到阿爾泰山的另一側，帳幕裏留守的孛兒帖那兒去。我連一塊石頭、一塊布都不要。我的希望只有一個，那就是以後無論你到哪兒出征，讓我留在您身邊！」

鐵木真答應了忽蘭。他下令把所有異國的織物、絨毯、寶石、傢具類悉數裝到馬背上，在特殊部隊的保護下，越過阿爾泰山準備送到不兒罕山山麓的帳幕。

第四章

翌年，一二〇六年的春天，鐵木真結束攻打乃蠻，凱旋回到自己帳幕。攻打乃蠻是最後的一仗，至此，鐵木真完全平定了蒙古高原一帶擁有帳幕的所有部族。鐵木真現在是蒙古高原唯一的掌權者，唯一的王。

鐵木真凱旋後不久，在鄂嫩河上游的帳幕周圍，豎立了有九條白尾的大旗。鐵木真認為有必要向分散在整個蒙古高原的諸部族，宣佈自己是全蒙古的汗。這儀式必須盛大而又莊嚴。

在儀式之前的一個月期間，爲了儀式的準備工作，帳幕裏呈現出未曾有過的熱鬧和混雜。幾乎每天都有從各部族用馬載著爲盛典而準備的食糧、物資；還有從各部族抽調過來的工作人員，忙著搭建由部落到廣場的看台。當天的筵席，女人們從儀式的幾天前就開始準備了。幾十個大鍋排成數列，旁邊還搭了許多架羊肉的台，另外，地上也擺滿了馬乳酒的甕，讓人懷疑這麼多的甕到底從那裏搜集過來的？此外，還要搭大帳篷。雖然距離儀式的日子還有幾天，馬乳酒和煮羊脂

肪的味道，已充滿整個部落。鐵木真的蒙古包是新建的，高聳入雲。由下望上看，天窗既遠又小。

那一天終於到來了。在大帳幕前的廣場上，排列了從各部族派來參加這次盛典的，成千上萬的人。在圍著會場搭建的幾層看台上，擠滿了從高原各處來的、想一睹典禮盛況的，不知幾萬的群眾。

鐵木真的大帳幕之前就是典禮會場，那兒豎有九隻腳的大纛旗，旗上的白毛在五月的風中微微飄動。

在預定的時刻，鐵木真出現在會場的特定位子上，他的右邊是母親訶額倫和妻子孛兒帖，以及拙出、察合台、窩闊台和拖雷四個孩子並坐著，後排坐著衆多的側室。只有忽蘭的位子在前排，伊絲絹、伊絲琦等的座位也都在後排。訶額倫撫養的異族孤兒斯吉·克特克、博洛克兒、曲出和凱克出等少年，都已長得結實高大，並坐在後排。

鐵木真的左手邊並坐著合撒兒、別勒古台、哈赤溫、帖木格、帖木侖等弟妹，更旁並坐著有博爾赤、裘爾滅重臣和沈白、赤老溫、哲別、蒙卡力、速不台、庫必來等武將，以及蒙力克、鎖兒罕·失刺等老人。

由各部族首領共同主持的「庫利爾台」，在嚴肅而隆重的氣氛下召開了，長老們決定推戴鐵

木真爲全蒙古之王。「庫利爾台」的長老們同時喊出一個陌生的名字。

「成吉思·可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這是鐵木真所奉祠的蒙古的汗（主權者）的名字，含有偉大的君主之意。從這一刻起，全蒙古高原的所有部落都統一在蒙古名下。成吉思汗站起來了，歡呼聲從會場，以及圍繞在會場四周的群眾口中響起——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每一個人都用最大的聲音呼喊成吉思汗的名字。

成吉思汗舉起雙手回答。成吉思汗這時是四十四歲，頭髮已半白，只有嘴邊和下顎的鬍鬚還是黑色的。他的身材臃腫，動作遲緩，已不同於昔時往日。

儘管如此，這時的成吉思汗，卻感到一股從未有過的、更積極的慾望，漲滿他的軀體。蒙古現在已具備了國家的形態，雖然現在只是粗具可以和宿敵金國一戰的情勢，但要打倒金國已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成吉思汗沐浴在群眾的歡呼聲中，腦海再一次描繪目前自己所處的地位：從阿爾泰山的另一側到興安嶺山脈的區域不能算小。北從貝加爾湖附近，南越戈壁的廣大不毛之地到萬里長城，以及散居在這廣大的蒙古高原上，近兩百萬的遊牧民族；而現在所有部落的代表聚集在這裏，高呼

自己爲「可汗（大王）」！

成吉思汗知道現在只要自己願意，馬上可以召集所有部族越過長城。成吉思汗知道不久的將來他會這麼做的，如果自己是蒼狼的後裔，就非越過長城不可。

天空澄藍，從成吉思汗站起來回答群眾的歡呼開始，陽光逐漸變得強烈。成吉思汗準備對呼聲震天動地的群眾，說出身爲可汗的第一句話，於是他大幅度地揮著手，希望群眾能夠安靜下來。然而，他的手揮動得更厲害，群眾的歡呼聲也更大。

「從前有奉上天之命而出生的蒼狼，還有渡過西方大湖而來的白晰牝鹿，這兩隻動物結合生下來的就是蒙古的始祖巴塔赤汗。蒙古是蒼狼的後裔，以蒼狼爲中心，蒙古高原二十一部帳幕之民，今天在此團結一致。現在我受大家的推戴就可汗之位。狼群呀！爲了讓蒙古高原的所有帳幕更美、更豪華，我們必須越過興安嶺，越過阿爾泰山，越過天山，越過祁連山山脈。我們要過作夢都沒想過的豐富的生活，有歡愉的享受，更多的勞動機會。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可以住在固定不動的房子，不必跟羊群一起移動就可以牧羊。新的國家——蒙古的勇猛狼群呀！請信任我！請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吧！你們新的可汗，爲了達成這願望會對你們發號司令。」

成吉思汗訓辭完畢後，下令慶祝會開始。佳餚、美食和醇酒不只是會場，連群眾的看台都供應。酒宴日夜不停地連續了好幾天。白天幾乎每天都有二十一部族、幾十氏族的人，呈獻各部族

的傳統武技、吟唱音調和語言皆異的歌謠，表演韻味不同的舞蹈。入夜後，幾乎每晚都是明月當空。成吉思汗帳幕前的廣場上燒著幾十處篝火，酒宴高潮迭起，人人唱歌、跳舞、喝酒，這是上下開懷暢飲、無拘無束的酒宴。

第三天晚上，成吉思汗看到一群穿粗布素衣的老太婆，以怪異的動作跳舞。老太婆們唱的是趕羊歌，跳的是趕羊舞，同樣的動作反覆了十幾次。成吉思汗突然感到有股強烈的感動流竄全身，她們所扮演的是跟膚色白晰的牝鹿，一點也不像的又醜又貧的動物。成吉思汗希望能讓她們穿上更漂亮的衣服，學會更多的歌和舞。

在帳幕裏酒宴喧嘩中，成吉思汗痛切地感到：蒙古的男人必須如狼般加強訓練，而女人則應該像牝鹿般用美麗的服飾裝扮。

在連續幾天的慶祝宴的最後一天，成吉思汗決定發表他考慮再三後的論功行賞。那天，他首先任命多年來與他共患難的九十五個部下為千戶長。其中有博爾赤、蒙力克、蒙卡力、裘爾滅、瑣兒罕·失刺等的名字。萬戶長是從這九十五人當中挑選出來的。

開始封賞時，成吉思汗派遣侍者把應該在大廣場某處的人，陸續地召來。最先被叫的是博爾赤和蒙卡力。鐵木真握著博爾赤的手說：

「朋友啊！到目前為止我從未給你任何謝禮。爲了我，你犧牲了一切，你是我相交最久的老

朋友呀！」

成吉思汗想起了博爾赤幫忙要回八匹馬的年輕往事，倍感懷念。

「朋友啊！你父納忽·伯顏非常富裕，你卻放棄了繼承家產的機會，和我一起走過苦難的路。博爾赤呀！從今天起，你就是這阿爾泰山一帶的萬戶長了！」

這是非常慷慨大方的贈禮，連博爾赤自己都吃了一驚，成吉思汗又接著說：

「蒙卡力呀！我要封你爲興安嶺附近一帶的萬戶長！」

年輕的蒙卡力對成吉思汗破格的賞賜，沒有特別的表情，只是默默地。成吉思汗攻打自己親族的撒察·貝奇和台出時，古溫古亞曾帶了兩個少年前來投靠，蒙卡力就是當時兩個少年之中的一個。蒙卡力討伐乃蠻時建立了彪炳的戰功，難能可貴的是年紀雖輕，但誠實的性格讓部下信服，深受部下的愛戴，成吉思汗因此拔擢這位年輕的將領。封博爾赤爲萬戶長，完全是針對他以往的功績；而封賞蒙卡力則包括對他未來的期待，成吉思汗打算任命這年輕的將領，爲攻打金國時的統帥。

「不久你將要率領百萬的狼群越過長城！」

成吉思汗只說了這麼一句。這時，蒙卡力臉上仍然無表情，只是默默地低下頭。

第三個被叫出來的是豁兒赤老人。曾經預言鐵木真會成爲全蒙古汗的這位老人，從未參加戰

鬥，也沒有服勞役，度過十年悠閒無爲的歲月。在這次典禮中未排豁兒赤老人的座位，他自己拿著椅子到蒙古包前，以觀眾的身分每天都來看熱鬧。

豁兒赤近年來行動極爲不便，好不容易才走到成吉思汗面前來。

「預言家豁兒赤呀！」

成吉思汗語氣中充滿無限親愛之情。他對自己脫離札木合陣營最困苦的時候，這老人被夕陽曬紅的臉，站在自己面前時的情景記憶猶新。那時從這老人口中說出的預言，現在已經實現了。成吉思汗深知那時豁兒赤的預言，對自己產生了多麼大的作用。

「那時我曾答應要是當了全蒙古的汗，要送給你三十個美女，現在我要實現那時的諾言。好色而傑出的預言家呀！你自己挑三十個美麗的婦人吧！」

豁兒赤比那時皺紋更深更多的臉上，肌肉緩緩抽搐著。

「豁兒赤已經老了。不過，希望三十個美女能讓我恢復青春的活力！」

說完後露出一個微笑。成吉思汗說：

「除了三十個美女之外，讓你當把阿達爾金的奇諾斯、特克利斯、提諒古特合在一起的萬戶長。統治伊兒提西河流域之民！」

豁兒赤如緩緩曲膝般坐到地面上。萬戶之民的重責突然壓在瘦削的肩上，豁兒赤站不起來。

兩個侍衛把他抬起來，穿過群眾的空隙，往他的小蒙古包方向去。

成吉思汗在豁兒赤離開之後，爲了鞏固豁兒赤的地位，進一步向大家宣佈：

「林中之民未得豁兒赤的許可不得向東方移動。任何大小事情都要跟豁兒赤商量，要聽從豁兒赤的命令！」

成吉思汗每講完一句話，會場上黑鴉鴉的群眾就發出一陣歡呼。成吉思汗的話由幾個人以接力方式傳開，於是歡呼聲和喊叫聲在會場上呈波狀散開。接下來是勇將庫必來走到成吉思汗之前。庫必來與裘爾滅、哲別、速不台等並稱，是無敵的年輕武將，從未失敗過。

成吉思汗說：

「庫必來呀！封你爲一切軍務之長！」

庫必來對自己的封賞並非不滿，不過，以他的個性比較喜歡第一線的工作。那時的庫必來沒想到，他所得的封賞是可隨意調動百萬大軍到異國，擁有極大權限的地位。

「戰鬥！戰鬥！」

年方三十歲的蒙古之狼，有點不服地嘴裏嘀咕著，從成吉思汗面前退下。

裘爾滅來了——昔日那位跟隨扛著風匣的父親從不兒罕山麓下來的少年，現在都快五十歲了。對成吉思汗而言，裘爾滅是僅次於博爾赤的第二位家臣。成吉思汗說：

「朋友呀！要細說你的功績，可能需要好幾天的時間吧！你父在我出生時曾送貂鼠襖給我，現在我要回你這份禮。蒙古之民當中，只有裘爾滅犯九次罪還可以不受罰！」

至於要給這位朋友什麼位子呢？成吉思汗還沒有想出來，總覺得無論給他再多的領土、再大的權限，似乎都太少了。成吉思汗說：

「裘爾滅呀！關於你的地位和權限，讓我們兩人慢慢考慮吧！」

裘爾滅對於賞賜之類的並不在意，他很想說給我有許多閒暇的工作吧！雖然打仗方面他也非常勇猛，不過，再怎麼說處理一些細小的、大家都不注意的事才是他的特長。這一天，裘爾滅從早上開始，就一直爲如何才能正確無誤地，把從各部族借來的用具送還而傷腦筋；還有，對各部族的贈品，也應該恰如其分地回禮。可是，沒有人理會這些事情，裘爾滅感到很生氣。

「裘爾滅呀！」

成吉思汗剛一說完，裘爾滅就叫起來：

「小心火災！小心火災！」

這時，他想到忘了特別叮嚀負責炊事的人要把火熄滅。

其次是七十歲的老人瑣兒罕·失刺。成吉思汗被泰亦赤兀之長塔兒古台抓到而脫逃時，幸虧這老人救了他，在他家過了一夜。當時瑣兒罕裸露著上身正攪拌著馬乳酒，那時的馬乳酒味道，

跟現在連續幾天的酒宴會場留下的味道完全不同。成吉思汗想起瑣兒罕·失刺家中馬乳酒味道，不自覺地鼻子做出嗅東西的動作說：

「瑣兒罕·失刺呀！沈白和哈赤溫之父呀！我希望我賞給你什麼呢？」

「要是我可以說出自己願望的話，我希望能定居在蔑兒乞部的薛林格地方，可以免租稅和自由使用放牧地。此外，如果你還想賞我更多的話，可汗呀！那就請你自己想一想！可得到的我會欣然接受。」

「好！老先生啊！你可以在蔑兒乞的薛林格處定居，自由使用牧地。我免你租稅賦役，你就自由放牧吧！你也跟裘爾滅一樣，即使犯九次罪也可以不受罰。」

成吉思汗說完後還覺得賞給鎖兒罕·失刺的太少，因為他又想起逃走途中藏在水面下時，是鎖兒罕·失刺放過自己的。

「今後跟敵人作戰，從敵人那裏得到的財物，鎖兒罕·失刺可以據為己有。」

「可汗呀！」

鎖兒罕·失刺說：

「我希望能活到下次打仗時讓我從軍去！」

「既然如此，我再給你特權吧，晚上圍獵時，你可以把你獵殺的野獸據為己有。」

儘管如此，成吉思汗還是覺得賞給鎖兒罕·失刺的太少了。

「鎖兒罕·失刺呀！你可以帶著箭筒，每晚飲酒作樂過你的下半輩子。還有呀！我的朋友鎖兒罕·失刺啊——」

這時，鎖兒罕·失刺打斷了成吉思汗的話：

「可汗呀！你賞給我已經夠多了。此外，我還希望什麼呢？有的話那就是希望可汗揮軍越過長城。」

鎖兒罕·失刺兩手交叉地揮揮手，表示自己已別無所求了，一邊趕緊從成吉思汗之前退下。成吉思汗聽了鎖兒罕·失刺的話，覺得對進攻金國的總指揮蒙卡力只封萬戶之長太少了，於是再次叫出蒙卡力，說：

「我賜給你國王的稱呼，以後大家都要稱呼蒙卡力為蒙卡力國王！」

蒙卡力對這麼隆重的賞賜連臉色都變了，他說：

「讓我慎重考慮一下這樣的賞賜是否適合自己，然後再回答接受與否。」

成吉思汗對沈白、赤老溫、哲別，以及其他有功的武將們，都按功勞的大小封賞他們。封哲別與速不台兩個精悍的蒙古之狼為千戶長，封賞一直繼續到半夜，還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封完呢！成吉思汗這天並未封賞自己的家人。他準備另外擇期封賞自己的弟弟、孩子，以及妻妾們的職位。

和權限。

酒宴在這一天結束了，從翌日起，每天都發佈將士的新職位。任用狀在全部武將坐成列時隆重地頒發，至於任務的內容，則由成吉思汗口中說出，那是非常詳盡的。

首先發佈的是直隸成吉思汗帳幕的侍衛隊。侍衛隊的成員原則上是從萬戶長、千戶長、百戶長的子弟中挑選出來的。此外，一般人民的子弟中，若有容貌、技能出眾者，也可加入。

「千戶之長的子弟，需有十個侍從和一個弟弟跟來，百戶之長的子弟，要有五個侍從和一個弟弟，十戶之長的子弟，可有三個侍從和一個弟弟跟來。侍從則從家世良好的家庭中挑選。」

成吉思汗首先著手組織與自己有直接關係的侍衛隊，這侍衛隊由侍衛和箭筒士兩者組成，成吉思汗任命兩個默默無聞的年輕人當侍衛之長與箭筒士之長，在這之前，部隊對這兩個年輕人的名字從未特別留意過。成吉思汗平常和敵人打仗時，時時刻刻會仔細地觀察、注意那些年輕人的行動。成吉思汗把一萬名侍衛隊分成十隊，每隊有掌管千人的侍衛長，大多是功臣的子弟。

成吉思汗說明侍衛、箭筒士輪值時的任務：

——日落之後，擅自通過帳幕前後者逮捕，翌日審問。值班侍衛交接時，需交出符牌。

——值班侍衛睡於帳幕周圍，半夜如有闖入帳幕中者，當場格殺勿論。

——任何人不得坐在值班侍衛之上座，亦不得質詢值班侍衛的人數。如有走在侍衛之間者，

不管身分大小一律逮捕。

——輪班侍衛不得離開帳幕外出。

——所有值班侍衛的內部事情，應與斯吉·克特克商量後裁定。

斯吉·克特克是成吉思汗的母親訶額倫撫養大的塔塔兒族的孤兒。他由於自身命運的乖舛，養成對任何事皆不動心的冷靜性格。成吉思汗把不得人緣、臉色蒼白的塔塔兒族孤兒，安置在最適當的位置。成吉思汗花了很長時間，公佈侍衛隊的組織及其任務。

在武將們眼中看來，那天的成吉思汗，跟酒宴時拚命想把東西給人的成吉思汗判若二人。臉上的表情，以及說話的語調、眼光，所有一切看來都不像是他。除了極少數的武將之外，誰也不知道成吉思汗到底是利用什麼時候考慮這些，幾乎每天都從他口中發佈了有關蒙古新國家的軍政與民政的組織。成吉思汗和武將們，都得在熾烈的炎炎夏日下站立很長的時間，因此臉被曬得黝黑。

有一天，忽蘭對來到自己蒙古包的成吉思汗說：

「可汗呀！是否應該早一點封賞給自己的親人呢？人，即使是一顆石頭，在真正得到之前是不會認為已經是自己的東西的。」

成吉思汗笑著回答：

「妳不用擔心，我很快就會封賞給自己的親人，讓幾個嬪妃得到自己期待的東西。忽蘭啊！你希望什麼呢？」

「我希望一無所有。」

忽蘭馬上回答：

「現在，回紇、金、其他國家不都在您可汗的心中嗎？我希望能有跟可汗相似的大理想。可汗何時第四次越過阿爾泰山？」

成吉思汗默默地端詳忽蘭的臉：姿態優美、膚色白晰的牝鹿，現在就在自己身旁。

蒙古建國後不久，讓成吉思汗感到最困擾的是，蒙力克跟他七個小孩的問題。蒙力克比成吉思汗年長十五、六歲，已經是六十歲的老人了。

成吉思汗重用蒙力克父子。讓蒙力克就高位，得以出席最高長老會議，孩子們也都各就重要位子。成吉思汗重用他們，完全是爲了要報答蒙力克父親查拉卡的恩惠。成吉思汗絕對忘不了三十年前父親也速該剛剛過世，自己一家人陷入最悲慘的困境，所有的部衆紛紛求去時，只有查拉卡老人爲自己一家人而犧牲生命這件事。成吉思汗在查拉卡臨終之前，對這老人難得的忠誠深受感動，那時的感動在經過了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活在他心中。成吉思汗在查拉卡老人的兒子蒙力

克和七個孫子身上報答對他的恩惠。

成吉思汗並不信任蒙力克。他跟查拉卡不可同日而語，捨棄成吉思汗一家人在先，等成吉思汗長大成人後，又厚著臉皮帶著七個小孩回來。不過，成吉思汗只要是蒙力克父子的事，就一概不加追究。每次想到蒙力克父子時，成吉思汗就強迫自己想永遠忠誠的查拉卡老人而不要去想他們。

成吉思汗對蒙力克所做的最大的容忍，是忍人所難忍的私通母親的事。成吉思汗不知蒙力克與訶額倫，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關係。蒙力克是十三年前回到成吉思汗陣營的，或許在他歸來後不久，兩人就發生了這種關係。現在訶額倫已快六十五歲了，往上溯十三年應該是五十剛出頭。多年來茹苦含辛養育五個小孩長大成，到了老來之境，希望過正常女人的生活，這是容易理解的，也應該是被允許的。

只是，成吉思汗每次在母親訶額倫的蒙古包中，看到蒙力克就感到很不舒服。母親是可以原諒的，但蒙力克卻原諒不得。因為有這種事發生，成吉思汗幾年來，從未踏入訶額倫的蒙古包一步。

由於成吉思汗採取縱容的態度，訶額倫與蒙力克的關係演變成半公開狀態。蒙力克因此暗中擴張自己的勢力，而且不只是他，就連他的七個小孩也仗著父親的勢力欺人。令人側目的事越來

越多，其中特別過分的是長男薩滿教的僧侶提卜·田古力——就是他替鐵木真取名爲成吉思汗的，也因此使得提卜·田古力變得高傲蠻橫。成吉思汗以提卜·田古力是神的代言者爲理由，特別允許他出席所有的會議。這個禿頭，有一雙像老鷹般的銳利眼睛和黝黑皮膚的中年卜者，就利用父親蒙力克的奇妙立場，以及能夠左右祭事和政治的卜者特權，做出許多令人髮指的事情，只爲擴張自己一族的勢力而費心。

成吉思汗不相信蒙力克，同樣地也不相信提卜·田古力。但是，提卜·田古力的預言很奇怪地都應驗了。因此儘管討厭他，但也不能對他所說的神的指示完全置之不理。

成吉思汗就可汗的那一年夏末，發生了一件事情。提卜·田古力到成吉思汗的面前請安，要求摒退左右的人，然後他說：

「我要傳達長生不老的上帝的旨意。」

這樣的話成吉思汗不能不聽，田古力說出的內容是弟弟合撒兒欲叛變謀反。成吉思汗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他厲聲對卜者說：

「即使是神的話，也有理由吧！你向神問看看，究竟有何根據說出這樣的話來！」

霎時，提卜·田古力臉上露出可怕的笑容說：

「神說只要可汗到合撒兒的蒙古包去，可汗就會看到令人心驚膽寒的事。」

成吉思汗聽了，馬上帶著幾個貼身侍衛，走出「帳殿」到距離不遠的合撒兒蒙古包去，這時，黑夜正要籠罩四周，合撒兒的蒙古包中似乎有喜慶？廣場上從白天就開始的酒宴已近尾聲。

成吉思汗站在蒙古包前的廣場一角。廣場上的人群紛紛起立引起一陣騷動，許多帶著酒臭味的人從蒙古包中走出來，成吉思汗看到忽蘭夾在人群當中，帶著侍女走出蒙古包。或許她是受合撒兒之邀參加慶祝宴來的，可是，緊接著成吉思汗看到的一幕是：跑到蒙古包外追趕忽蘭的合撒兒，伸出手想拉住忽蘭的手。顯然地合撒兒喝了酒，忽蘭兩次甩開合撒兒的手，在侍女的層層保護下，在廣場混雜的人群當中，朝跟成吉思汗站立的相反方向離開了。

成吉思汗對合撒兒的行為感到非常憤怒。提卜·田古力說的不錯，自己看到了意外的一幕。無疑的，合撒兒有叛逆的意圖。

成吉思汗回到「帳殿」後，馬上派兵把合撒兒捉起來，半刻鐘後他親自到合撒兒的蒙古包中去。合撒兒被綁著站在寢台前，帶與劍都被解除了。成吉思汗瞪著合撒兒，久久無法開口。從小就患難與共，也是自己左右手的合撒兒為何要背叛自己？成吉思汗不知該把合撒兒放逐，或是處斬，或是關入牢獄，一時之間難以決定而靜默著。

這時，入口的幕布遽然被掀起，成吉思汗看到母親訶額倫走進來。訶額倫最近衰老得很快，步伐顫危得甚至讓人以為是起了痙攣呢！成吉思汗完全沒料到訶額倫會在這時候出現，他想一定

有人通風報信。

訶額倫冷不防走近合撒兒身邊，解開綁在他身上的繩子，遞給他帽子和帶子。然後，氣呼呼地當場盤腿而坐，她瞪著成吉思汗說：

「成吉思汗呀！你是否要我已萎縮的乳房再露出來呢？你是否要我把你和合撒兒吸過的兩隻乳房再露出來呢？以前你殺了弟弟別克帖兒，現在是否還想殺合撒兒呢？如咬胞衣之狗，如衝向斷崖之合卜蘭，如怒不可遏之獅子，如生吞動物之大蛇，如衝向自己影子的海清，如從後腳咬住小駱駝的母駱駝，如損害頭口的山犬，如追趕其子、食其子之鴛鴦，如動其臥處即撲過來之豺狼，如捕食動物毫不猶豫之虎，如胡亂衝撞之巴嚕思，哎——，你想把多年來是你左右手的合撒兒殺掉嗎？」

成吉思汗不自覺地後退了兩、三步。沒想到年老的母親訶額倫竟然氣成這樣子。母親生氣的程度，比當年殺別克帖兒時更強烈，從她口中說出的話比那時更帶殺氣。成吉思汗呆呆地注視著訶額倫的臉，母親的臉就像要把站在自己面前的成吉思汗，活生生吞掉的大蟒蛇似地。別克帖兒事件時，她哭過，但是沒掉過一滴眼淚。成吉思汗又往後退了兩、三步。

「合撒兒是自由的，合撒兒往後永遠是我的左右手！」

說完這句話，他轉過身背向母親和弟弟走出蒙古包。在星星高掛的夜空下，成吉思汗有種無

可救藥的感覺。縱使合撒兒叛亂之事純屬穿鑿，但是，他想握住忽蘭的手是千真萬確的，這種行為是不能原諒的；不過，成吉思汗隱忍了。爲了忍受一切苦難撫養自己的母親訶額倫，爲了無可替代的唯一的母親，成吉思汗原諒了合撒兒的行爲。

現在令成吉思汗感到傷心的，並不是合撒兒的事，而是母親訶額倫的眼睛；除了保護自己的兒子免受敵人傷害的雌性動物之眼睛外，別無他物。成吉思汗這時才不得不承認，自己雖然和合撒兒一樣以訶額倫爲母，可是，訶額倫心目中兩人的地位並不是一樣的。無疑的，合撒兒是母親與父親也速該所生的孩子，而自己則是訶額倫被篋兒乞人綁架時所生的孩子。不錯！或許母親訶額倫憎恨使自己懷孕的篋兒乞人，連帶地也憎恨自己。成吉思汗認爲自己出生的秘密，已從母親庇護合撒兒的眼中表露無遺。

成吉思汗因母親的緣故，打消處罰合撒兒的念頭；可是，要是不處罰合撒兒的話，就得處死利用神的指示，斷定合撒兒叛逆的提卜·田古力。那天晚上，成吉思汗爲了要取神的代言者呢？或取母親呢？一夜未曾閤過眼。近黎明時分時，成吉思汗最後決定，爲了母親要把神的代言者問斬。

翌日，看到提卜·田古力一進入帳殿，成吉思汗馬上命令侍衛隊將他綁起來，交給事先交待好的三個力士。力士們把提卜·田古力拖出帳殿外，帶到距離不遠的廣場上，猝然折斷他的背骨

，看他氣絕之後，棄屍於雜草之間。

一個小時後，成吉思汗到現場看提卜·田古力的屍體。提卜·田古力的父親和弟弟們，各自率領衆多的部衆來爲提卜·田古力收屍。蒙力克走到成吉思汗面前說：

「雖然我從蒙古草創時代起，就是可汗的僚友，可汗最後還是把我的長子殺了。」他的話中，充分表露出自己是訶額倫姘夫的傲慢態度。

成吉思汗聲聲顫抖，怒斥他道：

「蒙力克呀！由於你們一族的專橫跋扈，犧牲了提卜·田古力，他沒受到上帝的垂憐，結束了生命。你們是否也希望和已變成屍體的提卜·田古力並枕同眠呢？」

蒙力克父子害怕了，不敢移動屍體，就此回去了。成吉思汗這時也爲了母親訶額倫，饒過蒙力克一命。

提卜·田古力的屍體，被屍解成符合薩滿教僧人的身分，如活人般留在地上，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而感到害怕，但成吉思汗毫不在意。他認爲爲了母親訶額倫，把兩個非殺不可的人都放過了；因此，提卜·田古力屍體的異變，不也是當然之理？

成吉思汗後來對合撒兒，就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的，合撒兒依然是他重要的左右手，而蒙力克的情形也相同，他仍然跟以往一樣，在訶額倫的蒙古包中起居而未受罰，仍然有出帝最高長

老會議的權利。不過，由於提卜·田古力之死，蒙力克一族的權勢已縮小到幾分之一，專橫跋扈的行爲也稍微收斂了一些。

翌年一二〇七年，成吉思汗由於立國之初，邊境地帶尚有未臣服者，因此準備全力掃蕩這些地帶。

首先在初春，派庫必來討伐卡爾爾古特部。庫必來本爲掌管一切軍務之長，此回是自己向成吉思汗請求親自率軍出戰。卡爾爾古特部之長不戰而降，與庫必來一起謁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厚待他，約定等公主年長之後嫁其爲妻——此時側室伊絲琦所生之幼女不過三歲，嫁人還太早。接著又有情報，得知乃蠻部有不穩的跡象，於是在夏初派哲別出征該地。哲別花費了半年時光才將它殲滅，秋末凱旋歸來。

哲別凱旋回來後不久，邊境的畏吾兒部遣使朝貢，發誓臣服成吉思汗。畏吾兒部進貢之物有金、銀、珠寶、絹織物、緞子和織花錦鍛等，盡是高貴物品。成吉思汗大喜，約定將公主阿兒可兒敦賞他爲妻。這公主之母即伊絲絹，因公主年幼也要等幾年之後，才能離開母親嫁過去。

翌年一二〇八年，成吉思汗命長子拙出爲總指揮官，出兵攻打北方的森林地帶。這是立國之後的第一次對國外作戰。成吉思汗對現今邊境，雖然東南方與金國呈劍拔弩張的局勢，與西南方

的回紇將來也免不了一戰，但是北方的威脅則需儘快解除不可。此時北方尚未有勢力已鞏固的部族，巴爾幹湖周邊散佈著幾個未開化的部族，而且北方是人類無法居住的冰天雪地，是蒙古人不可踏入的西伯利亞地帶。

拙出年已二十一歲。他承擔了蒙古的所有苦難而出生，在母親嚴格的管教下長大了。孛兒帖聽到要出征西伯利亞的消息，就向成吉思汗請求將這任務交給拙出，讓他第一次出征。成吉思汗說：

「那地方極爲遙遠，越過巴爾幹湖後，不知還要前進多久？」
孛兒帖抬起頭來說：

「拙出的雙腿比羚羊的腳還矯健。」

成吉思汗說：

「在西伯利亞的作戰，不只是人與人的作戰，還要跟大自然對抗呀！」

孛兒帖說：

「拙出是自幼與風雪爲友長大的，他不是蒙古包中長大的。」

成吉思汗又說：

「這次作戰，百人當中可能有九十人回不來。」

這時，孛兒帖眼含怒意說：

「拙出難道不是爲了對抗嚴苛的命運而出生的嗎？」

成吉思汗注視著孛兒帖的臉一陣子之後，低聲說：

「好！就派拙出去吧！」

成吉思汗認爲在西伯利亞作戰的指揮官，能夠恩威並施的、中年以上的武將，捨裘爾滅之外不作第二人想。但是由於孛兒帖殷切的請求，成吉思汗最後決定把這任務交給自己的長子——二十一歲的拙出。成吉思汗感受到孛兒帖眼中有股強烈的挑戰意味，那是向認爲拙出決不是自己親生的丈夫的挑戰。

這是拙出首次出任軍隊的統帥之職，趁著五月初北方的溶雪期，率領數萬右翼軍的狼群，出蒙古的大帳幕，然後沿著色楞格河的支流北上。

該年年底，拙出凱旋歸來。拙出的戰果豐碩，他以率先來降的弘吉剌部的克特卡·貝奇爲嚮導，接連平定弘吉剌、不利那特、巴爾因、烏爾斯特、卡普卡那斯、康卡斯、特烏巴等諸氏族，接著降服這地方勢力最大的吉爾吉斯部，然後又收服西北方一帶的森林之民，帶了幾個吉爾吉斯人的首領回來。他獻給成吉思汗的禮物是爲數衆多的大白鷹、白色驕馬（去勢馬）、黑色貂鼠等。弘吉剌部的克特卡·貝奇也一起來了。

成吉思汗以蒙古主權者身分，下詔表揚拙出的戰功：

——拙出出征西北方不毛之地，忍受著路途遙遠且險阻之苦，在不傷害居民、不傷駿馬的情形下，征服了森林地的居民。拙出所征服的土地與人民，悉歸拙出所有。

成吉思汗從拙出苗條而骨瘦如柴的身上，發現到以前未曾注意的不平凡的一面。成吉思汗對拙出成功地證明自己身上流著的是蒙古人的血液，是蒼狼的後裔而感到滿意。

在下詔表揚拙出的那天，成吉思汗接見了新部下的邊境部族之長。成吉思汗龍心大悅，依拙出所奏，對功勞最大的克特卡·貝奇，賞側室之一所生的查查絹公主爲妻。但有人認爲四十歲的克特卡·貝奇，與五歲的查查絹公主年齡相差太大；成吉思汗於是改變主意，將查查絹公主改嫁克特卡·貝奇十三歲的兒子依拿魯奇。

「克特卡·貝奇，明天你站在帳殿北邊的山丘上，眼睛看得到的一切羊群悉歸你所有。」
克特卡·貝奇說：

「依拿魯奇是我的次子。另一個長子特烏列魯奇現在在部落看守著。」
成吉思汗聽了這話就說：

「那麼就將拙出的女兒果爾因，賜給你的長子特烏列魯奇吧！」
弘吉剌的克特卡·貝奇退出後，接著，協力作戰的翁古特部之長出現了。

成吉思汗說：

「翁古特部之長呀！我賞阿拉卡·貝奇公主給你吧！」

阿拉卡·貝奇是另一側室最近才生下的女兒。成吉思汗不管對方是自己的女兒，或是孫女，反正他對所有的女人都不尊重，根本不想把女兒留在自己身旁。

成吉思汗藉著封賞拙出領土的機會，對尚未賞賜一分一毫的親人，也給予適當的封賞。給母親訶額倫和老么帖木格一萬之民。依蒙古習慣，是老么繼承家業；因此老么帖木格得到的封賞，當然比其他兄弟要多。但是，訶額倫似乎對這封賞還是不滿意，默默無語。成吉思汗知道母親不高興，可是，他不準備給她更多的東西。

依次封給長子拙出九千人之民，次子察合台八千人之民，三子窩闊台五千人之民，給老么拖雷也同樣是五千人之民，然後又封給弟弟合撒兒四千人之民，別勒古台一千五百人之民。整體上對親人的賞賜很少，尤其是對弟弟合撒兒與別勒古台可說少之又少。成吉思汗認為沒有必要急著賞給親人，尤其是對合撒兒、別勒古台應該給更大的報酬，而這都是以後的事。現在自己所領有的只不過是蒙古高原罷了！

此外，這麼做的另一個理由是，成吉思汗從那時候起，開始對合撒兒和別勒古台兩個弟弟有了距離。合撒兒可能是異父兄弟，別勒古台顯然是異母兄弟。三人爲了迎接今天的到來，在長

久的歲月中共患難，三人心身合一地克服了一切苦難。

以往對成吉思汗而言，這兩兄弟是他無可替換的，最重要的存在；但是，在現在已成大國的蒙古，合撒兒和別勒古台的存在，成吉思汗已不覺得那麼重要了。合撒兒的專長與博爾赤、裘爾滅不同，他缺乏領導統御的才能，但是在作戰方面，的確是蒙古屈指可數的指揮官。至於別勒古台，在幾次與乃蠻作戰中，皆因思慮不足而招致失敗，不只是無法率領自己的部隊，也欠缺當指揮官的能力。

但是，成吉思汗並未忘記要報答這兩人，他認為應選擇適當的時期和方法。成吉思汗夢見給合撒兒未知的西方都邑，給別勒古台的是未知的北方草原，讓他們在那裏當王。成吉思汗絲毫未受到母親的不滿所左右，他甚至認為不需要封賞母親訶額倫，因為無論什麼時候，她都應該和自己一起擁有整個蒙古。

這年年關迫近時，訶額倫突然生病，三日後即魂歸他界，享年六十六歲。葬禮極為隆重，她的遺體由她撫育長大、現在在各方面就重要地位的凱克出、曲出、斯吉·克特克和博洛克兒等四個不同部族的孤兒扛著，葬在不兒罕山山腰風景優美的地方。

當母親的遺體被埋葬在墓中時，成吉思汗第一次痛哭出聲。他的哀慟很快地傳染給周圍的人，成吉思汗的兄弟當然也哭出來了，孛兒帖、博爾赤、裘爾滅、沈白、赤老溫等也都大哭出聲。

蒙古二十部的兩百萬人民，從出殯那天起服喪一個月。

成吉思汗從母親訶額倫的逝世中感受最大的是，知道自己出生秘密的唯一一個人，已經離開這世界了。對於生我、育我，與自己共患難的母親的逝世，成吉思汗當然嚐到身為人子的悲痛；然而，他還感受到另一種孤獨——至少對自己是蔑兒乞人或是蒙古人，具有某種判定資料的人的死亡，使自己好像一下子被赤裸裸地拋到大地似的感覺。縱使訶額倫還活著，也不可能從她那兒問出什麼來，況且自己也沒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意思；可是，對自己的煩惱至少握有判定材料的人是活著，或是死亡，兩者截然不同。

由於母親的死，成吉思汗感到一種未曾感受過的大自由，那是左右自己想法的人不在的自由。成吉思汗曾做過自己是蒼狼與白牝鹿後裔的夢。儘管自己下意識地也希望夢中所見是事實，然而母親的存在，無形中構成一種妨礙。

成吉思汗雖然為母親服喪，但同時也意識到自己，有了夢想是蒼狼後裔的自由。本來這問題關鍵在自己相信與否。如今，成吉思汗開始可以自由做自己是蒼狼後裔之夢，自由地相信，而且還可以提昇到自覺是蒼狼的後裔。

現在，在成吉思汗眼前，金國首次以非屠殺不可的仇敵，以非貪啖不可的獵物的特寫鏡頭出

現。

服喪中的成吉思汗不在帳殿裏舉行新年的慶筵，幾乎每天都有不同的部下被召喚進去。成吉思汗對自己所信任的部下出同樣的題目，然後要求他們回答。成吉思汗本身幾乎都不表示意見，只一味地聽著。成吉思汗對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如何使立國之初的蒙古踏向繁榮之道？

成吉思汗在大約十天之內，問過數十人的意見。他問過博爾赤、蒙卡力、裘爾滅等重臣的意見，也聽過各部族長老們的想法，還有日夜忙著戰鬥訓練的年輕人，以及放羊女人們的意見。成吉思汗因此知道，建國後不久構成蒙古所有各階層的男女的希望是：過更富裕，享受到更大樂趣的生活。這種願望跟成吉思汗不謀而合。而怎麼做才能夠達成呢？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只有侵略鄰國一途，把擄獲物和貢品公平分配。

在成吉思汗聽過的所有意見中，能具體提出跟他人意見不同的，就只有武將哲別和愛妃忽蘭兩人。曾打傷過成吉思汗的這位無敵的年輕武將，從他那如鑊形的腦中，把蒙古之民誰也沒想過的事，好像拿出石塊般，若無其事地放在成吉思汗面前。

「蒙古之民非捨棄羊群不可。只要有羊群存在，幸福就不會降臨蒙古！」
哲別的話中，表現出毫不畏懼的大無畏精神。

忽蘭說：

「別處一定還有比蒙古高原更適於居住的地方。大家離開這夏天酷暑、冬天嚴寒的地方，到那種地方去吧！可汗呀！在比不兒罕山更美的山麓築帳殿，在比鄂嫩河更清澈的流域上建築城邑吧！這不就是你的工作嗎？」

忽蘭的這番話，也是蒙古人誰都沒說出的。成吉思汗知道，兩人的說法雖然不同，但是想法卻是一致的。兩人都指出在蒙古之民的發祥地，並無法保證可為蒙古帶來繁榮。成吉思汗在不同的日子裏，分別聽到他們兩人的話，在對方話一說完時，馬上同樣地回答：

「不久之後蒙古一定能做到的！」

成吉思汗認為，讓兩百萬的蒙古之民捨棄羊群，還可獲得豐富物資的國家，捨金國之外不作他想。再者，也只有金國，才能找到美麗的山陵和清澈的河川。

一月底，成吉思汗出席蒙古的長老會議，把哲別和忽蘭兩人的想法，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

「上天降給蒙古之民的使命是攻打宿敵金國。我們的祖先俺巴孩被塔塔兒人逮捕送往金國，被釘在木製驢馬上，還被活生生地剝皮。合不勒、忽圖拉汗也都被金國算計而倒下去。我們不可忘記，金人曾用血塗在蒙古歷史上的污辱。我們以今年春天為期攻打金國吧！在進軍金國途中，所有阻擾者，無論是哪一國都要消滅他。」

在進軍金國途中的國家是西夏。成吉思汗深知在和金國一決雌雄之前，非先攻打西夏不可。西夏兩年前來朝貢，現在還維持著友好的關係；但是，成吉思汗不因此而感到滿足。他不管有無正當理由，總有一天非用武力將它平定、消滅不可。在與金國對抗之前，非先祛除一切後顧之憂不可。

在春天來臨之前，發生了一件小事。那是在依爾底斯河流域，被封萬戶之長的、老而好色的預言家豁兒赤，被他統治的部落之一的民衆抓去了。豁兒赤爲了要行使成吉思汗賜給他的特權，到各部落去搜刮美女，結果遭難了。

成吉思汗爲了救豁兒赤，決定派遣前年作戰中，協助拙出的弘吉拉部的克特卡·貝奇，因爲他對這地方的情勢較熟悉。但是，不久消息傳來克特卡·貝奇也被捕。

這次，成吉思汗爲了營救豁兒赤老人和克特卡·貝奇兩人，決定派遣博洛克兒率若干士兵前往。在博洛克兒出發之前，成吉思汗命令他儘量不要訴諸武力，要和平解決。他心想，博洛克兒大概可以辦得到吧！當成吉思汗攻打察爾欽氏族的撒察·貝奇和台出兩個反叛者時，在該陣營被豁兒赤老人撿到的，當時還只是五、六歲的小孩，如今已是快二十歲的健壯少年了。

對博洛克兒而言，豁兒赤老人是他的救命恩人。成吉思汗把解救恩人危難的任務交給博洛克兒，這並不只是因爲他與豁兒赤的特別關係，成吉思汗同時也認爲他是最適當的人選。因爲這位

人見人愛、有著一副如少女般可愛臉孔的青年，有交涉方面的長才，可以不使對方發怒，更能按己意如象棋棋子般移動。

在訶額倫撫育的四個孤兒當中，成吉思汗特別青睞博洛克兒，對他寄予厚望。成吉思汗甚至有將來派遣使節出使大國時，可由博洛克兒擔任的念頭。

然而，這次派遣博洛克兒到依爾底斯河流域，對成吉思汗來說卻是大失敗。博洛克兒走出蒙古帳殿大約一個月左右之後，變成屍體回來了。爲了邊境無謂的小糾紛，卻損失了一個重要的人物，成吉思汗爲此愕然失色。

「這全是我的過失。我應該在派他出使金國之前，把他藏在帳殿的深處！」

成吉思汗邊說邊歎息，下一瞬間，他滿臉脹紅地大吼著：

「我要把依爾底斯河流域燒個精光，不留一草一木。朶爾別·特克新揮大軍前去吧！」

朶爾別·特克新好像是爲了把所有敵人殺光而出生的武將，聽說他經過的地方，看不到一草一木。博爾赤和蒙卡力反對派朶爾別·特克新去解決國內發生的事，但是成吉思汗堅持己意。

一個月後，皮膚蒼白、頭髮紅褐而矮小的武將朶爾別·特克新，帶著豁兒赤老人和克特卡·貝奇回來了。士兵們攜回斧、手斧、鋸、鑿等奇形怪狀的武器。

「林中之民盡成屍體，樹林全化爲灰燼。」

朶爾別·特克新復命。他對成吉思汗的命令，如字面所示完全貫徹到底。

夏初，成吉思汗按照計畫揮動大軍攻打西夏。西夏是蟠踞在蒙古與金之間的西藏系坦古特族建立的國家。蒙古若不收服西夏，就攻不下金國，如果想避開西夏，就會碰上長城和險峻的興安嶺，大軍若想突破那兒可說幾乎不可能。只有平定西夏，從西夏南部進入長城內側，才有可能揮軍進入金國。

不過，要攻打西夏說來簡單，事實上那兒還有廣闊的沙漠橫阻，蒙古部隊必須經過幾十天的沙漠行軍。成吉思汗在五月底，率領十數萬大軍越過戈壁的不毛之地，一路直指西夏的首都中興府，在沙漠地帶與西夏王李安全的世子所率西夏軍相會。對蒙古軍來說，這是第一次真正與異民族的交戰。

然而，這次敵我的優劣情勢太懸殊了。西夏的駱駝、兵、馬，瞬間就被蒙古的騎兵從四方包圍，很快就被打得潰不成軍。

蒙古部隊不理接連敗逃的敵軍，越過逃軍指向中興府。成吉思汗在途中把部隊分爲三，交由哲別、蒙卡力和庫必來三武將指揮。蒙古的狼群從北、西、南三方迫近，很快就把中興府包圍起來。

成吉思汗和他的部下，第一次看到了城西方濁水滔滔的大黃河，也第一次看到山頂上，宛如

鐵迴廊繞著山頂的萬里長城。圍攻半年，因為目睹黃河決堤，成吉思汗不得不放棄圍城；不久，與西夏國王達成和議。成吉思汗要西夏國王朝貢，納其女之後班師回蒙古。

這次西夏遠征，成吉思汗獲得意外的收穫——建國在西夏西方的回紇懾於蒙古之威，自動遣使來貢。

第五章

那年年底，成吉思汗回到蒙古高原自己的帳殿後，馬上把第一次在異國和異民族交戰時獲得的新知識，納入所有蒙古軍的訓練課程，大大地改變了兵團的戰鬥隊形，將部隊全部改編成騎馬隊。武器方面棄短槍而採長槍，除了弓矢之外還加入拋石機和火炮，戰鬥訓練的份量一天比一天加重。男人除了小孩、老人和生病者之外，其餘的人一律推進兵團的宿舍，不是接受戰鬥訓練，就是加入柳葉甲、羅圈甲、頑羊角弓、響箭等武器的製造行列。女人和小孩負責牧羊或織衣服。蒙古高原入夜之後，看得到燈光到處異動——那是接受夜間訓練的騎兵隊手持火炬移動著。

在國內陸續開闢道路，在道路的重要地方設驛站，驛站上又配置部隊和馬匹。所有的情報從這一站傳到下一站，像箭般迅速地傳到成吉思汗的帳殿。而成吉思汗的命令也同樣的，像潮水般很快就傳到廣闊高原的任何一個角落裏。

新修訂的刑罰規章極為嚴厲。偷人東西要三倍償還，尤其是偷人駱駝，即使只偷一匹也要處

死刑。對於吵架、飲酒也訂有嚴厲的罰規。這些全都是顧慮到部隊出征後，國內只留下女人、小孩的緣故。

一二一〇年，成吉思汗把精神完全用在遠征金國的準備上；不過，他尚未決定進攻金國的時日。金國，這個大國，到底擁有多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這些都無法估計。因此，本身的準備有時候覺得已經足夠了，有時又覺得非要再儲備幾年不可。

這年夏天，金國派遣使節前來。當他們一行人才剛剛在國境出現時，金使入境的報告已經過幾十驛站，傳到成吉思汗耳中。因此，成吉思汗等了幾天金國使節才到達。

使者告知金國皇帝章宗駕崩，其子允濟即位，藉此機會遣使前來重新催促蒙古已久未實施的朝貢。

成吉思汗一開始對使者的態度極為冷淡，完全以接見金國使者的態度對待。而且就大國王位者非英明君主不可，但卻聽說允濟平庸無能。「來催促朝貢簡直無理！」成吉思汗說完即離席。使者一行隨即踏上歸國之途。

章宗駕崩之事，前年即已傳入成吉思汗耳中，但他無法證實這消息是否正確；不過，現在從金國正式派遣的使者口中已經知道這是事實。當天晚上，成吉思汗在帳殿的一室決定出兵金國的時期。兩天後，把出兵金國之事告知部分長老：決定一二一一年三月出征。距離現在還有半年時

間。

從宣佈出征之日起，成吉思汗幾乎每天都在帳殿召開軍事會議。博爾赤、裘爾滅、合撒兒、蒙卡力、哲別、速不台等武將，彼此對入侵金國的路線，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西路是經西夏進入的路線，現在西夏已經臣服，因此取道這條路是正常的；兵站既便利，道路也還算寬闊。東路卻需越過重山峻嶺，還得攻破長城的一角，闢出進攻路線不可。而取道東路的優點是，不但可以出乎對方意料之外，還可以沿著長城開鑿幾條入侵道路；採西路則只有西夏南部的狹隘地帶。

成吉思汗聽取諸將的意見之後，最後決定取道東路。蒙古的狼群，如月下之狼越過山嶺一般，越過長城直驅金國——這是成吉思汗多年來腦海裏描繪的一幅鮮明影像。雖然沒有非如此做不可的理由，但成吉思汗在乾坤一擲的大事上，在從小就有的幻影中，把蒙古的命運賭上去了。

過了年，即一二一年，蒙古高原上部隊到處開始移動，它們逐漸形成大的集團，陸續向成吉思汗的蒙古包聚集。有幾個集團置兵在鄂嫩河和克魯倫河兩河流的上游處。

三月初，成吉思汗向蒙古的所有軍隊下令進攻金國。之後，幾乎每天都有有關部隊整編的佈告張貼出來。現在帳幕的廣大草原上儘是軍人、駱駝、馬匹和戰車，衆多的羊群也被趕到廣場的一個角落裏。

把所有的蒙古兵編入六大軍團。六大軍團即：蒙卡力、速不台、哲別等所統率的三個軍團，

以及合撒兒率領的左軍，和拙出、察合台、窩闊台等成吉思汗的三子所率領的右軍，還有成吉思汗和老么拖雷率領的中軍。留守部隊只有二千兵力，以特克察兒爲長。

出兵的三天前，成吉思汗親自登上不兒罕山山頂，在山頂上祈求戰爭勝利。成吉思汗在頸上圍著帶子，解開衣服的鈕釦跪在祭壇上，把馬乳酒倒向大地。

——嗚呼、永恆之神呀！吾等祖先受辱於金國國王又爲其所害，余國欲舉兵報仇。此爲全蒙古人民之意。如蒙俯允，請從昊天助余，且令下界善神協助余！

出兵前夕，成吉思汗把拙出、察合台、窩闊台、拖雷等四子叫到帳殿來，和他們的母親孛兒帖共進最後的晚餐。現在成吉思汗四十九歲，拙出二十四歲、察合台二十二歲、窩闊台二十歲，拖雷十八歲。成吉思汗說：

「孛兒帖呀！你所生的四個小孩，明天就要領兵向金國出發。今晚妳在這裏跟孩子們道別，而我也在這裏和孩子們道別。從明天起，我們父子各朝不同的戰線前進。這次戰線很長，跟以往大不相同。」

孛兒帖接著說：

「爲什麼和孩子們分開，我就非悲傷不可呢？我不是爲了要生出咬死塔塔兒、泰亦赤兀人的狼才嫁到你處，爲你生子嗎？現在小孩都已經長大了，然而，應該讓他們啃食的塔塔兒和泰亦赤

兀人，都已經被你殺光，甚至連屍體也沒留下。孩子們已經餓慌了，該讓他們越過長城去抓金國的人，讓他們吃個痛快吧！」

比成吉思汗年長一歲的孛兒帖，年輕時那光澤而亮麗的金髮，現在已完全變成銀色。

晚餐持續到深夜。成吉思汗和四個兒子在夜深時走出帳殿，他在蒙古包前和孩子們道別後就轉往設在本部的蒙古包，在那裏和等著的博爾赤商量諸般事情直到清晨。一切商量妥當後，兩人仍然對坐著。博爾赤率領成吉思汗的三個兒子配在右軍，從少年起即患難與共的這位武將，今夜一別，不知何時才能再見。

成吉思汗和博爾赤分手走出蒙古包時，四周已逐漸泛白。成吉思汗直奔忽蘭的蒙古包。清晨的空氣冷冽刺人，在蒙古包中的一室，忽蘭仍和著衣服躺在幼兒旁假寐。幼兒是成吉思汗和她所生的三歲男兒加藍。

成吉思汗走近床鋪，發出輕微的脚步聲。忽蘭起身看清是成吉思汗後馬上從床上下來，和成吉思汗默默地對立著。成吉思汗感覺忽蘭睜得大大的眼睛一直注視著自己。成吉思汗這陣忙著軍務，已有一段時日冷落了忽蘭。

忽蘭似乎等待著成吉思汗對她說什麼，但是，成吉思汗默默地走向前，從床鋪上端詳幼兒的睡臉。幼兒長得像忽蘭，幼稚的臉上，眼、鼻、口無一不像忽蘭。

離開幼兒旁邊，這次成吉思汗把眼光投向年輕的愛妃臉上。兩人之間仍然一句話也沒說，不久，忽蘭忍受不了沈默的痛苦開口道：

「可汗呀！你現在想說什麼呢？」

成吉思汗反問道：

「忽蘭呀！你的耳朵想聽什麼呢？」

忽蘭馬上接著說：

「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不過，其他方面可汗不是都不想告訴我嗎？」

「沒這回事，只是太忙了。」

「有關攻打金國的事，即使到了就要出征的今天，可汗未曾告訴隻字片語。我自己知道了這件事，現在我也不想從可汗口中打聽什麼了。」

成吉思汗問：

「妳想知道的是什麼呢？妳說吧！」

忽蘭微帶著怨恨的語氣說：

「那不是該從可汗口中說出的嗎？我在這一個月裏每天都等待著你說那句話。」

成吉思汗對現在忽蘭想問的事，當然心中有數。已經到了即將出發的時刻，成吉思汗還未向

忽蘭說，這是因爲他尙未決定之故。這件事不用說，指的是此次遠征要不要忽蘭隨行。考慮到尙未斷乳的三歲加藍，成吉思汗認爲忽蘭是應該留下來的。

可是一旦這麼決定之後，忽蘭會產生什麼樣的反應呢？這就讓成吉思汗感到害怕而不敢輕易說出口了。成吉思汗對別人心中所想的大都可以猜測得到，唯獨猜不透忽蘭心事。成吉思汗覺得忽蘭的心就像藏在阿爾泰山山脈深處，盛滿湛藍色水的無數湖泊一樣不可思議。

可是，現在到了這時候，成吉思汗不能不有所表示了。成吉思汗把注視著自己的忽蘭期盼的眼光，當成是怨恨的眼光，他說：

「忽蘭呀！妳一定要和我同行。」

話一出口，成吉思汗才發覺到所說的竟和自己心中所想的完全相反。成吉思汗給自己的話嚇了一跳。這時，忽蘭的表情才有點緩和，她幽幽地說：

「可汗呀！要是你現在口中說出的是相反的話，我寧願選擇死亡。是可汗救了我的命。」接著，忽蘭又問：

「加藍怎麼辦呢？」

這一次，成吉思汗又覺得抗拒不了忽蘭的心意說：

「加藍也要和我一起越過長城。」

話說完時，成吉思汗已下定決心要帶加藍隨軍出征。雖然只是三歲的幼兒，他也是蒙古的一匹狼。在和金國作殊死戰中，儘管幼兒四肢還未健壯，但是連蒼狼後裔的後裔都出動了，這又有何不可呢！

忽蘭在成吉思汗還沒說完時，走近一步溫柔地伸出雙手；但是，成吉思汗沒有反應，表情反而更加嚴肅，他問：

「帶加藍遠征，你知道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嗎？」

忽蘭馬上回答：

「知道！」

「什麼事？」

「可汗呀！您不知道我的心意嗎？我也希望我生的加藍能跟孛兒帖所生的皇子一樣，有一起從軍的光榮。雖說只是三歲的幼童，但並非不能從軍。可汗既已答應了我的請求，我還有何求呢？如果因為從軍使得加藍被捲入戰亂的火焰中，或是被拋棄在異民族當中，這也是加藍的命運。我對這樣的結果絲毫不懼。我不是以王族之一生下加藍，我只希望他以無名小卒出發，用自己的力量開拓自己的道路！」

忽蘭的語氣極為平靜，但內含激烈的感情。成吉思汗看到忽蘭的眼中泛出異樣的光芒，他這

時感到從未有過的對忽蘭的款款深情。成吉思汗也希望讓加藍過她所希望的生活方式，這不是出自蒙古統治者的感情，而是出自爲人父親的親情。男人必須在苦難中成長，像自己，像合撒兒，像裘爾滅——蒙古之狼都非如此不可。

從那天起到第二天爲止，成吉思汗所率領的幾個軍團，每隔一定時間就從廣場出發。打頭陣的是哲別所率領的軍團，其次是蒙卡力的軍團。

長子拙出、察合台、窩闊台等所率領的右軍出發時，已是黃昏，黑夜逼近的時刻。等到合撒兒的左軍排成長長的隊伍把部落拋在腦後時，他們很快就被黑夜包圍，不見人影了。最後成吉思汗和老么拖雷所率領的中軍出發時，已是深夜。明月當空，成吉思汗在部隊中央策馬前進。

蒙古二十萬大軍取道東路向金國前進。經過幾天的沙漠行程之後，越過幾座山，渡過幾個峽谷，他們看到了以前圍攻西夏首都中興府時，只看到裙角、嚴拒任何外敵侵入的萬里長城。

成吉思汗不時回過頭來看後面的部隊，用自己的眼睛掌握部隊的行進狀態。在月光下，長矛的尖端發出微弱的亮光，一列列的亮光宛如流水般長地穿過草原。在長流的某處，忽蘭和三歲的幼兒加藍應該在馬拖曳的某個包中。

成吉思汗二十萬大軍攻打金國，採取特殊的編隊。最後面以十人爲一組，再集合組成百人、千人、萬人部隊，各置統轄之長；以身經百戰的將軍爲萬人的指揮官。成吉思汗的命令，無論何

時皆由幕僚傳達給將軍們，將軍們在轉瞬間就把命令傳給部隊的每一個成員。

從不兒罕山嶽帳幕出發的成吉思汗金國遠征部隊，取南路而行，沿克魯倫河前進，第五天離開向東彎曲的克魯倫河河岸，進入廣闊的沙漠地帶。

告別克魯倫河之日，成吉思汗有所感慨。兩年前攻打西夏時，也和克魯倫河道別橫過戈壁的不毛之地向前行；跟當年相比，這次情況迥異。這次越過戈壁的不毛之地後，在那兒等待著自己的不是西夏，而是金國——國土和兵力不知大蒙古幾倍，還有無數堅固的城廓，以及過高度文化生活的文明國家。在那裏即將展開的戰鬥，勝負完全無法預料。儘管自己有勝算的把握，而且也作了萬全的準備；可是，沒有具體的東西可以證明結果一定是這樣的。

從小就聽到黃河的名字，以前在西夏的中興府也看過一次，但那次看到的只不過是黃河這龐然大物尾端的一小部分而已！有人說黃河是依神的意志在地殼的表面移動著的，可是蒙古的士兵誰也想像不出黃河真正的樣子。還有在中興府也看過的，自古以來跟黃河一樣是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而構築的長城；然而，那次也只看到以土和石頭砌成的胴體，當人一靠近就會放出火箭的巨獸最西端的一個角落罷了！至於長城和黃河所圍繞的地區，到底是什麼樣子呢？蒙古人一無所知。

成吉思汗小時候，經常從父親也速該那兒聽到有關金國的事，因此很自然地，眼前常浮現出

把東西煮得沸騰的大坩堝。那大坩堝是靠著亙古以來永不熄滅的「業火」煮沸一切事物：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思想、技術，以及與生俱有的邪惡、蒙昧，還有財富、貧窮、戰爭、和平、歌舞樂曲、豪華的宮廷儀式、難民、酒舖、小劇場、集體屠殺、賭博、私刑、榮華富貴、罹難落魄等等，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一起煮。可怕的氣泡，在煮沸物的表面不斷地冒出又消失，消失又再冒出來。而蒙古的俺巴孩汗在那裏被釘在木製驢馬上，活活地被剝皮；還有老早以來每年都有，不只是幾十人、幾百人的無辜蒙古人被金國士兵綁架，丟入大坩堝之中。

當成吉思汗和克魯倫河道別時，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否還有機會站到這岸上；不只是自己，二十萬蒙古士兵的情況也一樣。清晨，成吉思汗站在小山丘上，看了在拂曉昏暗中的克魯倫河最後一眼之後，下令轄下的部隊出發。雖說已是三月中旬，這一帶還籠罩在深深的冬眠中，只要站立一會不動就覺得寒風刺骨。

部隊和離開帳幕時一樣，由哲別所率領的一隊先行，隔一段時間再由速不台、蒙卡力所率的兩隊，以幾乎並行的方式前進。雖然已快天亮時分，仍可見部隊中士兵手持火炬點點的亮光。各部隊的陣容，和剛從帳幕出發時有點不同。出帳幕後到來到這裏的途中，把羊、駱駝、馬匹等衆多的牲畜拉入騎馬的隊伍當中，因此整個集團變得龐大。駱駝的任務是負責搬運肉、乳等食糧和武器，帶著羊同行則是準備橫渡沙漠時可殺來食用，而馬是爲士兵們準備的；數量增加後，一個

人可分配到兩、三頭，甚至於更多。因此從遠處看，向沙漠地帶延伸開來的幾支隊伍的行列，看起來就像是牲畜構成的長長的帶子。

士兵們都用皮革製的頭盔遮住大部分的頭，同時還用皮製衣服保護身體。手持長矛，把長刀和箭插在腰間，弓置於馬上。

成吉思汗從這天起，坐在以數十匹馬拖曳著的巨大包中前進。包有四個車輪，包的左右有騎著馬的衛隊保護著。數條波爾幾金氏族的族旗掛在包上。

從那天起，部隊一連幾天不見半棵樹影。無論走到哪裏都是乾燥的沙漠，偶而發現不同的景致，馬上又發現前方不是呈赤銹色的禿山，就是大小不一的鹹水湖。

部隊連續強行軍十幾天之後，總算脫離沙漠地帶進入高原區，不久，進入陰山山脈的一個支脈。從進入山岳地帶開始，士兵之間的喁喁私語中出現以前從未說過的大同府名字。在這之前，士兵們談論的是中都（北京）的名字，以為自己現在是朝那兒去的；曾幾何時，大同府這個新的名字替代了中都，從他們口中說出的次數越來越多。不過，對士兵們而言，不管目的地是中都或是大同府，其間並無多大的不同。總之，都是些陌生國家的陌生城邑的名字，甚至於連它們在哪個方向都不知道。

成吉思汗所率領的遠征軍，經過七百公里的行軍之後，進入蟠踞在長城北側的弘吉剌部族的

部落。弘吉剌部族自古以來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之一，但由於接近金國，完全在金國的控制下，因此，成吉思汗將這個部族作個別考慮。弘吉剌部族的人，一看到從未見過的大軍向自己部落和周圍擁過來，都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弘吉剌的首領向成吉思汗發誓願意歸順蒙古，還自願當攻打金國的先鋒部隊。

以一支部隊的形式來到這兒的蒙古軍，分成幾個軍團向目的地分散開去。哲別、速不台、蒙卡力各軍團當然如此，以拙出、察合台、窩闊台等三子爲將，博爾赤當後援的右軍，還有以合撒兒爲將，再加上裘爾滅的左軍，也都間隔幾日，從弘吉剌部落出發。只有成吉思汗和老么所率領的中軍，留在弘吉剌部落。

戰鬥在長城北方一帶的山野幾乎同時展開，每天都有快馬將各方面的戰況傳到成吉思汗的大本營。成吉思汗命令各軍掃蕩長城以北的金國領土，但是嚴禁單獨深入金國。

六月中旬，金國大軍從中都出發向山西省前進的情報，傳入成吉思汗的大本營。成吉思汗的策略是引出金兵的主力，將其擊破後大軍揮入金國；他知道現在已逐漸接近那時期了。

成吉思汗派急使到哲別處的同時，下令自己所率領的中軍出動。部隊出動的前夜，成吉思汗把忽蘭叫到自己的蒙古包來，問她到與金國主力戰結束之前是否留在這裏。忽蘭說：

「可汗打算自己越過長城，而把我和加藍留在這裏嗎？那跟把我們丟在克魯倫河的蒙古包又

有什麼兩樣呢？」

「好！那就跟我一起投入戰火中吧！從明天開始派三名士兵侍候妳和加藍。死亡會不斷地襲擊你們，你們要自己保護自己。」

成吉思汗說完後，馬上把已指定好的三名士兵叫進來見忽蘭，其中有一個是老人，其餘的兩個是年輕人。三歲的加藍被投入皮革袋裏，安裝到老兵的馬鞍上一起從軍。

翌日清晨，從弘吉剌部落出發的部隊，很快就迫近緊接部落東南部的山岳地帶。部隊的士兵全部組織成騎兵，每一位士兵帶著一匹預備馬。忽蘭也身穿皮革的甲冑，跨上白馬，帶著一匹預備馬，在衛隊的保護下前進。

第二天，部隊到達距離長城半天行程的地點，大家在那兒迎接黑夜的來臨。呈波狀重疊的山上和溪間到處都是士兵。部隊從傍晚開始休息，深夜在夜鳥的啼叫聲中又開始前進。戰鬥從半夜開始展開了，守長城的金國士兵先放箭過來。

金國守長城的兵力不及蒙古部隊的一半，但是他們守住堅固的城堡，不讓敵軍靠近城牆一步。成吉思汗把部隊沿著長城橫向長長展開，企圖攻占長城的一角。嘶喊聲自千山萬谷中響起，但是每一處都遭到強烈的抵抗。

戰鬥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晚上，整整打了一晝夜。入夜後，大頭武將沈白所率領的部隊損失了

大半人馬，好不容易才攀登上長城的一角，首次把蒙古的旗子插在長城的迴廊上。於是，戰鬥在長城的迴廊、城堡上展開，蒙古的士兵從幾個地方攀登城壁上去。

繞著城塞，戰鬥仍然繼續著；在距離半里左右的西南方，城壁遭到大幅度破壞，在弓箭的咻聲和戰鬥的吶喊聲中，不斷地傳出巨石掉落谷底的響聲。

深夜，蒙古部隊不斷地從攻破的地方越過長城，進入長城內側。長城上風勢很強，彷彿連月光都要被吹成碎片似地，風發出巨大的怒吼聲。成吉思汗騎著馬，站立在長城的石頭迴廊上，看著綿延不絕的隊伍不斷越過長城而去。石頭的迴廊，在月光下長長的影子向他所站的前方和後方延伸，不知止於何處。前方的傾斜度相當大，迴廊宛如通向天的一角高聳入雲。背後的迴廊平坦，但在三十公尺的前方，突然被切斷似地消失了蹤跡；可是，更向前方，在越過兩座丘陵的前方岩山頂上，它的芳蹤忽然再現。從成吉思汗站立處是看不見的。在岩山另一側的斜面上，長城的迴廊宛如吞下青蛙的蛇腹般脹得鼓鼓的，那是昨夜不斷展開攻防的死鬥所形成的阻攔物。

成吉思汗頻頻地輕拍馬頸，安撫馬的情緒，不讓它嘶鳴。其實也難怪馬嘶叫，長城的內側和外側迥然迥異，是平緩的斜坡。越過長城迴廊的騎兵，如黃河決堤一瀉千里般地從斜坡驅馬而下。覆蓋著這附近一帶山脈的樹木，在飛馳而過的騎兵隊掀起的風中，低下身子；因此疾馳而過的士兵們，全身都暴露月光下。

成吉思汗長久以來就夢想著，有朝一日蒙古士兵能夠在月光下過長城，現在夢已成真，就呈現在眼前。不過，描繪在他長長眼瞼裏的情景是塗上藍色的色彩，是寧靜的畫面；可是，他現在實際所看到的越過長城的景象，是在怒吼的風中進行的。對成吉思汗而言，長城城池的堅固，要奪取它的困難，以及要破壞它一角找出入侵通路，還有這些攻城掠地的行為一定是在月光皎潔、恍如白晝下進行的情節，都跟他所預料的相符合，可說分毫不差。然而唯一不同的是，他腦海中從未描繪過「風」。他沒想到會有翻天覆地的強風帶著巨大的吼聲吹拂著。幾百年來，把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劃清界限，彼此不相容的石頭城牆，幾百年來在從天上一角吹拂而下的強風中發出吼叫聲。

成吉思汗站在長城迴廊上，直到黎明。數萬的騎兵隊和數量約相等的駱駝大軍，要全部越過長城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接近黎明時，成吉思汗的侍衛隊越過長城，這是最後的一批部隊，成吉思汗也在這支部隊當中，他跟其他的所有部下一樣，在第一次踏入的長城內部的山坡上驅馬疾馳而下。

經過十天的行程之後，成吉思汗在敵人本土遭遇到第一仗——迎擊全國將軍定薛所率的大軍，將之擊敗後占領了大水灤、豐利兩縣。

成吉思汗的中軍進入長城內側幾天後，傳來哲別所率的第一軍在他處越過長城防線，已攻占

烏沙堡城塞的消息。半個月左右之後，又有蒙古軍屠烏月營城塞的捷報傳入。

成吉思汗知道自己的部隊和哲別的部隊，已從兩方面把山西省的要衝大同府團團包圍起來。成吉思汗並不急著攻打大同府，整個炎熱的夏季，安撫著占領地區的人心和兵馬的休養。作戰現在才剛開始，蒙古兵好不容易越過長城，只不過把足跡印在山西省的一個角落而已。很顯然的戰爭還會持續好幾年。

蒙卡力、速不台兩軍團正攻打長城以北的諸城塞。兩軍團所負的任務最大，但勞苦多而效果小。那兒有高山峻嶺的天然要塞捍衛中都（北京），以及分散開來的衆多城堡，阻止了兩個武將的進攻。成吉思汗派給蒙卡力和速不台兩位猛將最困難的任務。從兩軍團那兒不斷有消息傳入，每次都含有捷報；但是，推進的速度極為緩慢，攻占寸土都要費上幾天的時間。

九月初，成吉思汗與哲別軍採取聯合作戰的方式，攻占位於大同府之東的白登城。蒙古部隊勢如破竹地包圍大同府，然後追擊突圍出去逃往中都方面的金軍，殲滅了大半。

幾乎是同一時候，成吉思汗得到蒙卡力攻占宣德府，哲別攻占撫洲的捷報。防衛中都的長城以北的兩個要衝與山西省第一據點的大同府，在作戰開始之後的半年即被蒙古軍攻占了。

十月，成吉思汗知道金國的兩軍團可能開始行動，準備奪回大同府，乃身先士卒急襲金國的先鋒部隊，之後更向主力部隊進攻，金國的兩位武將不戰而退。成吉思汗追擊敗軍於會河之岸，

幾乎將敵軍完全殲滅。在這次戰鬥中，蒙古的騎兵隊完全發揮了它的威力，金國的步兵隊則在馬蹄下遭到無情的蹂躪。

乘著序幕戰的勝利，成吉思汗下令哲別攻占防衛中都北邊的居庸關。哲別的部隊從大同府出發，直驅居庸關，很快就攻占了居庸關。接著，成吉思汗又命令拙出等三子所率領的右軍，徹底掃蕩山西省的長城以北地區。

三個孩子占領、掃蕩雲內、東勝州、武洲、朔州、豐州、清州等地的捷報，好像比賽似地紛紛傳入大同府的成吉思汗大本營。成吉思汗眼前宛如看到博爾赤正教導自己的三個年小孩子何謂勢如破竹的戰法。

翌年，一二二二年，成吉思汗在大同府迎接五十歲的到來。這年年初，傳來蒙卡力攻占昌州、桓州的消息。接著，陸續又傳入蒙卡力占領長城以北諸城塞的快報。

這時候，成吉思汗得到金國將領赫舍里及糾堅爲奪回大同府，已從中都出發的消息；於是親率大軍出大同府，在途中的山地迎擊金兵，將之擊破，還打敗了援軍。

成吉思汗認爲現在已完全攻占長城以北的地方，入侵中都之路大開，於是放棄作戰上已無價值的的大同府，將全軍移到長城之北，一路直指中都。

八月，成吉思汗攻下長城後的一年兩個月，這次蒙古軍從南經過長城往北。長城這時仍然強

風肆虐，從石頭的迴廊上飛沙走石如龍捲風般舞向高空。這次的蒙古部隊跟一年前的完全不一樣；有數千的金國俘虜，還有堆積如山的擄獲品也同時從南越過長城往北而去。擄獲品的搬運全由金國俘虜負責，背上滿載行李的駱駝隊伍，越過長城即需相當的時日。

成吉思汗又在翁古特部落設立總指揮中心，在這裏對分散於各地的軍隊發號司令。不知是幾個月來的第一次，成吉思汗召長子拙出和博爾赤將軍到自己的蒙古包，商量下一期作戰的計畫。成吉思汗對博爾赤收服圖爾根河流域一帶，下詔褒獎，博爾赤向其上奏：能夠收服陰山與長城之間的六州並非單憑一己之力，實因拙出作戰得宜之故；而以往作戰順利也是拜拙出果敢的行動之賜，因此應封賞拙出。

成吉思汗還記得拙出第一次出征時，征服了巴爾幹湖周圍的諸部族，建立了赫赫武功。從這件事來判斷，或許這次作戰的成功，如博爾赤所奏應歸功於拙出的傑出表現。封賞他也不會有人提出異議的。

但是，成吉思汗眼看著沐浴在戰塵中急速成長、茁壯的拙出，封賞他的心意卻逐漸消失。成吉思汗看著酷似母親的拙出的臉，卻感到他眼中燃燒著反抗的意念。拙出的母親孛兒帖談到他時，雙眼會發出其他任何時候都看不到的熾烈光芒，而現在成吉思汗也感覺到，站在自己眼前長子眼中也滿溢著同樣的光芒。

成吉思汗說：

「拙出啊！對這次的戰功，你認為父親應如何封賞你呢？」

這位剛滿二十五歲的年輕武將馬上回答：

「希望不斷地給我充滿苦難的命令。我會逐一完成它們的！」

在父親成吉思汗注視下，拙出眨也不眨一眼。這是極為大膽的話，甚至可解釋成反抗父親的宣言也不為過。成吉思汗認為這是不知是否為自己血統的長子，告訴他現在已長大成人，具有獨立的人格。成吉思汗又注視著拙出的雙眼說：

「孛兒帖的兒子呀！我不會忘記你現在所說的話，今後所有苦難的任務，你要遵照我的命令去完成它。」

之後，成吉思汗為自己的兒子和兩位遠來的盟友準備了酒菜，舉行小型酒宴。那天，拙出和博爾赤在酒宴結束後，隨即回到自己部隊的駐紮地。

成吉思汗在拙出離開後，激動的心情整日未能平靜下來。成吉思汗還無法確實掌握自己對拙出的心情，有親情之愛，也包含了憎恨之意。而親情和憎恨，依時地不同，有時只有其中的一種顯露出來，有時又混在一起以複雜的形態顯現出來。

以前，當拙出平定巴爾幹湖以北諸部族時，成吉思汗曾下詔褒獎他的戰功，對拙出的傑出表

現如同自己般喜悅。然而這次不知爲什麼，他沒有那種心情。在他的內心深處，還有其他兩個兒子察合台和窩闊台的存在，也是不容否認的。成吉思汗避免將戰功歸拙出一人所有，他對雖然年少，但同樣是一軍之將的察合台、窩闊台，也希望他們有著同樣的功績。

跟拙出見面後過了幾天，成吉思汗察覺到上次跟拙出談話後，受到他強烈精神的影響。如拙出要求成吉思汗命令他迎接所有的苦難，成吉思汗也覺得自己要有所表現；如拙出要成爲蒙古之狼，自己也非成爲蒙古之狼不可。對於只越過長城一次，打敗金兵一事，成吉思汗認爲還不足以明確掌握到他幼小就憧憬的蒙古之狼的影像。

不過，這一年成吉思汗並未揮動大軍。他把自己轄下的所有軍隊，安置在緊貼長城的北側，做隨時可長驅直入金國的準備，等待著時機的來臨。這年的後半年，有成吉思汗預料不到的大收穫；那是爲金所滅的遼王室的後裔耶律留哥率領契丹一族，在金國東北部，舉烽火反抗金國。成吉思汗一得報，馬上派遣武將安欽爲使者，與耶律留哥締結同盟。耶律留哥發誓效忠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也答應要保護契丹的公子。

針對東北部的情勢，金國派兵征討耶律留哥，以完顏和碩爲將。因此，成吉思汗派三千援軍援助耶律留哥，同時命令哲別攻打東北部的要衝東京（遼陽）。哲別很快就攻下了東京，耶律留哥獲得成吉思汗的同意即遼王之位。由於這次作戰，蒙古的勢力範圍擴大了，不只是長城北部一帶

，還包括了陰山、興安兩山山脈的另一側，幾乎與蒙古高原同等大小的廣闊區域。

哲別結束遼東的遠征之後，把部隊留在那兒，只有自己回到成吉思汗的營區來。成吉思汗厚禮迎接哲別。所有的蒙古將領中，在金國名氣最響亮的就是哲別了。他戰無不勝，指揮大軍如手足；用兵之神妙，讓金國的所有武將都認為是神授而感到害怕。

哲別從興安嶺對面搶奪了數千匹駿馬，帶回成吉思汗的大本營。於是翁吉特部落的四周，到處可見黑褐色皮、有光澤的高大駿馬。哲別謁見成吉思汗說：

「從前我曾經以泰亦赤兀人的身分跟可汗打仗，傷了可汗的坐騎。我一直想獻良馬給可汗以爲補償，現在我總算達成了願望。」

成吉思汗很高興地說：

「受傷的不只是我的馬，你的箭射倒了我的馬，還傷了我的頸子！」

哲別說：

「對可汗身體的傷害，哲別打算用生命來補償。如果以後有艱苦的作戰機會時，請不要只派您的兒子拙出，也希望派我去！」

成吉思汗這時才知道，哲別已看出自己和拙出的微妙關係，而且還若無其事地勸諫自己。或許這種情形不只是哲別，恐怕連裘爾滅、博爾赤都已經察覺到了，說不定開國元勳們，已把它當

成是一種隱憂呢！

成吉思汗沒有回答哲別這問題。成吉思汗對越來越固執、頭尖如矢的猛將，既無法明確地說出自己對拙出的愛憎心情，也無心來說明他。

一二一三年，成吉思汗在異國第二次過新年。在新年的慶祝筵上，成吉思汗把蒙卡力、裘爾滅、博爾赤、哲別，還有弟弟合撒兒，以及拙出、察合台、窩闊台等三個孩子，從戰線上召回齊集一堂。

成吉思汗在慶祝筵上，和大家就大舉進攻金國事進行討論，說是討論，其實是成吉思汗單方面的命令宣佈。成吉思汗宣佈蒙卡力、哲別、速不台三將鎮守後方，其餘的三軍團悉數投入攻打金國的陣營。三軍團即合撒兒所率的左軍、拙出等三個孩子所率的右軍和成吉思汗與老么拖雷所率的中軍。原任監督之責配屬右軍的博爾赤，改任最高幕僚屬中軍；因此右軍之指揮權全部交給了自己的三個孩子。

成吉思汗對拙出、察合台、窩闊台三子說：

「你們三人要同心協力！拙出居長由他指揮，察合台和窩闊台兩人要輔助兄長。我現在命令你們：從山西進入，出河北低地，鐵蹄踏過整個金土吧！途中所經過的城邑要盡數收服，攻擊時要身先士卒！」

拙出代表兄弟三人回答：「我等謹遵父親可汗的命令，誓死完成任務！」

拙出臉色蒼白。誰都知道那是幾乎不可能達成的命令，在座諸人鴉雀無聲。博爾赤、裘爾滅、蒙卡力都默默不語，不發一言。命令已下，而且當事者也已接受，現在再說什麼都沒用。

成吉思汗接著對弟弟合撒兒說：

「攻占長城之北、遼河以西之地，直到海邊。那地方一到冬季，天地爲之冰凍，人馬難行。你們要在冬季來臨之前攻占下來，人馬勿爲寒氣所傷！」

「是！」

合撒兒回答的語調有點粗魯。不能直搗金國黃龍，合撒兒似乎有些不滿。

最後成吉思汗向自己下令：

「我與拖雷過中都，下河北，渡黃河攻打山東。博爾赤跟我一起作戰！」

成吉思汗派給三軍團的任務，相信並不很困難。從過去兩年的戰鬥中已了解到金國軍隊的實力，知道金國政府沒有人才。中都的守備薄弱，士氣不虹，隨時都可能發生動亂。蒙古的騎兵隊，現在無論從哪個地方都可以如錐般深入金國內部。

不過，成吉思汗並不認爲今天在座的每一個人，在席捲金國之後，都能夠平安無事回來；尤其是年輕的三個兒子，他不敢奢望每一個都能安然無恙。

成吉思汗派給拙出最艱難的任務，那是拙出的希望，也是成吉思汗的希望。拙出呀！你要成爲一匹狼！爲了賦予拙出這樣的任務，成吉思汗把身上確實流著自己血液的察合台、窩闊台兩個孩子犧牲，把他們置於與拙出相同的命運上。這樣，拙出不會產生異樣心情，還可以讓衆多的武將心服；而最重要的是對成吉思汗本身是必要的，對在不兒罕山帳幕，已有兩年未見的妻子孛兒帖，對她所生的小孩不能再有不公平的待遇。

以成吉思汗爲主的新年賀筵，從未如此盛大舉辦過；以大同府爲始從各地徵召過來的女人，穿梭在酒席之間。儘管帳幕外雪花紛飛，寒氣逼人，但是在寬闊的蒙古包內卻很溫暖，並無絲毫寒意。

酒宴從早開始，直到深夜。傍晚，成吉思汗站在帳幕的入口，望著被雪染成一片白色的戶外，這時看到遙遠的東方丘陵上有一隊人馬移動著。成吉思汗召來守衛詢問那是誰的部隊？準備做什麼？年輕的守衛馬上說出那部隊的名稱，報告該部隊正準備做雪中行軍的練習。成吉思汗百看不厭地眺望著連續點點的小隊伍，這是一幅美麗的風景；在成吉思汗眼中，他們是一群年輕的狼。

成吉思汗把視線轉移到自己面前站得筆直、一動也不動的年輕士兵身上。士兵的帽子和肩上海滿是皓皓白雪，無疑地他也是一匹不折不扣的狼。

之後，成吉思汗回到筵席上。這時成吉思汗眼中的博爾赤、裘爾滅、合撒兒等都老了。曾幾何時，成吉思汗以及許多功臣都在不知不覺間增添了歲月，大家的頭髮已斑白。不過，正當壯年的蒙卡力、哲別、速不台三人看來還年輕。成吉思汗知道蒙卡力、哲別的時代，以及連自己都不認識的年輕將領的時代快來了。

第六章

四月初，雪漸停，春陽開始普照大地時，成吉思汗再度下令全軍越過長城入侵金國。他派使者到各軍團的駐紮地，包括尚未開始行動的蒙卡力、哲別和速不台的駐紮地。

往後的半個月之間，成吉思汗的大本營由於部隊的集結和出發，每天都非常混亂。成吉思汗忙著爲自己與拖雷所率的中軍作出動的準備。在這樣的日子裏，有一天，成吉思汗到已有半個月未踏入的忽蘭的蒙古包中來，他是來看看忽蘭出征的準備工作是否已完成。

忽蘭的蒙古包中靜悄悄地。她獨自一人戴著碧色的玉製耳飾靠著椅子。

成吉思汗問：

「三天後就要出征了，都已經準備好了嗎？」

意外地，忽蘭卻說：

「這次我想留在蒙古包裏。如果天氣稍微暖和之後出征，我是很樂意隨行，但現在這種天氣

對加藍的健康會有不良的影響。」

成吉思汗知道，自己的臉色在聽忽蘭說著的時候變了。

「忽蘭，我的愛妃呀！妳不是爲了要常與我在一起，才隨這支遠征軍而來的嗎？」

成吉思汗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不自覺地語氣重了些。在這之前的每一次作戰，忽蘭都自願從軍，把加藍放在年老而忠實的士兵的皮革袋中隨行。忽蘭從未拒絕過從軍，何況這次從軍，還是她自己請求的，明明知道非常危險但還帶了加藍來。到了這時候，忽蘭卻表現出這種態度，成吉思汗不解。是因戰鬥的激烈使她心生恐懼呢？還是珍惜她與加藍的生命呢？

在這次作戰中，很難預料拙出、察合台、窩闊台是否能夠生還；老么拖雷的情況也完全相同。成吉思汗想給今年剛滿二十歲的拖雷一支部隊，讓他自己直接指揮。雖說和自己配屬同一軍團，但是一旦站到前線，就面臨彼此都不知是否還有明天的不同命運。

成吉思汗沒有回答忽蘭，默默地走出她的蒙古包。回到自己的蒙古包後，成吉思汗有一段長時間不讓人打擾，自己一個人靜靜地思考著。

如果，妻子孛兒帖所生的四個兒子全部在這裏戰死的話——這種事也並非不可能；留下的就是自己與忽蘭所生的兒子加藍，將來的立場會是如何呢？

當然，成吉思汗對加藍有一份父愛。他是自己年老時所生的兒子，又是自己最鍾愛的忽蘭所

生的。雖然沒有具體的行動表示，但是在成吉思汗眼中，加藍比其他的孩子都可愛。雖說加藍還是稚兒，但卻與其他的孩子一起從軍作戰；如果只有他活著，跟不從軍留在部落裏保全性命，這兩種情況終究不能同日而語。

成吉思汗眼前浮現出孛兒帖的臉。他注視著虛空的一點，宛如多年來與自己患難與共，現在留在不兒罕山山麓的正室孛兒帖就坐在那兒。成吉思汗並非懼怕孛兒帖，可是他揮不去她的影子。

成吉思汗曾經爲了保全薩滿教的僧人提卜·田古力或保全弟弟合撒兒，在蒙古包中徹夜未眠地踱步苦思。現在的情況就跟那時一樣，從正午時分起就把自己關在房中，直到夜的闇黑完全包圍蒙古包時還沒看到他走出房間。近深夜時，成吉思汗呼叫侍者去請沈白、赤老溫兩武將之父瑣兒罕·失刺來。不久，年逾七十五歲的老人，拖著瘦弱的身子來到成吉思汗跟前。成吉思汗注視著瑣兒罕·失刺的臉說：

「老先生啊！我年輕時，曾被泰亦赤兀人逮捕，是你把我從危難中救出。你可以再幫我一次忙嗎？」

老人回答：

「只要是可汗的命令，無論什麼事，瑣兒罕·失刺絕對接受的。」

於是成吉思汗，把從白天到深夜，再三思考的結論扼要地說出：

「瑣兒罕·失刺呀！你馬上到忽蘭那裏抱走加藍，然後把加藍給默默無聞的蒙古子民撫養。不要讓對方知道加藍是我的孩子。」

聽到這樣的話，平常連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瑣兒罕·失刺的臉都變了。

「到皇妃那兒帶走皇子，把皇子給蒙古部族默默無聞的一家人撫養，但是不能讓他們知道皇子的身分。」

瑣兒罕·失刺照成吉思汗所說的，在口中覆誦似地低聲說了一遍。

成吉思汗說：

「不可以告訴忽蘭把加藍給了哪戶人家，也不必向我報告。這件事，世上只有瑣兒罕·失刺一個人知道就行了。」

瑣兒罕·失刺又把成吉思汗說的話覆誦一遍。之後，他被自己所負的任務壓得步履蹣跚，從口中發出短促的呻吟聲。

「啊！」

就這樣走出房間。

翌日，成吉思汗到忽蘭的蒙古包中來。一踏入蒙古包中就說：

「忽蘭呀！妳和我一起出征吧！進攻金軍時，我把唯一的女性從軍的榮譽賜予妳。」

忽蘭臉色蒼白，板著面孔低聲回答：

「謹遵命令！」

之後，忽蘭沒有再說一句話。對自己昨天無心說出的話所招徠的嚴重後果，她感到吃驚，吃驚的程度足以擊垮她的身心。在無任何預兆下，因加藍的可愛而產生的安逸和怯懦，突然襲擊她的心，爲她帶來了愛兒被奪的嚴酷命運。

成吉思汗說：

「馬上準備出發！」

忽蘭回答：

「已經準備妥當。」

然後，抬起頹喪的臉說：

「可汗把我和可汗所生的孩子丟到大海裏。我不可能再見到加藍一面吧！」

她的語氣平靜。成吉思汗回答道：

「加藍要是有長於他人之處，一定會長大成爲蒙古之狼，會出人頭地的。我不是以蒙古之妃接納妳，同樣地，加藍也不能以蒙古皇子的身分撫養。忽蘭呀！妳要以忠心的士卒身分永遠和我

在一起，而加藍要以蒙古庶民之子，靠自己的力量長大成人！」

成吉思汗說這番話時，有一股連自己也說不出的激動全身顫抖著。成吉思汗這時才了解到，自己對加藍所採取的殘酷處置的重大意義。成吉思汗知道自己拚命地保護著心愛的忽蘭和加藍，但很可惜不能把這心意直接告訴忽蘭。如果直接訴諸於語言，那麼說出的那一瞬間，無疑地，那番心意會如同露珠般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忽蘭要是無法了解自己的心意，就隨它去吧！

一直到部隊出發日為止，忽蘭未曾露過臉。成吉思汗也因軍務繁忙，無暇探望忽蘭的蒙古包。在部隊出發之日，忽蘭騎在馬上隨侍成吉思汗之傍。三晝夜，日夜不停的哭泣，使得忽蘭的淚腺已乾涸，現在連一滴也流不出來了。成吉思汗和忽蘭都儘量避免說出個加字。

成吉思汗率領中軍，爲了能夠一路進攻中都，先著手攻掠散在途中的諸城塞。這些都是蒙卡力曾攻占的，但是等到蒙古部隊撤退之後又歸附金國。成吉思汗攻占宣德府，順便包圍德興府。在這次作戰中，成吉思汗以末子拖雷爲攻打德興府的前鋒。拖雷軍令森嚴，身先士卒，攀登城牆，把波爾幾金氏的旗幟插到城牆上。

成吉思汗把軍隊更向前推進，在攻打懷來城途中，遭遇到金國左監軍高琪所率的精銳大軍，激戰三日夜後將之擊敗。在幾里四方的草原上，金國士兵屍橫遍野。

成吉思汗馬不停蹄繼續進軍，逼近居庸關。他知道金國大軍固守此地，如果採取硬攻猛攻犧

牲太大，於是轉向，從距離居庸關遙遠的西方越過長城。攻陷各處要塞，大軍所到之處攻無不克。在出河北平野之際，又迅速收服涿州、易州兩城，攻占中都已是屈指可待。蒙古騎兵隊的行動真是疾風迅雷。成吉思汗在中都北方佈陣以待。

成吉思汗在易州，與遠從遼東揮軍而來的哲別軍隊相會；這時間距離他向後方的哲別下令進攻金國國內的命令不到兩個月。哲別接令後馬不停蹄，由易州出發從長城內側攻打，不久即攻占了居庸關，這是哲別第二次取居庸關。成吉思汗並未在中都停留，沿黃河流域前進，鐵騎橫掃山東一帶地區。

在這期間，以拙出為將的右軍，依令轉戰山西山地，盡收省內各都城；出河北平原，在山西與河北之地，蒙古軍已可自由出沒。另外，合撒兒統率的左軍騎兵隊，在遼河以西追捕敵蹤，橫行無阻。

蒙古數百騎兵隊使得金國全境在馬蹄下呻吟，到翌年一二一四年春為止，九十城邑皆為鮮血所塗，易上波爾幾金氏旗幟。

四月，成吉思汗下令散在金國各地的部隊，集結到中都近郊。之後，歷經月餘，幾乎每天都有蒙古騎兵隊從河北平原之東、西、南、北方，捲起濛濛砂塵。中都西方的平原，到處盡是蒙古部隊。從蒙古高原出發時為數二十萬的部隊，現在增加一倍以上，其中有一半是金國投降來的士

兵。

成吉思汗在緊鄰中都的平原之一隅，和他的部將作一年三個月以來的相會。只有中都未攻下，宛如大海中的小島，呈現在他們的眼前。中都城中，紛爭不絕，人人疑心暗鬼，暗殺事件層出不窮，權力者屢次更迭。

成吉思汗派遣兩個使者到危在旦夕的金國僅存的城裏，使者帶著成吉思汗致金國皇帝的親筆函：

「黃河以北卿之領土盡歸余所有，所餘者僅中都而已。令卿城淪陷者乃天意。余如進逼，恐招上天之怒。余欲班師回國，請卿犒賞余之部隊，藉此，余亦可平諸將之怒。」

親筆函雖然注意到不要損及金國皇帝的威信，但那的確是一封不折不扣的招降書。成吉思汗挑選攜帶這封親筆函的使節時，也為母親訶額倫撫養的孤兒博洛克兒之死而惋惜不已，又重新勾起他為援救豁兒赤而使博洛克兒喪命的悔意。

金國皇帝非常贊成成吉思汗的提議，有意締結和約。成吉思汗派蒙卡力將軍和長子拙出赴中都提議講和。名為講和，其實是金國的投降。

成吉思汗只要求帝室的公主，其他別無所求。其實也無要求的必要。二十萬金國士兵已編入蒙古軍隊之中，而且在中都以外的九十座城邑中沒收的物品，無論是武器或財物、農耕器具、馬

具、衣服裝飾品等數量衆多。因此對城陷之前的中都，若有所求就只有公主了。成吉思汗要大金國皇帝之女代替墊物躺在床鋪上。對俺巴孩汗被釘在木製驢馬，被活生生地剝皮的報仇責任，就由皇族一個年輕女孩單獨承擔下來。

在講和後數日，先帝繩果之女哈敦和巨額的黃金、大量的金銀珠寶，與五百男孩、五百女孩及三千匹馬，全被送到成吉思汗的營中來。

成吉思汗收下這些「禮物」之後，下令全軍自金國撤退。

成吉思汗率軍從居庸關出漠北。這天長城狂風大作，長城迴廊背戴著的群山上的樹林，在狂風中搖擺，幾乎被吹斷。成吉思汗在長城的迴廊上勒馬暫停，望著前後綿延不絕的隊伍，對在旁侍候的哲別說：

「託你的福，可以輕輕鬆鬆地過居庸關了。」

從南和北兩次攻下居庸關的這位武將，眼中發出亮光說：

「看來哲別以後還得再攻打幾次居庸關不可呢！」

說完後他笑了，成吉思汗也笑了。兩人的笑聲隨即淹沒在風聲中，傳送不到對方耳中。如哲別所言，成吉思汗也不認為金國這巨大的魔物會就此臣服自己麾下。成吉思汗亦無良策能將金國完全臣服於自己麾下。

金國的丞相完顏福興，親送侵略者到居庸關之北。

蒙古將士三年來首次凱旋回到蒙古高原。成吉思汗回到不兒罕山山麓的帳幕，過了一陣子，就把駐紮地移到塔塔兒的優爾麗湖畔；一方面爲了監視金國的動靜，也爲了防範孛兒帖與忽蘭可能發生的摩擦。

在塔塔兒的駐紮地，成吉思汗除了忽蘭之外還有從金國帶回的哈敦公主陪伴。成吉思汗從中國各地徵召許多美女，他要她們侍候兩個妃子。哈敦沈默寡言，臉醜、個子又矮。成吉思汗雖以哈敦爲妃，但不久即不再召喚她到自己帳殿裏來，只是給予妃子的待遇。

蒙古軍凱旋回蒙古高原後不久，軍中最年長的瑣兒罕·失剌病歿。成吉思汗對這位曾經兩次救自己危難的老人以國葬之禮相待。瑣兒罕·失剌的出殯日，成吉思汗與忽蘭同送至墓地，撥幾把泥土到棺木上。成吉思汗和忽蘭對唯一知道加藍去處的老人之死感到哀痛；然而，成吉思汗對加藍的事隻字未提，而忽蘭也絕口不說。瑣兒罕·失剌的靈柩在兩人眼前被深埋入土，以後再也見不到他了。

如哲別所說，居庸關是長城的要衝，蒙古軍再次越過長城的日子比預料的來得早。成吉思汗

在凱旋回來後不久的六月底，接到金國皇帝把都城從中都遷到汴京（開封）的報告。

成吉思汗由此知道金國並無講和之意，對背信得這麼快感到怒不可遏。他馬上下令由與金人作戰已立大功的撒兒吉特部的騎兵隊，和對敵人毫不留情，幾近殲滅的女真部隊組成騎兵隊，合力攻打金國。前者以撒姆卡爲將，後者以敏安爲將。這次的命令是攻占中都，屠盡城中人。

成吉思汗同時下令蒙卡力將軍出兵遼東，這是因爲接到留哥王報告金國已逐漸收復遼東，趕緊派兵增援。成吉思汗在蒙卡力出兵之際，向這位已到壯年期，就武將和政治家兩方面而言皆臻成熟的無敵將軍下敕：

太行山山脈以北之地由朕征服，以南之地由將軍你征服。

成吉思汗希望蒙卡力平定金國之後，能更進一步侵略宋國。他認爲蒙卡力能夠達成這任務，而成吉思汗本身有其他要做的事。這時成吉思汗對西方皮膚、眼睛顏色皆異的未知之國的興趣，遠比對中國的更大。

成吉思汗在優爾麗湖畔的駐紮地，爲進攻金國的蒙卡力部隊和撒姆卡、敏安的部隊送行。這是一二一四年七月的事，與金國之間的和平關係僅維持三個月。

從該年年底到翌年春天爲止，成吉思汗在湖畔的帳幕，每天接見遠征軍派來報告戰情的使者，對在中國的兩支遠征軍的行動瞭如指掌。以攻占中都爲目的的撒姆卡、敏安等的戰鬥，從翌年

一二一五年初開始了。遠征軍包圍中都，遮斷其與外界的交通，以各個擊破的方式將北上的金國軍隊逐一擊破。成吉思汗等著攻陷中都的消息，不耐煩地發起牢騷來了。他爲了希望早一刻得到捷報，也爲了避暑，而把大本營從優爾麗湖畔移到桓州。他期待已久的攻占中都是六月的事，可是捷報大約遲了十天才送到桓州的帳幕裏。成吉思汗的駐紮地，上下因捷報傳來而歡欣若狂，大張筵席慶祝了三天三夜。從前線傳來的捷報接連送到酒宴席上。

——中都現在陷於熊熊大火中。

使者口中說的老是這句話。在這之後的一個多月之間，成吉思汗每天都從使者口中聽到這句話。使者的報告中除了中都還繼續燃燒著之外，就只有敵國丞相完顏福興在城陷之日服毒自殺的消息了。

成吉思汗也認識這位名叫福興的金國戰將，和他有過多次交鋒的經驗；締結和約時，他以使者身分前來，是位人品高尚、極爲優秀的武將。成吉思汗對中都燒火，以及城內衆多財寶化爲灰燼都不覺得可惜，唯有對福興這位武將的自殺感到心疼。成吉思汗本來還盤算著，城陷之日他要是投降過來，就把他收爲自己的部下，讓他就中都守將之位。

成吉思汗對福興的自殺行爲也感到大惑不解。游牧民族自古以來，在戰鬥中彈盡援絕時，武將降敵並非可恥之事；而且一旦降敵，被寬恕或被處斬就只有等待對方的裁決了。到目前爲止，

成吉思汗所攻占的無數城池，從未有主將誓死不降的。成吉思汗一向是等待著對方的投降，然後任憑己意處斬或寬恕對方；可是，福興卻與衆不同，焚城而後自殺。

焚燒中都城邑歷經月餘才結束，現在成吉思汗憶起福興也是人之常情。縱使非親眼目睹，眼前仍會浮現焚燒中都的火焰顏色，因為那顏色跟他所見過的其他城邑的焚燒顏色不同。

成吉思汗召來金人和宋人，問他們歷史上除福興之外，可有武將自殺身亡？他們的回答相同：

「名垂青史的名將，大多在城陷時，以身殉國。」

成吉思汗認為在攻占金國中，收穫最大的或許是了解武人戰敗時的處理方式。這是蒙古子民所沒有過的，而且現在也沒有。那是無論利用何種訓練，任何演習都無法變成自己之物的。

成吉思汗下令：凡是中都城的居民，在戰鬥中殘存者，一律聚集到郊外的一地區；中都的城士兵亦與一般市民同。而成吉思汗此次處置俘虜的方式，多少異於往日。以往城陷時，先從俘虜中挑出女人，然後如念珠似地綁成一串送回大本營；但這次成吉思汗下令，先從男俘虜中挑出有特殊技術或受高等教育者，而且還嚴厲禁止以感情隨意處置這些男俘虜。儘管對方懷有敵意，但有特殊技術和高等教育者，一律送回駐紮地。

成吉思汗以出身塔塔兒部的孤兒斯吉·克特克為最高裁判，負責這項工作。無論任何場合都

能保持冷靜的斯吉·克特克，扭了一下無表情而蒼白的臉接受成吉思汗的命令，當天馬上向中都出發。大約一個月之後，成吉思汗知道斯吉·克特克已完成了他的任務。幾乎每天都有各種特殊才能的金人和財寶一起從中都送來；其中有農夫，也有鐵匠，有占卜者，也有官吏、學者、武將、士兵，幾乎網羅了所有各種職業的人士。

成吉思汗在駐紮地再次要部下調查這些人的特殊技術，然後向自己報告結果。此次被送來女人寥寥無幾，偶而送來的，不是臉色蒼白、瞎眼的占卜者就是靈媒者。

成吉思汗問負責的人：

「女人連一個都沒送來嗎？」

負責的人回答：

「是的，連一個也沒送來！」

成吉思汗想起斯吉·克特克的臉，只有苦笑。

有一天，據報送來的俘虜當中，有一名叫耶律楚材的契丹人，曾任中都皇城的左右司員外郎。成吉思汗馬上下令叫他到自己跟前來。不久，進來的是個蓄著長鬍子，個子高大的年輕人。

成吉思汗要身旁的人和他站在一起比比看，沒有人高過他的肩膀。個子高大的這位大男人，從兩頰到下顎蓄著美髯，毫無懼意，態度悠然。

成吉思汗問：

「你幾歲了？」

那人回答：

「二十六歲。」

聲音雖然很低，但有種令人不容忽視的感覺。

「你是契丹人嗎？」

「是的！」

「你的祖國契丹爲金人所滅，地位低落如小國。我攻占金國，爲你的祖國報仇。你應該向蒙古可汗的我道謝才是！」

然而，對方回答：

「我家祖先在金國當官，食金國俸祿。我是金國臣子，爲何要對金國的不幸而感到高興呢？」

耶律楚材毫無任何躊躇，侃侃而談，韻律有致的聲音，打動了成吉思汗的心。

「你精於何種學問呢？」

「天文、地理、歷史、術數、醫學、占卜。」

「也長於占卜之術嗎？」

「占卜是我們最擅長的。」

「那麼，就爲我卜上一卦。看看蒙古蒼狼們的命運如何？」

「卜蒙古之民的命運，應依蒙古之民所使用的方法。請給我一塊羊的肩胛骨！」

成吉思汗答應耶律楚材的請求，要人送來羊的肩胛骨。於是，耶律楚材走出帳幕外，以石頭造灶，燒羊骨，然後端詳裂罅，向成吉思汗報告：

「西南方會有新的軍鼓響起。可汗的大軍會逐漸迫近越阿爾泰山，進入黑契丹（西遼）之國。從現在起，三年後，那時刻必定來臨。」

成吉思汗對大膽的預言家說：

「如果你的預言不靈光，該如何處置？」

耶律楚材眼光與成吉思汗相對，說：

「任憑可汗處置，如果可汗要我死也可以。」

成吉思汗對耶律楚材說的話覺得正合己意，甚至於覺得他是所有遇過的人物中最了不起的。成吉思汗要耶律楚材今後隨侍左右。

席上有幾位重臣反對重用耶律楚材，但是成吉思汗不聽。反對的理由是耶律楚材來歷不明，

不知有何意圖。

「我曾從俘虜中挑選了哲別，而且他還是傷害我和馬的敵人。現在我將未曾傷我一根汗毛的金國文官安置身旁何懼之有！我曾爲年輕的俘虜命名哲別（箭），如今我也要爲耶律楚材取名爲烏朶·撒卡兒（長髯）。」

蓄著長髯的大個子占卜者，從那天起就隨侍成吉思汗身旁。

成吉思汗在攻陷中都的同時，馬上展開第二階段的行動，以凱旋歸來的武將撒姆卡統率一萬大軍，再出兵攻打金的新都。成吉思汗要撒姆卡通過西夏領土，向河南推進。十一月，撒姆卡的軍隊第三次向金國出發。通過西夏領土，進入嵩山山脈，爲其險峻所阻，歷經多時始出河南，向新都汴京迫近；由於全軍已疲憊不堪，因此在與金兵決戰時嚐到敗績。

當戰敗消息頻頻從撒姆卡處傳到成吉思汗的帳幕來時，金國皇帝派來講和的使者亦隨之而至。成吉思汗與博爾赤、裘爾滅等長老商議之後，提出極爲苛刻的條件：將黃河以北的金國領土割讓給蒙古，以及捨棄皇帝稱號稱河南王。

金國使者回去覆命；但是後來一直未有答覆。成吉思汗本來就不認爲金國能接受那樣的條件，因此對於金國沒有回答並無情緒上的反應。

一二一六年春，撒姆卡率領殘兵回到成吉思汗的帳幕來。成吉思汗接見撒姆卡，要他說明戰

敗的原因。撒姆卡上奏完畢時，成吉思汗說：

「撒姆卡呀！我再給你一次雪恥的機會。你跟上次一樣率領一萬大軍，在嚴寒的十一月再度爲攻打河南而出兵吧！你要像上次一樣從西夏領土進入，從積雪深厚的巖石和山崖攀登嵩山山脈，然後進入河南，攻陷汴京！」

撒姆卡臉色大變。即使兵力倍於上次，只要行軍路線和上次一樣，根本別想攻下汴京；然而，撒姆卡又不能不接受成吉思汗的命令。

之後，成吉思汗看到撒姆卡對自己的部隊嚴施倍於其他部隊的戰鬥和行軍訓練。成吉思汗深愛自己拔擢的年輕將領。在博爾赤、裘爾滅、合撒兒年齡增長的現在，成吉思汗要培養幾個二十來歲的年輕指揮官，以接替蒙卡力、哲別、速不台等的第一線指揮官。撒姆卡就是其中的一個。

這一年，成吉思汗把駐紮地撤退到桓州，把軍隊撤回妻子孛兒帖留守的不兒罕山麓，還有母親訶額倫墓地所在的波爾幾金氏族的帳幕。事實上，大部分的將士從一二一一年三月出兵以來，已有五年時光，這是第一次踏到故鄉的泥土。

成吉思汗和一部分的將士，在一二一四年和金國達成和議時，雖然時日甚短，曾一度重回故土，但馬上又轉到優爾麗湖畔。不過，這次跟上次不同，是全軍凱旋歸來的。

這次沒有一起回來的是轉戰遼東、遼西的蒙卡力與其轄下的將士，還有攻占中都後駐紮在那

一帶的幾支部隊。成吉思汗雖然尚未打下金國的新都汴京，但已將黃河以北的大部分地方置於轄下，以少數的蒙古將士統率金人的各地部隊。

蒙古的軍隊跟一二一年出征時大不相同，甚至會讓人以為是二支部隊呢！在蒙古的軍隊當中，有金人、契丹人，還有以宋人組成的部隊，此外還有未持武器的各國人組成的集團。有時，單是這種異國人組成的隊伍就長達幾十里。有財寶堆積如山的車輛部隊，也有載著兵器或農具的駱駝或馬的集團。此外，還有準備當奴婢或勞力使用的、為數眾多的金國女人和小孩的隊伍。

構成分子如此複雜的蒙古部隊，從桓州出發，越過沙漠地區，出凱爾倫河畔，然後向上游逆流而上。沿途的部落都舉行歡迎儀式，部隊每天從萬民夾道的歡呼聲中通過。

不兒罕山山麓一帶，卻因此呈現未曾有過的大混亂。土拉河旁，克魯倫河河畔驟然形成數百新的部落，大有草原地帶突然形成幾個大都市之感。

整個蒙古高原上盛大舉行著慶祝凱旋的祭典，這跟成吉思汗就可汗位時不可同日而語。蒙古現在是打敗金國的大國，以前的遊牧之民，現在是依階級被劃分成等級的蒙古國民。在不兒罕山麓的帳幕裏，並列著無數的店舖，販賣著形形色色的東西，一切都可用來交換。有酒舖，也有飲食店；宋國式、金國式、契丹式和西夏式等各種不同口味的飲食店並列，就連馬、羊、駱駝都有買賣呢！有金國奴婢隨侍的部落之長，也有作金國打扮的年輕女人。

成吉思汗在草原的市場中閒逛，儘管只和少數心腹一起散步，也不會有危險。在與金國的長期抗戰中，幾乎只靠女性經營的草原國家，既未發生過局部的叛亂，也沒發生過大規模的暴亂。草原城市的熱鬧情況依舊，但是來者不拒的流水席，不必工作、打扮得漂漂亮亮閒逛的慶祝活動，只舉行十天就終止了。

成吉思汗由於無法讓所有將士從緊張的狀態中解除，因此嘗試作小小的遠征和戰鬥。這是因為部落已被剷除的蔑兒乞殘黨，又暗中在阿爾泰山聚成部落，對成吉思汗仍有敵意；而且勢力還在逐漸擴張中，因此不能置之不理。

成吉思汗平定所有草原上的部族，奠定了今天的地位。對蔑兒乞部的措施跟其他部族不同，極為嚴厲，一直都有徹底掃蕩之意。也因為成吉思汗持這種態度，蔑兒乞部的反抗當然激烈且執拗；他們像雜草般活著，像雜草般在成吉思汗看不到的地方紮根蔓延，等待著復仇的時機到來。凱旋的慶祝宴結束後不到十天，成吉思汗就命令長子拙出率軍討伐蔑兒乞。

成吉思汗叫來拙出說：

「把蔑兒乞的殘黨悉數剷除！」

「是！謹遵可汗的命令行動！」

拙出有點拘謹地回答。每次討伐蔑兒乞時，成吉思汗都把這任務交給拙出。然而這件事，無

論是下命令的成吉思汗本身，或者是接受命令的拙出，兩人都有無法釋然的情緒在內。

成吉思汗對於蔑兒乞部的感情極爲複雜，經常連自己也無法理解。或許就因爲這一族和自己的血統相同，因此他不允許它的存在。因爲它的存在或許會否定自己是蒙古的蒼狼。該族所犯下的搶奪母親訶額倫的暴行，以蒙古的蒼狼而言，永遠都不能寬恕的。

此外，不只是自己，拙出的情形也一樣。成吉思汗的想法是：拙出呀！如果你是蒼狼，那麼就用你的手把威脅到你正統血脈的敵人打倒吧！對搶奪、強暴你母親孛兒帖的暴行你也不能寬恕的。

成吉思汗當然沒把自己的這種想法向拙出說明，他不知拙出對自己這種態度怎麼想；不過，這在如成吉思汗和拙出的父子關係中，也是彼此都說不出口的問題。跟上次一樣，成吉思汗又從拙出眼中看到了反抗的冷冽眼光。

成吉思汗把年輕的武將速不台配給拙出，讓他們共同對付敵人。拙出和速不台馬上率軍深入阿爾泰山，討伐作戰在秋初時結束了。在戰鬥中拙出殺死了上次討伐的蔑兒乞首領的弟弟和他的兩個小孩，而把第三個小孩克特康生擒回來。拙出向成吉思汗請求寬恕蔑兒乞唯一生存的年輕名弓箭手。他說：這名弓箭手可以一箭射中，再以第二箭射中第一箭的箭桿，由於其技術高超希望可汗能留下一命。

「克特康不僅長於武技，人也誠實可靠，留下他可成爲可汗的左右手！」

然而，成吉思汗卻即刻下令：

「不能讓他活下去，即刻處死！」

拙出想說什麼，可是什麼也說不出口；結果是用自己的手斷送了這位蔑兒乞年輕武將的性命。

這年的十一月初，撒姆卡依令率一萬軍隊從不兒罕帳幕出發，前往攻打汴京。

大約二個月左右之後，成吉思汗見到撒姆卡派來的第一位使者。從此，每隔十天就有撒姆卡派來的使者到來。成吉思汗從使者那兒，知道了部隊行動的片斷；不過，把它們串聯起來也能夠了解撒姆卡部隊大致上的行動。

——部隊越過西夏。

——部隊攻占黃河南岸的潼關。

——部隊攻占以汝州爲始的五個城市。

——部隊逼近汴京西郊。

之後，就不見使者前來了。撒姆卡由於兵力少，既無法包圍汴京，也攻占不下亡國之前的金

國首都；於是把部隊駐紮在汴京郊區，一直按兵不動。成吉思汗派遣使者到撒姆卡處，犒賞三軍，對未經舉妄動包圍汴京之舉表示讚揚。撒姆卡繼續駐兵在那兒。

翌年一二一七年，蒙卡力結束了遼東、遼西的大戰後到成吉思汗帳幕中來報告，這是自一二一四年從優爾麗湖畔的駐紮地出發後的事。從一二一一年起，蒙卡力即和金國作戰，除了駐紮在優爾麗湖畔不足三個月之外，其餘日子都在戰況激烈的烽火中渡過。現在總算把遼東、遼西的廣闊地區也收爲自己轄下。無論以武將或政治家而言，蒙卡力都是非常優秀的人才。

成吉思汗要群臣悉數參列，以最高禮節迎接蒙卡力。成吉思汗褒揚其偉大的功績，重新賜予國王的封號，給予在中國地區軍司令官的所有權限。在異國長期的激烈戰鬥中，這位年輕的武將老了幾歲，他的臉上並無特殊的表情；而且，黃塵使他的膚色變得跟草原出生者的膚色不同。

不到十天，蒙卡力又向新的任地出發。二萬三千名的蒙古兵和契丹、女真的士兵組成的軍團重新納入他的指揮下。蒙卡力這次的任地是瀕臨滅亡的金國，他就是金國的新國王，統轄廣大的領土。

打敗宿敵，奪取大部分領土的成吉思汗，從一二一七年到一八年春天爲止，在不兒罕山山麓的帳殿中度過。蒙古人民的生活已完全改變了，他們利用金國引進的農耕技術開墾草原，東南一帶居民因此過著半農牧的生活；此外，還利用從金國習得的技術到處掘井，大大地改良牧地。

每天都有爲數衆多的隊商從東、西聚集到成吉思汗的帳殿來。成吉思汗對膚色及眼睛顏色各異的各種種族的人，利用駱駝或馬滿載商品聚散的情形大感興趣。

尤其是遠從西方來的隊商們，成吉思汗常要他們在市場卸下行李後，馬上到可汗的帳殿來侍候。成吉思汗對他們很厚待，決不會強行索取商品。

在這些隊商之中，成吉思汗最感興趣的是回教國花刺子模的隊商。他們有蒙古軍在金國沒見過的美麗傢具和精巧玲瓏的東西，有玻璃器具、各種寶石、精巧的飾物，還有做工精細得超出想像之外的華麗絨毯。他們以這些美麗的東西和蒙古人交換從金國得到的絹、綿、筆、紙、墨、硯、書畫和骨董等。

成吉思汗還特別向花刺子模的隊商們訂購武器，或宗教方面的祭典器具。成吉思汗之所以想從陌生的國家購買這些特殊的東西，是聽從他所喜愛的耶律楚材建議的。長髯大個子的青年，獲得成吉思汗的賞識，能在所有政策上陳述他獨特的見解。

耶律楚材在未知的事物上所表現出的強烈求知慾，讓成吉思汗感到吃驚；所有隊商在可汗的帳殿裏，都會受到耶律楚材長時間的詢問。

成吉思汗不管是聽取耶律楚材哪方面的意見之後，一定會問該如何做蒙古才能強大？而耶律楚材的回答也經常只有一種，那就是繼續保持對高度文化的關心和興趣。二人在文化爲貴或武力

爲貴的觀點上經常是對立的。

耶律楚材說：

「金國雖被可汗的大軍所敗，但仍然保有高度的文化。可汗還要從金國那兒學習許多東西，在金國行善政，那麼他們就會樂意將所有的東西獻給可汗。」

成吉思汗說：

「金國雖然擁有高度的文化，但是武力較弱，因此在我的支配下，不是嗎？」

「可汗到底支配了什麼呢？一旦蒙卡力將軍從金國撤退後，那裏還能控制些什麼呢？武力壓制得了對方，但是控制不了對方。除非蒙古擁有高度的文化，否則蒙古的將士是無法完全控制金國的，甚至於有朝一日反被金國同化，受到金國的控制呢！」

耶律楚材常讓成吉思汗無言以辯，但是蒙古的可汗，對這位年輕的政治顧問卻打從心裏喜歡。儘管被駁得無招架之功，成吉思汗不管任何事，都會將對方的意見以某種方式融入自己的政策裏。

成吉思汗從耶律楚材那兒學到凝聚人心最大的力量不是民族愛，也不是對權力者的忠誠，而是信仰。因此，成吉思汗允許他國信仰在自己的部落中自由發展，嚴禁迫害。而對蒙古子民，獎勵他們自古就有的對天的信仰；但是對波爾幾金氏族之外的人，並不強迫他們一定要有天神的信

仰。

成吉思汗對本國子民訂下的如鐵的規律並不因此而鬆緩，另一方面，採納耶律楚材的意見，對遊牧之民實施否定強盜與殺人的道德教育。對蒙古之民而言，以往絕對不可盜人羊隻的是因爲代表著死亡之意；但是，現在慢慢地灌輸他們全新的觀念，偷盜會讓他人和自己都不愉快，因此非避免不可。

不過，成吉思汗對這個擁有契丹人血統的年輕人，也有完全漠視、不會一顧的時候；那是一二一八年年初，成吉思汗突然下令麾下的一支部隊進攻西夏。由於成吉思汗要西夏隸屬蒙古，而且不僅隸屬蒙古，還認爲需要派遣蒙古部隊駐紮當地；因此沒有特殊理由的戰鬥發生了。蒙古的騎兵部隊，捲起濛濛砂塵襲擊西夏的首都，西夏王逃向西方的西涼。成吉思汗於是把蒙古的強力部隊駐紮西夏。

成吉思汗在這次作戰前後，有好幾天不會和耶律楚材碰面，因爲他無臉見年輕的政治顧問。不過，耶律楚材這時候決不責備成吉思汗，甚至還有意避免提起這件事。

成吉思汗進攻西夏的真正目的，是想把蒙古部隊駐紮在那兒，鄰國回紇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都可以掌握先機，不會引起絲毫的動搖。仇敵的乃蠻王古奇魯克成了漏網之魚後，還篡奪西遼的王位，至今已有六年之久，成吉思汗準備在近期內討伐他，這是既定的政策。雖然西遼鄰國的

回紇現在已在蒙古的統治下，但是從地理關係來看，難免不會和西遼暗通款曲。

第七章

第七章

一二一八年夏，成吉思汗命哲別率二萬大軍攻打西遼。耶律楚材第一次謁成吉思汗時，曾以羊肩胛骨占卜說南方會有戰鼓響起，現在證明正確無誤。攻打西遼的目的是打倒古奇魯克，然後收其地爲領土，如此就可以和高度文化之國花刺子模爲鄰了。成吉思汗希望和花刺子模保持友好關係，想利用貿易從那兒得到新的東西。

哲別在進攻西遼的同時就宣佈宗教信仰自由，解救了被古奇魯克迫害的回教徒。回教徒在各地作亂，卻把哲別當做朋友。哲別在各處打敗古奇魯克的軍隊，接連攻下哈密、卡修葛爾、耶爾肯特、和闐諸城邑，古奇魯克被迫逃到帕米爾高原，在那兒被土民殺害了。哲別把古奇魯克的首級和千匹當地產的馬送到可汗跟前。

哲別平定西遼的行動極爲神速，僅僅三個月之間，就把天山南北的廣大地方收爲蒙古領土。這次作戰使得蒙古在身體左右有了二隻大翅膀，現正由蒙卡力和哲別作徹底的掃蕩。

成吉思汗下詔封賞哲別的功勞，但也留意不誇大其辭。

成吉思汗攻占西遼的目的，本是想跟陌生的大國花刺子模貿易，沒想到卻從那兒得到莫大的好處。金國所無的全新農業技術和工業技術，如水往低處流一般已引到蒙古高原一帶地區了。每天都有蒙古人從未見過的果實、絨毯、葡萄酒和許多手工藝品，越過沙漠和戈壁被送到蒙古高原來。

成吉思汗現在是廣大領土的獨裁者。他想派遣隊商到花刺子模，於是從一族當中募集，很快地就有王族和武將派出一、兩個候選人，迅速組成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商隊。由於基於特別的考慮，所有隊員都是回教徒。

這支隊商從成吉思汗的帳殿出發，到達錫爾河畔的訛答刺時，被當地守將葛依爾·康所縛，帶去的商品也悉數被奪。而且，葛依爾·康向花刺子模的領袖穆罕默德報告，隊商是蒙古派來的間諜，結果四百五十個蒙古人全部被處死刑。

成吉思汗接到報告，對未知的大國極為憤怒。這太出乎意料之外，沒想到自己對花刺子模的好意，卻被報以敵意。

對成吉思汗、耶律楚材，以及許多的幕僚而言，花刺子模是個完全陌生的大國，對他們的國情、民風等都不了解，僅從隊商們口中知道是擁有許多奇珍異寶的回教大國。至於該國組織，兵

力如何等大家也都不知道。成吉思汗準備出兵向花刺子模報復，於是詢問耶律楚材的意見。

耶律楚材說：

「對於花刺子模，我們只知道它是個具有國家形態的回教徒大集團。他們因宗教信仰而團結一致，蒙古並無相似之物。從隊商們帶來的產物判斷，該國的文化程度高不可測。現在出兵是不智之舉，應該暫緩。」

成吉思汗也問過合撒兒、裘爾滅等長老的意見。沒有人贊成出兵。

合撒兒說：

「關於花刺子模，我只知道該國士兵身穿鋼鐵的甲冑，跟我們所使用的革製甲冑相比，很難馬上斷定孰優孰劣，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我們的武器射不穿他們的甲冑。無疑的，戰鬥會以我們所不知的方式進行。」

裘爾滅接著說：

「我覺得花刺子模如大海之國。從花刺子模來的隊商，通曉各種語言、有各種習俗，而他們共通的是信奉回教。我認為可汗不可把蒙古的精兵投入深不可測的大海！」

成吉思汗還問了其他許多武將的意見。任何人眼中的花刺子模是個底細不明、有點神秘的宗教國家，沒有人積極地贊成出兵。

成吉思汗最後召拙出入帳殿。拙出一來到成吉思汗跟前馬上說：

「進攻花刺子模一事，何懼之有？」

成吉思汗說進攻花刺子模一事並非已經決定，現在是想聽聽你的看法。拙出於是說：

「蒙古之狼，因崖高而不攀登，因谷深而不入乎？可汗可令拙出與拙出所屬的數萬士兵攀崖入谷！」

成吉思汗注視著拙出的眼睛，再沒有比這時候更覺得拙出是真正的蒼狼了！

成吉思汗說：

「聽說花刺子模如大海之國。滅掉一國，另一國馬上又出現。我雖然不惜犧牲拙出和拙出的部下，但可能會把全蒙古投入大海中。」

拙出說：

「蒙古的士兵，不就是背負著這樣的命運而出生的嗎？可汗征服西遼後，不想再有敵人了。然而我們波爾幾金氏族人，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從出生到死，一輩子都有敵人。就因為有敵人這才是波爾幾金氏族。蒼狼是不能沒有敵人。沒有敵人的狼就不是狼。可汗因有耶律楚材這般饒舌者，被灌輸了契丹的精神。這時候應該捨棄耶律楚材，以敵人代替他，要像我們的祖先那樣，讓蒙古之民在戰鬥中度過一生。」

成吉思汗靜靜地聽完拙出的話，之後，徐徐地說：

「年輕的蒙古之狼呀！你是說我已不是狼了嗎？和花刺子模宣戰時，我要把先鋒的榮譽賜給你，我的隊伍將踏過你們的屍體前進！」

成吉思汗打發拙出回去後，那一天心情非常高興。成吉思汗無意完全採納長子拙出的意見，但是因爲拙出振起久未出現的侵略者的精神。

成吉思汗在妻子孛兒帖的帳幕中徵詢她的意見。比成吉思汗年長一歲的她，滿頭白髮，身軀肥胖，是置身於奇珍異寶中的老貴婦人。她的動作一年比一年遲鈍，眼神也逐年呆滯。

這四、五年來，孛兒帖已很難得開口。成吉思汗問她可否進攻花刺子模時，從她口中傳出已好久沒聽過的笑聲。

「進攻呀！可汗既然想要的話。如果不想要，就不要進軍。可汗這幾年來，不是都以自己的意見處事了嗎？」

孛兒帖如此回答。

「或許會使蒙古之民連一兵一卒也不能保全性命，這樣也無所謂嗎？」

成吉思汗又說。孛兒帖臉上現出笑容。

「可汗呀！您何時變得慾望如此之深？您現在除了老妻之外，還有什麼部下呢？」

成吉思汗心想事實也的確如此。此外，他還了解到孛兒帖對現在無虞匱乏的環境並非完全滿足。

對成吉思汗而言，這是在理解範圍之外的妙事。成吉思汗逐漸成爲大國的權力者，但是隨著他權力日昇，妻子孛兒帖對她周遭的不滿情緒卻如積雪般越積越深。成吉思汗雖不明究裏，精神上受到強烈的打擊卻是事實，他黯然離開孛兒帖。

成吉思汗又到忽蘭帳幕，這是他詢問意見的最後一人。忽蘭跟孛兒帖不同，現在正是女人最成熟的階段。她的臉上充滿著無限的光輝和光澤，姿態表現出權力者第一寵妃的威嚴。忽蘭臉上露出妖艷的笑容說：

「可汗已經集三千佳麗的寵愛於一身，這還不夠，還要用象載花刺子模的姑娘到妾的帳幕中來嗎？」

成吉思汗靠近忽蘭身邊，他感到自己被一種甘美而奢侈的東西包圍。她身上發出的光輝返照使成吉思汗的身體也有了光輝。但是，成吉思汗對忽蘭身上所發生的絢爛而甜美之物，並非打從內心相信。

自從他把兩人之間的愛兒加藍託付瑣兒罕·失刺之後，忽蘭口中雖然從未提及，但相信她心中一定未把加藍遺忘。

忽蘭對成吉思汗擁有衆多的妻妾，經常語帶諷刺；不過，她並不希望因此而傷害到自己的自尊。忽蘭知道蒙古的最高權力者，真的除了自己之外沒有所愛的人。成吉思汗正經地問她攻打花刺子模一事時，忽蘭勸他出兵，態度比其他所有成吉思汗商量過的人都積極。

「可汗應該攻打花刺子模，因為花刺子模比蒙古富裕，比蒙古前進。這次的戰果豐碩，但是戰鬥也一定非常激烈，應將所有蒙古之民投入該戰鬥的漩渦中。妾希望和可汗一起在異國的戰場中生活。」

忽蘭又說：

「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拿走！寶石、美麗的衣服、豪華的飾物，把我一切的東西都拿走吧！讓我經常在戰鬥的吶喊中，在槍林彈雨中，跟可汗只印證一件事，只談論一件事。」

忽蘭還繼續往下說：

「我對可汗納妾一事曾責備過什麼嗎？我曾經向可汗要求過任何財寶和領土嗎？我對圍繞著自己的這蒙古包中的東西，從未有過是屬於自己的念頭。我只是置身於借來的東西當中而已。我離開這蒙古包時，這些東西就不是我的了！」

忽蘭又接下去說：

「啊！可汗！讓我和可汗一起置身於激烈的戰鬥中吧！然後給我談論一件事的機會吧！」

成吉思汗微感不悅地問：

「妳想說的唯一的一件事，究竟是什麼呢？」

「這，只有在那時候才能說。神，那時會附在我身上，教我我要說的話。」

成吉思汗下定決心出兵攻打花刺子模，是因為妻子孛兒帖、愛妃忽蘭和長子拙出間彼此不同的話。

成吉思汗雖然決定出兵，但並未馬上付諸實施。他對這次持反對意見的耶律楚材的建言，以及其他衆多武將的意見也很重視。他要把他們的意見，以完全不同的形態，融入這次對完全陌生的宗教國家的軍事行動中。

成吉思汗未向任何人透露出兵一事。他利用一切手段，努力收集有關花刺子模的情報；此外，他還親自巡視蒙古高原的所有部落，鼓舞各地部隊的士氣。

一二一八年年底，成吉思汗召開「庫利爾台」，第一次徵求親族、重臣和老臣們對進軍花刺子模的意見。說是徵詢，其實是成吉思汗單方面的宣佈，要在座衆人承認。在會議席上，成吉思汗決定出征期間，國內事務由弟弟帖木格·歐奇欽代為處理。其餘成吉思汗的一族、老臣和重臣等悉數出征，妃妾中只有忽蘭獲准同行。耶律楚材也受命從軍。

此外，馬上派遣使者到臣屬的西夏促其出兵；但是，意外地西夏拒絕派遣援軍。成吉思汗因此了解到，西夏視花剌子模比蒙古強大，不願與之爲敵。

一二一九年春，成吉思汗率領二十萬大軍，出不兒罕山山麓的帳幕，車轡、馬嘯嘯，這是穿著甲冑的狼群的一次大遷移。部隊在盛夏越過阿爾泰山，向天山北麓的草原和山岳地帶西行，來到吹河畔，駐紮在那兒。成吉思汗還不明白花剌子模戰力的虛實，於是決定先查探對方的動靜。從夏天到秋天，以全軍參加爲原則，舉行歷時數十日的大規模狩獵。爲了讓士兵們繼續保持緊張的狀態，也爲了馬匹的訓練和食糧的補給，狩獵對此時此刻的蒙古大軍團而言絕對是必要的。這段期間，成吉思汗另一方面很認真地收集花剌子模國內的情報。在吹河畔，成吉思汗了解到這國家是多數民族的集合，當然也存在著因此而衍生的許多弱點。最大的弱點是，花剌子模爲了抵禦蒙古入侵，召集了四十萬大軍，但卻缺少優秀的指揮官來統率這衆多民族組成的軍隊。穆罕默德國王是回教的領袖，但是不適合當大軍的指揮官。四十萬大軍分散在廣大領土的數十座城邑，而且都躲在城內，很顯然地，一開始就想避開蒙古最擅長的騎馬長槍的野戰。

中秋時候，成吉思汗突然下令停止狩獵，要全軍進攻花剌子模的東北邊境地帶。發源於天山山脈注入海的錫爾河，如一條帶子遮斷蒙古軍的前行，沿河還有許多城塞。成吉思汗於是把全軍分成四軍，第一軍由長子拙出統率，攻打錫爾河畔的下游；次子察合台、三子窩闊台二人率領二

軍，攻打錫爾河中游的訛答刺城；三軍由阿拉克、史凱特、特果依三個年輕的武將率領，平定錫爾河上游；四軍由四子拖雷率領，越過錫爾河，攻打花刺子模軍的大據點布哈爾城。

成吉思汗對麾下的將士下令：這次作戰一定要擊敗花刺子模，不殺死穆罕默德誓不罷休。對於投降者放其一條生路，反抗者士兵與市民同罪，一律格殺勿論。對成吉思汗而言，這次是投入蒙古所有力量的作戰，是關係到整個民族興亡的戰鬥。

成吉思汗跟入侵金國時一樣，把波爾幾金族的重臣們都叫到自己的帳殿來，舉行別離宴。入侵金國時是在不兒罕山山麓的帳幕中舉行的，這次是在出額爾濟斯河第十天的異域沙漠的蒙古包中舉行的。

成吉思汗將在席上宣佈，如果自己戰死沙場，可汗地位將由四個孩子當中的哪位繼承。這件事不只是當事者的四個孩子，連重臣、老臣以及所有的蒙古將士們都很感興趣。誰都看得出成吉思汗最喜歡老么拖雷。蒙古人自古以來就有傳末子的制度，成吉思汗的私人財產由老么拖雷繼承，然而成吉思汗對拖雷的愛，並不是從兩人的這種特殊關係產生的。

成吉思汗欣賞拖雷的勇敢，以及作戰方面的天才。在以往幾次的出征中，成吉思汗都和拖雷同一部隊，這當然也有當最年輕的將領拖雷的後盾之意；但並非如此而已，從旁欣賞拖雷調軍遣將和戰鬥方式也是一種享受。二十六歲的年輕武將的確有了不起之處。

在座諸人都猜測著：是指定已樹立赫赫武功的拙出繼承呢？還是由最受寵的托雷繼承呢？兩人當中會是哪一個呢？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從成吉思汗口中說出的卻是：

「窩闊台！」

大家聽到的是第三子窩闊台的名字。當大家聽到的那一剎那間，都懷疑是否自己的耳朵有病？不過，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並沒有聽錯。

成吉思汗說：

「拙出！你有什麼意見嗎？」

拙出臉色有點蒼白，簡短地回答：

「對指定窩闊台繼承一事我毫無異議，我將和察合台、拖雷兩位弟弟同心協助窩闊台。由窩闊台繼承父親可汗的位子是非常適合的。」

「察合台！你的意見呢？」

察合台答道：

「如拙出所說，兄弟團結一致，父親在世時協助父親，父亡之後援助窩闊台。如有刀刃相向者，斬！有逃亡者，從背後追上砍殺之，窩闊台是兄弟當中最敦厚篤實的，窩闊台具有統轄全蒙古之才。請賜給窩闊台可汗繼承者的地位！」

察合台話中，遠比拙出帶有感情。

「拖雷！你的看法呢？」

成吉思汗的視線轉移到末子拖雷身上。拖雷說：

「我在父親指定的兄長之前，如有遺忘的，請提醒我；睡著時請搖醒我；一起出兵打仗，常執赤馬之鞭；無論任何場合都會在隊伍裏，參加長征，加入激烈的戰鬥行列中！」

成吉思汗很滿意地點點頭，最後說：

「窩闊台！你的意見呢？」

窩闊台無法完全掩飾欣喜之色，不過，態度仍如往常悠悠然地回答成吉思汗的話。

「我還有什麼話說呢？謹遵父令而已！只是我擔心我的孩子要是軟弱，無人能繼承可汗之位該如何？」

在座諸人寂靜無聲，聽著成吉思汗與四個孩子之間的問答；聽完後，所有的人才知道成吉思汗的決定是最適當的。每個人的眼中都流露出第一次察覺到：再沒有比由窩闊台繼承成吉思汗之位，統治全蒙古更適當的人選了。

窩闊台的個性不像其他三兄弟那麼激烈，性情溫和，富仁愛心，具有強烈的責任感，不會玩弄權術；因此是兄弟中最不顯眼的。可是，另一方面，一旦決定的事馬上又會毅然付諸行動；以

可汗繼承者的條件來說，他具有比別人更多的優點。

知道在座之人沒有異議後，成吉思汗說：

「我們有一望無際的土地、無數的河流和無垠的草原。今後會有無限的土地落入我們手中，可以將之分給拙出、察合台和托雷三人。」

成吉思汗眼中一直殘留著拙出蒼白的臉色。拙出現在是蒙古第一勇將，他那如鋼鐵般的堅強意志，以及將自己置之死地仍不畏懼的鬥志，就連成吉思汗都咋舌。以完成大事的人物而言，全蒙古無人能與之匹敵。成吉思汗曾猶豫過應選拙出或者窩闊台來當自己的繼承人，最後指定了窩闊台。窩闊台和拙出到底哪一個適當呢？這是不容易決定的微妙問題。因此，對於拙出臉色變蒼白，成吉思汗也並非全在意料之外。

成吉思汗與在座諸人作決死戰前的舉杯，除了拙出之外，這是或許會有不測的訣別意味；但是對拙出而言，多少包含不同的意義。成吉思汗心想：拙出或許會為繼承一事背叛自己，這是十分可能的，縱使發生了一點也不奇怪。不！成吉思汗還是極力地排除這種想法，內心對拙出喊道：波爾幾金族的客人呀！你是不是真正的蒼狼後裔，如我也尚未被證明般，還沒證明呢！去吧！走向無垠的遙遠的苦難之路。你還要參加無數的激烈的戰鬥，而且非打贏不可，我也非如此不可。拙出呀！如果你是威猛的蒙古之狼，那麼就用自己的力量營造自己的家園吧！

成吉思汗看著來到自己面前的拙出。他舉起酒杯只說：

「聽說錫爾河下游有許多毒蠍，你要多小心了！」

拙出並未把視線從成吉思汗的臉上移開，他的回答也非常簡短。

「我父可汗也要小心呀！」

蒙古的四個軍團，幾乎是同時期殺到錫爾河畔來。拙出軍的目標是毡的城，察合台、窩闊台軍包圍訛答刺城，阿拉克、斯凱特、塔加依軍直指貝那凱特城。

成吉思汗和拖雷率領主力軍，駐紮在錫爾河畔。等到各軍捷報相繼傳來之後，馬上率領全軍渡過錫爾河，按最初的目標，朝向花刺子模內地布哈爾城。由於主力軍向布哈爾前進，敵軍的主力 and 錫爾河畔諸城的聯絡自然斷絕了。

成吉思汗在沙漠和高原地帶行軍月餘，總算走到傑爾努克市。成吉思汗派遣使者在城門喊叫：

——我等是上天之子，回教徒的擁護者，現在奉可汗之命要來援救汝等。蒙古大軍現已迫近城門，汝等只要有稍許反抗，城池、住家馬上全部被毀滅；汝等如投降，可保生命、財產安全。市民們馬上被趕出城外。徵調年輕人爲兵，其他的讓他們回家。

蒙古軍大肆搜刮城內三日，貴重物品悉數由部隊保管。把城塞破壞蕩然後，蒙古部隊通過險

阻的道路直指努爾市。行軍又經月餘之後，來到努爾市城，成吉思汗馬上打開城門，把市民趕出城外，又進行歷時數天的掠奪。

成吉思汗雖然禁止加害市民，但是掠奪工作卻做得很徹底。因此，許多的食糧需要保管，還有貴重的財物，當然也屬於勝利者的；蒙古的國力日漸強大。

蒙古的騎兵隊在往目的地布哈爾的行軍途中，度過新的一二二〇年。一月中旬到達布哈爾城郊外，紮營在索古德河畔。附近有廣闊而肥沃的田地。成吉思汗讓部隊得到充分的休養之後，以大軍圍城，城內有二萬軍隊堅守，對蒙古的勸降相應不理。激烈的攻防戰持續了數日。

某夜，守城的士兵突然打開城門，突破蒙古的包圍，朝阿姆河方向逃去；成吉思汗追到阿姆河畔，不留一兵一卒地全部殺光。阿姆河畔屍橫遍野，血把河水都染紅了。成吉思汗麾下的士兵們，第一次見到這麼多的血都快發瘋了。

翌日，成吉思汗入城門，只看了一眼城內的店鋪、寺院和住宅，就知道這城市是多麼富裕。大街小巷有不同人種的成群男女，內城還有不肯投降的四百名士兵。成吉思汗一走出城，馬上下令攻打內城，內護城河上滿佈手持武器的市民。

蒙古士兵爲了打敗四百個敵人，竟然耗費十二天。蒙古軍的傷亡不輕，而跑出城外的市民也有很多被殺死了。最後用弩砲炸毀城壁，蒙古軍始得進入內城。

攻占內城後，把布哈爾居民趕出城外，除了他們穿著的衣服之外，不准攜出任何東西。蒙古軍進入內城，任意搜刮，不服從命令躲起來的全部被殺。被趕在城外的居民，全部的女人被「賞」給士兵們，在光天化日下，所有的貞操都被奪走了；男人也被迫把藏寶處說出，財寶被沒收後還被徵調當兵。

成吉思汗離開布哈爾之前，下令放火燒城，要使該城盡化為灰燼。對自己採取敵對行動的城市，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命運呢？成吉思汗拿布哈爾城來殺一儆百。

當布哈爾城陷在火焰當中時，成吉思汗已朝著比布哈爾更大的撒滿爾干市出發。連續行軍五天，在這段期間，蒙古的士兵們受到血和罪惡的洗禮，都變成眼露凶光的野獸；而跟野獸不同的是，他們受到嚴厲的軍律管制，依令行軍。每天晚上，月光把士兵們的黑影子拉得長長的映在沙陵上。從布哈爾抓來的衆多藍眼壯丁，在嚴酷的行軍途中不斷有人倒下。倒下的一律被處斬。

在沙漠、荒地與岩山之間行軍多日的士兵們，突然看到低地的撒滿爾干街市，縱使在已瘋狂的蒙古士兵眼中，撒滿爾干城也是美如仙境、世上非有的。城外儘是果樹和花草，繞城而流的索果特河的河畔是綿延不絕的果樹林。在這美麗大自然包圍下的大城市，尚有數重的石壁環繞著，這是爲了抵擋蒙古士兵特別修築的。

成吉思汗到撒滿爾干城之前，已另派兩支部隊攻打位在布哈爾、撒滿爾干間的兩個小城市。

等到本隊駐紮在索果特河畔時，攻占兩城的捷報傳入。

撒滿爾干城有四萬大軍保衛，由從花刺子模軍選出的幾位將軍指揮。成吉思汗並未馬上下令攻擊，而是先在索果特河畔佈陣作攻城的演習。成吉思汗到達索果特河畔不久，先行出發攻打錫爾河畔諸城的三軍團已達成任務，間隔數日就有一軍團來和成吉思汗的本隊會合。最先到的是拙出的軍隊。拙出在出征的半年之間攻占西格那克城，掠奪附近三城市，攻下毡的城，把錫爾河下游諸地方收爲轄下。在這次作戰中敵方悉數被斬，其中傷害最大的是西格那克城，大部分的市民都遭到蒙古士兵殺戮。

在拙出軍團到來之後，隔了大約十日左右，察合台、窩闊台率領的軍團亦接踵而至；他們是奉命去攻打曾殺害成吉思汗派往建交的使者一行人，而直接引起這次大戰的訛答刺城。蒙古軍在五個月的攻防戰中，才攻下城邑，又經一個月的激戰才打下內城。一半的市民被斬，剩下的半數與城主葛依爾·康被解送到撒滿爾干城。成吉思汗不願見到葛依爾·康，即下令處極刑。被縛的葛依爾·康看到旁邊有煮沸的銀水，他問一位士兵那是做什麼用的？士兵回答：是用來注入你的眼睛和耳朵的。葛依爾·康真的就被這樣子殺了。

又隔了十天，年輕的三武將所率領的部隊來會合。這支部隊兵力只不過五千人，是由勇者組成的。他們很快就攻下貝那凱特城，把市民趕出城，沒收士兵的武器後悉數處斬。他們沿錫爾河

上溯，到建在河中的郝詹德城，與守將齊姆魯美爾克之間展開長期的攻防戰，最後利用戰船攻下該城；但是讓齊姆魯美爾克給逃走了，這是這支部隊所犯的唯一錯誤。

各部隊摻雜了爲數衆多的俘虜部隊和擄獲物，因此，駐紮在索果特河畔的蒙古兵中包含了其他民族的士兵。蒙古士兵們現在才知道，地球上竟有這麼多的民族。

成吉思汗等三軍團全部會合齊後，馬上將隊伍改編成二支部隊，乘勝追擊棄撒滿爾干城向阿姆河方向逃的花刺子模領袖穆罕默德；一支由哲別率領，另一支由速不台率領。成吉思汗對自己最信賴的二位武將下令說：

「兩支部隊從這裏出發朝兩個方向前進，如同以此爲起點射出的兩支箭一般。你們的任務只有一樣，即追捕穆罕默德的部隊，將其包圍殲滅。發現對方擁有重兵應避，另與友軍聯絡；如對方背向而逃則襲擊之。投降的城市寬恕它，抵抗者一律殺無赦。」

當天，兩支部隊隨即從索果特河畔的營區出發，在距離撒滿爾干城一公里的地方，如兩支箭般一分爲二。

攻打撒滿爾干城是從三月底開始的。成吉思汗以從各地帶來的異民族爲先鋒，蒙古步兵緊跟其後。花刺子模的士兵據城而戰，大部分的城兵是土耳其的康里人，還有少數的波斯人。激戰七天後，成吉思汗除內城外已把整個城邑納入掌握中，把投降的康里人送出城外，然後從四面攻打

內城，放火，最後把頑強抵抗的一千波斯兵全部殺掉了。

此次戰況極為混亂，有許多撒滿爾干城的居民成為戰火的犧牲品。投降的康里人中有三萬並非戰士，也在一夜之間遭遇到殘殺的命運。

對成吉思汗而言，焚燒撒滿爾干城之夜如同一場惡夢。橙色的大火幾乎把漆黑的天都要燒焦了，人類所能發出的各種嘶喊、叫喚聲，在漫漫長夜中不絕於耳。當東方泛白時，成吉思汗到城外的廣場上，探視被集中到數處的幸運者；他們是三萬名從事工藝技術的勞動者，五萬一千名俘虜，少數的少女，以及二十頭象。

成吉思汗把撒滿爾干城化為灰燼後，往與涅雪夫市的中間地方移動，從春天到夏季都在那兒度過。在秋天戰鬥期到來之前，得讓兵馬得到充分的休養生息。這個駐紮地是放牧馬匹的好地方。

現在阿姆河以北的城邑盡入成吉思汗手中，跟兩軍交戰時不同，嚴禁蒙古士兵傷害居民和掠奪財物。像禽獸般到處尋找女人和財物的士兵們，也逐漸恢復了人性；同時，在吸收大量鮮血的土地上也開始長出青草，被焚毀的城邑也逐漸復興。本來以為永成無人居住的廢墟，也有不知來自何處的人聚集過來，開始在那兒生活起來了。

成吉思汗派遣蒙古的武將到這些城邑，在他們的監視下以當地居民自行選出的回教徒治理該

城，治安上稍有安全之虞的地方就派遣部隊長駐該地。此外，在都市與都市之間開闢大路以利大軍移動；因此，在錫爾河到阿姆河之間的廣大土地上，無論是草地或沙漠，到處可見當地的居民在蒙古士兵的指揮下做工。

前陣子，哲別和速不台兩遠征軍，派來全身沾滿血腥味像惡鬼般的使者。兩軍團對毫不抵抗的巴爾克市未傷一草一木，但對抵抗的查別市則把所有居民屠殺淨盡。部隊逐漸攻下到花刺子模中央據點尼查普爾的諸城邑。對於未抵抗者保持其原狀，倘要稍加抵抗者即使之全部化為灰燼。六月初時，蒙古部隊兵不血刃地進入尼查普爾城。兩軍團追蹤穆罕默德，從尼查普爾城出發朝加斯比海沿岸諸城追去後蹤跡杳然。兩軍團的任務是無論天涯海角，非把穆罕默德捉到不可。

過了從春天到夏天的放牧期之後，成吉思汗探知穆罕默德的皇子裘拉爾·烏填躲在花刺子模的首都玉龍傑赤，於是派遣拙出、察合台和窩闊台三子率領大軍攻打該城。

玉龍傑赤城是位於阿姆河注入阿拉爾海入海處的大都市，城邑跨阿姆河兩岸。蒙古兵想破壞連接兩岸的橋樑，結果死亡三千人鎩羽而歸。城池堅固，守城士兵士氣如虹，圍城六月仍然無功；蒙古軍在包圍戰中每次傷亡慘重。

成吉思汗知道久攻不下徒然死傷多人的理由，是長子拙出與次子察合台之間的爭執所致，於

是下令把部隊的指揮權交給窩闊台。窩闊台果然不負所望，在兩位兄長之間善盡協調之能，最後終於攻下花剌子模的首都。城內的抵抗極為強烈，屍體堆積如山，好不容易才奪下一區域。蒙古兵完全攻下玉龍傑赤時是一二二一年四月，從居民、士兵當中選出十萬工匠納入部隊中，其餘盡皆處斬。蒙古軍的人數五萬，平均每一個蒙古兵要殺死二十四個異族，因此無論是精神或肉體都被血染紅了。

大殺戮結束後，蒙古軍破壞阿姆河的堤防，讓河水流入死屍遍地的城內，房子、財物盡皆流失。由於經過長期的激戰，城內到處沾滿血跡，就連蒙古兵也無意接收該城。儘管如此，敵方勇敢的指揮官裘拉爾·烏墳仍然被他逃走了。

成吉思汗接到攻下玉龍傑赤城的消息之後，就在阿姆河畔的草原地紮營。察合台、窩闊台回到已離開半年的成吉思汗的總部。拙出在占領玉龍傑赤城之後，和兩個弟弟分手，自己率領部隊往錫爾河北方去，意欲平定該地。這不是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聽了察合台、窩闊台二人的報告，內心感到非常憤怒，但是沒說出來，也未形諸於色。對於拙出的擅自行動是應該責備，不過，他的選擇是適當的。拙出不做，成吉思汗勢必非另外派人去做不可，因此，成吉思汗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憤怒壓抑下去。

成吉思汗爲了讓摻雜衆多異民族的士兵、人數已膨脹數十倍的部隊能恢復正常的樣子，於是

在駐紮地養精蓄銳。但是，成吉思汗沒讓老么拖雷休息，派他到花剌子模的內地去追捕裘拉爾·烏填。

夏季過後，成吉思汗又開始攻打阿姆河北岸的諸誠市，攻下了幾座城市，把大本營設在阿姆河畔的放牧地。拖雷爲了要抓裘拉爾·烏填，訶額倫栽培的武將斯吉·克特克在與裘拉爾·烏填和貝爾旺戰鬥中失敗。這是蒙古部隊在這次遠征中所受到的最大打擊，斯吉·克特克所率領的部隊大部分陣亡，回到成吉思汗的大本營，等候戰敗的處分。但是，成吉思汗並未責備斯吉·克特克，只說：

「斯吉·克特克呀！以往你只知勝利的滋味，不知命運的殘酷無情。以後要記取這第一次戰敗的教訓！」

成吉思汗並非袒護斯吉·克特克，而是對養育他的母親訶額倫的禮遇。

成吉思汗在斯吉·克特克戰敗後不久，得到消息知道穆罕默德在今年二月，病死於逃亡地加斯比海海上的孤島。身負逮捕穆罕默德任務的哲別和速不台，由於目標已失，於是派遣使者到可汗處，請求允許他們執行新任務。兩軍團都希望越過可薩斯山脈。

成吉思汗知道兩個優秀的蒙古武將在得到自己的許可之前，不可能把部隊一直停留在黑海與加斯比海之間的地帶。雖然把使者打發走了，成吉思汗並不認爲使者能追得上他們。

成吉思汗還記得在他們出發時，自己曾命令他們要像兩支箭一樣前進。射出去的兩支箭，無論它們飛得再高，再遠，在落地之前一定會把空間切割爲二。成吉思汗對拙出的擅自行動感到憤怒，但是，對哲別和速不台兩人的擅自行動，卻毫不以爲忤。

冬初，成吉思汗接到報告說裘拉爾·烏填在喀什米爾地方擁大軍出現，就親率大軍，長驅直指喀什米爾。沿途收服諸城，做法跟以往相同，對不抵抗的城市不傷一兵一卒，對抵抗的城市無論人或建築物盡皆毀滅。這次作戰充滿了苦難。蒙古士兵包圍兵滋庫修山脈山腰的帕米爾城市。在這次戰役中，察合台的一子中流箭身亡。成吉思汗心疼愛孫戰亡，於是下達嚴厲的攻城命令。

「殺！殺！殺！連一草一木都不要留下！我要讓這城市百年之後仍爲無人之地！」

成吉思汗還禁止從這城市掠奪財物。不久，城陷，人亡，城，也從這地上消失了蹤影。

從戰地歸來的察合台不知愛子已死，成吉思汗滿臉脹紅，以強烈的語氣問：

「你，可願服從我的命令嗎？」

察合台大驚，回答：

「在違抗父親可汗的命令與死亡兩者當中，我寧願選擇死亡。」

成吉思汗接著說：

「察合台呀！你聽我說，你的一子已戰死，我命令你不可悲傷哀嘆！」

察合台因此在父親可汗面前，不能因愛兒之死而露出悲傷之狀。

之後，成吉思汗爲了追捕裘拉爾·烏墳，入印度，轉戰各地，最後在因達斯河畔追到他的部隊。成吉思汗爲了一雪斯吉·克特克戰敗之恥辱，自立陣頭指揮全軍。在一場激戰之後，裘拉爾·烏墳最後力竭，與座騎從二十尺高的斷崖跳下，背著楯，手握大旗準備渡河而逃。這時蒙古士兵張滿弓正準備從背後萬箭齊發，成吉思汗爲了表示對敵軍勇將的敬意，適時制止。

成吉思汗在積雪盈尺的兵滋庫修山脈北麓的帳幕中，迎接一二三年正月的來臨。派遣諸將到裘拉爾·烏墳勢力範圍之內的諸城邑，實施徹底的掃蕩戰。阿姆河以南未受砲火洗禮的都市一個個都遭到蒙古軍的攻擊，大部分居民都被殘殺。每天都有各方面的派遣部隊派來的使者來到帳幕中，報告血腥的捷報。四月初的某日，來了位古怪的訪客，這是受成吉思汗之邀，遠從山東省而來的長春道士。

成吉思汗在一年前，知道了長春真人之名，他是道教的最高權威者，集民間信仰於一身。成吉思汗於是令耶律楚材起草招聘之詔書，以劉仲祿爲特使派二十名蒙古兵跟隨到長春真人那兒去。成吉思汗想見長春真人的最大目的，是希望從道行高深的真人那兒學到長生不老之術。在兵馬倥傯中，成吉思汗不知不覺已六十歲了，肉體上的衰弱連自己都深深感受得到。

成吉思汗先把遠來之客接待到迎賓館，但是當天就把他請到自己帳殿中來。成吉思汗看到矮

個子的老人並未行跪拜禮，只彎腰向自己致意之後，雙手交叉胸前走向前來。

成吉思汗透過翻譯說：

「您拒絕了其他國家的邀請，只答應我的要求，從遠方而來，我非常贊許。」

老人回答：

「野人奉詔而來，此皆天意。」

長春真人不看成吉思汗的臉。個子矮小的這位老人把眼睛投向虛空的一點，好像眼前並無他人。

「真人從遠方而來，是否有長生不老藥可以助我？」

「只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

看到老人嘴唇蠕動，有話傳出，但是毫無表情。

「真的沒有長生之藥嗎？」

成吉思汗重覆再問，這次聲音很大。

老人回答：

「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

跟上次完全相同，成吉思汗有種被耍的感覺；不過，他也覺得請這老人來是件好事錯不了。

雖然透過翻譯，兩人之間的應答清爽乾脆，成吉思汗已好久沒遇到敢拒絕自己的人。

「大家都稱真人爲天人，你自己也這麼認爲嗎？」

「大家這麼稱呼我，其實與我無關。」

除非成吉思汗發問，否則長春真人絕不主動說一語。

兩、三天後，長春真人把長途旅行中所作的幾首詩，透過劉仲祿獻給成吉思汗。那是在撒滿爾干、輪台、沙漠諸部落吟詠的詩篇。成吉思汗把這些詩交給耶律楚材，然後也要耶律楚材交出幾首他從軍後所作的詩，再給長春真人。成吉思汗心想自己所信任的這一老、一少的非凡人物一定情投意合。

幾天後，成吉思汗問長春真人耶律楚材的詩如何？真人回答很好。成吉思汗又問是否想見個面？真人卻無特別想見之意。成吉思汗心裏非常納悶，叫耶律楚材來，問他同樣的問題，這時高個子、長鬚的年輕人回答：

「詩寫得很好。不過，爲什麼我非見那個老人不可呢？」

跟平常一樣的聲音。鏗鏘有調。

成吉思汗笑著說：

「長春真人也這麼回答。」

成吉思汗無法理解素未謀面的兩人，為何對彼此都無好感。談到這點，耶律楚材回答：

「真人恐怕對我歸附可汗，常隨可汗左右，卻沒爲可汗做事而瞧不起吧！」

成吉思汗問：

「你對真人不懷好意的理由呢？」

「因爲真人不辭辛苦，千里迢迢來到可汗帳殿，卻沒替可汗做什麼事。」

成吉思汗又問。

「具體而言指的是？」

耶律楚材回答：

「眼看著可汗之名將從歷史上消失，卻一籌莫展。」

剎時，成吉思汗的表情變得僵硬說：

「你說我的名字會從歷史上消失嗎？我與蒙古之名在歷史上將永垂不朽。」

年輕人毫不畏懼地回答：

「可惜可汗之名無法永垂青史，因爲可汗的部下任意殺戮之故。」

成吉思汗聞言臉色大變，身體顫抖地從位上站起來，進入鄰室後不久，又回來一本正經地說

「應該把你處極刑！不過，無論那一種刑罰對你的失言都嫌太輕。在我想到適當的刑罰之前，暫時不罰。」

然後，禁不住笑出聲來說：

「好一個無禮的傢伙！」

成吉思汗對耶律楚材的話，有一種說不出的不舒服；但是，對自己所欣賞的年輕人並無處罰之意。

兩、三天後，成吉思汗又召耶律楚材說：

「我最近要向真人問道，你也一起來吧！」

要說這是處罰也可算是一種處罰。真人的話由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錄，內使由近侍三人記錄，也命令耶律楚材同席侍候。

然而，成吉思汗想安排兩個彼此都瞧不起對方的傑出知識分子見面的心意，卻因回紇人叛亂的突發事件而延後半年。成吉思汗親率大軍前往鎮壓，而占卜所得向真人聽道的吉日是半年後的十月吉日。真人乞求在這段期間能在撒滿爾干城度過，於是在千餘騎衛兵的保護下，歷經二十天的行程，來到已從戰禍中重建起來的北方美麗的都城。

成吉思汗率軍出發時，長春真人和耶律楚材皆未出現。花刺子模的各都城住著許多回紇人，

由他們鼓動的小叛亂層出不窮。成吉思汗對叛亂者，如斬草需除根般一律不留活口，他麾下的武將攻占赫拉特城後，放火焚城，殺盡城民。米爾城再次被攻占，城民活者僅寥寥數人。

成吉思汗攻占凱斯尼城時時序入夏，他爲了想在兵滋庫修山地避暑，因此尋找新的駐紮地。從已有一陣子失去聯絡的哲別和速不台兩軍派來的使者，來到這新的帳幕。

——迂迴加斯比海南岸的兩軍團越過可加卡斯山脈，破奇普查族、阿斯族、洛爾凱斯族聯軍，向西推進，準備進入波拉爾。

半年前遠征軍的動向如此過了大約一個月左右，兩軍團又有別的使者到來。

——在多處打敗波拉爾軍，毀滅諸城邑，現在轉向，欲入境俄羅斯。

這次使者來得較快，所報告的是大約三個月前部隊的動態。

成吉思汗從這兩軍團的行動所描繪出的軌跡，覺得似乎有鬼怪附身，帶著妖氣。這不是成吉思汗的意思，也不是哲別、速不台兩武將的意思。如射出去的箭在落地之前非不斷切割空間不可，兩群蒙古狼群，宛如民族的意志般，不停地搜索敵蹤。他們似乎沒有休息，也沒有終了，有的只是不斷的奔跑。

根據使者的報告，兩軍團的行動如火燎原，走過的地方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抵抗的都市全部被化爲廢墟，城市、街道、人，連樹木都未留一棵。狼群走過伊拉克、阿久密、阿傑爾巴揚、庫

利底斯坦、克爾滋亞、敘利亞、阿爾美尼亞、奇普查克、保加利亞等地方，各主要都市盡成爲掠奪和殺戮的犧牲品。

成吉思汗在兩次接見哲別、速不台兩軍團派來的使者當中，都有以自己力量無法制止他們行動的感覺。自己所能做的，只是援助他們，而從錫爾河向北方前進的長子拙出卻無任何回報。成吉思汗下詔褒獎哲別、速不台兩武將的戰功，下令拙出迅速完成奇普查克的作戰，出黑海、加斯比海北方，征服當地諸民族，然後與哲別、速不台的部隊會合。

蒙卡力繼續執行平定金國的大事業，他固定每隔十日派使者前來。蒙卡力日夜爲征服金國的北方而努力，並無明顯的變動。當地城市一度歸蒙古所有，成吉思汗撤退後又入金國之手。蒙卡力全靠一己之力攻占諸城塞。成吉思汗每次接見蒙卡力派來的使者，都不忘下詔犒賞蒙卡力的辛勞。

八月底，長春真人從撒滿爾干城來到成吉思汗營帳；但成吉思汗已決定率全軍往北方移動，因此結伴北行。在往撒滿爾干城途中，決定十月的吉日向真人聽道。這一天，成吉思汗設立了豪華的幄幕，疏遠女人，房間內燭光輝煌耀眼。

成吉思汗要耶律楚材一起參加，但耶律楚材與長春真人只行注視禮，到結束爲止兩人未交一言。兩、三天後，成吉思汗又召長春真人講道；這時耶律楚材也在場，但是兩人仍未交談。

——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畜皆由道生。人，知天之偉大，不知道之偉大。道使天地開闢，之後生人。人的生之時自發神光，步行如飛，食物皆生食。但，隨歲月流逝，身體漸重，神光消失。此皆愛慾加深之故。

——可汗本天人。天借可汗之手討伐凶暴者。克難功成之時，即昇天回歸天人。在世之時需減聲色之娛，少嗜慾，不可行殘虐，宜保養身體。如此，則長壽宿可汗身體。

——神即真。從道而得者，一日二十四小時常在思慮中。行善之道，則昇天爲仙人。

——可汗的修行之法，外修陰德，內修精神。愛憐子民，保衆生生命，使天下太平，即外在修行，保精神即內在修行。

長春眞人口中滔滔不絕說出這些話。成吉思汗兩次皆自始至終傾聽眞人講道，但是，當眞人口中頻頻說出可汗時即打斷話題，只因自己的所爲皆違反道。不過，聽眞人講道，是成吉思汗未曾有過的寧靜且嚴肅的時間。非中途打斷不可，是因爲眞人話中充滿鞭打聲；但是，成吉思汗對聽道並不討厭。

成吉思汗駐紮在撒滿爾干城附近，但不入撒滿爾干城。撒滿爾干城一帶地區已從戰火洗禮中完全復興，有著各種民族雜居，各自過著和平的生活。大部分的居民是回紇人，在回紇人之上還有漢人、契丹人、坦古特人使用大量的回紇人。官吏中有很多土耳其人、伊蘭人、阿拉伯人等眼睛

、膚色各異的人；而在這些民族之間，蒙古士兵以征服者姿態穿梭其間。

蒙古士兵，無論身分高低皆過著奢侈的生活。帶著異民族的女人或出入街頭巷尾的食堂，或在郊外的果樹園中散步。這城邑曾經是屍體滿街，到處一片廢墟的情況；但是僅僅兩年時光，已一片繁榮，令人想像不出過去的日子。

在成吉思汗攻占的花刺子模都邑中，撒滿爾干城是最快恢復和平的，幾年後的不久，花刺子模的其他都邑也將是如此吧！不只是花刺子模一國，就連現在被哲別、速不台所征服的加斯比海、黑海周邊的，包括成吉思汗所不知的國家都會繁榮起來的。就這意義上來說，撒滿爾干城無疑的是將來許多都市的「模範」。

然而，成吉思汗為什麼不想進入撒滿爾干城呢？在那裏有爲他準備的豪華宏偉的離宮，有極盡豪華奢侈之能的庭園和公館；如果他喜歡的話，也可以放養從其他被征服國家抓來的孔雀和大象。所有的武將和士兵們都希望能進入撒滿爾干城；但是，成吉思汗常感到內心深處有股拒絕進入撒滿爾干城之意。

成吉思汗在往撒滿爾干城兩天行程的地方搭建帳幕，在那裏一直住到十一月，到了十一月又宣佈遷移到南方度冬季的數月。如他從小就已習慣的這種生活方式，又如他的祖先，幾代、幾十代以來一直都過著這種方式的生活一樣，成吉思汗無法不過著龐大集團折疊起數百帳幕，依季節

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這年冬天，成吉思汗決定在近因達斯河河源附近的印度西北部山中的普耶·凱特貝爾度過。來到新的駐紮地幾天後，全身沾滿血腥味的三子窩闊台，率領在長期野戰生活中眼睛已變成野獸般的蒙古士兵，以及大量的擄獲品和與自己軍團大約等數的印度俘虜前來。由於印度人頭上纏著白布，因此遠眺窩闊台的部隊，宛如頭上沾滿片片雪花的部隊。

一二二三年正月的慶賀宴一結束，好像早就等待著似的，成吉思汗馬上宣佈部隊調回花刺子模。成吉思汗或許是因為久置戰鬥中，因此總有不與蒙古包共同移動，心裏就覺得不踏實之感。蒙古的大本營以及隨行的大軍團，再次越過山岳地和沙漠指向撒滿爾干城；但並未進入撒滿爾干城，而長驅錫爾河上流，在那裏搭建帳幕。在這次行軍當中，成吉思汗從長春真人那兒聽了幾次道，有了解的，也有不了解的，不過很喜歡聽長春真人講道。

紮營錫爾河畔時，成吉思汗常狩獵。有一次，成吉思汗追趕兇猛的野豬群落馬了，幸未受傷，但是成吉思汗簡直不敢相信自已會落馬。這時，長春真人對成吉思汗說：

「可汗年事已高。可汗落馬是上天的警告，野豬未襲擊可汗是天的保佑，以後應該減少狩獵的次數。」

對成吉思汗而言，這次落馬事件是一大打擊。成吉思汗除了聽從長春真人的話外別無他法。在這次落馬事件後不久，長春真人向成吉思汗請求准予回國。

「野人去海邊故里已有三年時光。本來應可汗之聘也是三年，上天所定歸國時刻已到。」在這之前，長春真人有兩次提出歸國的請求，成吉思汗皆不准；但是，這次真人提出上天所定時刻已到，可汗已無挽留真人良策。

三月初，長春真人離開成吉思汗帳殿而去。成吉思汗任阿里鮮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刺、八海等爲副使，派一支蒙古部隊護送真人東歸。

長春真人離去後不久，成吉思汗就察覺到自己內心產生了大變化，那是想回不兒罕山山麓的慾望熾烈地燃燒。成吉思汗把這心情第一個向忽蘭吐露，離開故鄉已有五年歲月的這段期間，忽蘭一直服侍成吉思汗。

忽蘭說：

「如果可汗想這麼做，我又怎麼反對呢？」

成吉思汗問：

「蒙古高原沒有吸引你的地方嗎？」

「爲何我要有自己的心意呢？我心常與可汗一起。即使可汗與其他不同膚色的妃嬪同床共寢

時，我的心也常與可汗同在。」

在長期的異域生活中，忽蘭把身體弄壞了，雖然仍然隨侍成吉思汗左右，但是已有兩年未與成吉思汗同床共眠了。以往肉體豐滿迷人的忽蘭，現在已瘦得變了個人似的；不過，皮膚仍有如蠟石般的光澤，眼光更是清澈冷冽，緊張的臉頰線上顯現出難以侵犯的氣質，容貌仍未見衰老。

「可汗如果想這麼做，我為什麼要唱反調呢？不過，要是能讓我大膽說出希望的話……」說到這裏，忽蘭把話停住，注視著成吉思汗的眼睛。

「什麼事呢？要是有所求，儘管說好了！」

成吉思汗這麼說。忽蘭馬上回答：

「聽說喜馬拉雅的對面還有未征服的大國。那裏是酷熱的地方，有巨象，佛教鼎盛，男人以白布包裹頭髮，女人用白布遮臉。我感到奇怪？可汗為何無意把該地收為轄下呢？再怎麼說那是擁有強大兵力的國家，有著無限的財富。」

成吉思汗說：

「忽蘭的心還有我不了解的嗎？忽蘭並非想要喜馬拉雅山對面的國家，而是希望在那裏有激烈的戰鬥發生吧？」

忽蘭解釋道：

「無論如何，我希望與苦難中的可汗在一起。我無意與王者的可汗，坐在瓊樓玉宇中寶石椅上的可汗同住。可汗呀！現在對可汗而言已無難事。蒙古的士兵們可在這世界自由自在驅馬奔馳。如果說可汗還有困難的事，那應當是越過喜馬拉雅山，渡過因坦斯河，跟震撼大地而來的象群，以及陌生的士兵戰鬥之事吧！」

「忽蘭呀！你的生命還受得了那種苦嗎？因坦斯河的水流湍急，而掩蓋喜馬拉雅山峰的雪，也經年累月不溶啊！」

「可汗啊！我和可汗間所生的加藍被丟入的河，大不如因斯坦河吧，深不如喜馬拉雅山積雪吧？我連加藍都把他丟在那裏，現在我把自己的生命拋到那裏又何懼之有呢？」

成吉思汗靜默了一下，說：

「好！我讓你達成願望。我與你一起闖入印度！」

忽蘭的話跟長春真人、耶律楚材不同，有種打動人心的力量，成吉思汗想採納她的意見。回歸故國山河的心情，轉瞬間從成吉思汗心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雄心萬丈的豪情。

成吉思汗之所以聽從忽蘭的話是因：他知道忽蘭希望把來日不多的自己生命，捨棄在他發展霸業途上。忽蘭並不想見不兒罕山山麓，也不想凱旋回去，她認為那是屬於孛兒帖以及她所生的幾個孩子的。忽蘭想把自己孀妃生涯的意義置於別處。

不久，成吉思汗又開始作入侵印度的準備；可是，這次作戰無法很快實現。察合台、窩闊台兩人去年在布哈爾附近與成吉思汗本隊分開後又到別處作戰，因此非派使者召他們速回錫爾河畔的帳幕不可。要派使者到在奇普查克草原的長子拙出處，也要派使者到蒙古狼軍的兩個指揮哲別、速不台處催促他們回來。

察合台、窩闊台兩人在約二十天左右後回來了，但拙出、哲別和速不台等距離甚遠的軍隊，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夠回來。成吉思汗預估拙出要等到夏天，而哲別、速不台也要到秋末才能趕回。

成吉思汗夏季在北方的山裏狩獵，這對士兵的訓練和保持旺盛的士氣來說是必要的。夏末，又移駐錫爾河畔。某日，拙出派遣的使者到來，報告說：拙出把奇普查克草原上的野獸一隻不留全部追趕到錫爾河上游，要給成吉思汗當禮物。

成吉思汗對拙出的贈禮，儘管還沒拿到手中也感到非常滿意。成吉思汗爲了接受拙出的贈禮，比預定早了大約半個月左右，派遣三十萬大軍到錫爾河上游一帶。到了秋初，豬、馬、牛、鹿，以及其他所有動物都被追趕到錫爾河一帶的原野上來。有幾百頭野馬在一起的，也有在原野一帶發出奇妙哭聲的一大群野兔。成吉思汗對拙出追趕野獸數千里的本領大爲嘆服，心想拙出就是拙出！

從未有過的大規模狩獵行動展開了。在錫爾河上游一帶，人獸之間的鬥爭無日間歇地展開著。然而，等到狩獵結束，終不見拙出的影子，也見不到拙出部隊的士兵。兩位使者又來報告：狩獵中拙出病發，已回奇普查克的帳幕。成吉思汗馬上派出使者傳令，縱使生病也要歸隊。縱使自己生病無法回來，可是連一支部隊都沒派回來，成吉思汗對這作法感到不滿。

這年秋天，成吉思汗意外地接到金國派遣軍的總司令蒙卡力，五十三歲的英年去世報告。對成吉思汗而言，就像是自己的一隻手臂突然被切斷。本來以為把平定金國的事交由蒙卡力負責，就可不用操心地專心攻打花剌子模。這次對成吉思汗的打擊非常大。

成吉思汗要全軍整隊在營區，宣佈蒙卡力之死，下令全體官兵服喪一個月。

「我最信賴的蒙卡力將軍已薨。如果再假他半年生命，蒙卡力將可取代金國建立蒙卡力王國。」

成吉思汗說不下去了，從講壇上下來。他準備褒獎蒙卡力的功績，但是覺得無論什麼話都說不盡蒙卡力的功績。那一天，成吉思汗召博爾赤和裘爾滅將軍到自己帳殿中來，哀悼蒙卡力之死。他認為：只有自己與博爾赤和裘爾滅三人，才真正能了解蒙卡力是多麼偉大，人格是多麼崇高！

博爾赤和成吉思汗同齡，都是六十一歲，裘爾滅六十四歲。裘爾滅從二年前開始就半身不遂

，言語也不清楚了；而博爾赤從今年春天開始也生病著。博爾赤心軟，到成吉思汗面前早已雙眼含淚。

成吉思汗說：了解蒙卡力偉大的只剩下三人，其餘的都已物故！裘爾滅頻頻搖手表示不對，口中唸唸有詞；但是成吉思汗和博爾赤都聽不清楚他講了些什麼。成吉思汗好幾次把自己的耳朵湊近裘爾滅嘴邊，最後總算聽懂裘爾滅的話了。

「不！不只是三人。蒙卡力的偉大，所有金國的人大家都知道。」

裘爾滅這麼說。

這年年底，哲別、速不台派來的兩位使者，來到當時駐紮於撒滿爾干城近郊的成吉思汗跟前。

——兩軍團侵入俄羅斯，在卡爾卡河畔擊敗俄羅斯諸侯的聯軍，把南俄羅斯變為火災與鮮血的地獄。出多尼耶普爾河畔，馬蹄更向阿索夫海沿岸的地方前進。

使者無疑的是蒙古士兵，但打扮卻不同。穿著緊貼雙腳的細管褲子，頸上纏著圍巾，綁在馬上的皮革袋中裝著的葡萄酒和玻璃製的美麗器具，馬鞍上繫著幾十個他們擄獲的十字架。他們只報告部隊的動態，對成吉思汗要他們歸隊的命令並無任何答覆。

第八章

一二二四年年初，成吉思汗向全軍宣佈進攻印度。計畫是：越過兵滋庫修山脈，或卡拉可爾姆山脈進入印度，席捲印度諸城，作戰終了後取道西藏回到蒙古高原。成吉思汗和其他武將都無法預估，完成這計畫需要幾個月或幾年。

作戰宣佈後，有幾個軍團馬上著手整理各種大小行李。由多數民族組成的衆多俘虜，整整一個月每天從早到晚把穀子磨成糙米和縫製戎衣。蒙古士兵爲了攀登高山、跋涉大河，每天以採伐樹林、渡河、架橋等新的演習爲日課。

三月的春天，蒙古軍分成幾支軍團從錫爾河畔的帳幕出發。在出發前成吉思汗派遣特使到不依自己命令，在遙遠異域私自行動的哲別、速不台，與留在奇普查克草原的長子拙出處，告訴他們新的作戰，要他們各自結束彼此的作戰，自行取道回故國之路。

蒙古軍行軍月餘，遠遠看到非越過不可的卡拉可爾姆山脈如鋸齒般的高峰橫阻在前。又過了

月餘，他們進入卡拉可爾姆山脈的山中，高山峻嶺，密林繁茂。越過無邊際的密林，就是高山。越過高山，又是密林擋道。在極短的距離內，人馬耗損極大。

在這次行軍途中，當部隊駐紮在山間小部落時，愛妃忽蘭病逝。從錫爾河畔出發時，成吉思汗已了解到忽蘭來日無多。接到忽蘭容態有變時，成吉思汗馬上到忽蘭的蒙古包探望。忽蘭透明如蠟的瘦小肢體躺在床上，當成吉思汗靠近時，忽蘭好像等待已久似地張開了閉著的眼睛。那雙眼睛讓成吉思汗感到大得出奇。蒙古包內雖然燒著火，但有股隆冬的寒氣籠罩著。忽蘭已到了臨終邊緣，有感覺不像是人的低而清澄的聲音，從忽蘭的唇間洩出。

「在冰下！」

只吐露出這幾個字，忽蘭臉上現出微笑。她的手作勢向成吉思汗伸出；但是，伸到一半就停止了。成吉思汗屏住呼吸，注視著自己最愛的人，而且以別的女人所無的方式，把愛情獻給自己的女人，現在就要在自己面前斷氣了！

成吉思汗揣測著，忽蘭口中洩出的在冰下的意思，是把自己的屍體埋在冰下嗎？成吉思汗曾禁止察合台因其子之死而悲歎，現在他也禁止自己因忽蘭之死而悲歎。他從幾天前，不！從幾十天之前就已經命令自己要這麼做了。

不一會兒忽蘭斷了氣。當波斯醫生宣告忽蘭已死，成吉思汗馬上走出她的蒙古包。由於他禁

止自己悲歎，因此對忽蘭的死不能傷心。成吉思汗主持忽蘭的葬禮，要把她的遺骸葬在冰河底下。這是他爲愛人所能做的最後一件事了。成吉思汗親自指揮，當天夜裏就在她的蒙古包內築起祭壇。忽蘭的死只告訴職位高的武將，要他們參加她的告別式。

告別式在黎明、天地幾乎要凍僵的寒氣中進行。清晨昏暗中，忽蘭的靈柩被移出營區，只有她熟悉的三十名左右的武將和輪流抬棺的大約同等人數的士兵參加送葬行列。行列經過枝葉茂盛的矮灌木叢生地帶，到了傍晚時刻總算來到被冰雪塵封、連一草一木都看不到的荒涼的溪谷旁邊來。

翌日，有士兵向成吉思汗報告，發現在溪谷之上有幾十處冰的裂縫，成吉思汗親自一一檢視裂縫，選了一處最大的冰裂作爲忽蘭長眠之地。忽蘭的靈柩由四個回紇少年抬著，向左右傾斜慢慢滑落到厚冰層底下去。當吊著靈柩的繩子已全部放完時，少年們各自把握著繩子的手鬆開。靈柩是中途停止了呢？或者是掉落無限的深處呢？虛空中只傳出一聲「伊啞」的類似金屬的聲音，此外，便是一片寂靜。

把靈柩投入冰層底下後，在場之人同感天候的可怕，馬上把「墓地」拋在身後。歸途上風吹助勢，一口氣下得山來。

成吉思汗禁止自己對忽蘭之死悲歎，不過，心裏所受的打擊仍然非常大。成吉思汗突然對今

後不知還要繼續多久的山岳行軍後，入侵印度的意義感到不解。本來入侵印度是忽蘭建議的，在成吉思汗來說，他是抱著爲忽蘭尋找墓地的心情出發的。

忽蘭去世後，成吉思汗爲了祭祀愛妃要部隊駐紮當地一個月；在這段期間，有天晚上成吉思汗做了一個怪夢。那是黎明時分，成吉思汗看到枕旁有一隻像鹿的動物。乍看以爲是鹿，再仔細一瞧，尾像馬尾，毛是綠色，頭有一角，能人語。那動物在成吉思汗枕旁屈前脚而坐，突然說：「卿等應早日班師回國。」那動物說完馬上站起來，走出蒙古包。這顯然是夢，可是夢中該動物的一舉一動，以及出入房間的樣子，讓人懷疑那真的是夢嗎？

翌日，成吉思汗召見耶律楚材，詢問有關夢的意義。他回答：

「那動物叫角端，通曉所有語言，通常在多流血事件的亂世出現。角端出現在可汗面前，可能是天意吧！」

要是在平常，成吉思汗是不會馬上相信耶律楚材的話。成吉思汗通常對在所有事物上製造理由要他停止侵略和戰鬥的年輕人的話，只是默默地聽著，但決不照其意見去做；可是，這一次不同，成吉思汗馬上說：

「好！那就照著角端的話去做！」

因爲角端的眼神，和忽蘭的眼神極爲相似。成吉思汗認爲那是忽蘭化身的角端，專程爲忠告

自己而來的。

當天即下令班師回國；兩天後，蒙古各軍團朝著貝沙瓦前進。所有武將早就知道進攻印度是事倍功半的作戰，因此改變作戰計畫皆大歡喜。

成吉思汗經貝沙瓦，越過凱巴爾山嶺，在巴克蘭搭起夏季的帳幕，他在巴克蘭駐紮中，更堅定了將所有部隊調回蒙古高原的決心。這是成吉思汗在心中早就決定過的，後來因印度作戰而中斷。自從一二一九年春從不兒罕山麓的帳幕出發後，成吉思汗已在異域度過五年的歲月。對從早到晚在戰鬥中過日的士兵們，也該讓他們踩一踩故國的泥土，滋潤久已荒蕪的心田。

夏末，成吉思汗從巴克蘭出發向北行。他準備在撒滿爾干城集結部隊，然後正式取道回祖國。途中，經過巴爾克城附近時，知道該城居民有反叛之意，成吉思汗於是派遣一支部隊屠殺該城。部隊不知已是第幾次渡阿姆河，進入布哈爾城。成吉思汗爲了要讓異民族知道採取敵對行爲會招到什麼樣後果，而在花刺子模國首先展開屠殺的就是布哈爾城。大部分男人都被殘殺，浩劫餘生的徵調爲兵。所有女人的貞操全部被奪，然後把無人的城市放火焚燒，化爲灰燼。

不過，在數年幾個月之間，布哈爾城跟撒滿爾干城一樣，形成新的城市又繁榮起來了。跟以前一樣，城市中人潮熙攘，許多男女在街上叫賣東西。圍繞著城市的斷垣殘壁，宛如幾天惡夢後的「遺跡」似地留著。

蒙古大軍花了很長時間，才突破這城市從南到北通行無阻。居民臉上無絲毫恐懼的表情，可是也沒有歡迎的臉色，大部分的居民毫無表情。像撒滿爾干城一般，這裏也有衆多民族雜居著，有漢人、契丹人、土耳其人、伊朗人、阿拉伯人，其中還參雜著少數駐紮該地的蒙古士兵。

在衆多異民族當中，應該也有自己手下的蒙古士兵在內；可是在成吉思汗眼中，所有人的表情看來都一樣。士兵們的臉上也毫無表情，找不出歡迎自己同胞的喜悅之色，因此成吉思汗毫無勝利感可言。群居在那裏的年輕人並不是被征服的人民。既非敵人，也不是朋友。他們只有在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時，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變成敵人。成吉思汗應該了解縱使大屠殺也改變不了什麼，徒然殺害多條人命，破壞城牆，撒下的只是不幸與悲傷而已！

成吉思汗從布哈爾城又經過五天的行軍之後，到達撒滿爾干城。他準備冬天在撒滿爾干城度過，等明春再向蒙古高原前進；因此，冬季的這四個月是蒙古軍在花刺子模最後的駐紮生活。雖說是駐紮在撒滿爾干城，其實城內僅能駐紮少數部隊。城內住滿了居民，幾乎已無蒙古士兵能夠容身的空間，比大屠殺之前多了好幾倍的男女，在此汲汲而生。

把幾支部隊的駐紮地分配到鄰近城邑的地域；士兵——參雜著蒙古兵以及多數的異國俘虜——只要有空暇也往城市跑，因此，有時撒滿爾干城內人潮熙攘，擠得水泄不通。這次，成吉思汗仍很少踏入撒滿爾干城。想舉行酒宴就在自己帳殿中召開，想看各種雜耍、

戲劇時，就把藝人召進帳殿中來。儘管成吉思汗把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合撒兒、別勒古台等近親的帳幕分配在緊接自己帳殿的地方，他也從未到過他們的帳幕，只有一次爲了排遣鬱悶的心情而到他們帳幕繞了一圈。

成吉思汗在每一座帳幕裏，都看到自己幾乎不敢相信的景象。他們的住家，樣子像帳幕；可是裏面有用磚塊、石頭砌成的固定房子，還有摩登的暖爐、豪華的寢台，還擺著接待客人用的漂亮桌子和椅子。此外，房子後面還鋪有草坪，有百花齊放的花圃，還有噴泉。

而這些傢具、設備並不只是裝飾而已，事實上確實有這種需要，客人不停出入著。自己人互相拜訪，異民族的富商也往來頻繁。像這種風尚並不只是存在於武將之間而已，連士兵們的服裝及所持之物皆爲之不變。士兵之間還流行著以奇妙的樂器演奏奇妙的歌謠。

成吉思汗對這種現象並無一句責備話語，而且告訴自己不能責備。成吉思汗心想：讓自己族人，讓蒙古的所有男女老少過這樣的生活，不正是自己的夢想嗎？成吉思汗想起自己就可汗之位，舉行連續幾天的慶祝會時，有個衣衫襤褸的老太婆在自己的蒙古包前以單調的動作跳舞，同一首歌反覆唱幾十遍、幾百遍時自己的感慨：要使蒙古子民脫離貧窮、悲慘，讓他們過更富裕、快樂的生活；要讓他們不僅僅是活著，還要他們過舒適的生活。而現在不正是慢慢地實現了嗎？這種變化或許不只是出現在出征的將士們身上，恐怕不兒罕山麓的帳幕也一樣吧！看守的女人和老

人們的生活，無疑的也會有大幅度的改變。然而，這不正是自己所要追求的吗！？

成吉思汗巡視近親們的帳幕的那一夜，很正經地告訴自己：自己喜歡從前那樣，帳幕裏面暗的，因此仍然這樣住著；但是，決不能強迫他人跟自己一樣，決不能因他人想法沒跟自己一樣、沒和自己過同樣的生活就責備他人。不過，心裏雖然這麼想，內心深處卻還無法完全釋然。當天晚上，成吉思汗想起死去的忽蘭，直到深夜才就寢。這是自從忽蘭死後，第一次感受到她不在身旁的椎心之痛；那是經常跟自己勞苦與共的忽蘭；自己把加藍丟給無名的庶民，能夠忍受失子之痛的忽蘭；這樣的忽蘭，現在對成吉思汗來說是無比珍貴的。

成吉思汗有時視察撒滿爾干城，在那兒見到的蒙古士兵，要是不仔細瞧還真看不出是蒙古人。有身著波斯服裝的，也有穿戴伊朗、土耳其人飾物的。

那天，成吉思汗視察設在城內一角，製作軍服、軍用器材的工廠。那裏的鞋工廠製造的是土耳其人穿的長靴。負責向成吉思汗簡報的年輕軍官誇張地說：這長靴不但美觀，而且行軍方便又耐用。成吉思汗這時只大大地點點頭靜聽著，可是心裏頭想，穿這種東西，就不像蒙古士兵了嗎？他想像不出波爾幾金氏族的狼群穿這種靴子的樣子。在雪地上奔馳、翻山越嶺、跳躍溪谷的狼群，他們的腳蹄可以用這樣的東西包裹起來嗎？成吉思汗想說這些話，不過還是忍住了。

這天，成吉思汗回到自己的帳殿後，又想起死去的忽蘭。像這種時候，一定憶起忽蘭，真是

不可思議。

成吉思汗駐紮撒滿爾干城之後，好幾次派遣使者到哲別、速不台與長子拙出那兒，要他們即刻回到撒滿爾干城來。以前派去的使者，也不知是否到達出使地，連一個也沒回來過。每次都在出發後就音訊全無。

年底，幾乎已隔一年，有哲別、速不台二將派來的使者到來。這次不只是使者，還有百名蒙古兵與由五百名異民族組成的隊伍，送了许多擄獲物到成吉思汗這兒來。有武器、傢具、美術品、宗教雕刻物等堆積如山的寶物，是用數百頭駱駝載來的。成吉思汗讓他們休息兩天後，馬上要一部分士兵回到他們的部隊去。要他們把集結到撒滿爾干城的命令傳達給他們的指揮官哲別和速不台。成吉思汗馬上派部隊，把哲別和速不台送來的東西送回不兒罕山山麓的帳幕。

一二四年年關將盡的時候，在奇普查克草原的拙出，派一兵爲使者和先前成吉思汗派去的使者一起來到成吉思汗這兒。使者上奏說：「拙出從前年生病以來，無法長途行軍，因此這次不能和成吉思汗一起回歸故國，以後再找機會回蒙古高原。希望可汗能夠諒解。」

成吉思汗對這樣的話感到怒不可遏。好幾次派了使者去，一直沒有回音；而現在總算有了消息，可是沒想到竟然是好像跟蒙古民族毫無瓜葛似的說法。當出征的部隊全部要撤退時，只有自己想留下來，這是什麼話？成吉思汗當天又派遣使者出發。

——不管有任何理由，全軍即刻到撒滿爾干城集合。
這是傳達給拙出的命令。

翌年，一二二五年，成吉思汗在新年的慶祝筵上和諸將商量，決定四月下旬從撒滿爾干城出發回歸故國，對一般士兵則保密到四月初旬。

三月初，成吉思汗突然接到報告：哲別、速不台兩部隊正朝撒滿爾干城急行軍當中。自從第一個使者到來之後，往後幾乎每天都有使者來報告部隊的動靜。根據使者們的報告，兩部隊跟從這城出發追討穆罕默德時的兵力相比，現在的兵力是當時的數倍。他們特別把保加利亞人和俄羅斯人組成的軍團，原封不動編入蒙古軍團當中。

哲別、速不台結束滿四年的遠征，回到撒滿爾干城之日，成吉思汗要全體將士在城門前列隊歡迎。先鋒部隊沿著流過城北的索古特河前進，從出現後到接近城邑為止花了好長時間，他們進入事先安排的廣場的一個角落。到部隊全部進入廣場為止，又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

首先由博爾赤帶著二、三名武將一起迎向回歸部隊，旋即，包含他們在內的十幾人向成吉思汗這邊走過來。成吉思汗已按耐不住久別重逢的喜悅自行迎向前去，他和迎面而來的一群人在廣場的一角碰面時，停下脚步；而迎面而來的一群人也停下來了，其中有一位武將以緩慢的脚步走

過來，他是速不台。

成吉思汗看速不台似乎胖了一圈。他已五十出頭，但毫無遠征的疲憊之態，反而比以前更精悍。速不台作了簡短的報告，從他口中說出了幾個國家的名字，和幾座山脈、幾條河流與幾口湖泊的名字，大部分的名字對成吉思汗而言是第一次聽到的。

成吉思汗感到很滿意，他等待著另一個人物——哲別的出現；但是，不知為何，哲別一直沒出現。在稍遠處站著的一群人當中也不見哲別的影子。

——哲別呢？

成吉思汗想問，可是，突然有股極大不安侵襲過來的感覺。速不台身軀站得筆直一言不發，他那靜默的樣子讓成吉思汗有不自然之感。哲別怎麼了？那頭像箭形的武將為何不在我眼前出現呢？成吉思汗露出可怕的表情注視著速不台的眼睛，突然他移動身體離開那裏。他想用自己的眼睛去捕捉哲別的影子。

成吉思汗單獨進入把廣場擠滿的部隊裏。當成吉思汗走到前面時，部隊在指揮官的號令下不斷更換隊形。成吉思汗走在部隊與部隊間的隙縫中，哲別到底怎麼了？打斷我黃色戰馬的頸骨，傷了頸脈的當年的年輕人呀！哲別啊！像隻箭的哲別呀！

成吉思汗繼續走著。睜得大大的雙眼發出炯炯亮光，成吉思汗臉朝部隊走在不斷出現的部隊

之前。哲別，你要是在的話就請現身吧！箭呀！然而，哲別沒出現，成吉思汗不斷看到從未見過的異民族部隊。有臉色蒼白的部隊，也有臉色很黑的部隊。號令不同，整隊的方法也不一樣，還是成吉思汗第一次見到的。

成吉思汗已放棄尋找哲別的念頭，回到速不台站得筆直的位置，跟速不台相對而站，以極為強烈的語氣問：

「哲別是病死的，或者是戰死的？」

「哲別不是戰死也不是病死，他是命數已盡而倒下去的。他是在阿拉爾海南面的部隊斷氣的，現在長眠於該部落的丘陵背面。」

速不台回答的語氣也相當強烈，汗滴不斷地從他臉上掉落下來。一隻迅捷的箭，命數已盡無疑的是折爲二。成吉思汗深深地點點頭，嚴厲禁止自己對哲別的死的悲歎。他想：如忍耐忽蘭的死一般，對哲別的死也不能不耐。

四月底，全軍從撒滿爾干城出發，到出發之日爲止，成吉思汗一直等待著拙出的歸來。拙出的部隊始終沒有出現，成吉思汗又派了幾位使者到奇普查克草原傳命：年內在乃蠻領土的波卡·索奇克和本隊會合。

在從撒滿爾干城出發的前一天，成吉思汗把捉來當人質的穆罕默德的母后和她的貼身侍女並

列在城牆上，要她們向花刺子模訣別。成吉思汗要把她們綁回蒙古高原，無意放她們再回到這裏。

春去夏來，夏去秋來，遮蓋整個地表的蒙古大軍團緩緩地朝祖國移動。他們經過許多城市和城邑，那兒他們曾經屠殺過敵人。有些地方駐紮數日，有些地方路過而已。渡過錫爾河，也渡過幾條它的支流。以他們四年前不知的技術，橋被架起來了，連日來連綿不絕的長長隊伍從幾座橋上經過。所有種族的士兵，都被移動的隊伍吸收進去了。

秋初，蒙古兵團到達秋河畔，部隊暫時紮營在那兒，之後又出發了。秋河跟已渡過幾次的錫爾河、阿姆河的水色不同。錫爾河、阿姆河是西流入阿拉爾海的河川，秋河向北遠流，不知終於何處。兵團在中秋時候越過阿爾泰山。

部隊到達靠近乃蠻部與回紇部舊界的依密爾河畔時，成吉思汗遇到從故鄉的帳幕出迎而來的
一千人部隊。

在歡迎的部隊當中，末子拖雷之子，即成吉思汗的孫子也在其中，他們是十一歲的忽必烈和九歲的忽拉格。成吉思汗爲了兩位皇孫狩獵。對少年們來說是第一次狩獵，成吉思汗親自爲兩個孫子主持首次狩獵的儀式。成吉思汗用已衰老的大手抓起肉和脂肪，摩擦少年們如嫩芽般的柔軟中指。

成吉思汗看到衆多男女服侍中的忽必烈和忽拉格時，不由得想起現在仍在無名庶民家中的加藍。一二一三年，第二次入侵金國時，要如今已亡故的瑣兒罕·失刺帶去不知給了誰的加藍，如果尙在人世，應該已經十七歲！

但是，成吉思汗對給予加藍一人苛酷的命運決不後悔。加藍呀！我不會用肉和脂肪摩擦你的中指的！你要用自己的手去做，以往也沒有人爲我做過。如果你有力量，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呀！如同我一般。

成吉思汗看忽必烈和忽拉格兩人大大的耳朵、銳利的眼光時，他那有著緊閉的嘴角和白色鬚的臉上，泛發出安詳的光輝；可是，當他想到加藍時，同一張臉上卻現出嚴峻的表情。雖然心中同樣充滿著親情之愛，然而臉上的表情卻完全不同。

在距離依密爾河畔兩天行程的波卡·索奇克草原上，成吉思汗爲了感謝所有將士多年來在異域的辛苦，設宴款待。現在他們已踏入蒙古高原的一角，酒宴極爲盛大，連續舉行數天。察合台、窩闊台、拖雷三人是理所當然的，合撒兒、別勒古台、哈赤溫弟弟們，以及博爾赤、裘爾滅、速不台、庫必來、沈白、赤老溫等武將，每天都聚集到成吉思汗帳殿，嗅著故鄉泥土的氣息，觥籌交錯。就只少了蒙卡力、哲別和拙出三人。

成吉思汗在離開撒滿爾干城時，曾派使者要長子拙出到這裏會合；可是，沒有回音。除了拙

出的事之外，成吉思汗對一切都非常滿意。酒宴中一片太平昇華光景，本來這是不想把戰場上的血腥味帶回故鄉的帳幕而舉辦的一次饗宴；因此，在這兒嗅不出殺伐的氣息，也沒有粗暴的場面。

分散在中央亞細亞廣大地區、爲數衆多的異民族士兵們又醉又叫，又唱又跳。流水宴不分晝夜。混血的小孩子們幾十人聚成一群，和附屬於他們母親的部族的女人表演餘興節目。有幾個完全不同種族的混血兒的康里女人也跳著舞。她們在月光下跳舞，搖擺著蒙古女人所沒有的肥胖身軀，動作忽大忽小，看來極爲妖艷動人。

成吉思汗在宴席上開玩笑說：

「只有我一個人有資格娶蒙古女人。」

成吉思汗知道只有自己著蒙古服裝，穿蒙古鞋子，依蒙古習俗過生活，連博爾赤、裘爾滅老人都捨棄蒙古戎衣，現在身著以花刺子模的金銀、絲線縫製成的衣服。

盛大的酒宴結束後，蒙古軍團從阿爾泰山的北麓地帶徐徐向蒙古高原的內部移動。看到久違的祖國風物，蒙古將士們都有著一股莫名的興奮。

成吉思汗並未一口氣直奔不兒罕山麓的帳殿。成吉思汗接受各部落的盛大歡迎，待上幾天或十幾天，尚且特別恩賞該部落出身的士兵，解除動員，讓他們留在自己的家鄉。

蒙古軍團到達土拉河帳幕時是冬初。土拉河帳幕與不兒罕山麓的帳幕並列，是蒙古的政治、經濟中心。這裏從前是克烈部的部落，當脫里·王汗聲勢浩大時是土拉河畔的「黑森林」；對成吉思汗而言，是忘也忘不了的地方。在這裏經過三晝夜的激戰後才打敗脫里·王汗的事歷歷如繪，宛如昨日！可是仔細一數，卻已歷經了二十幾年的歲月。

成吉思汗在這裏設置帳營，除侍衛隊外，大幅度地解除各兵團將士的動員，讓他們回到自己的部落。成吉思汗在此停留二十天的日子裏，或在黑森林中散步；或在土拉河畔打獵。當成吉思汗知道曾經是盟友，也是敵人的脫里·王汗連墳墓都沒有之後，馬上爲他在黑森林北方——他喪命的地方——豎立一墓碑。碑上以回紇文字寫道：「黑森林之王——脫里·王汗不屈的靈魂長眠於此。」

脫里·王汗的石碑豎好之後，成吉思汗爲他舉行了盛大的祭祀。脫里·王汗無疑的是他的恩人，在他多難的年輕時候由於脫里的援助，成吉思汗才能逃過泰亦赤兀人的迫害，保住波爾幾金氏族的旗幟未被折曲。和札木合締結盟約的是脫里·王汗，而後來幫助他打敗札木合的也是脫里·王汗。

成吉思汗後來和脫里·王汗死鬥，最後打倒了他，但成吉思汗從未因此而感到心痛。因爲自己 and 脫里·王汗面臨著無可避免一戰的命運，而且，一定有一方非敗不可，這也是自然之理。如

果地下有知，死者脫里·王汗當能明白這道理，應該比誰都高興成吉思汗從異鄉凱旋歸來。

成吉思汗無論如何都喜歡不了札木合，卻喜歡這位精悍瘦小的老人。在花刺子模無數的大小戰役中，成吉思汗從未遇上如脫里·王汗般的強敵。

從土拉河畔的黑森林到不兒罕山麓的波爾幾金氏族的部落，再怎麼慢的行軍，也只是三、四天的行程。然而，成吉思汗並不急著要回去。幾個將領一再催促成吉思汗大駕東行，但他都沒答應，有一次竟然說：

「死後我想長眠在那兒。生時，又何必急著趕回去呢？」

經成吉思汗這麼一說之後，誰也不敢再催他了。

成吉思汗不想見妻子孛兒帖。如果孛兒帖自己來黑森林，那又另當別論；否則，成吉思汗並無親赴不兒罕山麓的帳幕會孛兒帖之意。因為孛兒帖或許會問：所有將士都已回來，為何只有拙出一人尚未歸來？

針對這問題，成吉思汗並無信心可以說服她。她無法接受這事實。成吉思汗在土拉河畔的部落，一心一意等著拙出的歸來。拙出未被選為可汗的繼承人，無疑的，孛兒帖心裏不平；而現在只有拙出一人未回，她當然會忖度著成吉思汗與拙出之間是否存著某種疙瘩。

成吉思汗不想跟孛兒帖吵嘴，可能的話，他希望等拙出回來後再和孛兒帖見面。和她之間的

任何糾葛，只要避得了，他都想避開。每天都有各方面派來的使者到帳殿裏來，每一次成吉思汗都希望是拙出派來的，可是每一次都落空了！

不過，縱使等待著拙出的連絡，也是有限度的，總不能永遠都不回到自己氏族的老地方啊！成吉思汗放棄等待拙出的歸來，結束了在土拉河畔的駐紮，首次發佈命令：移駕不兒罕山麓的故鄉。那一天，波爾幾金氏族的旌旗，把成吉思汗的車子一圈圈地圍在裏面，長長的侍衛隊、步兵隊、騎兵隊接在後面，蒼狼後裔的波爾幾金氏族的將士們，沿土拉河往上游移動。

第三天午時，波爾幾金氏族之神長眠的不兒罕山麓和懷念的峰巒，全映入成吉思汗視野內。那天下午，部隊出克魯倫河上游，更沿河上溯。當西方的天空染成一片火紅、夕陽西下時刻，部隊進入波爾幾金氏族的帳幕。部落的入口，孛兒帖在衆多侍女、侍者的簇擁下出迎成吉思汗。孛兒帖今年六十四歲，胖得連走路都有困難。她是坐在椅子上被抬來的。

當成吉思汗走向前去時，孛兒帖緩緩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她那滿頭的銀絲，仍跟年輕時一樣有光澤。孛兒帖的表情絲毫未變，臉上鬆弛下垂的肌肉只微微地動了一下。成吉思汗看到孛兒帖耳上戴著大紅玉耳飾，頸上掛著大的碧玉飾物。當她站起來時，他又發現到椅子上鑲滿細細的寶石，發出耀眼的光輝。

「可汗呀！」

李兒帖只說出這一句就停止了。她調整呼吸之後，再說出：

「今天是多麼好的日子啊！是可汗凱旋歸來的日子，同時也是有蒙古客人消息的日子。」

李兒帖到現在還稱拙出爲蒙古的客人，而不說你的兒子。成吉思汗不了解她所說的，知道拙出消息的這句話的真正意義；不過，成吉思汗當場無暇多問，馬上被群眾擁入部落中。

翌日，成吉思汗在自己的帳殿中，以李兒帖爲主和察合台、窩闊台、拖雷以及孫子們共進晚餐。拖雷的兒子忽必烈、忽拉格已見過了，其他都已長大得認不出來的孫子超過二十人。席上，成吉思汗問李兒帖昨天所說的那句話的意思。

李兒帖以急促的語氣綜合說出的話是：一年前，拙出不回來的消息已傳到這帳幕，關於這件事街頭巷尾亦謠言紛飛，李兒帖爲此感到心痛。昨天，從花刺子模商人口中聽說拙出仍健在，正享受著奇普查克草原上狩獵的樂趣。

聽到這些話時，成吉思汗很清楚地感覺到自己臉上的血液往下降。如果這傳言屬實，拙出的行爲將是無法饒恕的。成吉思汗顧念到老妻，強忍著沒當場發脾氣，等到晚餐結束後，馬上令侍衛去找李兒帖見過的那位商人。

兩、三天後，有一個中年的波斯人被帶到成吉思汗的帳殿來。成吉思汗一見到那位波斯人，馬上用強烈的語氣盤問他。成吉思汗獲得的消息是：拙出在奇普查克草原上，已建立了主權者的

地位，過著王侯般的生活；此外還常狩獵、訓練士兵。

成吉思汗感到一股從未有過的怒火中燒。對多次派使者前去拙出那兒被漠視一事，他大爲震怒；可汗的命令不被放在眼裏，也憤怒異常。擔心孛兒帖知道，每天等待著他的連絡；可是，這種爲人父的擔心完全被忽視了，成吉思汗當然生氣。對於背叛自己的無論什麼人都非殺不可。花刺子模諸城市所遭受到的命運，非降臨到拙出身上不可。

不到十天，蒙古高原又籠罩在緊張的氣氛下。所有部落的士兵們，全聚集到不兒罕山麓的帳幕。這次討伐奇普查克的指揮官是察合台、窩闊台二人，統率三十萬大軍。

討伐拙出的軍隊出發後，成吉思汗坐立不安。不到一天，成吉思汗又動員第二支部隊。這次以拖雷爲將，自己也加入部隊之中；但是，由於博爾赤、裘爾滅反對成吉思汗親征，因此第二支部隊的出發拖延了些時日。不過，儘管諸將反對，成吉思汗絕不改變初衷，誰也消弭不了成吉思汗的怒氣。蒙古高原又因拙出的緣故變得空蕩蕩了。

成吉思汗絕不饒恕拙出。不把拙出的軍隊完全殲滅，不把奇普查克草原夷爲平地、化爲灰燼，就發洩不了心中的怒氣。不這樣做，無論是對無數的異民族，或本國的蒙古將士都無法交待。成吉思汗沒和孛兒帖再碰面，他和拖雷走出自己的帳殿，搬到克烈部的部落。土拉河畔的黑森林一帶，已滿佈出征的兵馬。

成吉思汗在克烈部部落搭起帳殿的二、三天後，從察合台、窩闊台的第一軍團派來的快使，帶著一個從奇普查克遣來的使者同到。他們腰上都繫著服喪的黑色帶子，兩人被引入成吉思汗的帳殿。

從奇普查克來的使者報告：

——拙出皇子三年來臥病在床；今年一二二五年八月病情轉劇，薨於奇普查克草原，加斯比海北方的部落。依其遺命，來春二月全軍將士將奉其遺骨，踏上歸途。

成吉思汗茫茫地望著使者的臉。察合台、窩闊台派來的使者也報告說：奇普查克的使者所說屬實，拙出在長期臥病之後已病逝。而一二二三年秋初，追趕奇普查克的野獸到錫爾河畔時，其實拙出已臥病並未參加狩獵，由於怕成吉思汗擔心，因此把自己臥病之事秘而不宣。

成吉思汗命人招待兩個使者休息後，馬上把自己關在房中，他對自己笨得隨便相信商人的胡謔，感到怒不可遏。回到自己房間後，成吉思汗忍不住痛哭起來。成吉思汗對忽蘭的死、哲別的死，克制得了自己不悲傷；可是知道拙出事實上是長期臥病，最後魂斷異域時，他再也忍不住了。淚，從成吉思汗那對所有人都威嚴的大眼睛中湧出，沿著有許多褐色老人斑的雙頰流下，沾濕了遮蓋整個下顎的白色鬍子。像野獸吼叫般的聲音斷斷續續從他口中發出，他在室內繞著步子。成吉思汗中途強忍著悲痛，停止慟哭，喚侍衛過來，嚴令不准任何人接近他的房間。如有人

看到房中的自己，被發現後馬上處死。侍衛領命而去，剩下自己一個人時，成吉思汗又忍不住痛哭起來。

成吉思汗現在才知道自己比誰都愛拙出。成吉思汗比誰都愛這個年輕人；跟自己一樣，在被掠奪的母親胎內獲得生命；跟自己一樣，背負著非親自證明自己是蒙古的蒼狼不可的命運。

成吉思汗於翌日下詔，公佈皇子拙出之死。

——皇子拙出薨於奇普查克草原的一角。那裏是蒙古之祖、奉上天之命而生的蒼狼與白牝鹿從前渡海而來的湖畔，名為加斯比海。皇子拙出勇於作戰，親臨多次戰鬥，常為蒙古將士的表率。攻略城廓九十、城市二百，席捲金國，征討花剌子模，於阿拉爾、加斯比、黑海北方建立奇普查克王國，為始祖。拙出後裔永遠統治奇普查克王國，因此，將士們也要留在草原上，守住始祖霸業。

使用奇普查克王國之名是成吉思汗對拙出的恩賜。詔書是耶律楚材起草的。
成吉思汗還下詔給孛兒帖，對她兒子之死表示哀悼。

——皇后孛兒帖啊！對你所生、所育的皇子之死表示哀悼。你的悲傷也就是我的悲傷。拙出如他的名字所示是客人，是上天賜給波爾幾金氏族的客人。拙出現在已歸天！

幾天後，成吉思汗才從悲傷中恢復正常，馬上召集諸將，商議攻打西夏。下令動員所有部隊

攻打西夏，命令已出動在花刺子模的察合台、窩闊台軍隊，直接從花刺子模進攻西夏。

進攻西夏是突然決定的作戰，做這個決定有三個理由：其一，蒙古欲入侵花刺子模時，西夏主曾截斷蒙古後援，至今未曾懲罰。其二，蒙卡力歿後，金國的征討需由成吉思汗完成，而先決問題是徹底壓制西夏。其三，成吉思汗因拙出之死所受的巨大打擊，唯有大作戰才能治癒。成吉思汗希望藉著攻打西夏、金國，在戰火中填補自己的殘生。他尚未完成自己是蒼狼後裔的證明。自己的生涯也要如拙出、哲別、忽蘭那樣，在戰鬥中度過。如此，才能完全證明自己是蒼狼的後裔。

一二二五年歲末，蒙古全軍從土拉河畔的帳幕出發攻打西夏。距離下詔公佈拙出之死只不過十天。

蒙古將士們在大戈壁的不毛之地迎接一二二六年正月。由於皇子拙出喪中，取消新年祝賀宴席，將士們僅向東方遙拜而已。那一天在夾雜著塵砂的寒風吹拂中，全軍整日向南前進。這次行軍是蒙古軍隊從未經歷過的、最困難的行軍。從一月中旬開始，每天大雪紛飛，人馬倒下無數，不斷有人凍傷。

二月中旬，蒙古軍隊好不容易踏入西夏的領土。成吉思汗等待著察合台、窩闊台的軍隊來會合，會合之後馬上展開對整個西夏的作戰。戰火在西夏北方諸地一起燃燒起來。從春天打到夏天

，以黑水城爲始的北方地區諸城市，盡落蒙古人之手。

成吉思汗召集全軍在渾垂山脈避暑，入秋後再展開作戰；很快就攻陷甘州、肅州，更向涼州逼近，奪取涼州，陷靈州。在這次作戰中，成吉思汗對反抗的城市作了徹底的掃蕩。因此，蒙古軍隊通過之後，留下的是無人的城塞和屍橫遍野。

翌年，一二二七年二月，蒙古兵迫近首都寧夏。成吉思汗擲出部分部隊圍攻首都，自己親率其餘部隊渡黃河。渡黃河後蒙古軍隊的行動，如魔鬼般迅速、殘酷。積石州、臨洮府、洮州、河州、西寧、信都府，所到之處勢如破竹，屠殺居民、焚毀城池。

五月，成吉思汗設大本營於平涼府西的龍德，派使者到金國南京的朝廷要求臣屬蒙古。除首都寧夏之外，成吉思汗已攻下西夏全國，擺出隨時進攻金國的姿勢。成吉思汗在這裏接見了西夏王李睨派來投降的使節。李睨要求給予暫緩一個月開城投降，成吉思汗答應了。

七月，成吉思汗在這裏接見金帝派來的使者，接受他們的貢物。在所有貢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盛著大量珠玉的大盤，然而成吉思汗期待的不是珠寶，而是曾在蒙古鐵騎下的金國的所有領土。成吉思汗把珠寶賜給麾下武將，把其餘的東西扔到地上。不知怎的，一扔到地上，成吉思汗卻看到幾千個珠寶在地上。放在盤子裏不過是數十個，一散在地上竟然變成無數個，整個大本營的中庭都被珠寶覆蓋了！

成吉思汗用手遮住自己的眼睛，一會兒再把手放開，珠寶仍然佈滿整個中庭。成吉思汗叫侍衛過來，問地上是否滿佈珠寶？侍衛馬上回答沒有。成吉思汗感到非常疲倦。同樣的現象，成吉思汗在一個月前於黃河河畔的草原上也發生過；那時看到的不是珠寶，而是人骨。前年戰鬥中屠殺的二、三十個西夏兵的白骨，但在成吉思汗眼中看來卻是滿佈草原的無數人骨。

當天夜裏，成吉思汗叫窩闊台和拖雷到蒙古包中來，告訴他們自己的殘生已不多，如果魂歸西天，要秘而不宣一直到回歸故鄉為止。而從那天晚上起，成吉思汗就臥病在床了！

數日後，成吉思汗病情惡化，在意識朦朧中叫著已逝皇子之名：

「拙出！」

剛察覺到拙出已是故人，馬上改口呼喚已逝愛人忽蘭的名字：

「忽蘭！」

成吉思汗又想起現在自己所叫的愛妃還躺在箱中，被埋在兵滋庫修山脈高峰溪谷的冰河底下時，又叫：

「蒙卡力！」

接著又叫：

「哲別！」

成吉思汗現在想見的人都已成故人。除了忽蘭之外，其餘人的墓地連成吉思汗自己都不知道在哪裏？當然不可能浮現眼前。最後他叫：

「拖雷！」

拖雷馬上應聲。成吉思汗第一次叫到還是活者的名字。成吉思汗對拖雷說：

「金的精兵集中在潼關。潼關南據連綿大山、北抱大河，輕易破不了。因此想入侵金國，宜取道宋國，進兵河南南部之唐州、鄧州，一舉衝破大梁。去潼關千里，無法從潼關赴援。拖雷！你要這麼做！」

成吉思汗把入侵金國的道路，以遺言傳給拖雷之後，就閉上眼睛，大約一刻鐘左右，又說：

「西夏如果在約定的期限內不開城，馬上展開總攻擊，殺西夏王，盡滅寧夏子民！」這次所說的話並無特定對象。七、八分鐘之後，成吉思汗斷氣了！

西夏王未遵守與成吉思汗的約定，期限到了也不開寧夏城門。蒙古大軍迫城，從四面城壁攀登，殺入城內。李睨被擒後處斬，大部分住民亦被斬。一個月後，蒙古大軍集結在黃河河畔，棄戰線，轉向蒙古高原，依前已決定由窩闊台指揮全軍。成吉思汗之死只有少數幹部知道，未向士兵們宣佈。

蒙古大軍冒著酷暑斜向橫過西夏國土，出大戈壁的不毛之地，即筆直向北方前進，一路直指

鄂嫩、克魯倫兩河發源地不兒罕山。大軍靜悄悄地行進，靈柩置於部隊中央，由十幾名士兵抬著。所有的士兵都不知靈柩裏躺著的是什麼人，誰也沒想到那會是成吉思汗的遺骸。

這支部隊途經之地，如有目睹部隊之部落居民一律殺死，不分男女老幼，與部隊相遇者亦不例外。這種謠言傳開之後，部隊前進的前方無半點人跡，即使通過部落，部落亦空無一人。

九月底，奉成吉思汗遺骸的部隊入波爾幾金氏族的帳幕。在帳幕入口，才由拖雷向全體將士宣佈成吉思汗已死。當天晚上，軍隊分散在附近宿營；除了馬蹄聲與士兵的脚步聲外，聽不到半聲人語。成吉思汗的靈柩安置在孛兒帖的帳幕內，由重臣們守夜。在滿天繁星的夜空下，無數士兵的蒙古包分散開來的夜晚，波爾幾金氏族的帳幕內未曾容納過這麼多的人，也從未有過如此寂靜的夜晚。

安置在孛兒帖蒙古包內的成吉思汗的靈柩，翌日移到伊絲琦，第三天移到伊絲絹，第四天移到金國公主哈敦，如此一人一天地，移動到十幾位皇妃的蒙古包中，最後才安置在成吉思汗自己的帳殿。

成吉思汗的死訊公佈後，蒙古高原所有部落都有人聚集過來。有花了二、三個月才走到的。因此，波爾幾金的部落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擠滿了來弔唁的男女老幼。半年後，成吉思汗的遺骸埋葬在不兒罕山麓中大森林的一個角落。埋葬的那天，強風襲擊不兒罕山麓一帶，包圍著成吉

思汗墓地的森林，發出強風怒吼的聲音，動搖得非常厲害。葬禮還因此一度中止呢！

埋葬著成吉思汗的森林，兩、三年後樹木就長得非常茂盛，成為一片樹海，不到二、三十年時光，連成吉思汗長眠的墓地究竟在哪裏都找不到了。成吉思汗享年六十五歲，統治蒙古二十二年。

蒼狼——成吉思汗

井上靖著
林水福譯

N88

深夜，蒙古部隊攻破長城。

長城上風勢很強，彷彿連月光都要被吹成碎片似地，風發出巨大的怒吼。成吉思汗騎馬立在長城上，看著綿延不絕的隊伍不斷越過長城。越過長城迴廊的騎兵，如黃河決堤一瀉千里地從斜坡驅馬而下。這一帶山脈的樹木，在馬隊掀起的風中偃伏，因此，疾馳而過的騎兵全身都暴露月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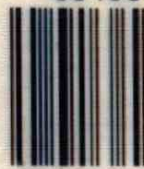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長久以來就夢想著有朝一日蒙古士兵能够在月光下飛越長城，如今夢已成真，唯一沒有想到的是翻天覆地的強風。

ISBN 957-32-0174-7 (861)



9 789573 201748

00160



J1010

NT\$160